

亞 洲 蘇 聯

戴史朱
威蒂海
士格
合觀
著譯

耕 耘 出 版 社

亞 洲 蘇 聯

版
次

三
一
九
四
九
·
七
·
版

發
行
者

上
海
華
北
出
版
社

發
行
人

黃
新

譯
者

朱
海
觀

原
著
者

史
戴
蒂
威
格
士

· 有 所 權 版 ·

序

郭沫若

朱海觀兄把美國戴威士和史蒂格格所著的「亞洲蘇聯」翻譯了出來，這是最適時宜的一件事。我們和蘇聯無論在歷史上或地理上都是有密切關係的鄰邦，然而我們一般的人所有的關於蘇聯的認識實在貧弱得可憐。儘管蘇聯是已經完成了揭開人類新史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她首先自動廢除了帝俄時代和我們所締訂的不平等條約，放棄了各種特權，歸還了所有的租借地，幫助我們完成了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在抗日戰爭的初期以不小的人力物力援助我們；而在末期終於替我們解放了東北四省，然而對於她，我們却沒有正當的認識。好些上了年紀的或頭腦單純的人把蘇聯看成和帝俄時代並沒有兩樣，因而也就有少數自私自利的頑固分子施其蒙蔽或煽惑的伎倆，稱蘇聯爲「赤色帝國主義」或「新帝國主義」，而在最近又發起類似義和團式的排外行動，這實在是一件值得急於糾正的大事。在今天有了這一部書的譯出，我相信是絕好的啓蒙，而且可以解救國家的危難，故我樂於盡介紹的義務。

本書中所述，像烏茲伯克斯坦，是我去年七月間親自去遊歷過的地方，那裏的開發和建設實在足以驚人，大規模的工場和集體農場，設備完善的研究所，應有盡有的文化機構，差不多都達到了現時代的最高的水準。而這祇是在二十六年間的成就，在革命以前，烏茲伯克是比我們的新疆還要落後的地方，有的朋友曾經叩問過我：爲什麼有這麼快？我看這就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的表露。因爲

一切的物質的或精神的生產都脫離了榨取或剝削的關係，而是以人民自體爲本位的，學術和生產配合，生產和人民生活配合，在這樣一貫的計劃和組織之下作有機的進行，當然會省却了一切的周折。尤其值得注意的，烏茲伯克本是帝俄時代的殖民地，而她又完全脫離了殖民地的面貌。蘇聯是十六個民族共和國的聯盟，烏茲伯克便是其中的一個，民族自治的原則，據我所親眼看到的是不折不扣地兌了現的。言語，風俗，信仰，都保存民族獨立的自由。烏茲伯克人就是蘇聯的一位主人，而不再是奴隸了。這兒沒有像英國對印度那樣的關係存在，建設的速度焉能不快？

舉一可以反三，我知道亞洲蘇聯的其他部分都會和烏茲伯克一樣。那些地方我雖然沒有去過，在本書中恰好把那全部的情形和盤托出了。從這兒可以給我們以幾個重要的認識。第一，亞洲蘇聯都是帝俄時代的殖民地，爲什麼都從殖民地的命運中解放了出來，獲得了長足的進步？第二，蘇聯在四年的愛國戰爭中，雖然把歐洲蘇聯的大部分國土淪陷了，而終於獲得了輝煌勝利的的原因是在那裏？第三，這樣對待舊殖民地的蘇聯制度是不是所謂「帝國主義」？第四，究竟是以什麼爲動機，使外蒙古終於脫掉了我們的羈絆而自行獨立了？這些問題，我們虛心坦懷地把這部書讀了便可以得到正確的答案。

蘇聯是日新月異的國家。人民力量的無盡藏表現出來的便是建設上的突飛猛進。本書中所述，可能大部分是已經屬於陳迹，然而總比我們仍然以對帝俄時代的觀感來對蘇聯的態度是大有距離的。要有明瞭的認識然後才有正當的交際。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是要做到知己的地步，國與國之間的外交難道

又不是這樣？爲了增進兩大民族之間的友誼，爲了減少由於不瞭解或誤會而生出的種種糾紛，爲了使自私自利的頑固分子們失掉蒙蔽和煽惑的活動餘地，我們都應該多多閱讀這樣的書。說得更誇大一點的話，閱讀這樣的書可以消滅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七日於重慶

作者序

在一個成爲多方面衝突場合的世界中，一片最耀眼的光輝突然之間轉到亞洲蘇聯上面了。然而對於具有戰略的重要性的這樣一個廣袤的區域，普通的美國人是極少知道的。這是值得惋惜的一件事情。在歷史上，在迫切的重要性上，不僅美國的將來是和亞洲蘇聯密切相關，並且美國人還得從亞洲蘇聯學習很多的東西。亞洲蘇聯的經濟力量 and 軍事潛力，對於太平洋上一切區域的前途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就我們曾經看見到的一切，把我們對於亞洲蘇聯的研究貢獻了出來。我們曾經經過亞洲蘇聯好多次，從烏拉爾山到太平洋，從裏海幾乎走到中國的邊界。我們知道，亞洲蘇聯在精神和和美國有很多地方相像。它的面積，它的高度的活動，它的青春的繁茂，都是美國的典型。但是關於這一個龐大而複雜的亞洲蘇聯的新世界，一件最重要的事實，便是——它在工作着。它不像鐘錶的機器那樣在動作，這是實在的。然而若果想到甚至它的時間最久的現代的發展只是不到二十年的事情，這也就不足驚異了。和那些令人興奮鼓舞的工廠，學校，戲院並列在一起的，有落後的相反的現象，使一個美國的觀察家感到沮喪。我們看到了貧困，不潔，和文盲的遺跡。然而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爲俄國人自己清楚這些事情，而且正在盡最大的努力去克服它們。表現在會議上，報紙上，無線電廣播上的他

們的嚴格的自我批判，具有無比的銳利和誠懇。

我們有時被官樣文章和潦草和無能把我們驅使得迷惘起來。然而我們心裏都沒有受到深刻的影響。在創造一個新世界的巨大工程中，這些缺點都只是微小而不重要的。它們只是在勞作的世界中的一部分，俄國的泰祿拉德 (Tolluride)，里得維爾 (Leadvill)，克朗達克 (Klondike) (註)，以及正在建造中的聯邦太平洋鐵路的一部分吧了。

重要的事實，乃是人們從愚昧的過去崛起，而進入於文明的現代；重要的事實，乃是那裏的學校和學生的數目，醫院和醫生的數目，實驗室和研究工作者的數目，新的工業，新的鐵路，幾千哩的航空線，以及供給凍結的北方的各種新有的糧食。俄國人正在征服北極和沙漠，我們也看到了。

最後，一種新的民主政治的產生是不容懷疑的。縱使有極少數留戀過去的敵視份子被褫奪了平等的權利，然而千萬的人民却以最大的熱誠真正享有而執行他們的做爲公民的平等的權利。亞洲蘇聯的公民並不是一種沒有領袖的平均主義的羣衆。完全相反，在他們中間，有一些領袖在指揮着羣衆沿着他們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前進。衆領袖中之領袖，便是約瑟夫·斯大林。一個美國人很難以瞭解亞洲蘇聯的人民對於斯大林的熱愛。然而這種熱愛確實存在着，而自從納粹入侵以後，這種熱愛毫無問題地加深了。和列寧一樣，斯大林的演說詞和論文被當作蘇聯的發展的實訓。我們在書中把他的言論充分地引用了出來，表示亞洲蘇聯的政策的基本的原因。

(註) 以上三處，都是美國開採金礦的地方。

我們並沒有遍歷亞洲蘇聯的所有地方。然而關於這一點我們是不需要抱歉的。沒有一個人曾經遍歷過地球上這樣大的地方的全部。因此有些事實我們就不得不倚賴官方的統計數字和報紙上的報告，而把最近的發展和親眼看到的事情加以對證。根據我們看到的一切，我們相信在我們書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真實的。

我們的統計數字都是概算的。關於現代的情形，我們的統計數字只是一個大概，在亞洲蘇聯，變化發生之迅速，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趕得上的。最好的例子便是人口。在一九三九年，遠東的伯力邊區有一，四三〇，八七五人。從那時起，由納粹佔領區移來的人民，就把數字增加了幾萬。這種集體的遷移影響到一切的數字：生產，農業，武力。然而雖有這樣的限制，我們的統計數字還是最近而可靠的。

我們希望我們在這本書中所供給的知識，將要加強了美國，坎拿大，和蘇聯之間正在迅速增長的友誼的精神。對於紐約美蘇協會在編輯方面的幫助，我們表示由衷的感謝。

戴威士 (Raymond Arthur Davis)

史蒂格 (Andrew J. Steiger)

譯者序

這本書是曾經在蘇聯的亞洲部分旅行的兩位美國人所親身經歷的實錄。他們到亞洲蘇聯去過至少在兩次以上，最後一次是在一九四〇年。這本書於一九四二年在紐約初版，一九四三年在倫敦接連發行了三版，在第二版的時候曾經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書中關於工業生產，天然資源，學校團體，以及人口方面的統計數字，十九都是根據親身調查的較近而可靠的資料。時間去今雖然已經三年，在關於蘇聯亞洲部分的書籍中，這本書恐怕要算是最近的了。

據譯者所知，在外國人所寫的關於蘇聯亞洲部分的書籍中，這本書雖不是唯一的一部，但至少也是最完善的一部。例如拿這本書和貝茲 (Bates) 所著的『亞洲蘇聯』以及曼得爾 (Mandel) 所著的『蘇維埃遠東』(此書中國已有譯本) 相較，詳略精簡，自然相去很遠，讀者試一覆按，便不難加以證實。本書的作者憑藉自己親身的經歷，用遊記的體裁和文學的筆調，把亞洲蘇聯的全貌動人地描繪了出來，抒情寫景，細膩而又親切，使人如同置身在西伯利亞的原野，聽那些樸實的東方人民傾訴他們的苦難的往日和幸福運的今天。

作者在序言中說，對於具有戰略的重要性的這樣一個廣袤的區域，普通的美國人却極少知道。其實豈止美國人極少知道，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士，甚至和亞洲蘇聯比鄰的我們中國人，也是極少知道甚

至是完全不知道的。在他們的心目中，亞洲蘇聯依舊是一片荒涼的土地，充滿了貧困和疾病，愚昧和罪惡，而為囚犯們流放的地方。關於那裏的一些神秘的、荒唐的、古老的東方的故事，至今仍然傳播在世界各處。

對於一切懷着頑固的偏見的人們，這一本書正是一個寶貴的南箴。它會告訴人們，亞洲蘇聯怎樣從一個被專制的暴政主宰着的落後的土地而蛻變為一片新興的自由自由的國土，怎樣從一望無垠的大漠而蛻變為花香鳥語的綠洲，怎樣從萬里冰封的北極而蛻變為海空輻輳的要衝；那裏的人民是怎樣從長期的奴役中解放了出來，而進入了年輕的、活潑健康的一代的。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啓程來華的時候，在華盛頓發表了一篇聲明，其中提到亞洲蘇聯說：『我抱着很大的預期去訪問西伯利亞，那一片國土佔了全世界土地的八分之一，在沙皇時代，它的人口還要少於面積只有它的百分之一的賓夕伐尼亞州。過了二十五年以後，四千萬以上的忙碌的人民，代替了以前在帝俄的統治下面度着悲慘的生活的七百萬人，而且大部分還都是流犯。所以誹謗蘇聯的人們，看見了今天亞洲蘇聯的情形，一定不敢再加以誹謗了……』華萊士副總統經過亞洲蘇聯抵達重慶以後，在他所發表的書面談話中又提到說：『在中亞細亞一帶，我曾經親眼看到社會和經濟方面各種建設的偉大的成就。』

到過亞洲蘇聯的每一個沒有偏見的外國人，都帶着十分驚訝的豔羨歸去，但是對於和我們接壤較世界上任何兩國的疆界都要長的我們鄰邦這一片遼闊的土地和它的人民，我們中國人是不是有充分的

瞭解呢？不僅沒有瞭解，就連介紹的書籍也是寥寥的。那麼，請讀一讀這一本書吧。在這本書中，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的地方太多了。我們看一看，蘇聯是怎樣親睦着她的兄弟的鄰邦，怎樣扶助着弱小的民族，使它們從落後和奴隸的生活中得到翻身，度着獨立自由的生活。我們再看一看，真正屬於人民的，爲民所有爲民所治爲民所享的國家，和那些剝削大多數人的血汗以供少數人享受的國家（如希特勒的德國），究竟有怎樣的的不同。在對抗納粹的戰爭中，蘇聯之所以能够全體動員，使得遼遠的邊陲的人民都獻身於對於祖國的熱愛的裏面，在這本書中得到解答了。頑固和偏見是沒有用處的。無視人民欺騙人民是沒有用處的。是人民的世紀，而人民已經覺醒了。亞洲蘇聯正供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亞洲蘇聯

郭沫若序

作者序

譯者序

第一章 向着太平洋上的合作邁進

第二章 一個新世界的搖籃

第三章 烏拉爾區域——內部防禦的堡壘

第四章 西部西伯利亞——亞洲蘇聯的中西部

第五章 哈薩克斯坦——一個光輝的未來的國家

第六章 中亞細亞——覺醒的人民的國土

烏茲伯克斯坦

土爾克曼尼亞

塔吉克斯坦

吉爾吉西亞

(一)

(四)

(七)

(一)

(一一)

(三六)

(五五)

(七八)

(一〇三)

(二〇八)

(一一八)

(二三四)

(一二二)

- 第七章 雅庫第亞——黃金和馴鹿的共和國……………(一三九)
- 第八章 西伯利亞的北極……………(一五二)
- 第九章 繞過世界頂端的海道……………(一八四)
- 第十章 布里亞特——蒙古……………(二〇一)
- 第十一章 蘇維埃遠東——永久準備着的地帶……………(二二七)
- 赤塔省……………(二二四)
- 猶太自治省……………(二二七)
- 伯力邊區……………(二二八)
- 沿海邊區……………(二三一)
- 蘇聯的庫頁島……………(二三九)
- 堪察加……………(二四二)
- 楚克什民族州……………(二四五)
- 第十二章 世界事件中之西伯利亞……………(二四七)
- 第十三章 北太平洋的鐵鉗……………(二七六)
- 第十四章 亞洲蘇聯的兵力……………(二八四)
- 第十五章 明日之亞洲蘇聯……………(二九六)

第一章 向着太平洋上的合作邁進

亞洲蘇聯是一片至上的土地。在它的差不多天文一般的距離上，有幾十個種族生活在十幾種氣候裏面。沙漠。高聳的山脈。連綿不斷的森林。嶄新的鐵路，嶄新的公路，嶄新的工廠，有些是最近纔出現在地圖上面的。龐大的軍火工廠。北極圈上的花園。積冰上的研究室。帕米爾高原上的氣象台。中緯度內的麥田，南緯度內的棉花和甜菜。在先前不毛之地地上，現在已經有了新的河流；在四十年前還沒有字母存在的地方，現在已經有了中小學和大學。要塞。海軍根據地。空軍基地。人民——年輕的，熱情的，精力飽滿的。工人，機警的獵人，探金者，科學家，軍人，海員，航空員。偉大的夢想。更偉大的成就。年輕的，驕傲的成長。所有這一切便是亞洲蘇聯，一片未來的國土，一個青春的世界！

亞洲蘇聯是坎拿大和美國的緊鄰，也是蘇聯在東線的中樞。它的軍事設備，兵員，資源，工業，已經建立起來，並且和歐洲蘇聯，中國，中東，而經過北極和美國連接成爲一個交通網，在歐洲和太平洋上都掌握着從對抗納粹中獲得決定勝利的關鍵。亞洲蘇聯握有爲軸心國家的敵人所以利用的幾乎取之不竭的戰略的軍需物資。

爲了這一切的原因，亞洲蘇聯幾乎變成了聯合國國家，特別在美國，英國，蘇聯，中國，坎拿大和

澳洲之間現在所形成的夥伴中的一個基石。在這羣夥伴中，亞洲蘇聯不僅在戰時是強大的，在平時也是強大的。它的工業上和政治上的發展，對於有效而安定的戰後的組織和整個東方的進步的建設，給予了堅強的保證。

這一個驚人的新的世界，由於人類兩個最進步的工具——飛機和無線電——而存在着。沒有這兩個在大陸的運輸和交通上消滅時間和空間的工具，人類永遠也不會征服，居住和發展這全部的國土。自然，在現在世界性的戰爭中，它們還不能暫時佔着決定的地位。可是如果沒有了它們，亞洲蘇聯必然要淪於落後和孤立的狀態。有了它們，亞洲蘇聯就突出到今日世界的最前線上來了。

當我們從莫斯科第一次往東方旅行的途中，在從火車窗窺望驚訝地向外面眺望的時候，亞洲蘇聯的工業和農業上種種活動的連綿不斷的景物，都完全呈現在我們的前面了。我們經過了廣大的住宅區，鄉鎮，城市，這些地方在若干年前連人跡也沒有，或者只有一些小小的村莊。除了沒有標記的曠野以外，在我們火車的前面，伸出了廣闊的新的工廠建築物，升降機，鑛坑等。高聳的烟囪裏冒出來的黑烟，證實了永不止息的勞動。

當我們走進往外面世界——滿洲，日本，中國——去的東方門戶的時候，我們欣喜地覺察到亞洲蘇聯真是我們的世界的一部分，是一個美國型的世界，然而却建立在一個更龐大的規模上面，這就是說亞洲蘇聯和蘇聯的其他地方一樣，是『一片希望和光榮的國土，』這一個名詞在過去原是我們美國人用來稱頌我們自己的。在經過亞洲蘇聯的時候，作為美國的觀察家的我們除了不去留心看，或是不

相信我們自己的眼睛以外，那麼我們就不禁感覺到在我們的前面展開了一個孕育着希望的將來的世界。那些年青的人民，嶄新的制度和工業，以及顯然還沒有完成的一切，使我們的這一種印象得到了確實的證據。

當我們注意到蘇聯在遠東的廣大軍事力量以後，我們的豔羨隨着我們的強烈的興趣飛速地增加着。因為是外國人的緣故，我們自然得不到允許去看真正屬於秘密的事情——正對着滿洲的防線的龐大的砲台，據說有些砲台有七層深，還有秘密的地下飛機庫和坦克車庫，以及偽裝的兵營。但是我們已經聽到了關於這些秘密事情的許多故事和傳說，同時也沒有規則來制止我們注意遠東紅軍的戰鬥員們在一定的時間去開動他們的車輛。

我們和那些守護軍需物資的紅軍戰鬥員們馳過他們的倉庫。我們看見停滿了飛機的飛機庫。看到了自從我們上次越過這一片廣袤的區域（一九四〇年）以後的歷史的發展，我們今天纔會知道同盟國家是多麼的幸運，就是說，蘇聯根據它的多年來國家建設的邏輯的推論和根據它的基本的反法西斯的政策，在制定五年計畫的時候並沒有忽略它的亞洲的部分，而且預見到它的亞洲的部分對於蘇聯人民的重要性，因此用有效的方法去充分發展這一片區域。

亞洲蘇聯的不息的培養，和蘇聯在現今世界情況中的地位，比較先前更有力地指出了在一切方面，在地理上，在經濟上，在政治上，——蘇聯人，美國人，坎拿大人，澳洲人，很久以來就適合於在太平洋上合作了。這種合作並沒有早一點完成，不是蘇聯人的過失。這是在每一個國土上，自然不

是單獨在軸心國家，法西斯和親法西斯的殘忍的活動所造成的罪惡（在今天還有人否認這件事嗎？）那些畏懼蘇聯的社會主義的實驗衝擊在西方國家人民身上的人們，簡直是有意地使得民主國家的敵人們獲得了勝利。

照心理上說來，蘇聯人民久已準備和美國和坎拿大合作了。他們和我們的關係真正是很親密的。他們經常豔羨我們的文明。他們的標語：『趕上和超過』，這個五年計劃的主旨，是企圖從我們學習，再改進我們的方法。他們看待美國人，從來沒有像對其他外國人那樣的看待。

這可以拿我們在一個烏拉爾工人家裏幾個鐘頭內所偶然碰到的一件事情作一個說明。當我們的主人高傲地把我們介紹給他的全家的時候，他向他的岳母解釋道：『他們是外國人，但不是德國人。』她是一個年老的鄉下人，和她那老一代的許多人一樣，相信所有的外國人都都是 *Zentzi*，照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沉默無言的外國人。這也是稱呼德國人的一句話。

『他們是美國人，』我們的主人又細心地說，『從北美聯邦來的呀！』

『哈哈，我斷定是美國人呀！』那個老婦人叫道，眼裏發出明亮的光輝。『我的辛格式縫紉機就是美國貨，很久以前我爸爸買來給我的，到現在還是好好的哩。』

『是的，斯佛得羅夫斯克工廠的大機器也是從美國來的，』她的女婿加上了一句。『美國人。這是代表效率和進步的一句話。不是休·古柏上校監督建造了那偉大而象徵的第赫伯水』

壞嗎？那幫助開採蘇聯一個在世界上是最大的煤礦和冶金的地方庫斯巴斯的，不是爲了工團主義坐牢期滿出來，在一九二〇年到俄國去的海伍德嗎？那最初向懷疑的世界人士唱出他的確實讚美十月革命的「振動世界的十日」的歌來的，不是那位哈佛大學的畢業生約翰·里德嗎？更遠一點，約翰·保羅·瓊斯，由於他在美國革命時代所表現的海軍的天才，不是被卡賽琳女皇邀請去幫助指揮俄國的艦隊攻打土耳其人嗎？卡賽琳女皇不是斷然地拒絕了英皇喬治三世要求她派兵去打英國的叛變的殖民地嗎？事實上，美國人還應該償還俄國人一筆債務，因爲俄國在一七九〇年確定了武裝中立的原則，在美國革命以後幫助了美國人，而這一個原則以後就變成了美國的海洋自由主義的一個基石。再者，在美國內戰的時候，俄國不是派遣一部份艦隊到紐約來，在反對農奴制度的戰爭中做一種支持北部的姿態嗎？

是的，就歷史上說來，美國——蘇聯——坎拿大合作的根苗已經深了。幾十年前，當俄國的亞洲等於沙皇的一個可憐的殖民地的時候，俄國的，美國的，坎拿大的探險家們，狩獵者們，和商人們，就渡過了分開兩個大陸的北太平洋海峽。俄國人就移民在阿拉斯加，以後美國又以七百二十萬美元把它買了過來——比現在阿拉斯加的一個村鎮的所值還要少些。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和二十世紀的初葉，赫得遜灣公司在俄國的領土上保持着皮毛的工廠。在一八六五年的時候，一個美國公司開始勘察美俄的電線，從黑龍江經過白令海峽到英屬哥倫比亞。俄國的工程師們具有在嚴寒地帶建造鐵道的經驗，幫助敷設了坎拿大的太平洋鐵道。

不，蘇聯人民決沒有要和我們隔絕起來的願望。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的時候，蘇聯的外長李維諾夫，反覆地，帶着無疑的真誠向國聯聲訴，要求民主國家聯合起來抵抗法西斯的侵略。『和平是不能分割的，』他警告我們，『保衛和平是不能分開的，』但是民主國家都不願聽他的話。蘇聯人民是願意和我們做朋友的，我們今天已經看得非常清楚了。他們向民主國家，特別向美國控訴，要我們和他們一同把力量放在反法西斯的鬥爭裏面。

我們美國人（和坎拿大人），拿穩地認為我們是在三萬五千哩海洋的孤立主義的長城保護以內的，我們拒絕了蘇聯人民遞過來的握手。多年以來，我們拒絕了考慮他們建議的反抗希特勒主義的威脅的鬥爭；我們鼓勵了親德的芬蘭領袖們；我們不願賣機器和物資給蘇聯人民，使他們在和德國人清算的日子能够很好地對抗德國人。一直到一九四二年，坎拿大甚至拒絕了和蘇聯保持外交上的關係。但是我們拒絕和蘇聯合作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嚴格地說，美國人對於英勇戰鬥的蘇聯人民，很少不表示最深的敬仰和逐漸增加的豔羨的。

如果問普通的美國人這一個幼稚的簡單的問題：『蘇聯在什麼地方？』也許你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回答：『蘇聯在大西洋以外，在英國，德國和波蘭以外，遠在天外的那一方。』也許直到現在美國人纔開始認識到『俄國』——或者至少它的亞洲部分——並不在『天外的那一方』，而在離開美國大陸的土地只有五十六哩遠的地方。

自從希特勒侵入蘇聯以後，纔第一次震驚了不僅是美國人和坎拿大人，同時也震驚了所有的美洲

國家，使它們都認識到蘇聯的重要性，特別認識到亞洲蘇聯在我們西半球防禦計劃上的意義，這是從任何一張地圖上可以證明的一件事實。差不多吃了一驚似的，我們突然間想起來蘇聯在白令海峽那邊畢竟離開我們只有五十六哩路遠。我們同時也帶着一點驚訝地想到，多年以來（直到希特勒侵略爲止），我們生活着，對於世界的那一角的居民，他們的政治信仰和他們的意向，從沒有感到絲毫的憂慮。

『二十三年以來，』在納粹侵略開始以後不久，威爾基說道，『共產黨人在白令海峽上面，但我們從沒有任何理由害怕他們渡海來進攻我們……蘇聯對於我們從來沒有軍事上或商業上的威脅。』

那麼，爲什麼在美國的大部份報紙上，都根據阿拉斯加代表狄蒙德的報告，喧嚷着反對蘇聯在大達奧彌德羣島設防呢？一些人企圖打擊公共輿論，根據的理由是蘇聯危害我們的安全。今天在美國和坎拿大，沒有人不熱烈地盼望着蘇聯在那一個區域充分而強大地武裝起來，幫助我們去擊敗日本。

亞洲蘇聯和毗鄰的蘇聯歐洲的部分，這些沒有被納粹佔領的地方，構成了反軸心國在歐亞兩洲僅有的區域，在那裏的交通的內線，對於配置和載運人力和供應品從這一條戰線到那一條戰線，從供應基地和工廠到前線，都是可以利用的。除了那些位於極東和極西的蘇聯領土上的供應線以外，其他的供應線實際上都不會有受到攻擊的危險，至少在最近的將來是如此。在北冰洋沿岸，蘇聯保有在世界上所剩下的唯一的海道，幾乎絕對不會受到敵人的攻擊。這條海道連接了阿堪遮和蘇聯的遠東，阿拉斯加，英屬哥倫比亞，以及華盛頓，俄勒岡，加利弗尼亞諸州。這條海道在一年中有三四個月可以

通航。現在從倫敦傳來消息說，蘇聯正在努力設法用碎冰船使這一條航路在一年中的較長的時期中都可以暢通。

蘇聯的亞洲區域，幾乎在每一條戰線上面都佔有軍事戰略的意義，除了利比亞和大西洋的戰線，而甚至在那些地方的事件，也大半倚靠東線發生的事件為轉移。在烏拉爾的工業區域（這裏現在某些軍需物資的生產，幾乎等於戰前蘇聯全部的生產那麼多），許多工廠是從納粹佔領的地帶遷移過來的，現在正在大量生產紅軍使用的大砲，坦克，和飛機，而且和哈薩克斯坦與中央亞細亞諸共和國在一起，把供給戰略原料給伏爾加河以西實際上幾百個重要工廠的任務，從頓內次流域和烏克蘭接受了過來。最近據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報告，一個莫斯科工廠的總工程師，瓦西里·尼可拉伊維區·塔克塔洛夫曾經向他說明『一個大工廠如何零星地放在成千的沒有車廂的車上撤退到烏拉爾去的，』並且告訴他『烏拉爾的新工廠正在生產紅軍使用的物品和平時式樣的貨物。』

中央亞細亞的烏茲伯克共和國，塔吉克共和國，土爾克明尼安共和國，以及吉爾吉斯共和國的居民，都在供應着兵力，假若需要的時候，它們自身就可以變成同盟國為防禦從地中海到印度的整個南亞細亞戰場上的作戰的供應基地。哈薩克斯坦，這一個從伏爾加河對岸伸展到中國的新疆省的內陸的帝國，多年以來就成為授華的供應線了。在今天它又為蘇聯的軍需工業生產戰略的原料。蘇聯的遠東區域——海濱省和伯力的土地伸展到美洲的後院——構成了一個龐大的鉗形防線的西段，從聖地牙哥經過西雅圖，英屬哥倫比亞，阿拉斯加到亞洲蘇聯和海參威的沿岸。日本最害怕的事情，便是這一

個鉗子有時會合攏起來。東京的軍閥們明瞭美國和坎拿大的轟炸機從沿着這一線的空軍基地進攻的威脅。

最近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了蘇聯抵抗敵人最有力的武器，便是人民愛國的忠誠，而更沒有比亞洲蘇聯的居民更忠誠的了。蘇維埃制度已經給與了他們新的生命，文化，知識，和一個光明的將來的遠景。那裏沒有第五縱隊，沒有吉斯林！當我們在蘇維埃遠東的時候，我們看不見他們的恐懼和動搖。人民對於他們有一天不得不去作戰的每一件事情，都證明了是充分地了解的。觀察家們在蘇維埃亞洲旅行的時候都忽略了這一點，特別是美國人，在我爲報紙寫這種文章的時候，他們還在評論蘇維埃亞洲缺乏快樂的生活。他們把衣食上的貧困當作真正的貧困。他們却沒有看見深刻的內在的變化曾經動搖了多年的傳統和落後，同時也在表面上帶來了新的力量，所以土地和人民都是可以改進的。

亞洲蘇聯的人民出現在任何地方的戰場上，都優越地表現了他們自己。柏林的人們已經聽說過他們在莫斯科作戰的情形。東京的人們想到在張鼓峯和諾門坎兩役中被遠東紅軍打敗的情形，到現在還禁不住要顫慄起來。

不可避免的是，在擊敗日本的戰爭中，和以後在民主的和平和繁榮上建設亞洲的鬥爭中，亞洲蘇聯的人民將要執行重要的思想上（和經濟上）的任務。他們的榜樣可以較我們想像爲早地影響到被蹂躪和被引入歧路的日本人民，那些人民的利益和把他們驅入毀滅的路上去的帝國主義者軍閥們的利益畢竟是完全相反的。

對於那些真正懷疑蘇聯的人民，對於那些爲了反蘇的偏見而企圖拿蘇聯的日漸增強的力量去恫嚇美國人民的人們，我們願意強調地說，依照我們的意見，亞洲蘇聯的力量對於世界是有利益的。蘇聯把她在亞洲的力量審慎地建立了起來，目的是爲了保護一個逐漸成爲起來的國度使不受一個敵人的久已企圖的進攻，這一個敵人在旅順和珍珠港對於西方國家曾經兩次表現出自己是一個勇敢而又狡猾的敵手了。蘇聯和蒙古的軍隊一天沿着滿洲和熱河的邊境監視着的時候，蘇聯的軍艦和潛水艇一天以蘇聯遠東的港口作根據地的時候，蘇聯亞洲的空軍一天都在準備隨時行動的時候，日本就必得長期地調用她的大部份兵力在她的遠東邊境上。這樣當然就幫助了美國和坎拿大——事實上幫助了一切聯合國家。在亞洲蘇聯無論發生什麼事情，對於我們都是有關係的。蘇聯的工廠越多出產坦克飛機和機器，美國人越不會受到軸心國家的威脅。

在她的前線上的英勇的戰士和後方的人民所換來的勝利獲得以後，蘇聯在世界上將要扮演一個積極的重要的角色，最近公約中的英美蘇的友誼，也將成爲戰後和平安全制度的基石了。爲要在正確而適當的基礎上建立這一種友誼，美蘇兩國的人民必須比他們今天所知道的彼此更多地練習着。

因此，讓我們看看我們的鄰居蘇聯人民吧。讓我們來特別看看亞洲蘇聯，檢查它的工業，考察它的人民的生活吧。讓我們這樣做，我們纔可以從他們學習，知道我們怎樣纔可以幫助他們，我們要記得他們的大部分的成就是不到二十年的勞動的產物。爲要加強的緣故，讓我們考察一下美，蘇，坎拿大在亞洲，北太平洋，和美洲合作的更深的根源。

第二章 一個新世界的搖籃

『亞洲蘇聯是像什麼樣的？』一個坎拿大人問我們。

『在廣袤的土地上，在氣候上，在富饒的小麥出產上，在森林上，在金，鎳，銅，鋁各種金屬的幾乎無盡藏的資源上，都非常像你自己的國家。』我們這樣告訴他。

對於一個墨西哥朋友所提出來的同樣的問題，我們忠實地回答道，亞洲蘇聯在寶貴的資源上，在不同的氣候上，在沙漠和山槽上，都是和墨西哥彷彿的。對於密西西比的一個學校教員，我們向他解釋，亞洲蘇聯在廣長的河道和棉花的種植上都和密西西比州一樣。我們告訴他，亞洲蘇聯的油產和牧畜像塔克薩斯州，煤炭和造船像賓夕伐尼亞州，化學工業和軍需工業像新澤西州，鋼鐵工廠像俄亥俄州，打包房像伊利諾伊斯州，沙土，銅，溫度，和療養的地方像亞利桑那州，它像美國和坎拿大的任何一個州，它也像所有的美國和坎拿大的州，它的北極地帶像阿拉斯加，像育空領土和西北領土。它的南方便像加利弗尼亞州，佛勞里達州，和露西安那州。

亞洲蘇聯佔亞洲大陸三分之一，有六，四〇〇，〇〇〇方哩的面積。它比蘇聯全部面積的四分之三還要大些；它等於美國和坎拿大（坎拿大的西北領土除外）合在一起的面積，它比德國要大三十五倍，比日本要大四十倍，比意大利要大五十倍。

亞洲蘇聯是強大的。它的力量一部分是從人民身上，各種礦產上，工業和農業的生產上得來的，但它之所以強大，也是由於它的地理的位置，使它和三個大陸上的九個國家或是毗鄰或是完全接壤的緣故。由於這種地理的位置，亞洲蘇聯的領土早就投入世界大事的漩渦裏了。所以在兩千多年以前，亞洲的部落最後侵入了美洲，去尋找新的居住地，而在一千年以後，成吉思汗又率領他的部下越過亞洲到歐洲去。所以在今天，亞洲蘇聯在世界的爲民主的生存和發展的戰爭中，又成爲一個主要的屏障了。

亞洲蘇聯在北方以北冰洋爲界，在南方與天山和帕米爾山脈接壤，在西南和中國西部的高地接壤，在東北以太平洋爲界，在西方以烏拉山爲界，從極北方的卡拉海伸展到南方的裏海的低地，共有二千哩之遙，構成了歐亞兩大陸的分界。它的邊境毗連伊朗，阿富汗，中國，杜瓦和蒙古人民共和國，滿洲，朝鮮，而在庫頁島上又和日本毗連。亞洲蘇聯和印度只隔阿富汗領土的一個九哩長四哩高的山槽地帶。

土壤和氣候

從南方到北方，有七種不同的土壤和植物的地帶，包圍着遼闊的亞洲蘇聯的大陸，深深地影響到它的人民的性格。這些地帶是苔原帶，松林帶，森林草原，草原，半沙漠地帶，沙漠地帶，亞熱帶。每一地帶都有它自己的特殊的植物，因此也有它自己的型態的農業出產。這些地帶都有它們自己的劃

分得很顯明的顏色，和植物的型態結合在一起。

苔原帶位於大陸的極北方，沿歐亞大陸北部的全長的沿岸圍繞着北冰洋，又從深入白海沿岸幾十哩的地方，向內陸伸到一千多哩的阿拉斯加對岸的楚克特半島（Chukot Peninsula）。北冰洋的苔原佔有了亞洲蘇聯的六分之一以上的地方。地面上在夏天要融化到二呎到三呎的深度，在地面以下却是永遠凍結的，在安得瑪地方就知道凍結了有八百九十呎的深度，但是平均凍結的深度是比較少些。完好地保存起來的史前生物的標本，甚至是原始的巨象，也被人發覺到埋藏在這裏土壤的裏面，放了有幾十世紀了。在夏季的時候，苔原是卑濕的。雨水和融雪聚集在地面上，然而夏季是很短暫的，濕氣沒有充分的時間透進被凍結的地下的土地。這裏的植物包括苔蘚，矮樺樹，柳樹和漿果樹。全部的顏色都是淡綠色。在冬天的時候，這堅硬地凍結住的苔原，從大陸的這一邊到那一邊都給雪覆蓋住了。有一個時候，馴鹿的和狗的雪橇是冬天唯一的交通工具。在今天，飛機和由飛機推進器所發動的排雪機甚至可以到達最遠的北方的居住地帶。

苔原的南部便是深綠色的松林地帶。這一個差不多無邊際的古代松樹的森林，使這一地帶成爲世界上最富饒的木材區域。在我們沿葉尼塞河而下的旅行中，我們看見河的兩岸排列了有兩千多哩長的柏樹，針樺樹和松樹。照大概的數目算來，松林地帶佔有亞洲蘇聯的領土的五分之三以上，周圍約佔一百萬方哩的四又二分之一。這裏充滿了獵物；狩獵是久民的主要的職業。

再往南去，從下烏拉爾延伸到蒙古的邊境，便是淡綠色的森林草原，在那裏森林和空曠的草原交

互地綿亘着。草原的大部分都在墾殖中，因此成爲亞洲蘇聯的穀倉。畜類的耕作也在廣泛地使用着。和草原的南部邊界毗連的，是半沙漠的區域，它的特徵是斑駁生長的，柔細的，淺綠色的穀類的青草。有時候土壤帶着鹽味，沒有植物可以在上面生根。在春天的時候，多半的地區都被水蓋住，構成一串串的鹹水湖；夏天水蒸發開去，留下厚層的食鹽來。

在半沙漠地帶的後面，是中亞細亞的沙漠地帶的淡紅色和橘紅色的沙和泥土。在這裏至少有一半的土壤（三三〇，〇〇〇方哩）可以被水滋潤得復活過來，而住在這些沙漠地帶的人民，也精於建造灌溉的水道了。凡是在用水便利的地方，棉花和甜菜都生長起來，但是它的主要的實業還是鑛產，特別是鐵類的金屬——銅，鋅，鉛等。

最後，佔據亞洲蘇聯最南部的地區的，和其他地區比較是最小的地方，便是狹小的翠綠色的亞熱帶植物的地帶。這裏棉花就是王。但是橘樹，甘蔗，都證明了是成功的。在無論什麼地方，有花園，甚至有菓樹的森林，田畝，和亞熱帶植物的種植的地方。在它們的邊緣上便是天山和帕米爾高原的山脈，實際上也便是亞洲蘇聯的寶庫，因爲那裏充滿了無數稀有的金屬和鑛物的儲藏，蘇聯的人們說，這些山反覆倒轉着亞洲蘇聯的植物地帶。一個人從山麓的亞熱帶起，登上了山後，輪流經過像是草原，松樹森林，和沒有樹木的苔原的山上的植物地帶，在這上面高聳着嵯峨的山峯。覆着雪的山頂又倒轉來像是北極的冰蓋。

在世界上，也許再沒有其他的地方，像在亞洲蘇聯一樣，氣候對於人類的歷史和人類的經濟的發

展影響得那麼大了。在過去，很少的人類是住在北極和靠近北極的地方的，因為那裏太冷了，同時也很少人住在中亞細亞的沙漠和半沙漠的地帶，因為那裏太乾燥而且太熱了。印度洋的暖流被喜馬拉雅山擋住，不能透入內部，而北風却可以自由地進來。在佛科揚斯克靠近北半球寒極的地方，到了冬天溫度幾乎降到華氏寒暑表零下一百度。在另一方面，甚至在北極的區域內，在短短的夏月的時候，沒有太陽的地方也常常有九十度的溫度。再往南方去氣候就比較溫暖，在沙漠地帶，寒暑表的記錄有時候達到華氏一百五十八度的高度。沒有其他的國家，在自己的疆界內，一年中的溫度有二百五十度的差別。

直到蘇維埃政權的成立，纔制定了克服自然的限制的方法。『一切的問題都包括在人的身上，』蘇聯人民說，『只要他在一種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和科學的方法上向沙漠（和北極）前進的時候，他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絢爛的花園（和有用的土地）。』（註）

亞洲蘇聯的最大的特質之一，便是實際上它的所有土地，都是往北朝着北冰洋傾斜去的。大部分的河流都是往北流去，（下游是北方，上游是南方。）只有兩個不大重要的河流，烏拉爾河和恩巴河，是向南流入裏海的，向北流的河流是鄂畢河，長三千二百哩；勒拿河，長三千一百哩；葉尼塞河，長二千九百五十哩；黑龍江往北流入伯力的下面。它們有許多條航綫都是可以航行的，在中亞細

（註）N·N·拔蘭斯基著：『蘇聯的自然地理』，一九三八年莫斯科版。

亞，兩條長一千三百哩的可以航行的河道——阿姆河和色爾河——流入鹹海的裏面。鹹海是世界上四個最大的內河，同時又是亞洲蘇聯的三個大湖之一。其他兩個湖都是世界上最深的湖——貝加爾湖和巴爾喀什湖，其顯著的地方，是外面只有一條河流進去，而它們却都不往外流。有了航綫以後，亞洲蘇聯的河流和湖泊對於它的經濟的發展已經有莫大的貢獻了。

政府與人民

一般地說來，亞洲蘇聯是分成四個劃分得極其顯明的地區。西方是烏拉爾和西伯利亞的西部，南方是哈薩克斯坦和中亞細亞，北方是北極，以及東方和遠東。在以下幾章中，我們將要從它們對於蘇聯和對於全體的民主世界的貢獻上來研究這幾個廣大的區域。

在同緯度上，這些區域中間的分界綫，差不多有規律地接着松林和北極圈南邊的地界，再由西伯利亞鐵路把它變得顯著了起來，這條鐵路的軌道從烏拉山脊上的斯佛得羅夫斯克城延伸四千六百九十五哩，到太平洋上的海參威。在同經度上，這一種分界是以葉尼塞河而定的。

在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前，俄國在亞洲有若干區域，由沙皇所任命的總督去管理，沿着西伯利亞鐵路和在西伯利亞鐵路以北的大部分的地方，便是西伯利亞，這是革命黨人流放的地方和罪惡的監獄的所在，這也是當地人民受苦難的地方，因為沙皇的政府想盡了方法去剝削他們，向他們榨取皮毛，黃金和木材。沙皇的政府既不知道怎樣去發展，也沒有興趣去發展它的帝國的亞洲部分。

那些控制沙俄的命運的人們——工業家們，商人們，和將軍們——只是模糊地知道他們的亞洲的領土給與了他們在歐亞兩大陸的領導的地位，他們不去調查而只是向着太平洋和印度洋去瀏覽一下亞洲俄羅斯。他們相信在那裏有爲他們的貨物最生利的市場和爲他們的軍隊活躍的最有利的戰場。亞洲俄羅斯純粹是供給皮毛，某些森林出產，幾種稀有的金屬，和近年來少量棉花的殖民地吧了。對於售賣貨物，它只是很有限的市場，因爲被蹂躪的人民是沒有什麼金錢去購買東西的。關於鑛藏的採掘，都被外國的資本所統制了。

一個俄國的諺語道：『沙皇政權是跨在大砲上到中亞細亞去的。』這一個諺語可以應用到烏拉爾區以東的全部區域。俄國軍隊開發新征服的土地的那一種方式，從建造吉爾吉斯的普拉赫瓦斯克城，即現在的喀拉科城的故事中，可以得到很好的例證：（註）

當俄國人來到的時候，首先把堡壘建造起來，然後建造帶有毛氈的牆壁的臨時的教堂，然後餐廳的老闆們來到了，帶來了他們事先設計好的餐廳。他們建造了這一座市鎮上的第一條街道——但只是他們作生意的地方。

沙皇的官吏們在奪過一個地區時，不約而同地首先是勒索人民的禮物，然後就是壓制一切不滿的表示。這種在亞洲俄羅斯所勒索的禮物，名叫做『物品稅』，是向每一個男人，婦女，和孩子徵收的

（註）此種係引自V·維托維基所著之吉爾吉斯一文。

毛皮。後來又加徵黃金，到了二十世紀的時候又加徵現金——沒有現金的時候，徵稅的人們就勒索任何可以得到手的東西。這一種方法，這一種有組織的劫掠——沒有其他的名稱可以叫它，因為人民是得不到一點代價的——經過了多年沒有變更。

一個有趣的歷史文件證實了這件事。在十七世紀的最後的四十年中，雅庫次克人受不了官吏們的苛虐，就向沙皇控訴軍事長官哥洛文的罪惡：

『他用苦刑迫害我們，』他們寫道。『他用許多苦刑來侮辱你的農奴們，孤兒們和我們的妻子。他鞭撻我們到一百五十次以上，他殘害了我們很多次，把冰水傾在我們的頭上，用通紅的火鉗扯斷我們的血管和肚臍，用火烙我們的私處，弄斷我們的肋骨，用蠟燭燒我們的脊背，用燻燒的煤炭和灰燼放在我們的肩上，用長釘刺入我們的指甲裏。』

隨後從葉尼塞區域（現今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領土內）的軍事長官那裏得到了答覆，他寫給不滿的蒙古族人道：

『我們將要派許多軍隊帶了鎗砲到你們村上去。我們將要鞭撻你們，毀滅你們，你們的妻子，你們的孩子，和村莊上的人們；不僅是這些，我們還要鞭撻和毀滅你們的牲畜。我們將要無情地燒去你們的帳幕。我們捉到的人不當做囚犯，也不允許贖回，應該捉到的人都要絞死和處以其他的死刑。』

這種情況並沒有隨着時間的變遷而有所更改。在一九〇四年，沙皇的陸軍大臣庫洛樸特琴用下面的話恫嚇訴苦的布里亞特人：

「假若你們人民對於上帝保佑我們的事情要想有不聽話的自由，反抗皇帝的意旨，那麼你們必須知道，你們是要立刻被消滅掉的，甚至一個人也不會留在世界上。你們不能要求什麼，只能祈求慈悲。」

沙俄的統治者們和亞洲俄羅斯的人民中間的關係，它的特徵便是殘忍和暴力。商人們和徵稅的人們常常跟在征服的軍隊後面來到。軍隊公開地掠奪人民，商人和徵稅的人就實施合法的搶劫。

不僅俄國麥酒變成了買賣的媒介（土著人民和俄國的移民同樣被這種方法無止境地掠奪着），同時沙皇政府使用更陰險的方法去在落後的民族中間繼續它的專橫的統治。靠近水路的最好的土地，都給與了戈薩克人和俄國的農人，他們居住在哈薩克的土地上，和其他沒有分別地做俄屬土耳其斯坦的地方，因此俄國人所得到的待遇就比哈薩克人，烏茲伯克人，塔吉克人，和其他土著的民族要好些，他們強烈地怨恨他們最富饒的土地所受到的這種侵略。西伯利亞在沙皇的兩世紀以上的統治時期中，已經成爲一個『流放的土地』，俄國人來到這裏的普通都是被放逐的人，甚至在此地統治的當局也不准囚犯們，被放逐的人們和被壓迫的土著人民混在一起，土著的人民若能捉回逃走的囚犯，統治者便給他們以報酬。統治者做出每一件事情來使人民分離，個別地去剝削他們。團結他們，動員他們的智慧和人力的源泉去從事於國家的進步的發展，統治者是絲毫不做的。

沙皇的政府是不把文明給與沙皇統治下的亞洲俄羅斯的。一切只是徐徐地，遲疑地，神秘地經過西伯利亞幹綫蹣跚地前進着，而這條幹綫是二十世紀以前歐洲和西伯利亞交通的僅有的一條道路。著

名的俄國戲劇家安東·契訶夫，在一八九〇年曾經走了幾千哩的路程到庫頁島去旅行，他說道：『這一條路是世界上最長的一條路，但又似乎是世界上最壞的一條路。這條路走起來非常艱難，但是當你想到這多曠的一條條的土地，這黑色荳蔻形的路跡是貫通歐洲和西伯利亞的僅有的一條路脈時，你就感覺到更困難了。而別人告訴我們，文明就是沿着這一條路流向東方去的。不堪設想的泥漿，水，泥濘的車轍，迂迴的道路，翻倒的橋樑，充滿了臭蟲和害蟲的，臭味的，粗魯的言語的路旁的旅館。』

在這一世紀初年，通到海參威的鐵道完成了，一九〇〇年第一列火車經過葉尼塞河上的橋樑，不久以後，從烏拉爾到太平洋的全綫，都依照正常的時間表在這世界上最長的一條單軌鐵道上駛行了。這一條新的鐵道具有很大的戰略上的價值；它使被流放的人們走得快些；它在彼此隔離的社會中間建立起聯繫來；但它並沒有消滅了多年來落後狀態。

直到蘇維埃政權的崛起，亞洲俄羅斯的發展纔變成政府和人民的首要的任務。人們在那時像體察到亞洲蘇聯的落後將要延滯年輕的蘇維埃國家的進步，甚至將要危及它的生存。『落後的民族被打敗了，』當時斯大林寫道。『但是我們却不願意被打敗。不，我們決不願意！我們已經落後於先進國家五十到一百年了。我們必須在十年以內克服這個缺陷。我們將要成就，不然我們就得被毀滅。』所謂成就，就是對於蘇聯的一切的進步的計劃，包括亞洲蘇聯在內。

在今天，那充滿了牢獄，徵稅官吏，和剝削土著人民的古老的西伯利亞已經不復存在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亞洲部分，蘇聯的最大的，人口最多的，最發展的一個國家，已經變成

蘇維埃的力量的一個柱石——爲全部蘇聯的原料，製造品，和兵器的主要源泉之一。在沙皇的總督們一度統治過的地方，現在有了六個繁盛的區域，四個領土，兩個自治共和國，和三個民族區域。（註）

古老的中亞細亞也消失了。腐朽的社會制度也消失了，憑藉這一個制度，少數的人們——地方官，牧師，貴族——控制着支配數百萬人民的生活的土地和水道，向他們徵收水費，強迫實施一種使他們永遠負債的制度。沙皇和當地的統治者們的層出不窮的苛捐雜稅的制度也消失了。文盲和愚昧無知的時代也消失了。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這一個在蘇聯是第二個幅員最大的國家，以及烏茲伯克，土克曼尼亞，塔吉克，和吉爾吉斯共和國——中亞細亞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蘇聯在銅和鋅，棉花和甜菜，牛和馬上的主要的供給的國家。中亞細亞與亞洲俄羅斯的人民，和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佐治亞人以及蘇聯的一切其他的民族在親睦的合作中生活在一起。

在各有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民族傳統，和共同的土地的歐亞兩洲蘇維埃共和國內所保持的團結一致的民族生活，乃是蘇維埃制度的一種最驚人的現象。蘇維埃的領袖們最初就認爲聯邦以內的民族間的任何不平等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就要和社會主義的建設相衝突，造成分裂，而招致容易被懷着軍事

（註）六個區域：斯佛得羅夫斯克，車里雅賓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雅庫茨克，赤塔；四個領土：阿爾泰，克拉斯諾雅斯克，海濱區，伯力；兩個自治共和國：雅庫茨克和布利亞蒙古自治共和國；三個自治區域：猶太自治區以及所有的沃伊洛特自治區和哈卡斯自治區。

侵略的野心的敵國，容易被懷着捲土重來的野心的戰敗的帝國主義者所利用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弱點。

在一九一七年蘇維埃掌握政權以後，立刻頒佈了住在先前沙俄的所有民族間的自由和平等的法令，上述的這一切便是促成這一種法令的主要的理由。斯大林在一九二二年報告中說：『過去的五年，無疑地表示出，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之上建立一個多民族的國家的企圖是完全成功了。』民族平等的原則，宣佈蘇聯是『一切享受平等權利的平等民族的自願而友愛的聯邦』，在一九三六年蘇聯所採用的斯大林憲法中公開地反覆地申說着，這種平等政策的正確性，直到一九四一年的時候纔被外國多數的人士所承認，在那時，不管那所謂『專家』們作怎樣悲慘的預言，希特勒在蘇聯的少數民族中却沒有得到最小限度的支持。

這種平等的政策的效果，甚至在最原始的民族方面，也都有深刻的表現。拿先前楚克特的一個馴鹿的牧人塔烏里揚多爲例，他住在阿拉斯加對面的楚克特半島上。有一個時候，除了自己的語言以外他不懂得其他的語言，他自己的這一種語言是不滿一萬五千人所使用的談話的媒介。在一九二六年的時候，從來沒有看見過一條鐵路或者一輛摩托車的塔烏里揚多坐在一架牛車上面動身到列寧格勒去。雖然他不能說一句俄國話，他却到那個遙遠的城市裏去進了學校，費用是政府負擔的。載他到海參威去的汽船對他簡直是個奇蹟。什麼東西使它飛駛的呢？沒有東西去拖它呀！既沒有駢狗也沒有馴鹿。也許如黃教的衛士們所說，妖怪們裝配了馬具把他拖走，使他永遠離開他的家鄉了。在海參威的碼頭

上，他看見汽車像是奇怪的野獸一樣，前面有兩隻冰塊似的眼睛，還有四隻圓得像月亮一般的腿。當那些汽車咆哮的時候，人們就趕忙讓開路。在悠長的三個月的旅行之後，他終於到達了列寧格勒，這是學生們在『神秘之幕』裏的一個地方，這個名字是北方的土著人民給與極北人民的學院的。

塔烏里揚多像其他幾百個北方遊牧人民一樣，在這裏學習科學，藝術，和政治。畢業以後，他回到楚克特半島去，在那裏他變成了人民的一個民族領袖，創辦初等學校，促進集體的馴鹿的生產，同時他又創辦了飛行學校，他的同胞們就從這個學校裏學習了駕駛飛機的技術，其實他們大多數人都還沒有看見過一列火車哩。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塔烏里揚多被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的楚克特民族區的代表了。

如我們所知，亞洲蘇聯包括許多的蘇維埃共和國，它們是怎樣管理的呢？每一個聯盟共和國有它自己的政府，包括一個議會，叫做最高蘇維埃，它的議員們是依照人口多寡的比例代表制每四年選舉一次的。共和國的政府處理與它們的本土有關的事件，如賦稅，內部的交通，地方工業，教育，衛生，警察，等等。外交關係，國外貿易，國防，各共和國之間的交通等方面，都由蘇聯中央政府所管理，依照斯大林憲法的第十三條，『蘇聯是由各平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按自願聯合原則所組成之聯盟國家。』蘇聯一共有十六個聯盟共和國，其中有六個共和國是在蘇維埃亞洲（註）。每一個共和國有它自己的憲法，有退出蘇聯的權利，同時享有領土不可侵犯的權利，不得它的同意不能變更它的

領土。每一個聯盟共和國的公民也是蘇聯的公民，並享有蘇聯憲法所制定的一切公民的權利，其中規定了『蘇聯公民，不分種族及人種，在一切經濟生活，國家生活，文化生活，社會及政治生活各方面，一律平等，是為確定不變之權利。凡因民族或人種關係而對公民權利作任何直接或間接之限制，或賦予公民以直接或間接特權，以及凡宣傳人種或民族唯我獨尊思想，宣傳各民族或人種彼此仇視及藐視之行爲，均受法律之懲罰。』

蘇聯公民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其中包括遊行示威的自由。蘇聯公民的工作收入，儲蓄，住宅和補助家庭的經濟，以及爲便利和私人所用的傢具，器皿和物品等，都有私有的權利。依照「不工作者不得食」和「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工作是每一個健康的公民的義務和一種光榮的事情。』

關於在蘇聯信教的自由，羅斯福總統曾經在一九四一年十月發表一篇讚美的言論，引起了全世界的好評。首先響應的便是阿留申羣島和北美的俄國正教本亞明大主教，他說道：

『在蘇聯的教會是被當作私有的社團的。所有穿衣的人們都只是沒有特權和沒有特殊限制的普通的公民。因爲教會本身不被當做一個法定的實體，所以政府允許俄羅斯正教會執行職務，並且允許

（註）在蘇維埃亞洲的六個共和國，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哈薩克，烏茲伯克，塔吉克，土爾克明，和吉爾吉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它的首領，代理教長，去管理它和每一年開三次的大主教會議，允許在每一個主教辦事處派遣一個主教和他的秘書；允許教區的主教互相來往，而以他的首領住在莫斯科。

但是，假若要更深一層地去看教會和蘇維埃政府的關係，下面的發展的綫索就可以注意出來了。蘇維埃政府對教會的態度最初是否定的，然後是單純的懷疑，再後是安心，最近甚至承認教會有些用處了，這至少在我是這樣的看法。科學院的會員們對於早期基督教的創造性的和進步的地方，已經發表了公開的言論，而現在政府已經從代理教長舍圭向全俄羅斯教會所發的愛國的宣傳中證明了宗教的最高價值。因此，我們可以說，不管政教的分離，然而在它們之間已經有了事實上的合作，這一種合作是既沒有宣佈也沒有正式化的。（註）

本亞明大主教所說的這一種合作，分明不是指的經濟上的援助，因為蘇聯政府並不津貼任何的教會組織，像過去沙皇下面的俄羅斯正教一樣。但是事實已經證明了蘇聯政府對於教會反抗納粹的愛國活動有了道德上的讚許。這一種活動，從莫斯科的代理教長舍圭，從維爾那的猶太教會，從阿美尼亞佐治亞教會，甚至從中亞細亞的回教領袖拉色列夫等所作的無數的愛國的宣傳中已經表現出來了。

在國家危急的時期，這種和蘇維埃政府的積極的合作，無疑地是由新的憲法所促成的，憲法把一切公民所享受的同樣的權利重新給與了牧師，神父，法師，以及其他一切的教會人士。我們不禁回

（註）尼可拉大主教曾經被任命為蘇聯戰債委員會的委員

想到在憲法施行以前首先把草案提到蘇維埃民衆的面前的時候那種長期的公開的討論。爲要使民衆對於憲法所有的條款有一番清楚的認識並且能夠提出補充的條款起見，在各處都展開了討論，甚至在公園內和娛樂場所內，當地的蘇維埃也設立了講壇，使教育工作者去回答人們的詢問。

有一天，當我們在莫斯科的『文化與休息公園』裏徘徊的時候，我們停留在這樣一座講壇的前面，看見一大羣人都聚集在那裏。聽衆中有一个人提出了一個問題：

『一個牧師能够做爲一個候選人嗎？』

『可以的，他有這樣權利，』年輕的蘇維埃發言人回答道。

『那麼一個法師怎樣呢？』另外一个人問道。

『當然可以的，甚至一個法師，一個喇嘛，或者任何一个人，』回答說，『假若他被一個選舉區裏的選民提名出來的話。』

『我看這不大對，』一個激烈的無神會的年輕的會員說。『他們並不生產什麼，他們不是勞動人民。』

『那倒也是事實，』發言人回答道，『不過只要他們不是人民的敵人，他們就有每一個公民的同樣的權利。當然，教會是和政府分離的，不能被看作勞動人民的一種公開的組織或社團。但是要想被提名爲候選人的話，牧師，神父，或者法師就必須是公共組織中的積極的一員。做爲積極的一員，他就必須參加生產的勞動。他的教會不能夠選舉他出來做政府負責任的職務。提名候選人的權利是給與勞

動人民的公共的組織和社會的。」

「我看那樣並沒有錯，」原先的第一個人說。

「好吧，我將要盡力不讓一個牧師在我的選舉裏被提名出來，」無神論者不服地說。

最後施行的憲法上有一個條款是這樣規定的：

「爲保證公民信仰自由起見，在蘇聯已實行政教分離及教育與宗教分離辦法。一切公民皆有舉行宗教儀式之自由及進行反宗教宣傳之自由。」

在中亞細亞諸共和國裏，大部分人民都是回教徒，也有一些佛教徒，甚至還有些異教徒，一切都依照他們所選擇的信仰和信仰的儀式。在沙皇的統治下面，一切少數宗教派，包括新教徒在內，都是受壓迫的。現在却不是那樣了。

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成爲根本法的蘇聯憲法，也給與了蘇聯的管理機關以形式和權利。最高的國家政權屬於最高蘇維埃，其中分爲兩院：一個是聯盟蘇維埃，它的代表是由選舉區選出，每三十萬人口選舉代表一人；一個是民族蘇維埃，它的代表是從聯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省，民族州裏面選舉出來的，每一個聯盟共和國選舉代表二十五人，每一個自治共和國選舉代表十一人，每一個自治省選舉代表五人，每一個民族州選舉代表一人。所以就整個說起來，亞洲蘇聯有一百二十五人以上的代表在聯盟蘇維埃裏，有一百七十人以上在民族蘇維埃裏。無論根據總人口或是根據少數民族，公民都有充分的代表。代表們每四年選舉一次。亞洲蘇聯的人民派往兩院的代表，是和歐洲俄羅斯的代表

們用同樣的方法選舉出來的。選舉制度在憲法上規定如次：

『代表之選舉採普選制：凡年滿十八歲之蘇聯公民，不分人種及民族，不分信仰，不分教育程度，不問居住期限，不問社會出身，財產狀況以及過去活動如何，皆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惟患精神病及由法院判決褫奪選舉權者除外。』

一切公民在同等的地位上參加選舉，這個意思就是說婦女和男子有同樣的選舉的權利與被選舉的權利。事實上婦女在經濟生活，國家生活，文化生活，社會生活，以及政治生活各方面都和男人享受同等的權利。爲要保證使婦女能够執行這些權利，就給與她們和男子們同樣的工作的權利，收入工資的權利，休息和閑暇的權利，社會保險的權利和受教育的權利，並由國家保護母親和兒童的利益，對於孕婦給與保留工資的休假，各地普遍設立產兒院，托兒所和幼稚園等。

蘇維埃的選舉——城市，村莊，區，省，共和國和全蘇的——可以在職務的所在地舉行，就是說，工廠的工人們，集體農場的農人們，兵士們，學生們，都在他們工作的，服兵役的，和讀書的地方選舉他們的代表，如果他們住在集中的那裏的選舉區的話。這一種目的，就是使絕大多數的人民都能够參加選舉。投票是秘密的直接。候選人按選舉區提出，提出候選人的權利，屬於勞動人民的公共組織和社團：共產黨組織，職工會，合作社，青年組織和文化團體等。在選舉的時候，蘇維埃的人員，包括最高蘇維埃在內，照例離開他們的經常的工作有一個很長的時候，去參加蘇維埃會議。最高蘇維埃照例每年舉行兩次。在其他的時候，大多數的代表們，甚至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們，都照常地做

他們的工作。最高蘇維埃的代表，並不是說就要放棄了他們原來的工廠工人，礦工，農人，飛行師，歌劇家，以及其他的職業，也不是說就要開始了和日常工作隔離的政治生涯。

最高蘇維埃的兩院——聯盟蘇維埃和民族蘇維埃——有創制法律的平等權利，這種法律在每一院過半數通過後，便可以作為成立。假若兩院對某一問題意見分歧，那麼這一個問題就交到由兩院同數代表組成的協商會議去解決。這一個委員會的決定，須要交由兩院去審核。蘇聯的立法權是絕對操在蘇聯的最高蘇維埃手裏的。在兩院休會的期間，行政的權力授與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這個主席團是由兩院的聯席會議選舉出來的，包括主席一人（現任主席為密卡爾·加里寧），每一個聯盟共和國選出副主席一人，一個秘書，二十四個委員。主席團向最高蘇維埃報告它的一切的活動。主席團召集最高蘇維埃會議，解釋現行法律，頒佈法令，解散最高蘇維埃，遇兩院意見不一致時宣佈改選，舉行公民複決，廢除人民委員會的決議和命令，任免最高軍事長官，批准國際條約，接受他國駐蘇聯外交代表所呈遞的委任和卸任國書，宣佈個別地方或蘇聯全國的戒嚴，遇他國武裝侵犯蘇聯時宣佈國家處於戰爭狀態，在最高蘇維埃休會的期間任免蘇聯人民委員（以後提請最高蘇維埃的追認）。蘇聯最高蘇維埃在兩院聯席會議上組織蘇聯政府，便是人民委員會。現任的人民委員會的主席是斯大林，他同時也是蘇聯國防委員會的委員長和國防部長。

蘇聯人民委員會，這一個最高的行政和管理的機關，是對最高蘇維埃負責和報告工作的。這些最高的管理機關的職權，包括一切對外關係，戰時和平時的問題，准許新共和國加入蘇聯，組織國防，

指導武裝力量，實行以國家獨佔為基礎的對外貿易，規定蘇聯國民經濟計劃，批准蘇聯的統一國家預算，管理一切有全蘇聯意義的經濟企業，運輸，交通，以及其他事項。除了這些條款以外，每一個聯盟共和國都獨立地行使國家的政權，有如美國的各州一樣。蘇聯保護每一個聯盟共和國的主權，每一個共和國是由它的人民委員會所管理，而人民委員會是同樣地由它自己的最高蘇維埃所組織的。最高蘇維埃是依照聯盟共和國的憲法上所規定的代表，和全蘇聯通行的選舉法所選舉出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亞洲蘇聯的人民，在它自己的共和國內和在全蘇聯，都和歐洲俄羅斯人民在一起享有代表的政府，他們的權利受到蘇聯憲法的保護，蘇聯憲法須要經過最高蘇維埃兩院各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決定，纔能加以修改。

在蘇聯只有一個政黨，這就是蘇聯共產黨（波爾什維克），它是勞動羣衆在其為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而奮鬥中的先鋒隊，是勞動羣衆所有一切社會組織及國家組織的領導中堅。它的領導權屬於政治局，包括委員九人，目前是安得里也夫，卡崗諾維契，加里寧，克魯西契也夫，米高揚，莫洛託夫，斯大林，伏羅希洛夫，日丹諾夫（代理委員為伯里亞，瑪倫科夫，謝爾巴科夫，薛弗林克，佛斯耐森斯基等）。共產黨員有兩百萬人數左右，但他們決不壟斷行政的位置。共產黨員是要獻身去為人民服務的。當國家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就必須從國土的這一端走到那一端，準備去擔任被指定的任務。黨員的資格需要極高的條件。共產黨的決議，通常經過長期的充分的辯論以後纔能够成立，但是一經成立，就能够具有約束全黨黨員的力量。難怪達維斯大使說，當時美國民主黨的領袖吉姆，法雷

可以從俄國共產黨員學習很多的事情。

共產黨的固定的目標，是要領導蘇聯沿着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到達共產主義的社會制度，在這個制度下面，每一個公民可以各盡其力，各取所需。但是這個制度還是在遙遠的將來纔能夠實現，俄國自己也這樣承認。目前的蘇聯只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在人口的數量和民族的經濟情況不許可構成聯盟（有選舉權的）共和國的地方，已經建立了自治共和國。在亞洲蘇聯，有雅庫第亞自治共和國，布里亞特·蒙古自治共和國，卡拉·卡爾帕克自治共和國。這些自治共和國的和聯盟共和國政府是相似的。在土地和人口都很少的地方，就組成了自治省和民族州，例如猶太自治省，柯里亞克民族州，朱考特民族州。這些省和州的統治團體，便是以勞動人民為代表的蘇維埃，他們的代表任期兩年。

在全蘇維埃聯邦合作範圍以內的民族自治制度的完成，已經使經濟生活的平均成為容易的事情。亞洲蘇聯的人民特別需要能够在發展工業和文化方面給他們幫助，而在另一方面，亞洲蘇聯的工業上和農業上的生產，對於整個蘇聯的福利是必要的。因此，中央蘇維埃政府把從蘇聯比較進步的歐洲部分的賦稅，貿易以及工業生產上的增加量上獲得的資本投下幾十萬萬元在亞洲蘇聯的工業發展上。專門技術人員，教員，工程師，成千地被送去幫助發展亞洲蘇聯的工業，特別交給他們訓練新型的男女的責任，以便訓練成功以後，使他們自己能够把亞洲蘇聯的各民族引入現代的生活裏面。同時政府又鼓勵大規模地移民到亞洲蘇聯去。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九年間，有三百多萬人民從歐洲俄羅斯和烏

克蘭移民到烏拉爾，西伯利亞，中央亞細亞，北極和遠東去。在一九四一年秋天，千百萬人往東方遷移，連帶從納粹侵入的路線撤退的工廠，學校，機關，這種移民的步驟已經到達充分的程度了。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七日。人民委員會頒佈了一道命令，停止了集體的遷移，授權與空出的區域的那些官吏們，要他們把工人和僱員們的老家接收過去，給那些在當地從事於國防工業的人們去居住。

雖然在技術上說來，亞洲蘇聯的工業的復興在革命以後就已經開始，但是事實上在一九二八年社會主義建設計畫開始的時候，纔有了那種龐大的進展。當蘇聯宣佈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時候，美國和他國的觀察家們立刻置之不理，把這件事當作又一個烏託邦和理想的空中樓閣，再不然就把它當做一件輕率的事情。然而俄國人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永遠在當心着對於他們的國家時刻存在的戰爭的威脅。爲使工業化的亞洲蘇聯成爲蘇聯工業化計劃的一部分，他們的口號便是列寧的警告：『戰爭是無情的，它提出的問題是無比地清楚；要是就滅亡，要是就得超過先進的國家……』從發出了那一次的警告以後，蘇聯已經獲得了廣大的成就，但是付下很大的犧牲。『我們正在節省每一件東西，』列寧在一九二一年說：『甚至是學校。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知道，除非挽救我們的重工業，除非把它復興過來，我們是不能建立任何一種工業的。沒有重工業，我們就會完全失去一個獨立國家的地位。』

（註）在一九三一年，斯大林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我們的前面如要獲得可能的生活需要一些什麼條

件呢？」他自己給與了一個回答：「首先，土地上必需有充分的天然的財富：鐵礦，煤，油，麵包，棉花。我們有這種財富嗎？是的，我們是有的。」

這些資源發展的程度，從下面的事實可以表現出來：在一九二八年的時候，烏拉爾區域只有一百個小工廠；十年以後，在一九三八年，當第二次五年計劃告終的時候，二百多個世界上最大的工廠，已經在烏拉爾區域建立起來，並且開工來了。

沒有堅決的奮鬥，成功是不會到來的。當亞洲蘇聯的工業化的工作開始的時候，懷疑者們一步步地阻擾着蘇聯的政府。但是最大的阻力是來自一種秘密組織的第五縱隊，對於他們這一羣人中間的一種工作，美國前任駐蘇大使達維斯曾作如下的敘述：

『許多從犯的口供（一九三七年托洛斯基派第五縱隊審判案）證明了這個事實……他們和德日兩國的情報部都有直接的關係，而且和兩國合作去從事有計劃的偵探和破壞工作；他們犯了無數的罪狀，或者是幫助，或者是教唆。例如拉泰察克 (Patarachak) (被告之一) 供述他曾經組織和負責在高洛夫卡淡氣肥料工廠的兩次爆炸案，造成龐大的財產和生命的損失。普式金 (另外一個被告) 幫助造成或者直接負責弗斯克里森斯克化學工廠和納夫斯克化學工廠的慘案。』(註)

亞洲的蘇聯人民克服了過去的落後，遭受外國的敵視，並且和第五縱隊奮鬥，在短短的二十年

(註) 達維斯大使所著「出使莫斯科記」。

內，終於從憂鬱的過去的暗影，進展到現代技術的高度。人民在學習的時候不得不去從事建設，在建設的時候又不得不去從事學習。甚至在設立他們先前從來沒有設立過的工廠的時候，他們也不得不去經營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事物。要使亞洲蘇聯在開始建立現代工業以前去等待現代技術人才的出現，這簡直是不可能的。知識和經濟的發展，是要攜手並進的。這種經過，從一個叫做烏庫·塔瓦耳迪也夫的，吉爾吉斯的迷信的牧人的故事中可以表明出來。他是被僱去從事於建造經過天山的一條吉爾吉斯的公路的。

在美國，這種築路的工作只是需要固定數目的工人，許多機器，許多爆炸藥和砂石吧了。但是在遊牧為生的吉爾吉斯人，却包括更多的一切。自然，至少在人民的風俗和意識上要有一度深入的革命。

烏庫·塔瓦耳迪也夫的過去的生活是平靜的；一天一天地，一禮拜一禮拜地，一年一年地，他牽引他的羊羣從這一個牧場上到那一個牧場上。他的鞭子是他的唯一的朋友和伴侶，他那麼常常地而又那麼熟練地揮打着他的鞭子，使得在可以聽出聲音來的距離以內的一切人們經常地說：『烏庫·塔瓦耳迪也夫又到牧場上來了。』突然烏庫的生活又開始被這條新公路的里程在衡量着了。

當他走第一哩路的時候，他幾乎嚇死了。他點上爆炸藥的導火線後，馬上就飛也似地跑開。兩禮拜以後，在第三哩的時候，他請了幾個鄉下人來看守爆炸藥，並且謙卑地取笑他們的害怕。在第五哩的時候，他一個字一個字地在讀報紙上的一小段關於他的新聞。在第十哩的時候，他已經非常流暢地

讀着報紙，有一天他沉思似的和工程師們開着玩笑說：『你們是怎樣想法呀？土地看來像是土地，但現在證明它是一個地球了！』世界對於他彷彿變得更複雜了起來；他的好奇心和問題越過越擴大範圍了；對於知識的飢渴已經在他的心內覺醒了。

在第五哩的時候，他懂得了爆炸的原理；知道了關於炸藥的一些事情，並且應考爆炸藥工頭的職務而被錄取了。在第二十哩的時候，他和他所率領的一隊人產生了最佳的成績，挑釁其他的人們和他們競賽。當二十五哩全部完成的時候，第一輛汽車在廣大羣衆的歡呼之中把一車供應品帶到他的村子裏來，當地的歌人們就作了一個關於烏庫的歌在紀念這一件大事的宴席上歌唱。這件事傳遍了整個共和國。這樣，烏庫·塔瓦耳迪也夫和他的本領都大大地出名了。

第三章 烏拉爾區域——內部防禦的堡壘

亞洲蘇聯的工業力量的主要的源泉，便是烏拉爾山的鑛產的區域。

三個多世紀以來，烏拉爾區域就已經是俄國防禦綫的內部的城堡。在古代的時候，它們保護俄國不受到東方的侵略。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彼得大帝使用它們作爲反抗西方的侵略的城堡，派遣杜拉城的槍礮匠到烏拉爾去，幫助先前的商人尼齊塔·戴米多夫建立出產軍火的鋼鐵廠，縱使靠近西方邊境的舊兵工廠落在敵人的手中，在這個地方是依然可以沒有阻礙地開起工來的。彼得大帝對於他的帝國的這一區域的重要性，比較以後的沙皇們要清楚得多了，那些沙皇和俄國的工業家們讓這塊地方衰落了下去。然而蘇聯的領袖們卻從彼得大帝學習了不少的經驗，同時充分地了解到烏拉爾區域不僅唯一具有有效的防守的地勢，而且具有爲進攻所用的軍需的鑛物。

列寧，斯大林和他們的同志們預先見到反蘇戰爭的必然性，於是使烏拉爾的工業發展成爲整個蘇維埃的國家復興和社會主義建設計劃中的一個基點。一九二八年斯大林在由於介紹第一次五年計劃所發生的辯論中說道：「烏拉爾區域代表着在其他國家所不能發現的一切財富的總合。」

幾百萬俄國人穿着襤褸的衣服，吃着簡單而常常不够量的食物，自己拒絕享受較好的生活，都只爲了希望烏拉爾區域的財富可以發掘出來，龐大的工廠可以建立起來，雖然還有儘多的時間。俄國人

體察到，除非在烏拉爾和其他的地方把重工業發展起來，不然他們的國家會要遭遇到毀滅的。蘇聯的領袖們不倦地說，爲要保存蘇維埃的制度和俄國人的自由，儘可能在離開西方邊境很遠的地方發展新的工業，乃是一件必要的事情。許多幸運的，舒適的，自滿的，吃得很受用的美國人們，却在嘲弄他們的努力。我們在想，任何一個人，爲了『唯物論者』（我們有些人多麼愛慕這一個名詞啊）的機器而犧牲去舒適的生活（且不說奢侈吧），只是一個神經錯亂的瘋子。但是一切民主國家，連美國也包括在內，現在必須承認這種看法是錯誤的，而俄國人是對的。美國，坎拿大，和英國的幾十萬青年，他們的生命保存，都由於烏拉爾工業的生產，使得俄國人能够造出武器來消滅了敵人幾百萬的士兵，而抵抗住納粹的進攻，一直到聯合國能够以決定的打擊去造成納粹最後的失敗的時候。

不明瞭過去二十年中烏拉爾區域的工業擴張的情形的人們，總有這樣一種印象，以爲蘇聯的防禦差不多完全倚靠烏克蘭的工業區域，而假若頓內茨鏟田和克里弗洛格鐵鏟被敵人佔領了的話，那麼蘇聯的工業的潛力就要根本地毀滅了。實際上在烏克蘭的大部份土地被佔領以後，俄國的軍需工業還能够有半數以上在開工，而多半的出產是從烏拉爾來的。這種情形，甚至只是在從被佔領區域撤退的機器能够重新開工以前的事情。德國人得到的只是空空如也的建築和荒涼破壞的市鎮，機器都被俄國人保留下來了。一九四一年秋天，美國參加莫斯科會議的代表團主席哈立曼，在他回到華盛頓的時候，他說，當蘇聯人民『需要大量的軍火和原料的時候，他們已經把大量的工廠——機器和工人——從被蹂躪的土地上遷移到遠東安全的地方，一切依照事先安排好的計劃。』前英國駐蘇大使現任飛機生產

大臣的克里浦斯爵士，於一九四二年二月五日在倫敦說，『到了春季的時候，俄國人將要有更多的新軍，在那時他們遷移到東方去的工廠又要開工了。』

在撤退烏克蘭的工業時，蘇聯改善了中國的先例，在中國，高度機械化的日軍佔領了沿海的區域，但是不能够佔領中國整個的國土，一部分就是因爲有些工業和愛國人民已經遷移到遙遠的內地去，構成了堅強的抗戰的中心。然而蘇聯人民却能够執行了工業撤退的計劃，作爲深處防禦綫的副本，因爲在第三個五年計劃的這幾年（一九三七——一九四二），已經採取了步驟，以便利執行這一種策劃。你們看，俄國人從不『信賴機遇』，自然也沒有理由相信尼維爾·張伯倫氏所發明的『現世的和平』會來到的。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計劃中（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大規模的工業已經在烏拉爾區建立起來，而且在戰前已經生產了足夠的產量（除了爲作戰儲備的產量以外）；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之下，除了完全設備的工廠以外，又建造了許多工廠建築物，爲了預先料到像一九四一年所發生的緊急事變，所以讓這些建築物暫時空着或者一部分空着。蘇聯人民用這種方法保持了給與敵人以戰略上反攻的力量，而在德國人湧到羅斯托夫和莫斯科門前的時候發動了攻勢。這和焦土政策是相反的。

『烏克蘭工業的撤退是在戰爭還不到四個禮拜以前開始的，』紐約時報的記者塞茲伯克（Cyrus L. Sulzberger）說。（註）『參謀總部在好久以前就把計劃擬定了。在全部移到東方去的工廠中，有第厄普洛庇特洛斯克夫斯克鍊鋼廠，塞波羅什製鋁廠和製鎂廠，基輔機器工廠，哈爾柯夫馬達和電氣

設備工廠，塞波羅什收穫機聯合工廠等。第尼普洛斯特羅水力站的許多設備，在堤堰毀壞以前就卸下運走了。烏克蘭的幾千拖拉機都在冬天送到東部去把它們修理好，用以開發西伯利亞的墾地。科學團體也都撤退了。

『沒有一個外國人能夠說出這種遷移的設備有幾多是又有效地使用了，和遷移的工廠的產額究竟有幾多。對於移動的程度只能有一個觀念，就是運輸一個第尼普洛庇特洛斯克工廠的設備，就需要一千四百輛卡車，而移動哈爾科夫商業學校的器具和學生就需要九百二十八乘車輛。』

在烏克蘭克里弗洛格鐵礦失去後的一個月中間，烏拉爾區域，特別在馬格尼多高爾斯克地方，鐵礦的產額增加到百分之五十。隨着頓內茨盆地的煤礦的損失，在庫斯涅茲克盆地，在哈薩克斯坦和在烏拉爾區域，產煤的產量都增加了。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離開納粹侵入還不到一個月的時候，莫斯科新聞報告道：『烏拉爾區域的礦產，已經免除從庫斯涅茲克盆地經常運煤到東部一千里的西伯利亞西部供給西伯利亞鐵路的用途，因此使這條鐵路可以有空運輸軍隊和供應品到前綫去。』

克里浦斯爵士在一九四二年二月筆記說，蘇聯正在生產比初被侵略時更多的軍火。差不多和克里浦斯的言論的同時，有一個雜誌上發表美國商務部的羅布斯 (E. C. Ropes) 的報告，(註)說道：

(註) 紐約時報雜誌一九四二年五月十日。

(註) 美國商務部的對外貿易週刊，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

『烏拉爾區域的銅鑛，鐵鑛，鍊鋼廠和機器廠，都已經把它們的產額推進到遠超過於戰前的水準。鉛，鎂，鋅，鉻，鈦，鎢，和其他的軍用的金屬，都一天比一天增多地投入工廠裏面，去生產更大量的飛機，坦克，大砲和砲彈。石油區域出產超過戰前水準的幾千桶石油，煤鑛的出產比較前超過了三倍。』

爲什麼烏拉爾區域成爲蘇聯冶鍊金屬和軍需生產的這樣堅固的基礎呢？這是很容易明瞭的事情。其原因便在使用原料的種類，品質和數量上。有一個故事，敘述一個蘇聯的孩子，在學校考試以前，他的朋友向他建議說：『假若教師問你某一種金屬需要往什麼地方去尋找而你不知道的話，你就用手指着烏拉爾區域，一定不會錯的，因爲在那裏什麼東西都有。』

烏拉爾的主要的工業區域，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斯弗得羅夫斯克省和車里雅賓斯克省。這兩個區域有人口五，三〇〇，〇〇〇人（據一九三九年調查），並且環繞烏拉爾大多數的產煤的和工業的區域。然而它的山脈向北經過鄂木斯克省，幾乎伸入卡拉海，向南經過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巴什基爾自治共和國和奧倫堡而伸入烏拉爾河。地理上說來，斯弗得羅夫斯克和車里雅賓斯克的一部分是屬於歐洲的。

爲文明人類所必需的和爲了稀少的緣故而非常珍貴的礦物都在這裏。鐵鑛是存在於全長的山脈上。在哈里科夫區有極其豐富的銻——錳——鐵鑛的儲藏量。在南方有豐富的『磁山』。在西北方有

雖加辛斯克的鑛藏，更往北去便是貝加爾的鑛藏，被稱爲蘇聯的最豐富和最純粹的鑛苗。只有瑞典一個國家，纔有和這相同品質的鑛苗。在庫辛斯克，鈦磁鑛也開掘出來了。除鐵以外，它們生產製造顏料的物質和用以製造高度的鋼的那一種稀有的金屬鈳。在斯弗得羅夫斯克城以北，是塔吉爾——庫斯文斯克區的儲藏鐵鑛的地方。烏拉爾區域的所有的鐵鑛都位於或者接近土地的表面，使得掘取起來容易而又節省。

在斯佛得羅夫斯克的南部，是銅和錳的鑛藏所在的地方。鑛產分佈區域的豐富，從離開鄂爾斯克不遠的布里亞瓦站附近的冶鍊師的實驗中可以表示出來，在那裏曾經鑽了一個試探孔去尋找鐵鑛。鐵鑛已經尋找出來，但是由於計算錯誤的緣故，孔被鑽的比普通都要深些。檢查鑽孔的時候，却發見了滲合大量黃金的銅。在納得希丁斯克，阿拉巴雅夫斯克，和卡門斯克，有無盡的鐵礬土的鑛藏。在北部，在量上不次於世界上任何地區的鑛物鹽的鑛藏也發掘出來了。烏拉爾區域是世界上主要的出產白金的地方，黃金幾乎從任何地方都可以得到，甚至在雞的胃囊裏，在後院裏，花園裏，在集體農莊的田裏都可以找出金條來。想像中消耗已久的鑛藏現在又重新發掘而有了滿意的結果了。

烏拉爾山上覆蓋着濃密的森林，它的最高峯並沒有超過五千六百呎。有一個時期，這種森林單獨製造爲鼓風爐和熔爐所用的木炭。在今天，只有幾種特殊的植物製造木炭，而森林却更廣泛地用作龐大的造紙廠的材料。在維什尼拉河上已經建造了一所大造紙廠，而靠近伯爾姆城的凱姆斯克造紙廠却是蘇聯最大的一個造紙廠。

在烏拉爾山的低部，在奧倫堡省，以及在巴什基爾共和國，很多的小麥和裸麥都種植了起來，家畜也很好地發展起來了。再者，巴什基爾共和國和烏德摩爾共和國，這兩個在烏拉爾山西部傾斜處（在歐洲）的地方，因為油的儲藏量和出產的豐富，被人稱為「第二巴庫」。

烏拉爾區域的工業幫助了美國和其他的民主國家，這真是歷史上的一個有趣的發展。這種合作，是在五年計劃的最初幾年中幫助建立這些工業的無數的美國人們所希望的。他們中間很多人我們都認識。

『我在幫助農業的俄國工業化，』鑛師畢爾在一九三三年引我們經過在斯佛得羅夫斯克以東一百五十哩的石綿工廠的時候，向我們這樣說。我們真奇怪，一個分明是迷失在曠野中的工廠，在單軌的鐵道上坐上貨車穿過濃密而泥濘的樅樹的森林纔可以到達的，而怎的竟能够使俄國工業化了。但是我這位年輕的朋友知道他所做的事情，而且工作的很愉快，和他的年輕的新娘一同住在那裏，而他們兩位也便是在這市鎮上僅有的兩個美國人。因為石綿對於新的傳熱的東西是一種必要的防火的物質，所以把它的產額增加了一百倍。畢爾認為要把石綿的生產提高到蘇聯新工業所需要的消費的水準，於是他就參加在一個偉大的計劃裏面。許多工人一生做石綿的鑛工，畢爾那時正在幫助他們運用一個機械化的鑛和工廠。

『在鎮外九哩路的地方，還有一個綠寶石鑛哩，』當我們要離去的時候，畢爾告訴我們。『假若你們能够稍停一下，我會把周圍指給你們看。』

但是我們的貨車已經要開出車站，爲了恐怕趕不上到斯弗得羅夫斯克去的普通火車，我們不得不走了。

回到斯弗得羅夫斯克去的時候，我們聽說在城外十二哩的地方就是一個金礦，有一個時期，葉卡志林堡城——現在的斯弗得羅夫斯克——之所以馳名主要的便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在一條新的汽車路上到達了產金的地方，這條路也同樣是穿過曠野的森林的。金礦是一塊卑濕的土地，最大的問題，便是介紹一種機械化的掘金的方法，使用挖泥的機器，像在美國的科羅拉多州一樣。開始是設法增加黃金的產量，然後去換外國的錢幣購置機器，雖然最初有些國家不願意接受『莫斯科的黃金』，但是最後證明了這種黃金是和其他國家的金子一樣的好。在這個產金的地方，我們遇見了格斯塔夫，他是祖籍瑞典的美國人，和畢爾一樣，他在幫助蘇聯的工程師們。不料他和畢爾以及其他在俄國工作的美國人，都享受很好的待遇，而把他們的一部分薪水儲蓄在紐約的銀行裏。

『他們並沒有把挖泥機使用好，』格斯塔夫埋怨說。『很多的金砂都和泥一道拋出去了。有些礦工們把他們所有的空閒的時間都耗費在淘洗廢泥的上面。他們淘出了很多的金砂。』

『也許有人覺得他們是在證明用舊式的方法會做得更好些，』我們說。

『有些守舊派會這樣想的，』格斯塔夫說。『但是想多得一點金子去花在商店裏（註）。不過我

（註）這些商店只接受黃金或是以黃金爲本位的貨幣，用以建設蘇聯的黃金和外幣的儲備金。

猜想大家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幫助買機器。」

美國其他的鑛師們，也同樣地幫助蘇聯的黃金工業的現代化，和建立新的採金區域。其中有著名的約翰·李特倍芝，他寫了一本書，叫做『尋找蘇聯的黃金』，敘述蘇聯黃金企業公司成立的故事。不僅像我們在斯弗得羅夫斯克附近所看見的那一類舊式金鑛是機械化了，就是最新設計的機器也輪進來，放在從烏拉爾區域到太平洋的所有金鑛中使用。蘇聯很會使用她的黃金，用黃金去購買新的工廠裏，鑛裏，和鐵路上所用的機器。大量的黃金都使用了去應付國家的緊急之秋。

我們從金鑛那裏往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工廠去，那一個工廠當時還在建造中。在這裏我們又發現了美國援助蘇聯的一個充分的例證。這一個工廠是在美國的底特律城設計的，機器是在那裏買的，也是請那裏的工程師幫助建造這一個工廠。在幾年之內，就建造了一個匍匐拖拉機的工廠，每年出產七萬具拖拉機。這一個工廠每年消耗五十萬噸金屬，現在正在生產紅軍所用的坦克車和裝甲車。除了拖拉機工廠以外，車里雅賓斯克有一個更大的機器工具工廠，一個顏料廠，和一個鍊鋅廠。

我們的旅行就像在上帝的創造物中間的一次漫步一樣。

我們從車里雅賓斯克到馬格尼多高爾斯克鍊鋼廠，那一個廠也是正在建造中。我們乘車到這一個靠近哈薩克斯坦的西部邊境的新地帶，經過一條鐵路，這條鐵路又自此延伸到阿克摩稜斯克，從克拉克達的煤鑛去裝煤在這個龐大的鼓風爐上。這些真是名不虛傳的『磁山』，甚至游牧的民族也被吸引到這些山前了。我們看見游牧的哈薩克人的帳幕釘在廣袤的草原上，一直往東伸展到天邊，太陽就是

從那邊的亞洲蘇聯和中國升起來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芬蘭人，韃靼人——所有的人民都動員起來幫助建設馬格尼多高爾斯克城。『年輕人，到馬格尼多高爾斯克去，』便是當時的口號。在西方，是烏拉爾山中部覆蓋着森林的山脊。在這蔓延的新的居留地上，不久就成爲一個有二十萬人口的城市，但是我們然後就不禁回想到美國的那種醉心於金鑽的『暴發的城市』，因爲我們在那裏也發現美國的工程師了。他們却是充滿了訴苦的聲音！生活條件是壞的；衛生設備是貧乏的；工人是沒有受過訓練的；差不多不可能從紛亂中建立起秩序來。但是這一個工廠呢，啊，那就不同了！

『這是蘇聯最大的一個鼓風爐，』一個美國人熱誠地告訴我們，『在我工作過的，在我二十五年的經驗中所看見過的許多的鼓風爐的中間，這要算是最大的一個了。我只是想這不需要那麼大，結果會證明使用起來是非常困難的，因爲他們大多數人對於龐大的鍊鋼廠都是毫無所知的呀！』

他所說的話沒有疑問地是不會錯的。大多數的工人們，或則是充滿了建設他們的新世界的熱情的沒有經驗的年輕人，再不然就是離開田地的農民。這件事看來的確是毫無希望，我們也不能責備美國人對於訓練這種毫無經驗的人們感覺得喪氣。但是他們不斷地學習着，而且學習得很快。現在他們自己來運用這些工廠了，而回國去很久的美國人還在懷疑這些不能令人相信的俄國人呢。

馬格尼多高爾斯克代表了這一時期建設上的勇敢而有進取心的象徵，也代表了蘇聯對於人民的信心的紀念碑。這是反對落後，反對無知，反對本國和外國的敵人的一種武器，一種多鋒的武器。當希特勒不得不承認他低估了蘇聯的工業資源的時候，他對於這種紀念碑也付與了相當的尊敬。在蘇聯的

第五縱隊，長期地拼命阻礙馬格尼多高爾斯克工廠的建設。最初他們就宣稱磁山上是沒有金屬的。及至證明了他們的謊話以後，他們又硬說金屬的品質是不好的。後來他們又說這個工廠開起工來太浪費了；他們說在隆冬的情況之下，有時溫度降到零下四十度，金屬是不能熔化的，而鼓風爐是要毀壞的。最後這些言論都一個一個地被清算了，第五縱隊也是一個一個地被清算了。

自從一九三六年以後，馬格尼多高爾斯克生產了在蘇聯算是最便宜的銑鐵。

蘇聯的設計家們不再設計龐大的工廠，而誇耀它們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廠了。『龐大的熱狂』已經被判了罪，而被認為是兒童發育期的一種病態。現在的工廠，都依照當地的需要和資源去設計了。現在把目標放在調和的比例上。假若一個區域內有廣大的資源和合適的交通，仍然要建立起龐大的工廠來。資源較少的地方，纔覺得適合於較小的工廠。使得每一個省份在經濟上都是半獨立的，而倚靠於當地的資源，這已經是一個固定的政策了。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中，大部分的建設都是小型和中型的工廠，使用幾百個工人。

在烏拉爾區域，在俄國的挾拉機開始推動搬運器以前，農民們已經在組織機器拖拉機站了，這些站是由輸入的拖拉機去執行職務的。在斯弗得羅斯克，有一天我們和一羣美國人出去參觀這樣一個機器拖拉機站。有些機器，大部分是美國的，只是因為不能得到某些必需的零件的緣故，都擱在那裏無用。一旦拖拉機工廠開始出產以後，這一個問題就解決了。外國拖拉機的輸入，在一九三二年以後就

不再繼續下去，但在前三四年的時候，俄國人就花去一萬八千五百萬元購進了五萬三千具拖拉機和三千六百具組合的機器。

莫里思·辛都斯 (Maurice Hindus) 最近敘述使用拖拉機初期的情形如下：『當俄國人最初把拖拉機放在土地上的時候，年輕人們因為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們，都把它們用壞了，看起來真是一件可嘆的事情。那許多拖拉機都是從美國買去的，用他們所需要吃的黃油，魚，肉，酒，小麥，和一切其他的東西，用他們所需要做鞋穿的皮革，用他們所需要做衣服穿的紡織品，他們把這些東西送到外國去用不管怎樣低的價格賣去，換得六千萬元去付建築第聶伯水壩的費用和他們所需要的拖拉機的代價。在當時的俄國，駕駛一具拖拉機便是把它開動了讓它跑得越快越好。當我旅行經過一個地方的時候，我看見殘敗的拖拉機躺在田裏，像是墓地裏面的墓碑一樣。太可惜了！他們把拖拉機弄損壞的情形，我是知道得太清楚了！最後終於到了俄國人能够聰敏地使用拖拉機的時期。由於買了幾萬具拖拉機，把農村裏面的年輕人們放在上面，甚至給他們以損壞它們的機會，而教他們正確地使用拖拉機的緣故，在五年以內，俄國人使他們的年輕的一代有了拖拉機的思想，引擎的思想，和機械的思想了。假若你能够駕駛一具拖拉機，你就可以駕駛一輛坦克車了。假若你懂得一架引擎，你也就很容易學會如何去使用一架反坦克砲了。在今天，一千萬俄國人已經遭遇到歷史上最為機械化的軍隊，這種軍隊可以自由使用從實驗室內產出的每一個靈巧的機件。假若俄國沒有使她的人民度過土地集體化的生活，沒有花費重大的代價而損壞了幾千拖拉機的話，那麼俄國就不會有千萬懂得機械化的東西和能够

戰爭的人們了！」

「在一九三二年的時候，」關於工廠建設的情形，辛都斯又繼續說道，「舉行過一次全蘇的工廠管理員的會議。來參加那一次集會的很多管理員們都感覺不滿意。「我們不得不停止了，」他們叫喊出來；「這簡直是要我們的命呀！工人們沒有充分的氣力再進行下去，他們也沒有充分的食物可吃。我們不得不稍微緩慢一點了。」他們預料斯大林要說，他不再在建設工業上去把國家耗盡了。你們猜斯大林怎樣說的？他說道，「俄國在工業上要落後差不多一百年的光景。在今後十年中我們如果不趕上他國，我們就要被人毀滅了。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弛緩我們的脚步！」十年又兩個月以後，世界上最強大的陸軍進攻蘇聯了。看到了這次的進攻，我現在不禁要問我自己，「假設他們在鍊鋼廠中，在拖拉機廠中，在製砲廠中弛緩了他們的脚步，那麼怎麼辦呢？假設在五年以內，鄉村的年輕人並沒有變成機器的頭腦，他們現在會要落到什麼地步呢？我們美國人會要落到什麼地步呢？」」

二十年以前，俄國人建造拖拉車工廠，去解決拖拉機的零件的問題。但是他們不禁要問他們自己，當一個像在馬格尼多高爾斯克那麼大的鍊鋼廠的重要的零件用壞了的時候，他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在烏拉爾的機器製造廠裏找出了回答來。這一個巨大無比的工廠，在斯弗得洛夫斯克郊外佔據了幾百畝的土地，而使用了兩萬工人，就是安放著製造機器的機械的地方。鍊鋼和冶金的工廠的設備就是在這裏製造的。同時也有同樣的工廠，製造拖拉機工廠的工具，掘金機械工廠的工具，甚至製造機器製造廠本身所用的工具。這些工廠現在都直接從事於軍火生產和製造軍火工廠的機器工具。

除了上述的工廠以外，在烏拉爾區域還有許多其他的工廠。蘇聯最大的火車頭製造廠之一就是在鄂爾斯克。在尼希尼——塔及爾，有世界上最大的火車製造廠，也有一個大鍊鋼廠，一個巨大的橋梁建造廠，一個鐵管製造廠。在斯拉托斯特，車里雅賓斯克，和斯弗得羅夫斯克，有精確的器具的工廠。在柏雷西尼基，有蘇聯最大的化學工廠之一，生產着硝酸鹽和爆炸藥。在車里雅賓斯克附近的上烏發里，有一個熔鍊的工廠。伊什穆巴也夫的油田，在一九三六年的時候，就出產一百萬噸的煤油。在素里卡穆斯克，製造飛機上所用的鎂。在克拉斯諾服斯克，有一個大的工廠，製造爆炸藥上的纖維素。在伊什夫斯克，除了機器製造廠以外，還有一個獵鎗和摩托車的大製造廠。在比洛塞斯基，有一個製造有刺的鐵絲網的工廠。在烏拉爾區域，還有幾十個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工廠。在烏拉爾區域的某處，便有從列寧格勒撤退的用搬運器的方法生產坦克車的著名的基洛甫坦克製造廠。

烏拉爾區域正在擴充小麥的生產。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五十萬畝的處女地已在耕種中。目前正在從事於進一步的擴充，以適應這一工業區域的需要，以免再從歐洲俄羅斯運進糧食來。

但是我們對於一個國家絕對不能單獨用技術上的進步來判斷她的。假若不償還幾千人爲了實現『烏拉爾之夢』所作的犧牲，那麼也就等於一無所獲了。在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就表明了蘇聯的計劃比較單純工業化還要具有更大的規模。在斯弗得羅夫斯克，除了爲訓練工程師和技術家而設的很大的專門學校以外，還有幾十個爲策劃人民的社會福利的機構。斯弗得羅夫斯克的醫務中心區，是一個

很龐大的機構，有各種部門的幾個醫院。一個部門，是從事於在工廠工人，電力起重機的操作者，火車頭的司機，印刷工人，以及在冶金工業中做其他工作的僱工們的中間所發生的工業上的事件的心理技術的研究。

心理研究的工作者，到工廠中去做工，檢查當場發生事件的原因，並且研究阻止這些事件的方法——這是從鄉村來到工廠的沒有經驗的工人們的一個嚴重的課題——這樣去從事於他們的研究工作。電影片的研究，內容是關於工作的執行方面的，這一種方式證明了非常的有效，因為這種方式不僅用以教導新的工人如何避免意外事件的方法，而且在從事於才能的試驗去選擇工人作特殊的使用上面，也證明了是有用的。這一種機構附屬於在莫斯科的一個國家的機構，並且在大多數的重要的烏拉爾工業中心也都有分部。

從一個供給全部醫務中心區的經費的國家的遠景，人們可以不納費用而受到各種醫療的方法，而上述的這一個機構又只是一個部門等等情形看來，科學的工作是變成異乎尋常的重要了。在烏拉爾區域，工人們的醫藥的治療是免費的。每年照常給與全部薪金的休假也是得到保障的。對於被僱用在所謂火熱的工廠、鑄鐵房，以及鑄造工廠的工人們，則給與特殊的膳食。自然，在戰時的條件之下，蘇聯勞動人民所享受的特權已經放棄了，而且戰爭延長一天，他們也一天不能享受他們的特權。

在烏拉爾區域的建設的另一面，給我們很深印象的，是對於市政的建設和對於在城市中及在城市附近發展運動器具的着重。新城市的建造和舊城市的擴充，其成就主要地由於不僅建造大而可愛的房

屋，同時在點綴在湖畔的鄉間的針樅和樺樹的中間，也建造了舒適的村莊。由於大規模地建造房屋是整個亞洲蘇聯的一個新的發展的緣故，也由於缺乏完全熟練的技工的緣故，許多新住宅就顯出嚴重的缺點來。即使是這樣，它們比較過去也有了顯著的進步。在最近三四年中所建造的房屋，都是有很好質料和很好的設計的。

在烏拉爾的漫長而寒冷的冬天，溜冰是一種非常普遍的遊戲。年輕的，年老的，幾千俄國人聚集在冰面上和溜冰鞋的周圍，看起來教人感覺到非常的興奮。每一個人都彷彿是一個運動員一般。（這在戰爭中要付與很大的報償的）。例如在斯弗得羅夫斯克城，在兩側小山的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鹹水湖。湖邊建造了一個運動場，到夏天就作划船的遊戲。在冬天，從十一月底到三月，當鹹水湖結了堅冰的時候，溜冰的人們就從山邊向冰上遠遠地滑了過去。湖面上一部分是沒有雪的冰面，而在這裏，在管絃樂和無絃電音樂的旋律之中，他們的熱情就像在亞得朗達克（Adirondacks）和在坎拿大的冬天運動場上的年輕的人們一樣。

斯弗得羅夫斯克有幾個電影院，一個最近完成的話劇院，這個話劇院有自己的班子，這是這一個城市中的第一個話劇院，此外還有一個歌劇院，在革命以前是在著名的市鎮中的唯一的劇院，表示出伊卡麟堡（即現在的斯弗得羅夫斯克）像烏克蘭的奧得薩一樣，是沙俄時代一個較富庶的城市。伊卡麟堡在當時以金鑲和銅鑲著名，大概有二萬五千人，雖然有一個歌劇院，但是缺乏排除污水的設備，自來水，和電車。從它所顯示的一切外觀上看來，它只是一個鄉鎮吧了。在今天，斯弗得羅夫

斯克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的市辦的電車，在每一間房屋內都有自來水，有排除污水的設備，也有了電燈了。它已經變成了蘇聯最大的交通中心之一，七條鐵路的交叉點，並且在俄國設備最好之一的，作爲重要的航行終點的一個航空站，最近也設立在這座有四十五萬人口的，重建的新生的城市的外圍了。這和尼希尼——塔及爾差不多是同樣的故事。

現今這些熱鬧的大城市，原先大半都是烏拉爾鑛產所有者的地產。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時候，農奴們在鐵鑛，銅鑛，金鑛，和白金鑛中去做工。在一七四五年的時候，就在烏拉爾省的帕爾姆城發現了金鑛，據歷史的記載，在已經是沙俄最富有的大地主的財產上所發現的寶貴的金屬，把『歐洲的名望給與了雅科甫列夫和狄米朵夫的姓氏。』在帕爾姆省的維爾克——伊色次克和維爾克尼——塔及爾，是屬於雅科甫列夫家族的，綿亘有三百多萬畝的土地，在一八三四年就有一萬一千名農奴。鐵，銅，黃金，都是由手工藝的方法生產出來的。

從一七二五年以來就屬於狄米朵夫氏族的尼希尼——塔及爾，據說是一宗『更雄厚的財產』。

除了銅鐵以外，也出產黃金和白金。這一宗財產包括四百多萬畝地，在一八三四年的時候有二萬名農奴。人們稱讚狄米朵夫族人的技藝和熱心，說他們『把歐洲的文明帶到烏拉爾的曠野去。』狄米朵夫族的府第裏搜集有意大利最早的畫家們的繪畫，但是府第的主人們卻很少住在裏面，他們對於美勞倫斯和巴黎，比對於烏拉爾要歡喜些。

依照權威者的敘述，狄米朵夫族的先祖是『杜拉鎮的一個著名的鎗砲匠，他的才能博得了彼得大

帝的歡心，並且贏得了他的後代所賴以聚集那宗雄厚的財產的鑛藏」。差不多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所有早期的開鑛和鑄鍊，都是和狄米朵夫，沙俄時代最大的地主之一的鎗砲匠有關係的。在建立烏拉爾工業的一百年以內，工業的主人安那托利·狄米朵夫，從這些工業上每年得到價值二百萬盧布以上的黃金，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因此狄米朵夫の後嗣變成貴族了，後來又變成公爵了，其中之一和拿破侖第一的姪女結了婚。

這樣廣大的俄國地主貴族的財產，很早就已經清算了。事實上斯弗得羅夫斯克證明了是在歐亞之間的一個地方，在那裏，自從俄國革命廓清了帝王專制以後，羅曼諾夫族的沙皇就遭遇到他的最後的悲運了。執行死刑的地方——就是說，建築物的本身——現在是一所博物院，但是在人民的心中最尊崇的卻是市區的廣場，在那裏新的醫務中心區已經建立了起來，在那裏，當內戰和外國干涉的時期，地方蘇維埃的幾個委員被反革命的軍隊處死了，那些軍人是夢想恢復那為人民與歷史已經遺棄和推翻的一種陳腐的，教人不能容忍的政府和社會制度。

戰時的一個工業時代，對於金屬有一種無量的慾望，這些金屬是要用來製造坦克，大砲，電線，器械和飛機的。每年出產幾百噸的銅本來已經是很大的產額，足夠把『歐洲的名望』給與狄米朵夫族和雅科甫列夫族了，特別是因為用銅去製造茶壺，錢幣，和大砲的緣故，但是在今天蘇聯纔發覺到幾百噸的銅實在太少了。在增加產額上經過了很大的努力之後，蘇聯現在已經被列入主要的產銅的國家。她可能出產更多的銅，但是在從外國獲得機器上卻有一些困難。不過機器終於購買到，足夠用在

蘇聯所計劃的建設的一部分上面了。

在離斯弗得羅夫斯克二十五哩的萊夫卡鎮上，我們看見一個巨大的鍊銅廠建立了起來，在這個廠裏，銅是經過電解的方法鍊出的，同時也還原了金銀副產物。

在萊夫卡鎮的這個廠叫做『中部烏拉爾鍊銅聯合廠』，它在非鐵金屬工業上所佔據的地位，和馬克尼多高爾斯克工廠在鐵和鋼上所佔據的地位一樣。單獨這一個工廠，比起一九一三年俄國全部的銅的產量（三萬一千噸），就要多出一倍半來，而在烏拉爾和亞洲蘇聯的其他地方還有同樣的鍊銅廠。烏拉爾區域的銅的儲藏，出產百分之六十的產量，但是最大的儲藏却在哈薩克斯坦，在那裏每年能够生產十萬噸的龐大的熔爐正在開工哩。

烏拉爾區域的財富是無可否認的了。在這裏，工業化已經在一種廣泛而理想的規模上實現，而且大大地供給了國防的需要。然而國家仍然在大聲疾呼地需要銅，如同需要鋼，鐵，鉛，和鋅的一樣。坦克，鎗砲，拖拉機，鐵道設備，實驗室，望遠鏡等，都是需要金屬，更多的金屬的，但是金屬不再用在茶壺和錢幣的上面了。銅質的水壺和茶壺已經變成比我們現在的生活要優閒的一個時代的象徵。爲了適應需要起見，在亞洲蘇聯的別處都建造起工廠來，而其規模之宏大，甚至使烏拉爾區域的這些工廠最終比較起來顯得渺小了。當我們從烏拉爾的門限內踏上亞洲蘇聯的廣袤的內地時，我們將要把那些工廠分別地介紹一番。

第四章 西部西伯利亞——亞洲蘇聯的中西部

在烏拉爾山麓之下，向東的一部分伸到太平洋的地方，便是西部西伯利亞，亞洲蘇聯的「中西部」。它是蘇聯的潛伏的兵工廠，在蘇聯所有的地方，它是最不易受到侵略和空襲的傷害的。它的工廠離開戰線很遠，而成爲蘇聯在亞洲東部和南部邊境的防禦的基地。這些工廠也支持了烏拉爾，作爲蘇聯在歐洲的軍隊的武器和物質的來源。從任何方向來到的侵略者，首先必需佔領全部的歐洲俄羅斯，烏拉爾山，東部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纔能够進入這一個潛伏的兵工廠。即使是如此，侵略者們也會發覺到西部西伯利亞有足够的內在的資源，去維持軍需工業，供給人民的食糧，而繼續作戰下去。

在過去十年或者十二年中創辦的這些龐大的工廠裏所製造的機器，實際上供給了整個亞洲蘇聯的農場和製造品的工廠。此外，西部西伯利亞的鍊鋼廠，特別是庫茲涅次克盆地的鍊鋼廠，經常地滿足蘇聯歐洲部分的某些特殊的需要。莫斯科地下鐵道的鐵軌就是在西部西伯利亞製造的。

西部西伯利亞是在俄羅斯共和國的範圍以內，與其說是一個政治上的實體，無寧說是一個地理上的實體。它從西方的烏拉爾山伸展到東方的葉尼塞河，從北方的北冰洋伸展到南方的哈薩克共和國的邊境。它從西到東，包括了鄂木斯克省，新西伯利亞省，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阿爾泰邊區，它的

積甚至比我們美國任何一個最大的州都要大些。它的面積和美國在阿巴拉契安 (Appalachians) 山和落磯山中間的整個中西部是相等的。

西部西伯利亞的運輸，通常是從西到東經過西伯利亞鐵路，從北到南航行於鄂畢河和葉尼塞河上。從阿堪遮或者摩曼斯克航行到卡拉海，可以把一個人帶到鄂畢河和葉尼塞河的口岸，汽船又從鄂畢河上駛，到阿爾泰和中國的西部，或從葉尼塞河上駛，差不多會到達亞洲心臟的蒙古邊境。從葉尼塞河上駛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或者從鄂畢——額爾齊斯河上駛到塞米巴拉丁斯克，很像從紐·奧爾良沿密西西比河到聖路易或堪薩斯城的一樣。從烏拉爾坐火車往東到葉尼塞，就像從美國的匹茲堡到丹佛。西伯利亞鐵路在新西伯利亞經過鄂畢河，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經過葉尼塞河。

美國的旅行家們，常常把新興的新西伯利亞城（它在一九二六年是十一萬四千人，到了一九三九年增加到三十一萬人口）比做最初的芝加哥城。庫茲涅次克盆地的鍊鋼廠和煤礦和陽士敦 (Youngstown) 及匹茲堡是相同的。農田是和堪薩斯，艾俄華相像的。在德國進攻蘇聯以前，人口是一千一百萬，現在又要增加得很多了。

在一九四〇年四月，我們最後經過了西部西伯利亞。這裏彷彿是從遙遠的看不見的地方的一個焦點旋轉過來的一個流動的全景。平原給雪覆蓋着，閃耀着潔白的光來，一直到地平線的盡頭。這裏那裏，到處現出木頭房屋，雕刻的窗櫺和山牆，都是些典型的農家，有時候也可以看見機器拖拉車站，看見一根電線沿着牧場的路到某一處農村裏而去。我們經過了一長列煤車——這是庫茲涅次克

的煤，往西方的馬格尼多高爾斯克去的。在這條線上，運輸是很煩重的。在軌道旁邊，豎着最近製造的一些龐大的昇穀機。

在鄂木斯克省的首府鄂木斯克，我們渡過了額爾齊斯河，這是鄂畢河的支流，也是俄國人最初佔有西伯利亞時候所到達的第一道河。

然後我們到達了新西伯利亞（我們是向着太平洋的方向旅行的），這是新西伯利亞省的首府。在當時被毀滅了的舊火車站的瓦礫堆外，一座高聳入雲的六層樓的車站建造起來了。我們沒有時間停下來參觀那高拱的待車室，或者參觀票房，在這裏是可以要求保留往斯大林斯克，托木斯克，或者阿爾馬阿塔和塔什干去的火車票的。停下一個短時間以後，火車便繼續向前開駛，經過了那跨在寬廣的鄂畢河上的兩座橋樑之一。第二天我們到葉尼塞河上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城，這裏離莫斯科是四天而是二千五百多哩的路程。要到海參威去，我們必須再走五天了。

我們在先前去過的一次，是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由水路到這邊區極北部的伊格爾卡去的。當我們的汽船離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順着葉尼塞河的下流行這六天的旅途的時候，在船上有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領袖們，其中有聯共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委員會的書記。二十年前，像這些人們順着葉尼塞河下游去的，都只是走『一條路的旅行』，就是被流放。先前做過箍桶匠的這位共產黨的書記，走上岸去到我們所經過的每一個住宅區，和當地的人民討論問題。當汽船正在行駛的時候，他並不悠閑地坐在船長的船臺上去瀏覽森林的風光，而把時間消耗在船上的人們的身上，

和乘客們水手們討論困難的問題。有一天他把漁業組合，游牧民族的蘇維埃，以及集體農莊的主席們請到船上的官長室內去開會。

「你們的人民需要怎樣去改善他們的生活呢？」他問一個二十五歲的凱圖人（Katu），伊凡·梯干諾夫道。這人是一個游牧民族的蘇維埃的主席，這一個蘇維埃便是包括四十家游牧的凱圖人的管理的機關。飄泊的凱圖人，在夏天的大部分時間內到河裏去捕漁，在冬天的大部分時間內便到森林裏去狩獵。

「我們需要發展一種居住的生活，」梯干諾夫回答道。

「在什麼地方呢？」黨書記問他。

「在梭羅邁。」（這是葉尼塞河上的一個村莊。）

「爲什麼要在那裏？」這位領袖又問。

「因爲在梭羅邁有一個商店，我們可以買我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那一個游牧人回答道。

「你的人民是不是真的需要住下來，還是只不過談談居住的事情呢？」

「人民真是願意住下來，我們從這個地方飄泊到那一個地方，對於孩子們真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在我們去年生下來的七個孩子中間，有三個孩子都死了。」

「你不能要求梭羅邁的蘇維埃允許你們領得那個村莊附近的一片土地嗎？那兒有很多的空地，爲什麼你們不去領呢？」這個共產黨的領袖問他。

『我們不知怎樣住下去。我們是不會造房屋的。』

『你們可以建造農人的茅屋。木材是豐富的。你們只是需要把它們砍下來就行了。』

『但是我們卻需要人來幫助我們造房屋。我們還需要學習造房屋的方法呀，』梯子諾夫回答道。

這位共產黨的書記立刻從和他在一起的專家的口中，知道了建造一所標準的住宅需要多少費用，同時他聽說在梭羅邁有一個木匠，可以幫助這些遊牧人建造一個住宅區。『假若你的人民需要居住下來，我們可以讓他們如願。』他最後說道。於是就在這樣簡截的方式之下，這一宗『生意』便說完了。

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和新西伯利亞省擁有廣大的天然的資源，主要的是煤，木材，鐵，多金屬礦物，和水力。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七年中間，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的工業發展，吸收了四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的投資。在北極圈以內諾爾里斯克地方的北方多金屬聯合廠，便是無數的工廠之一，它的產額已經兩倍於蘇聯的鉛，鋅，鋅等金屬的產量。銅和鎳也在這個新工廠內鍊了出來。諾爾里斯克鎮有三萬人口，一直到今天和外界還沒有直接的連繫，但是最近幾年來已經鋪成一條九十哩長的鐵路，穿過苔原到葉尼塞河上的都丁斯克口岸，諾爾里斯克的金屬就在那裏運到汽船上，溯葉尼塞河而上，向南去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鐵路綫上，或是順葉尼塞河而下，到北冰洋，然後纔到阿堪遮或摩曼斯克。

在今天，諾爾里斯克的人口比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在一九〇〇年時候的人口還要多些，在那時西伯

利亞的鐵路已經開闢了。在以後的二十五年中，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人口已經有了先前的三倍，在一二六年有七萬二千一百人。再過十年，又增加了在工廠中工作的人數八萬人，所以到了一九三六年的時候，這一個城市就有十五萬人口了。諾爾里斯克的那些熱情的先驅者們很嚴肅地想着在人口的面去和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競賽，因為他們說，假若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人口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三十年中增加到六倍，那麼若干年以後諾爾里斯克將要有多少人口呢？然而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城是不滿足它的現在的人口的，在這城內，新的工廠正在不斷地建立起來。最近一個新的紙纖維素的工廠已經建立起來了，鐵道工廠也擴大了，一個製造開採金鑛的機器的工廠也開工了。

往西去的新西伯利亞省，在工業上已經看得更顯著的發展來。這一省份裏全部商業上的產量，包括庫茲涅次克盆地的鑛業和冶鍊企業公司，在一九一二年價值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大部分是農產品，在一九三七年價值五三三，〇〇〇，〇〇〇元，大部分是工業產品。在一九三七年間，這一省新建立的電力站有二十七萬五千基羅瓦特的容量。庫茲涅次克的煤鑛，有些是三十呎深的煤層的，據估計一共約有四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幾千年以前，這塊地方被發展的托木河系所切斷以後，就在下古生代的世紀裏沿着它的邊緣升起來的山脈連在一起。當山脈升起來的時候，這塊地區就沉了下去，構成了一片盆地。在泥盆紀開始的時候，庫茲涅次克——阿拉托和薩拉爾山脈都只是浩瀚的烏拉爾——西伯利亞海洋中的羣島和半島罷了。火山的爆發曾經在這個海邊發生過。漸漸地庫茲涅次克盆地和海洋分開，而變成了一個湖，在湖岸上生長着卑濕地帶的鳳尾草和其他高大植物一

類的森林——這全都是構成今天三十呎煤層的物質。

附近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的鑛藏，只有百分之十二被開發過，包括一百五十四個不同的煤層，據估計有六七〇，〇〇〇，〇〇〇噸，大部分要等到工業擴充和交通發達以後纔能夠去開採的。西部西伯利亞煤的全部儲藏量，佔蘇聯已經知道的全部煤的儲藏量的百分之四十三。庫茲涅次克盆地在今天每年出產二千萬噸的煤。此外還有很豐富的鐵的儲藏量。在離庫茲涅次克煤田一百哩左右以內的地方，據估計就出產五萬萬噸的煤。這完全是地質上的基礎，使得庫茲涅次克的工廠在一九三六年的時候就生產出比波蘭，瑞典和奧國更多的銑鐵，而在一九三七年的時候，等於意大利出產的金屬的兩倍。離開庫茲涅次克的舊鎮，過去俄國作家朶思陀也夫斯基曾經被流放一個時期的地方沒有多遠的斯大林冶金聯合廠，每年單獨出產一百七十萬噸以上的銑鐵和二百一十萬噸的鋼，比這大大戰以前坎拿大的產量還要多，而有現在日本產量的一半。

在火車上的時候，工業發展的情形自然而然地成爲我們談話的主題。俄國的『中西部的人們』，都是他們的市鎮和地方工業的最大的推動者，正如在我們美國中西部的商會委員們一樣。我們的旅伴們，每一個人都在促進他的國家的發展上担任一個積極的部門，每一個人都準備在任任何的時候，或是無論怎樣長的時間內去談論他自己的特殊的任務。這是一種熱誠的，令人興奮而悅服的誇耀。在火車上有些乘客都是年輕的人們，他們在莫斯科已經簽了合同，準備到堪察加開發公司去工作，現在往那裏去是配置各無綫電台的人員的。其他的乘客們看來彷彿是很平常的人，而且沒有什麼趣味。其中有

一個人只穿着黑色的工人衣服。除了感覺到這是一個平常人以外，從他身上並看不出其他的表徵來。他像是一個白天的工人或是一個鐵道的警士。然而事實上他都不是的。

他剛纔到莫斯科去參加一個商務經理人員的會議，會後在克林姆宮受到招待。現在他是回到庫茲涅次克盆地的斯大林斯克去。在這和美國的塞拉庫斯面積一般大而擁有二百二十萬人口的新城市中，他是所有糧食公司的總經理。他是共產黨黨員，當他和我們談話的時候，他對於紅軍充滿了感激之情。他告訴我們，在內戰期間，他怎樣以一個沒有受教育的農民加入了紅軍。當他進入一個紅軍學校的時候，他已經學會了讀和寫，得到世界上的科學和文學的初步的知識了。說到他的斯大林斯克，他就引出幾行詩來。我們一面諦聽着，一面不自主地微笑着，幻想着美國一個聯號商店的經理用優美的詩句去描寫他的工作和他的商店的情形。對於現在這一個人，詩歌是一件真實的東西，是一件新鮮的東西，是使他成爲一部分的生活的產物。他引用了曾經被斯大林稱爲「我們蘇維埃時代的最偉大的詩人」的瑪雅可夫斯基的一首詩，當斯大林斯克在蘇聯的一些計劃家的眼中還是一點閃爍的螢光的時

候，他就這樣寫道：

『在四年的時間內，

這一片卑濕的土地

將要成爲一個花都。』

『用有一百個太陽的力量的

敞開的火爐，

我們將要把西伯利亞照亮了。』

『我幫助在曠野中建造了那一個城市，』他驕傲地說。『現在鼓風爐在夜半發出來的火光，就像太陽的光芒一樣。』

庫茲涅次克鋼鐵中心的建立，原先是完全沒有一點工業基礎的。在烏拉爾和烏克蘭，至少一開始有幾個小工廠。斯大林斯克城在一九一七年是只有三千居民的庫茲涅次克鎮，到了一九三九年擴充到二十二萬人口。在一九三九年，庫茲涅次克盆地的區域，連同其他新的繁榮的工業市鎮，包括普洛科庇夫斯克，基塞列夫斯克，列寧斯克在內，一共有八十萬人口。在今天，加上從烏克蘭移來在工廠中工作的工人們，已經遠超過一百萬人口了。

庫茲涅次克工廠是差不多在二十五年以前開始的。這一個計劃包括着把庫茲涅次克的煤和馬格尼多高爾斯克的鐵的儲藏量連繫在一起，組成烏拉爾——庫茲涅次克聯合廠。因為庫茲涅次克的煤的儲藏量單獨用在馬格尼多高爾斯克的鑄鐵廠裏太多了，所以也把鍊鋼廠建立起來。火車把鐵從馬格尼多高爾斯克裝運到庫茲涅次克，然後把煤運回，來回一共三千哩的路程，火車都是裝得滿滿的。

從高加索的著名的加圖拉的鑛裏可以開採出錳來，由三千五百四十哩路長的鐵道和水路運到庫茲涅次克來。螢石是從東部西伯利亞運來的，防火的泥土是從哈薩克斯坦運來的。

庫茲涅次克的工廠每小時消耗七十車以上的原料，不分日夜地，等於每年消耗六十萬車的原料，因此除了煤炭以外，一切都要倚靠幾千哩外的來源。當工廠一天天擴充的時候，就使人想到，假若戰爭或其他的災難把鐵路交通切斷，銑鐵和錳就不會再運來，而工廠也就變成無用了。

庫茲涅次克的企業在戰略上的這種弱點，早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七——一九四二）以前，就被蘇聯的國家計劃委員會考慮到了，但是直到那時候，纔着重於廢除長距離的鐵路的運載，而發展當地的物資。現今庫茲涅次克銑鐵附近高乃亞·索利亞所儲藏的銑鐵。錳是從只有四百哩路遠的瑪索爾礦中運來的，而防火的泥土是從附近的柏利索夫的礦中運來的。從烏拉爾和其他各處仍然可以得到原料，但是庫茲涅次克的工廠並不是絕對倚靠它們。

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當納粹的鐵蹄已經蹂躪了烏克蘭的大半的土地以後，紐約時報的記者大衛得·安得遜君引證英國經濟部的話說：『蘇聯正在扮演着和臨時建設伏爾加河以東的所有主要工業連在一起的長期計劃的奇蹟……！先前對於來年蘇聯的生產量的一切估計，現在必需向上修正了……！伏爾加河以東的各省在第三次五年計劃之下已經準備妥當，現在可能預言，除去軍事抵抗的失敗和運輸系統的崩潰以外，到了來年六月，俄國的工業生產力便可以彌補被侵略所造成的一切損失了。』

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一個倫敦的報告說：『俄國在烏拉爾區域的一個龐大的兵工廠，不再僅是一個將來的計劃，而已經變成一件實在的事情了……誰曾經能夠預言過俄國在一九四二年一月的生產量會比一九四〇年六月的全部生產量超過百分之四十呢？關於這個數字，是沒有一點『假設』和『但

是』的。這是俄國全部的生產量，並不是烏拉爾一個區域所增加的……斯大林先生在他最後一次的五年計劃中，已經預料到納粹要進攻蘇聯，因此他就擬定了抗戰的計劃，依照這個計劃，他使這次抗戰能夠獲勝。到了一九四二年九月間，這種增加量就要跳到百分之六十，就是說，每月的產額，要超過俄國在一九四〇年六月間全部生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在這個報告中只提到烏拉爾的工業，但是作者必定也參照了相關的庫茲涅茨克的工業。不然他的數字就似乎是不大可靠的。

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即使德國佔領了全部的蘇聯的歐洲部分，或者即使日本佔領了海參威的話，『美國的地質學家克雷賽教授 (Prato George B. Cressey) 說道，『烏拉爾山和中部西伯利亞仍然有充分的鑛藏，可以維持重要的軍事生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繼續抵抗下去。』

雖然俄國政府在很久以前就認識烏拉爾區域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但是在烏拉爾以東西伯利亞各處的重工業的興起，還只是最近的事情。除了人工開採的金，銀，銅鑛，和在古立爾夫，彼得洛夫斯基·沙弗得，和波托姆等地為彼得大帝所建立而以後廢除了的幾處小鐵廠以外，在蘇維埃取得政權以前，整個西伯利亞各處是沒有工業可言的。沙俄政府不注意當時有遠見的作家們所時時提醒它的言語，對於西伯利亞的重要性毫無所知。

『西伯利亞有一個偉大的前途，』俄國的自由思想的民主主義者亞歷山大·赫爾岑說，他被貴族政體從他的故鄉放逐，於十九世紀中葉在倫敦生活和工作着，『但是西伯利亞卻被人認為是一個地

窖，裏面有很多的黃金，豐富的獸皮和其他的財富，但又是一個寒冷的地窖，是一個深深地覆着雪，沒有人民而又充滿了苦難的，沒有人跡的曠野的地方。這是不實在的。只有那用武力和鞭打造成一切的瀕死的俄國政府，纔不能給與精神上的鼓勵，而把西伯利亞以美國的速度推向前去。』

赫爾岑對於西伯利亞所說的一般的情形，特別適用在西伯利亞地方。

這位俄國的自由主義者，看到美國和坎拿大的飛快的進步，和它們的先驅者開發那偉大的西部的情形，他不禁悲嘆着缺乏那種『以美國的速度把西伯利亞推向前的精神的鼓勵。』當旅客們渡過大西洋去在美洲建立起一個新的世界的時候，還只有很少的居民們深入到西部西伯利亞去。但是煤和鐵還在地下等待着工業的興起，鐵道的建造，特別是在等待着精力旺盛的新人們的來到。甚至農業都在一種極端落後的狀態中，而農民卻在絕望地貧困着。然而農田依舊是豐沃的。

在經過了西部西伯利亞，沿着葉尼塞河的南北都走了一遍以後，克雷賽教授寫出關於西伯利亞的土壤的情形：

『世界上最優美的農業的土壤，是在烏克蘭，南部西伯利亞，以及西部密西西比流域的草地上所開發的黑土。在這些土壤中，已經累積了豐富的腐爛的植物；由於有限的雨量的緣故，一些主要的植物滋養料，有機的和礦物的，都沒有從土壤裏滲出來。假若有雨，糧食就會有驚人的收穫。不幸雨量在俄國的地帶是稀少而又無定的，如同在美國地帶一樣，而造成這些土壤如此肥沃的原因，也便是使農業的收成變成不可靠的原因。』

由於用科學的農場輪種的方法，用最新的耕作的方法，以及用把種子深植地下的方法，俄國人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消除了克雷賽教授所說的那種不可靠的因素。一般的趨向是擴充種植的英畝數，一九一四年爲三二，〇五八方哩，一九三五年增加到九七，九四九方哩。戰爭時期已經更進一步地擴充了播種的面積。一九四一年秋季，西伯利亞的耕種的面積增加了四百萬英畝。例如在阿爾泰邊區，一九四一年比一九四〇年多種了七十五萬畝地。自從蘇德戰爭開始以來，亞洲蘇聯一般人口的增加，結果就使得不斷擴充農作的面積。再舉出一個額外的例子，新西伯利亞省的那里姆縣，位於沿西伯利亞鐵道的人口主要中心的極北部，以前是不生長五穀的。在今天，這一省是向極南部市鎮中心輸出五穀的一個出口了。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在伊加爾卡，和在靠近北極圈的其他地方，又有許多新的農田被開墾出來，不過它們的出產只是供給當地的消費吧了。

最適合於種植小麥和甜菜的土壤，在西伯利亞鐵道以南的密紐辛斯克盆地和阿爾泰邊區。

從新西伯利亞沿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道往東南旅行，便到達阿爾泰邊區，這條鐵道是經過阿爾泰邊區的省會巴爾那烏爾(Barnaul)的。當我們旅行經過巴爾那烏爾的時候，在火車上有一位當地的旅客，一個在廣闊的阿爾泰的農場上組織機器拖拉車站的人，他驕傲地指着巴爾那烏爾的新紡織廠，向我們說，『這是國家最大的一個。』

從巴爾那烏爾，鐵路的一條支綫通到阿爾泰山脈的俾士克(Biisk)，這是一個著名的療養地，也

是越過這條山脈到蒙古去的一條汽車路的一端。在這條路上有一大隊卡車組織了一個貨物運輸公司。『一共有幾百輛啦，』一個蒙古人向我們說，『而且道路也是非常難走的！』最近聽說，在一九四一年終，有將近五十萬日耳曼人從伏爾加的共和國被遷移到這一個富饒的農業區域來，以預防在那個戰區裏可能發生的破壞工作。

從阿爾泰邊區往東北部伸展到薩顏山脈，便是肥沃的密紐辛斯克盆地，由西伯利亞鐵路，或者由阿爾泰汽車公路，或者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坐汽船溯葉尼塞河而上，經過兩河流覽風景的航程，便可以到達了這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許多奧國和德國的農民們都被送到這裏做囚犯，但是他們非常歡喜被流放到這裏的土地，戰爭結束以後，他們反而不願意離開這裏了。河的兩岸都是低矮的，充滿森林的山巒，在靠近密紐辛斯克的地方，就平坦地向着起伏的平原擴散了開去。在較大的市鎮的河岸上，都豎立着龐大的昇穀機，而在河的兩岸，農田一直伸展到兩眼望不見的地方。從密紐辛斯克，有一條蜿蜒的汽車路向南經過薩顏山伸到吐瓦人民共和國去。

離開汽車路稍遠，去密紐辛斯克大約有四五哩路的地方，便是著名的蘇森斯柯的集體農莊，這裏靠近葉尼塞河的一個躉船，五穀就是從這裏運到下游的市場上去的。

蘇森斯柯 (Shushenskoye) 是舊日西伯利亞的一個村莊，一七五〇年的時候在那裏最初的居民，大半都是從烏克蘭放逐到西伯利亞去的農奴。現在大多數的居民們對於遙遠的過去都很少知道了，但是大家都會驕傲地告訴你伊里奇·列寧被放逐到那裏過了三年，而在一九〇〇年二月間纔離去

的事情。

一個老年的婦人驕傲地告訴每一個參觀者，當那位著名的流犯（指列寧）來訪問一個給她住所的農婦的時候，她是怎樣從火爐的背後偷看着他。另外一個年老的寡婦告訴我們，她的丈夫常常地替列寧修面，並且和他開着玩笑。在一個值得記憶的日子裏（在一八九八年五月間），伊里奇來到一個理髮店裏，要理髮師趕快替他修面，他愉快地說，『我今天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是修面，第二件事是受洗，第三件事便是結婚。』地方政府（一切流犯們都必須向它報告的）曾經宣告除非他正式在希臘正教會裏受了洗禮，否則就不准他結婚。他的新娘克魯普絲卡婭小姐後來寫出他們結婚時候的情形：

『我在烏發·古柏尼亞（烏拉爾山）已經被放逐三年了。我後來便要求遷移到密紐辛斯克省的蘇斯柯村莊去，因為伊里奇住在那裏。爲了這個目的，我就承認自己是他的一未婚妻』。

『我和我的母親一道自費到密紐辛斯克去。我們在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到達了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從那裏我們坐汽船溯葉尼塞河而上……當我們到達伊里奇居住的那蘇斯柯村的時候，天色已經薄暮了；那時伊里奇還在外面打獵沒有回來。我們把行李放下，便被人引到茅屋裏去。在西伯利亞的密紐辛斯克省裏，農人們的習慣都是特別的愛清潔。地板都鋪上顏色鮮明的手織的蓆子，牆壁上刷得粉白的，並且點綴着縱樹枝子。伊里奇住的那間房屋雖然不大，但是非常乾淨。我的母親和我住了這所茅屋廬下來的一部分。這所茅屋的主人們和他們的鄰居，都一齊擁進來，熱切地上下打量着我們，並

且問了我們一些話。最後伊里奇從外面打獵回來了。當他看見他的屋裏點起了一盞燈的時候，他感覺到非常的驚訝。房主人告訴他這是奧斯加·亞歷山得洛維基（彼得堡的一個被放逐的工人）酒醉回來，把他所有的書都弄亂了。伊里奇聽說以後，趕快就跳上階石去。這時我纔從茅屋裏出來。那一晚上我們談了有好幾個鐘頭。伊里奇彷彿比先前健康得多了，他的身體均勻地發展着……

『因為熱里央人常常在那裏猜拳飲酒，而在那裏的家庭生活有許多地方都使人感覺得不舒服，所以我們結婚不久以後就搬到別處去住了。我們租賃了一所房屋的一半，連着一個天井和菜園，一共是四個虛布。我們就併成一家住在一起了……』（註）

列寧家庭先後所住過的那兩所房屋，現今都還存在。我們曾經去看過。列寧獨居的時候所住的那一間屋子，現在是一個圖書室。另外的地方，列寧一家所租的那半座房屋（一個一層樓的茅屋）現在是一所博物館，裏面的陳設完全和列寧家庭先前居住的時候一樣。其中的寶物之一，是列寧工作時候的一個高寫字檯，從那裏他可以望到窗外遙遠的薩顏山。有些山峰現在已經蓋上雪了，列寧亡命到瑞士去回來以後，說這些山峰像是從日內瓦望去的勃朗山一樣。列寧面對着這一種山景在他的高寫字檯前工作着，完成了他的一部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本書是對於共產黨員奈洛得尼基（Narod-）

（註）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所著的「列寧回憶錄」。

nik)的一個回答，奈洛得尼基說鄉村公社防止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階級鬥爭。

關於他們兩人生活在一起的情形，克魯普斯卡婭寫道：「在早上，伊里奇和我動手去翻譯威布士 (Webbs) 的「英國職工會的理論與實際」。吃罷中飯以後，我們兩人花上一兩個鐘頭，共同修改「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晚上，他或者去讀哲學的書——黑格爾，康德，和法國的自然主義者

——或者當疲倦的時候去讀普希金，萊蒙托夫，或是尼克拉索夫等人的作品。

「當伊里奇最初來到彼得堡，而我還只是聽人說到他的時候，史得潘·伊凡諾維基告訴我，伊里奇只是閱讀硬性的書籍，從來沒有看過一本小說。我對於這件事很覺得奇怪。後來我和他漸漸熟悉起來，我們也從來沒有一次談到過這件事情，等到在西伯利亞的時候，我纔發覺到這完全是一種捕風捉影的傳說。伊里奇不僅在讀，而且一遍又一遍地在讀屠格涅夫和L托爾斯泰的作品，以及契爾尼雪夫斯基的「應該做什麼？」，一般地說來，他對於古典文學有豐富的知識，同時也非常的愛好。他有一本貼像簿，其中除了親戚們和老政治犯們的像片以外，就是在拉，赫爾岑的畫像和契爾尼雪夫斯基的幾張照片……」

「一般地說來，放逐的生活並不是過得怎樣淒慘的。我們用功讀了幾年的書。我們放逐的日子快要告終的時候，伊里奇就越發考慮他的將來的……伊里奇一遍又一遍地集中他的思想在如何沿着正確的途徑去處理他的工作上，如何保證社會民主黨的正確的領導上。我們怎樣開始呢？在放逐的最後一年中，伊里奇設想着他後來在火星報上，在「應該做什麼？」這一個小冊子上，和在「給一個同志

的信」上所發展的組織上的計劃。開始必須要有一個全俄的報紙的組織，把它建立在國外，和俄國的一切活動儘可能密切地聯繫起來，而安排下最便利的寄遞的方法。伊里奇開始失眠了幾夜，他變得非常瘦了。就是在這幾個失眠的夜裏，他想出他的最詳細的計劃來。也就在這時，我們又遇到警察來搜查我們。他們從一個人的手中，得到了送給伊里奇的一封信的一個收條。這封信是關於費多賽耶夫（俄國一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先驅）的紀念碑的，憲警就以此藉口，要來一次公開的搜查。他們把這封信查出，證明了信裏面並沒有什麼犯罪的事情。他們又看了我們的來往信件，也沒有什麼有關係的事情。我們依照往日在彼得堡時的習慣，把一切犯罪的書籍和信件都是放在另外一個地方的。事實上這些都是放在碗櫥的最下一層。伊里奇遞給憲警一個板凳，讓他們站在上面，這樣他們從上面幾層開始搜查起來，而上面的幾層都裝滿了各種統計學的書籍——最後他們已經累乏，連最下面的這一層也不去看了，相信我所說的裏面盡是我教書用的教科書。這一次搜查沒有惹出麻煩來，然而我們深恐怕他們又要藉此把我們加上幾年放逐的時間。在那些日子裏，逃亡並不像以後幾年是一種尋常的事情。假若我們真的逃亡了，反而把事情弄得麻煩起來，因為在我們到外國去以前，必需要在俄國做充分的工作。畢竟一切都順利地過去，我們放逐的時間也沒有延長。

『在一九〇〇年二月，伊里奇放逐的期限告終，我們就離開了俄國。我們的女僕芭莎，在這兩年中已經變成了一個美麗的姑娘，在我們分別的夜裏，她竟不住地流出淚來。她來到我們這裏的時候，還是一位十三歲的姑娘，人很瘦削，有兩根細細的臂膀。我教她讀書寫字，她裝飾牆壁，我母親就教

她：「不要，不要把茶弄潑了。」她也寫日記，在日記的某一處記着：「奧斯卡。亞歷山得洛維基和普洛明斯基（兩個流犯）來。他們唱了一個歌，我也在唱。」」

當我們在蘇森斯柯村莊的時候，芭莎還在活着。她已經是將近六十歲的一個半瞎的老婦人了。我們問她，列寧在流放中是怎樣生活的，他做的是些什麼事情。她回答道：「他什麼事也不做，只是寫，常常一天到晚地寫，寫字檯上的紙都堆了有一呎高。有時候我看見他到菜園裏去鋤菜，然後他又溜到外面打獵去了。那便是他所做的一切，然而大半的時間是在寫。關於列寧熱心打獵的這一件事，克魯普斯卡婭寫着：『伊里奇是一個熱心的獵人，但是他往往太性急了。在秋天，我們去到遙遠的森林的空地裏。伊里奇說：「假若我們碰到了野兔子，我不願開槍射擊他們，因為我沒有帶皮帶子來，把它們拿走是不方便的。」然而野兔子一衝出來，伊里奇照常還是要開槍去射它們……在秋深的時候，葉尼塞河上開始有薄冰浮了下來，我們便到島上去追野兔子。這時野兔子已經變成白色了。它們不能夠跑出島外，只是像山羊一般地跳來跳去。我們獵人們有時能夠獵滿了一船。』」

列寧三年放逐的期滿以後，便離開了蘇森斯柯村。十七年以後，他領導革命建立了蘇維埃國家。假若他現在還活着的話，他可以在四十年以後回到這裏來，而看見在蘇維埃制度之下，整個亞洲蘇聯的生活，甚至在蘇森斯柯這樣一個遙遠的村莊，是有了怎樣的改變啊！在這個村子裏有兩個集體農莊。一個是以列寧爲名，另外一個是以克魯普斯卡婭爲名。在列寧集體農莊裏，一百七十個戶主共同耕種他們的田地，維持一個牛奶廠，養了許多豬羊，還有一些卡車和拖拉機。克魯普斯卡婭農莊比較

要小些。

在農業上，蘇森斯柯村是典型的西伯利亞的一個村落。它是舊式的農村和新式的集體農莊房屋的一個奇異的混合物。在往昔的時候，一個居民要首先建造一個只有一間屋子的茅屋，用一個火爐取暖，等到人口增多了，他纔添上新屋子或者披屋。一間披屋通常放家畜在裏面，以抵抗西伯利亞的冬天的嚴寒。牛和馬都是家庭裏面的一份子，一口家畜死了，這一家會傷心得如同死去一個人的一樣。極少的農人能夠有錢建造一所大的四間屋子的房屋，作為一個家庭。即使他們有錢，房屋也不是永遠的資本。蘇森斯柯村的一個老住戶告訴我說：『在這村子裏，一所房屋，平均每二十年有一次是要被火燒去的。』

這一個村子不再是沿着一條泥濘的土路排列起來的兩行歪斜的茅屋了。農人們從來沒有夢想到的新的建築已經計劃好，而且一戶一戶地建造起來。有牛屋，汽車間，農業機器的修理舖，菸草和五穀的乾倉，這些都建造在集體農場委員所保留的土地上面。周圍幾哩路以內都可以看見的一個最顯著的新建築物，便是在村莊中心的一座五十呎高的望火塔。隔壁便是兩層樓的村蘇維埃。新文化的生活，從現代化的初等和中等學校的建築物上也表現了出來，附近又有五座兩層樓的大房屋，作為區立農業學校的三百五十個學生的課室和臥室，現代農業技術人員都是在那裏訓練的。建造得很好的龐大的紅色房屋，作為醫院之用，當我們到那裏的時候，一個婦兒科臨床診療所正在舉行開幕典禮。我們遇見一位女指導員，她是在鄂木斯克醫學院訓練出來的一個醫生。她說道：『在我們的會上，婦女們都喊

道：「我們就叫它做克魯普斯卡婭診療所吧」。我問她們爲什麼要叫這個名字，她們回答道：「她曾經住在這裏，她會知道我們過去的生活是怎樣困苦。」」

這一個診療所爲蘇森斯柯周圍二十一個村莊服務。指導員告訴我們，「在這裏工作真是快樂。我到每一個村莊去，那裏的人民都高興來參加會議。還不過三年以前，他們經常都是不出來的。現在我能够打電話給他們，和他們約定時間了。過去我們沒有電話，當我需要去看一個病人的時候，連一匹馬和馬車都沒有。我不禁回想起當時我步行二十哩路去看一個病人的光景。但是漸漸地我得到了婦女們的全部的信任。現在我如果要一匹馬騎，常常會給我汽車坐。現在人民是覺醒了。」

當她說話的時候，她一頁一頁地翻着那天早晨來看病的婦女們的掛號單。

「今天有二十一個婦女來到這裏，」她繼續說下去。「有些婦女們走十八哩路來看我，其他的婦女們都是從近處來的。她們起床都是很早的。我在上午三點鐘就起床，那時有一個須要急診的集體農莊的女人被送到這裏來。我很歡喜替這些婦女們和孩子們診病，希望能够幫助培養健康的新一代。」

村蘇維埃撥款建築的一條汽車公路，現在已經把蘇森斯柯村和密紐辛斯克連在一起。一個無線電台已經裝置好，航空的郵件也開始收寄了。自從列寧放逐期滿以後，那裏的人口較先前已經有兩倍多，在一九三六年有四千人左右。當我們去參觀時，正在討論的一個問題，便是爲集體農莊的家庭建造現代化的住宅。

我們在蘇森斯柯看見的一切，不僅反應一個新的社會生活的開始，而且也反應一種新的精神。

個人，無論去參觀在遙遠的蘇森斯柯村的一個診療所，或者去參觀蘇聯最大的醫務機構莫斯科的鮑特金醫院，他都會發現到和紐約時報的訪員派克（Ralph Parker）所發現的一樣。派克在參觀鮑特金醫院以後，用無線電向紐約時報報導說：

「俄國的醫務設備的標準，沒有疑問地是很高的。把人類的生命看成俄國最賤的產物那一種舊時的觀念，現在絲毫也不存在了——對於那一種舊觀念，斯大林有一次在一個故事中告訴過紅軍學校的學生們。

斯大林說，有一羣拖運木材的力夫回到村莊去，他們的一個同伴不見了。別人問他們他在什麼地方，他們冷淡地回答說他留在後面了。斯大林問他們為什麼他留在後面，他們依然給他一個同樣的漠不關心的回答，「大概一定是淹死了。」

其中有一個人馬上就牽馬去飲水。於是斯大林先生把其他的人們罵了一頓，說他們對於人命漠不關心，對於畜生卻這樣週到。他立刻又得到了一個回答：「為什麼我們要對人這樣關心呢？我們經常是會生出人來的呀。還是只管想法生出一匹馬來吧！」

因此斯大林嚴斥了那一個對於人命漠不關心的人，而告訴紅軍學生說，「在世界上一切的資本之中，人民是最貴重的資本。」

他的話常常被人引用來表示今天在蘇森斯柯，康立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新西伯利亞，阿爾瑪，阿爾它等一切在蘇維埃政權下面的人類的生命所受到的尊敬。便是那些被當做蘇聯的最貴重的資

本成長起來的人民，不斷地促成以前落後的西部西伯利亞的進步，進步到完全和美國的中西部的標準一樣。

第五章 哈薩克斯坦——一個光輝的未來的國家

世界的命運，一部分要看中國軍隊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供應去支持長期的抗戰和最後的反攻。緬甸路已經被切斷，但是亞洲蘇聯還有兩條路綫，對於中國抗戰的前途，或許比那從仰光到重慶的一條迂迴的路綫還要重要些。哈薩克斯坦便是其中一條路綫的一個起訖點。

哈薩克斯坦幅員廣大，從伏爾加河的彼岸彷彿無止境地伸入中國附近的阿爾泰的銅山，又從西伯利亞鐵道以南伸入天山的高聳的雪峯。把它的一百〇五萬九千八百方哩面積的地圖放在美國的地圖上面，可以蓋住從極南部的北加羅林拿到極西部的落磯山脈的所有的諸州。

哈薩克共和國把俄國南部和中亞細亞，南亞細亞，以及中國連結在一起，因此它成爲軍事價值上的一個要害。多年以來，無休止的援助的源泉經過哈薩克斯坦送到戰鬥的中國去；武器，彈藥，卡車，燃料，食物，以及藥品。在沿着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綫（這一條路和中國西部邊境有將近五百哩的平行綫）的各點上——塞米帕拉了斯克，色圭奧波爾，特別是哈薩克斯坦的首都阿爾瑪。阿爾它，貨物從火車運到卡車，再由成長列的卡車經過中國的新疆，甘肅，四川等省而運到重慶去。這是幾世紀以來在歐洲和東方之間經營絲綢和香料的商隊所經過的路綫，最近又重新建造而又不斷地加以改進的。這一條遠不及緬甸路著名的路綫，也許已經運輸較由緬甸路更多的物資到中國去了。

在哈薩克共和國內，有四條主要的鐵路和幾十個航空站，有幾個航空站是預備放置一百架訓練機的。在這裏，蘇聯徵召的空軍人員已經訓練很多年了。在哈薩克斯坦的腹地裏，在偵察不到的地方，有許多多角形的地帶，那便是紅軍的操場。有些多角形地帶的面積有歐洲的小國那麼大。總而言之，哈薩克斯坦是蘇聯訓練遠東戰綫上的後備軍的一個主要的區域。

如果問一個俄國人他願意選擇蘇聯的那一部分去建立一種新的文明，回答大概會說是哈薩克斯坦的。在哈薩克斯坦，一種新的文明正在建立起來。在沙皇的時代，那裏是一個落後的殖民地，在今天已經列入蘇聯最進步的國家了。哈薩克的大部分工業，鐵道，教育機關都只有不到五十年的歷史。對於希特勒，當他的軍隊於一九四二年向伏爾加河流域的腹地前進的時候，哈薩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必然是他的一個很大的掠奪的目標。哈薩克斯坦只離那裏以東一百哩路的距離，它的鐵路可以供給納粹輸送軍隊去包圍敘利亞，伊朗和伊拉克，向印度推進而和日本會師。但是希特勒並沒有得到這一個掠奪的目標。事實證明了他絲毫也沒有瞭解到蘇聯的軍事力量和亞洲蘇聯在它整個計劃裏面的重要性。

在十八世紀初葉，哈薩克人都是遊牧的人民，他們分成三種階層：小部落，中等部落和大部落。在十八世紀的中葉，加賽琳第二女皇把小部落併入她的擴張的帝國。雖然部落的可汗們接受俄國的統治權，但是人民卻不願意。從一七八三年起，哈薩克人在沙立姆·戴托夫 (Saim Durov) 的領導之下，和俄國戰爭有十四年之久，一直到他們被打敗為止。到了十九世紀的末葉，全部哈薩克斯坦都在

俄國的統治之下了。

於是沙皇所派的官吏就開始去清算哈薩克的人民。一個俄國的將軍威瑪恩（Weimarn），甚至建議「爲了用最迅速的方法消除閒散的傾向，而使他們（哈薩克人）慣於過一種較好較安定的生活的緣故，必需要不知不覺地造成牛馬的缺乏，他們的牛馬既少，就不會不穩定和叛變了」。

所以這一個國土多年來都在衰弱的狀態中。工業化的可能性也停止了。對於工鑛事業上的努力，也只是在一種極其原始的規模上面。直到十月革命以後，對於鑛藏的查勘和發掘纔認真地開始起來。於是纔有鑛藏的發現，而這一區域的地下財富的範圍，過去甚至連做夢也沒有想到過。在沙皇時代，許多科學家們認爲中亞細亞並沒有重要的鑛產。但蘇聯的科學家們卻證明了這種假設是錯誤的。事實上，今天哈薩克斯坦在銅鑛，鋅鑛，鉛鑛和鎢鑛各方面，都居於蘇聯的第一位，在黃金，鉬，錫，螢石的出產方面居於第二位，在煤和石油方面居於第三位；這表示先前沙皇時代那些科學家們錯誤到了什麼一種程度！

爲要利用這種鑛藏的富源，在十五年間，有四千哩的新鐵路已經伸入了草原，沙漠和山脈中。因此許多新發現的鑛藏就和鑄鍊廠，工廠和燃料的供應聯合在一起了。

根據上面的簡述，一共有四條幹綫。最早的一條是契卡洛夫——塔什干鐵路，從西方經契卡洛夫和阿克丘賓斯克城入哈薩克斯坦，經過鹹海的海口，繼續入中亞細亞的塔什干省。第二條最早的鐵路是在一九三〇年完成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亞鐵路，簡稱作土耳其西布。這條鐵路從新西伯利亞向

西南到阿爾瑪·阿爾它，再由此向西到清姆干特，在清姆干特以外又和契卡洛夫——塔什干鐵路連接在一起。這兩條鐵路和經過哈薩克斯坦再走一個短程而沿着它的北方邊界有一千多哩的西伯利亞鐵路，完全把哈薩克共和國包圍在裏面了。

我們曾經在哈薩克斯坦境內的鐵路上旅行過，曾經在契卡洛夫——塔什干，土耳其西布，和西伯利亞的鐵路上完成了環繞這一個共和國的旅行，但不是在同一天，也不是在僅僅的一天內。哈薩克斯坦太大了。要想坐火車周遊一次，必須在特別快車上繼續乘坐十天。但我們終於完成我們的旅行了：我們經過了有嚙草的牛羊的廣闊的草坪，經過了成熟的小麥，盛開的棉花，煥發的瓜菓的海洋，經過了太陽在玫瑰色的晨光中把它的遙長的光影伸過中國的天山的山脈，同時我們也經過了無邊際的荒涼的沙漠，在那裏的草木渴望着水分和生存。

當地的牧人們把人民的新的感情都歌唱出來了。一位哈薩克斯坦的詩人，爲行進時的車輪的韻律所感動，曾經寫了一首叫做「蘇聯——特別快車」的詩，開始的幾行是：

我們的蘇聯是一列特別快車，
它在橋上飛奔着，

經過青青的草地，

經過廣闊的麥田。

我們的國土是遼遠的，

我們的人民是堅強的，

像雲彩一般地自由移動，

這是我們的敵人深切地知道的。

當我們旅行經過草原的時候，一個長鬚的老頭兒告訴我們，在古時候坐着二輪車經過草原是多麼艱難的一件事情。你可以輕易而飛快地走着，但是到了一個河流或是河床的旁邊就要被擋住了。然後你再沿着河邊在走，一直走到一個渡口，到了那時，假若你能够的話，你再用木筏或則靠馬的幫助渡過了河。

他說：『最好的辦法是騎馬旅行，在遙遠的地方這也是最好的辦法。我在離開鐵路很遠的空曠的草原上，在哈薩克的遊牧人民中間花了一整個夏天，便是用那種方法去的。』

『你在那裏做些什麼呢？』我們驚訝地問他。

『我在那裏寫下哈薩克人民的民歌，』他回答道，於是把一大堆樂譜拿出來給我們看，那是幾百首民歌，至今還沒有記下來過的。

『你這是多麼奇怪的嗜好啊！』

『這對我不僅是一種嗜好，』他說。『我平生最愛好的就是音樂。在沙皇時代，我把我所有的錢花去纔學會音樂，後來我一個錢也沒有了，而我還只是一個無名的人物，於是我不得不尋找一件工作。結果我做了沙皇時代的官吏，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多年都在華沙做官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

我從華沙撤退到哈薩克斯坦邊境的契卡洛夫省。我在那裏的市場上，聽過哈薩克商人們所唱的歌，我就開始把曲子記錄下來，當我把我的曲譜的集子送給蘇聯作曲家協會的時候，他們立時感覺到興趣起來。他們輔助我的工作，一直到現在，我寫下來的先前哈薩克人民的無名的曲子，已經有兩千多首了。我會經受過羅曼羅蘭的鼓勵，他把我的第一集的曲譜喚作「哈薩克人民的音樂的靈魂。」」

一位無名的蘇聯的作曲家在這樣方式之下搜集下來的哈薩克的音樂，於一九四二年在蘇聯的電影『收穫節』中到達了紐約，而受到非常熱烈的歡迎。

一位評論家說道，在西部西伯利亞的平原上，電燈是被叫着『伊里奇燈』的，那裏非常像是我們的『曠野的西部』。『收穫節』是一個簡短的電影片，敘述在白頭髮的列寧的幫助之下使一片遼闊的沙漠蘇醒過來的人民，列寧「解答了一個謎，教導我們，然後他自己死去了」。

我們親眼看見哈薩克人民的音樂的啓示，而知道有一種深藏的情緒在他們的心裏激動着；他們的歌聲傳遍蘇聯的國土了。一個會經到過哈薩克斯坦的人，不能夠忘記這位哈薩克的詩人向他的人民所說的言語：

『繼續向前，從有蓬的牛車上向前走去！路是沒有回頭走的呀！』

土耳其西布鐵路是特別有趣的一條鐵路，因為它代表了在西部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的經濟進步中的蘇聯的一個最早的成就。這條路於一九二六年在費立克·扎爾辛斯基的指導下開始，為運輸西伯利亞的煤和糧食到中亞細亞的沒有樹木的產棉地方之用。在今天它已經有效地開採了哈薩克共和國和吉

爾吉斯土地上的鑛業，並且作爲與中國西部及蒙古通商的交通工具。當建築這一條鐵路的工作最緊張的時候，使用了有五萬五千工人，其中百分之三十是長期地做過草原上的馭馬者，參加這種工業上的建設還是第一次。在五年中間，有十列或十二列火車經過塞米帕拉丁斯克而來往於阿爾瑪·阿爾它和新西伯利亞之間。

第三條鐵路，是從哈薩克斯坦極北部的西伯利亞鐵路線上的比得洛巴夫洛夫斯克，到哈薩克斯坦中部的巴爾喀什湖。第四條鐵路建於一九三九年，把烏拉爾省的馬格尼多高爾斯克以南的卡爾塔利與在巴爾喀什湖的航綫上的阿克摩梭斯克和卡拉干達連接在一起。這第四條鐵路綫只有五百哩長，把卡拉干達的煤運到烏拉爾山的冶鍊廠裏去。

除了這四條幹綫以外，還有無數短短的支線，其中最重要的是：從契卡洛夫——塔什干鐵路到思巴油田所在的古立耶夫地方，有三百二十一哩長的一條支綫；從巴爾喀什鐵路到契斯卡斯干的銅鑛和製鍊廠，有二百五十六哩長的支綫；從比得洛巴夫洛夫斯克後面的阿克摩梭斯克到巴夫洛達爾，有四百哩長的鐵路，這是西伯利亞鐵路的一條支線，和其他支線在一起造成經過哈薩克斯坦北部的一條中央的西伯利亞鐵路，而沿着哈薩克斯坦的邊界的便是西伯利亞鐵路的幹線。

在一九一三年，這些條鐵路運輸一百二十八萬噸的貨物；一九三七年已經延長的鐵路線上，增加到二千二百八十萬噸貨物。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九年中間，建立了一百二十所大工廠；產業工人的數目增加到六十萬人。一九三九年以後，在哈薩克斯坦已經產生了四十四座新城市和新鄉鎮，每一

個城市都表現了新起的工廠的發展。斯塔普尼雅克（草原的意思）這一個新城市就是其中之一。它位於靠近鹹海的豐富的金礦的中心，已經有三千多家人，一個發電廠，幾個學校，一個醫院，和現代繁華社會的一切其他的建築物。航行於錫爾河，那拉河，額爾齊斯河，和伊犁河上的交通，已經延長了幾千哩路，現在有七千二百哩的航路都在通行。一九三七年哈薩克斯坦的水電廠產生二萬九千萬瓩時的電力，一九四〇年這一個共和國的全部的工業產額等於一九三一年的二十二倍，在生產的速度上，比整個蘇聯要快一倍。哈薩克共和國的最後的前途，會使得最大胆的幻想家都要吃驚的。

但是從現在到將來的中間，仍然有許多事情需要做的。在今天，從飛機上所攝的關於哈薩克斯坦的照相，可以看出比較少數的工廠和城市（大部都是在沿鐵路和沿公路的地方），而曠下廣大的缺乏交通的空曠的面積。現在全部鐵路線仍然只有五千二百五十哩長，在一百八十四方哩的土地上只有一哩長的鐵路。（在美國，在每十三方哩的土地上就有一哩長的鐵路。）假若加上較好的公路，上面的那一個數目也還不能減到一半的光景。

在最近五年內，蘇聯在恩巴的地區內建立了一個石油的基地。烏拉爾——恩巴油田儲藏的石油，據估計在一，二九〇，〇〇〇，〇〇〇噸以上，而佔有十五萬六千方哩的面積。這個基地的一部分在哈薩克斯坦以外的烏拉爾區域。恩巴油田是被人比作美國的得克薩斯南部出產石油的地帶的。對於它們的將來的發展，蘇聯政府已經給與了莫大的注意（它的出產量以前在蘇聯佔第三位），爲了這個目的而在美國購買了許多設備。當美國製的鑽孔機的動作的聲音擾亂了曾經寂靜過的恩巴的夜晚的時候，

在這整個區域內有幾百個油井已經掘出來了。一條四百三十四哩長的油管，把原油輸送到烏拉爾區域鄂爾斯克地方的一個現代化的新煉油廠裏。即使德國人到達巴庫，或者把高加索的石油區域和蘇聯的其他部分隔斷，仍然有古比雪夫，烏拉爾——恩巴的石油和再往東去的油田。

豐富的銅鑛也開採了。在契茲卡斯干，在西部哈薩克斯坦，銅的儲藏量估計下來有三百一十萬噸，在那個區域裏有一個鍊銅廠現在也建造起來。在巴什庫爾斯克，約有銅的儲藏量二百萬噸，鉛的儲藏量二百六十萬噸，鋅的儲藏量四百六十萬噸。在康拉得的巴爾喀什湖的沿岸，有二百五十萬噸的銅，一所鍊銅廠正在那裏開工。在一九四一年，普利巴爾喀斯冶鍊聯合廠鍊出了十萬噸的銅。

在巴爾喀什湖的區域，人們看到一種叫做「沙克梭爾樹」(Saksaul)的叢林，一定會生出可怕的印象來。這是一種沒有樹葉，多節，形狀猙獰的樹木，像是有史以前的野樹一樣。三一個人一個在一個古老的沙克梭爾樹林中，走在滾燙的沙地上，可以徘徊一天而看不到一個生物。那裏沒有鳥雀，也沒有獸類。周圍的一切都是死一般的沉寂。假若他要等待諦聽鳥鳴的聲音，蟋蟀叫喚的聲音，或是樹葉蕭蕭的聲音，他一定會失望的。沙克梭爾森林沉默着，彷彿受了妖魔纏住的一般。只有在一陣狂風中，纔可以聽到樹枝劈拍的聲音和沙土飛颺的聲音掠過那猙獰的樹幹」。(註)有人把沙克梭爾叢林叫做「死林」。但他是錯了。這些樹在活着，而且是生氣勃勃的；它們使自己適應一種沙漠的氣候，而產生

(註) N·N·巴倫斯基，「蘇聯的自然地理」，一九三八年莫斯科版。

一種堅硬的木材，去做哈薩克斯坦鐵路某些段上的火車頭的燃料。

在主要的產銅區域以北，便是卡拉干達。這一個地方平時每年出產的煤量，僅次於烏克蘭的頓巴斯煤礦和西伯利亞的庫茲巴斯煤礦。一九二〇年以前，它每年的出產是三萬五千噸；一九三〇年的時候，產額並沒有增加多少，但是到了一九四〇年，便由一萬五千工人開出四百五十萬噸煤了。曾經是可憐而窮困的卡拉干達小村莊，現在已經長成爲有十五萬忙碌的人民的都市。爲要照管過多的人口，於是在八哩遠的地方鑛脈的另一端又建立了一個新城市。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後，卡拉干達的煤適應了最大的需要，最近蘇聯報紙讚揚卡拉干達煤鑛企業公司第十八坑的工人們，因爲他們掘煤超過了一般標準十倍到十五倍。在哈薩克斯坦的清姆干特和阿克摩稜斯克，也同樣地開採出煤鑛來。

在塞米帕拉丁斯克城以東，在阿爾泰山脈的里得爾，有非鐵的金屬的鑛。在流經這一地區的額爾齊斯河上，已經建造了一個大發電廠，以供給無數新冶鍊廠之用。在里得爾地方的鑛田中所出產的許多金屬，在美國都是需要的，無疑的現在已經有大量運到我們美國來了。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在杜拉和烏拉爾採鑛著名的阿金尼、狄米多夫，就開始採掘阿爾泰山脈的銀鑛，鋅鑛和銅鑛，這是世界上最豐富的多種金屬的區域，俄國無數的茶壺上和教堂的鐘上所用的金屬，都是從這裏得到的。那裏除了有佔蘇聯二分之一的鉛和鋅的資源以外，還有大量的黃金，鎳，鎘，和其他的金屬。在色拉爾山脈還有銀鑛。

在阿克丘賓斯克可以現出銀鑛來，那裏除了世界上最大的人造橡皮工廠以外，不久就可以被人

稱爲俄國的「沙得倍利」(Sudbury)了。它的廣大的銀鑛，含有蘇聯已知的儲藏量的二分之一，甚至超過了南太平洋羣島的新喀利多尼亞的很大的銀鑛。

但是哈薩克斯坦的富源是不僅限於鐵產的；哈薩克共和國早就是亞洲蘇聯的穀倉了。有一千二萬畝以上的土地種植小麥和裸麥，大部都在北方。在南部，幾百萬畝土地都種植了棉花，甜菜，和稻子。在一九二一年只有五百五十五萬五千畝土地是耕種的，到了一九四〇年就增加到三倍。農民們集中在八千個集體農莊上，使用三百三十所拖拉機站，二萬五千具拖拉機，一萬輛收割機，和幾百具蘇聯製造的揀棉機。每一畝地出產的小麥已經超過了美國。

在一九四二年，出產五穀的地區又增加了一百萬畝，彌補了在納粹佔領了烏克蘭以後蘇聯五穀生產的損失。

在南部有幾千畝地種植兩種提煉橡膠的植物，一種叫做tau-sagyz，一種叫做Kok-sagyz。Kok-sagyz是蒲公英一類的東西，但不是普通花園中的一類。這是蘇聯橡皮的第二個最重要的資源，本年已經成長了二百五十萬畝以上的面積。關於它的發現和種植的故事是值得一說的。

十年以前，集體農莊的兩個年輕的農民，史普利瓦頌科和布干尼維茨，去到阿爾瑪·阿爾它附近的天山中去調查人們謠傳的一種植物，這種植物產生一種牛奶狀的液體，放在露天裏就濃起來。他們把這種植物帶到莫斯科，經過一位著名的植物學家洛丁氏的研究，認爲是一種多年生的蒲公英，含有

比普通蒲公英更多的橡膠。

於是開始大量地種植起來。沒有多久，就發覺到在第二年橡膠的產量比第一年多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它的根先被放在太陽下曬乾，然後用化學的方法抽出橡膠來，根裏面含有百分之七到百分之九的品質很好的橡膠。十畝地的 *Kok-segyn* 可以產生橡膠一噸。俄國的科學家們說，*Kok-segyn* 差不多在任何一種氣候中都可以生長，但是如果種在肥沃的和濕潤的黑土上，出產就可以到達最高的程度。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堪特基州的路易斯維爾市的科拉柯夫博士 (Dr. Paul J. K-olachov) 向華盛頓的國會裏農業委員會報告，這一種植物在四十二州裏可以生長，並且可以產生大量的橡膠以適應我們的需要。據他估計，如果利用七百萬畝可以種植的土地，六十萬英噸的橡膠是可以生產出來的。於是在三月間國務院就向蘇聯訂購了這種植物的種子。(註)

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就有成績報告出來，據一個報紙新聞上所載：『蘇聯用以提煉橡膠的那種俄國的蒲公英，已經被用作為一種實驗品在康納迪克州和北方的諸州生長出來，這是康納迪克州農業實驗所的瓊斯博士 (Dr. D.F. Jones) 今天宣佈出來的。』

『植物育種部主任瓊斯先生說，已經由飛機從俄國運了一百磅的種子到美國來，分發在二十個實驗所裏。康納迪克州領了半磅的種子，已經種在喀麥爾山，溫德莎和其他的地方了。』

(註) 紐約時報，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他說，「在秋天把它的直根掘出來，晒乾了磨成粉以後，就可以提出橡膠來。」』（註）

哈薩克斯坦的最富庶的農業區域，是在接近中亞細亞諸共和國邊境的清姆干特和阿爾瑪。阿爾瑪中，帶有一種不能形容的令人愉快的芬芳——在經過沙漠的灰塵以後，這裏是多麼教人可愛啊！甜菜田，葡萄園，和棉花地，一直伸展到天邊我們眼睛看不見的地方。我們彷彿是在「百萬富翁」們的集體農莊上。我們曾經參觀這樣一個農莊，它的名字叫做「東方之光」。

這個農莊每年收入六十萬元。在那裏工作的有十三個民族的男人們和婦女們。我們看見了俄國人，猶太人，哈薩克人，烏茲伯克人和烏克蘭人。集體農莊的首領很驕傲地把葡萄園和花園指點給我們看。他把最好的酒和香檳給了我們一些，都是我們從來沒有嚐過的。住宅區位於農田的中心，一個學校，一個俱樂部 and 一個戲院圍繞着中央的一個廣場。我們不禁回憶起兩句哈薩克的詩來：

『村莊把拖拉機開到草原上去，

幾百個學校泛濫在村莊。』

當一個從前遊牧部落的人和我們一道繞着農莊散步的時候，他告訴我們在蘇聯的國土上集體農莊興起的故事。要點就是這樣的：集體農莊在今天已經變成蘇聯的生存方法上的一個主要的部份，這樣

（註）紐約時報世界電訊，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確切不移的事情，使得現在的俄國農民們很難相信過去有一個時期（並不是遙遠的過去），他們只有一小塊土地，或者簡直一寸土地都沒有，各自地勞動去力謀他們的生計，他們在對於收租人的永恆的恐懼之下生活着，年復一年地渴望着多得到一小塊土地。

但是在今天，過去一個長鬍子的個人主義的農民，已經成爲新興的蘇聯的一個農民，紅軍的一個支柱。聯合國的勝利是大部份倚賴着他的。

革命成功以後，列寧馬上擬定了集體農莊的計劃，以這爲消滅鄉村的階級和城市與鄉村的區別的唯一途徑。但是有十年的光景，集體農莊還只是一個願望，而沒有能够真正地實現。

革命時期的一個重要的標語，便是『麵包，土地，和平！』革命以後，蘇聯政府把大地主的土地沒收和分配了，從將近一千六百萬個小農場增加到將近二千五百萬個小農場。但是當農民們得到不納租的土地的時候，他們從經驗中開始知道，純粹在個人所有的小農場的基礎上，貧困仍然是不能消除的。『假若我們還像以前繼續在我們的小農場上，甚至是在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公民，我們依然會遭遇到不可避免的崩潰，』列寧說。

在小小的農場上，農民們是不能够充分利用機器的，甚至這是他們的極少的收入所可以辦到的事情，此外，大部份農民沒有受過教育，他們沒有得到關於土壤和種子的科學知識的方法。『牛油費和不好的銷場』，這是斯大林指出那時小農場的特質的一句話。在一九二七年的時候，因爲糧食的總生產等於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九十一，於是可以出賣的賸餘的糧食幾乎不能超過戰前水準的百分之三十

一，所以城市中都沒有糧食了。最終，每一個農民享有自己的一塊土地的那些小農場，不僅使農民們同時也使產業工人們在經濟上回復到貧困的狀態上去。再者，只有富農可以在貧困的經濟狀況中得到利益，因為他有充分的剩餘可以賣給能出最高價錢的買主。市場仍然完全是一種自由企業的制度。不僅農民們用舊式的耕田方法，在有些地方還是用木頭做的犁，而且他們也用的是從前的交易的方法。在土地上的投機是廢除了，可是在器具上和出產上的投機仍然繼續下去。仍然繼續有貧農，中農和富農。

「富農」這個字，它的意思是「握緊的拳頭」，對於那握緊拳頭的利己主義的富有的農民們，這個字是應用得非常適當的。爲了經濟上的必要，很多的富農仍然被允許存在着，甚至在革命已經沖滅了地主階級以後。在一九二九年以前，可以允許富農從運氣不大的農民的手中租到土地，並且僱貧苦的農民作佃農。他們的主要的利益不是在地上，而在剝削小農和必需購買他們的糧食的市民。糧食的價格，如不遠超過產業工人的收入的水準，他們就不願賣出。他們反對蘇聯政府規定糧食價格的政策。他們抵制一切對於增加糧食出產的努力，因爲只有糧食繼續缺乏下去，他們纔能够發財。在富農存在的一天，蘇聯的生存的方法是不能完全成功的。

當哈薩克的農民們談到富農的時候，他們就想起一九二九年斯大林對於富農的斥責。說到那些反對用強迫的方法去對付不合作的富農的人們，斯大林問道：「他們可知道，在召集幫助收糧食的鄉村會議中，富農們用何等嘲弄的手腕來對付我們人民和蘇聯政府？他們可知道有像這樣的一種手腕，例

如；在哈薩克斯坦，我們的一位工作者花了兩小時的時間去勸說有糧食的富農們，希望他們把糧食交出來供應國家。話說完以後，一個富農嘴裏含着一根烟斗，走上前來說道：「年輕的朋友，跳一會舞給我們看，我就會給你們兩卜德（註一）的糧食了！」（註二）

富農們不僅把持他們自己的糧食，而且減少耕種的地面，把耕牛殺掉，煽動別人同樣去做，向他們說，如果他們不這樣做，耕牛就會被拿走了。

中農們的數巨大得多，他們和富農通常是有區別的。一方面他們沒有富農那樣的富有，同時他們對於生產比較熱心。他們並不貪婪，而都是些刻苦勞動的公民。但是在個人的農場存在的一天，中農們就會構成一種中立的政治力量，目標向着獲得富農的地位的方向去——就是說，僱用勞工，囤積廢餘的糧食，以便在缺乏的市場上去投機。對於這一大羣的刻苦勞動的農民們，不得不使他們轉變到蘇維埃這一方面來。

列寧說：「無論如何，在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個中農，只有當我們改善他的生活標準的時候，纔會投到我們這邊來。假若在明天我們能够得到十萬具頭等的拖拉機，並有汽油和機械（這在目前完全是一個夢想，你們是知道的），中農會叫出來說，「我要參加公社啊！」」（註三）

（註一）卜德是俄國的衡名，等於英國的三十六磅。

（註二）斯大林著「論列寧主義」。

（註三）斯大林著「論列寧主義」。

在一九二〇年還完全是一個夢想的事情，到了一九三〇年真正地實現了，在那時，蘇聯開始把三十萬具多上好多倍的拖拉機供給農民們，而且開始了集體運動，把小農場結成爲大集體農莊。

在那一年，蘇聯用全力着手建立國營農莊和集體農莊的計劃，同時也着手消滅個人農莊的計劃。一般地說來，國營農莊建立在紊亂的處女地上，而集體農莊則是山長期建立的鄉村社會發展開來的。國營農莊是龐大的糧食工廠，由政府僱用的農業工人所使用的農業機器，去耕種十二萬五千畝到二十五萬畝田地。但是幾年以內，國營農莊所包括的全部面積，有坎拿大的全部的田地那麼大，這證明是太大了。因此，爲了更有效地去耕種的起見，許多國營的農莊都分成了較少的單位。但是這些國營的農莊已經達到了它們的目的；給俄國農民一個用現代機器可以成功的大胆的幻想。和發展國營農莊連在一起的是機器拖拉機站的建立。這些拖拉機站爲國家所有，把拖拉機，打穀機，播種機，連同使用這些機器的人員，一併租給集體農莊，而以農產物和現款爲代價。有些拖拉機站有一百具拖拉機和幾百個其他的機器。

「成羣的農民們來到國營農莊，機器拖拉機站，參觀拖拉機以及其他農業機器的工作，表示出自己的歡悅，並就地通過決議：「加入集體農莊」。」（註）

如我們所看見的，集體農莊是一種農業的勞動組合，這意思就是說，只有土地，牲畜，和機器是

共有的。但是在早期的時候，甚至在還沒有充分的現代機器分配給大家使用的時候，比較進步的農民們就組織了集體的耕種，叫做公社（Communia）。他們撤去了環繞田地的藩籬，均分了土地，牲畜和器具。最後他們吃驚地發現到，縱使用極少數的機器，他們共同的收入和個人的收入也都增加了。農民們把先前的荒地和當做田界的土地耕種起來，在這種集體耕種之下，耕種的面積增加了一半。然而有些熱心者就操之過激，企圖把農民生活上的一切都集體化起來；住所、乳牛、小家畜、和鷄鴨一類的東西。在一九三一年左右，有一個時期，整個集體農莊運動陷入左傾的危險中，而引起了許多有理性的農民們的反對。他們反對被強迫加入集體農莊。斯大林在一篇叫做『勝利衝昏頭腦』的論文中，制止那些軌外的活動。

集體化運動的進行，跟在農業勞動組合的方式的後面，這就是今天的典型的集體農莊。在勞動組合中：富農無論在共同耕種的土地上或是在市場上都沒有地位，而他個人的出產在市場上也不能和合作的經營競爭了。在一九三〇年，國營農莊和集體農莊的出產超過了富農的出產，然而在那一年以前，富農的出產卻超過了蘇維埃的企業，雖然沒有個人貧農和中農的合併的出產那麼多（在全部糧食出產上）。一旦這兩種農民羣（貧農和中農）轉到集體農莊這邊來的時候，富農的階級就消滅了。甚至納粹曾經公開宣誓要粉碎集體農莊制度，而把土地還給個人農民，富農和地主，但是在他們佔領的區域內仍然保留着集體農莊，為的是「集體農莊生產得多些」。無論如何，納粹的企圖並沒有如願以償。在敵人侵入以前，許多農民們都已經離開了他們的集體農莊，拖着他們的機器一道往內地來了。

到了一九三五年，集體農莊莊員們私人的收入非常之多，結果沒有什麼人不願意參加集體農莊了。甚至在五年以前，幾個集體農莊的莊員，每年收入就有五千元，作爲他爲集體勞動分得的股份。此外，當集體農莊顯然是一件繁榮的事業的時候，所有莊員們都分得了小塊的土地（二分之一畝到一畝）作爲他們私人的用途。

在我們去參觀「東方之光」集體農莊的時候，我們實際上看見了這種集體農莊的工作。糧食和甜菜的種植是一種集體的工作，每一個莊員依照他的工作的數量得到他的酬金。把糧食賣給政府並且扣去租稅以後，收入分成許多股份，用以增加農莊的財產，辦學校、保險、和醫院的經費，其中有一股就分配給莊員們。此外，莊員可以得到自己使用的糧食和甜菜。田裏的工作是分攤的，叫做「工作日」。在一個正常的日子，一個熟練的工人可以得到許多「工作日」，因爲複雜的工作一天是要算作幾個「工作日」的。在夏季一百天中，一個莊員可以得到七十五個工作日，而另外一個莊員可以得到二百五十或三百個工作日。這種發薪的制度在生產上可以給予刺激和個人的主動。生產的越多，出賣剩餘下來的糧食就越多。

農人們在住宅周圍的私人園地上，種植瓜果和蔬菜，畜幾口牛羊，養幾隻鷄。他們可以任意處置他們私人的生產，在家裏消費掉，或是賣給集體農莊的市場上，這些市場都是設在所有的市鎮中心的。但是他們卻不能夠把土地賣去，土地是永遠屬於集體農莊的。至於個人的園地，可以傳給子孫，也可以交還農莊作爲公家的財產。

看到了農民們的工作的情形，就可以知道社會主義化的農莊和社會主義化的工廠二者中間的差別已經消失了。列寧的偉大的夢想已經被他的蘇維埃政權下面的繼承者完全實現了。

在哈薩克共和國的國家歲收中，雖然小麥和甜菜的收穫佔了很高的地位，但是畜牧業仍然是主要的農業上的活動。在這一方面，哈薩克斯坦的生產僅次於俄羅斯共和國。據一九三七年的統計，哈薩克的牲畜是一千一百萬頭。它的牲畜是豐富的，而且大部分都傾向到集體的方式，但是養畜的工作卻落在種糧的工作之後。爲要增加肉類，牛奶，羊毛和獸皮的生產，集體農莊中的每一戶都被允許養大量的牛，羊，馬和駱駝。糧食賣給政府的價格，依照產業工人收入的標準，產業工人又構成了肉類和牛奶的生產的消費的市場。主要的飼養牲畜的區域之一，是在土西鐵路上的亞該吉斯以北的草原。

在靠近西伯利亞邊境的塞米帕拉丁斯克，有一個打包肉類的大工廠，開辦有八年了。它每天能够掘二千隻羊肉，一千隻豬肉，和五百頭牛肉。它僱了二千多工人。當我們乘土耳其西布鐵路的火車經過平原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看見這個巨大的工廠。在它的附近，有一個大織毛廠，織的都是當地牧場的羊毛。

除了塞米帕拉丁斯克以外，哈薩克斯坦的其他城市也在土地生產上面發展了它們的工業。在比得洛巴夫洛夫斯克，清姆干特，阿爾瑪。阿爾它，和烏什——吐比，有製造紡織品和麵粉的工廠，果品罐頭廠，打包肉類廠，和乳酪廠等。除了本身的需要以外，哈薩克斯坦人民在一九三九年還輸出九萬

噸牛肉，二十萬噸牛奶和黃油，八千噸的羊毛。

哈薩克斯坦特別以產馬著名。草原爲紅騎兵和訓練騎兵供給了寬廣的養馬區域。在哈薩克的三百萬人口中，幾乎每一個精強力壯的人都是一個善騎者。紅騎兵の後備師團經常地在哈薩克斯坦訓練着，許多日報的電訊都報導過哈薩克人在東線的戰績。

關於從草原上和哈薩克斯坦的沙漠上開闢出可耕的土壤這一件事情，曾經提出了爲許多農業專家們需要解答的一個最大的問題。荒瘠的不毛之地，不僅缺乏流通的水道，同時也浸入了鹽質。單獨灌溉是不能使土地肥沃的，並且必須排除它的鹽分。後來達到了這個目的，那裏的菓園和菜園就繁茂起來——大部是在沿着鐵路的地方，和鹹海附近的沙漠上。

即使在哈薩克斯坦的國都阿爾瑪·阿爾它，也需要灌溉纔能使土壤有生產。那裏的街道兩旁都有濃密的樹陰，街道的溝渠裏面的潺湲的流水在灌溉着那些樹木。你可以從樹陰下面爬上山去，直到高出城市的覆着白雪的山巔。這時你一定會想起美國的丹佛城來。阿爾瑪·阿爾它真是一個美麗的都市，特別是在春天蘋果園完全開化的時候。

阿爾瑪·阿爾它省最初於一八六七年被俄國人所佔領，當時只有一萬五千個西伯利亞的哥薩克人居住在那裏。阿爾瑪·阿爾它本身只是一個以出產蘋果著名的小村子，這個名字便是「蘋果之父」的意思。新來的人們把這個村子改爲設防的前哨，而把它的名字改爲「維爾尼」，就是「忠實」的意思。直到最近纔把這個一度沉睡着的村鎮的原來的名稱恢復過來。它現在已經是一座有二十五萬以上

的人口的現代的城市，有十五所高等專門學校和十三所大學。高等學校中有七千學生。也有博物館，美術館，戲院，美麗的公園，和一個輝映着蘋果，瓜類，以及其他佳妙的菓物的市場。

納粹侵入烏克蘭以後，許多教育機關（甚至包括教員和學生）都遷到哈薩克斯坦來。俄國最老的基輔大學目前（一九四二年）就在阿爾瑪·阿爾它，哈科夫大學也遷到這裏來。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在一個遷移的大學內舉行了一次蘇聯科學院的會議，討論蘇聯天文家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一日日蝕的時候所觀察的結果，並且評定太陽和它的暈圈在物理構成上的新知識。蘇聯的電影攝影廠也遷到阿爾瑪·阿爾它來，它所攝製的電影僅次於塔什干，那裏等於戰時蘇聯的好萊塢。

阿爾瑪·阿爾它也是陸空軍訓練學校的所在地。經過這個城市，不斷有供應品運給中國的軍隊，離城不遠就是蘇聯和中國的航空線的一個聯絡站。

有一個時期，俄國人和哈薩克人是互相仇視的敵人。有一次沙俄的一個官吏說，「除了屠殺，沒有其他的辦法統治哈薩克人」。哈薩克人也警告自己的人說；「假若有一個俄國人和你同路，你得隨身準備一個斧頭。」這種仇恨是俄國的官吏，哈薩克的地方官，可汗，以及牧師們所製造的，他們聯合起來掠奪這最好的土地上的人民。從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一四年中間，俄國選出一百多萬農民住在哈薩克的領土上。在這些移民和本國人民中間，仇恨沒有一天停止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沙皇要用武力動員哈薩克和吉爾吉斯的人民去參加戰爭的時候，有十萬多人都逃出了哈薩克斯坦的邊境，到中國找一個躲避的地方。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許多人都回到本國。替沙皇打仗的人自然是極少

的。

在八年的統治下，沙俄在哈薩克斯坦所辦的教育，對於每一個人只花去三元三角的經費；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是文盲。比較起來，哈薩克共和國在一九四〇年支出的教育經費，每人要合二十二元。戰前只有十一個學校，現在則有了八千個學校，包括一百一十六個專門學校和二十一個大學，全部學生註冊簿上（在這次戰爭以前）超過了一百萬人。同時哈薩克斯坦還有四十個國營戲院和八百個電影院。

這一片處女的草原能够在最近開發出來，並不是移民之力，如同在美國和坎拿大一樣。這完全是哈薩克人民在比較進步的俄國人和烏克蘭人的幫助之下自己努力的成就。幫助的方式，是金錢，教師，指導員，和組織家，在十五年內，他們訓練了幾千哈薩克工程師，專家，教員和管理員等。

對於那些在不久以前還是文盲和無知的人民，教育的效力給人以一種深刻的印象。回想在一九三六年我們旅行到阿爾瑪·阿爾它的時候，我們會見了蘇聯的作家渥舍沃洛德·伊凡諾夫（Vsevolod Ivanov）。他是一部著名的長篇小說「鐵甲車」和許多關於內戰時期在西伯利亞的許多短篇小說的作者。他當時正在幫助哈薩克的三位年輕的作家創作第一個哈薩克電影的劇本，「亞曼格里」（An angelli），這一個電影是描寫對於革命後從歐洲俄羅斯逃到哈薩克斯坦的自衛隊的叛變。從我們的好萊塢的觀點上說來，這一個劇本和電影都是有缺點的。但是這個電影對於哈薩克人民的推動力是非常大的。這是他們的第一個電影，這是他們自己的呀！他們已經把它寫出來，映出來了。而當許多戲院

上映這一個電影的時候，另外有些戲院正在上映威爾斯 (H. G. Wells) 的「看不見的人」，由美國人摩恩替他們灌進俄國話在裏面。

哈薩克人民對於藝術的愛好和對於藝術家的尊敬是非常深的，他們的最崇高的英雄和最馳名的人物，不是一個工人，一個戰士，一個政治家，而是一個民族詩人，那位九十五歲的老者江布爾·江巴耶夫 (Jambul Jambaev)。在一個星光燦爛的亞細亞之夜，我們被邀去聽江巴耶夫的歌唱。當那位老者用他的黃色的，長滿了皺紋的蒼老的手指去彈他本國的「但布拉」(tamboura) (註) 的時候，我們簡直被那種迷人的聲音陶醉了。和樂音在一起的一種繞樑不絕的回音，充滿了夏夜的空間。於是他開始唱出歌誦斯大林的歌來；

「我是一個勇猛善射的人，

我的歌聲就是我的箭。

敵人不要高興我年老了。

我的心是堅強的斯大林，

跳動得和你的心一般。

你給我的同胞們新的生命，

(註) 一種類似吉他的弦樂器。

他們已經聽到了你的呼喚。

在黯淡中，靠近爐火將熄的餘燼的旁邊，年輕的哈薩克人凝神地靜靜地聽着。當那位老者撥弄着他的古老的琴絃又唱起另外一首歌曲的時候，我們在想，他的歌在那些年輕人聽來是多麼新奇啊。他們從來不知道那個「古時候」，那個「最壞的古時候」。江巴耶夫彷彿是懂得這一點的，因為當他注視着那些年輕的愛侶，那些孩子，那些抱着孩子的女人們的時候，在他的含淚的眼睛裏孕藏着無限的深情。他知道他們是不能夠體會到他過去的一切遭遇的。

江巴耶夫有一個歌是遠近皆知的。那是關於一個不朽的魔術家考爾克特的故事。考爾古特犯了罪受到上帝的譴罰，要他永遠地沒有休止也沒有安寧地在哈薩克斯坦流浪着。他想找一個停頓的地方，他想找一個能夠忘去一切的地方，但是無論他找到什麼地方，他都發覺到等待在他前面的是一座洞開的墳墓。考爾克特便是一個哈薩克人。

在今天，一個哈薩克人是他自己的命運的主人了。當我們旅行經過哈薩克斯坦的時候，我們就不禁要體會到這件事情。在每一個地方，人民都指着農場，工廠，和公共建築說，這是『我們的』。自然，有許多事還要做，這不過是一個開始。但是當戰爭一過，專門的技術能夠獻給平時的事業的時候，哈薩克人是要在他們的將來的歷史上寫下許多輝煌的篇章的。

現在的哈薩克斯坦便是二十世紀初葉的坎拿大。到了一九八〇年的時候，哈薩克斯坦將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第六章 中亞細亞——覺醒的人民的國土

中亞細亞對於蘇聯，正如得克薩斯，阿肯色，密西西比等對於美國的一樣；國家的產棉地帶，每畝所產的棉花佔世界上第一位，每年棉花出產在九百萬包以上。在中亞細亞，棉花便是國王。差不多一切的工業都集中在棉花上面。油井出產的燃料，用在棉田的機器上；電力廠生出的電力，用在製造摘棉機和軋棉機的工廠裏；工廠把生棉花變成線，布和衣服；淡氣工廠製造土壤的肥料。學校訓練棉業經濟人員和地方管理人員。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中亞細亞的代表，往往是和棉業有關的人物。但是中亞細亞還有其他的富源；甜菜，米，橘子，油，煤，硫磺，鉛，鋅，黃金，鎳，鈾等。

中亞細亞西迄裏海，東迄中國新疆省的邊界，南部和伊朗及阿富汗接壤，北部毗連哈薩克斯坦。在中亞細亞的邊境以內，有蘇聯的四個聯盟共和國——烏茲伯克斯坦，土爾克曼尼亞，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亞。它們總合起來的面積是四十四萬八千七百四十五方哩，約等於美國的加利弗尼亞，亞利桑那，新墨西哥，烏達四州。全部的人口約為一千一百萬。

事實上，中亞細亞是從帕米爾山，天山，阿拉圖山山脈的山隘處開端的。冰河的河流迅速地流經狹窄的山谷，到達下面的山麓，最後投入沙漠裏，不久就在沙上消失了。只有兩條河流——阿姆河和錫爾河——不停在沙漠上，而向北流入鹹海。中亞細亞的大部分人民，就住在肥沃的山麓和這條河流

的旁邊，中亞細亞的歷史便是從這裏寫起的。

中亞細亞的歷史，乃是從山嶺和沙漠中奪取適於耕種的土地的一種長期的鬥爭。在山地，從父親傳給兒子那樣一代代傳下去的農田，都是『手工製』的，土壤盛在筐籃裏，放在騾子，男人和女人的脊背上扛到山上去。後來，那樣寶貴而稀少的泥土，常常被一陣暴雨沖去。在平原上，爲生存的鬥爭集中在利用流到山腰的水上，利用到最後的一滴。現在已經屈服於沙漠的那些河流，假若再向北流五百哩或六百哩，而和投入北冰洋的河流連接在一起的話，那麼亞洲大陸的大部分地理和歷史就要和現在不同了。

因爲中亞細亞是東方和西方最早的通商的路線，所以就不斷地受到從東西兩方面來到的游牧部落的侵略。環繞着沙漠的綠洲，由幾代的心血煙造起來的美麗的城市，並沒有受到上帝的摧殘，而是常常受到人類的蹂躪，在紀元前三百二十九年的時候，亞歷山大劫掠了撒馬爾罕城，（當時叫做馬拉堪達），並且把它燒去，而建立下希臘對於當地人民的統治。撒馬爾罕城後來又重新建造起來，但又被阿拉伯人毀滅了，在紀元後七百一十一年時候，阿拉伯人渡過了阿姆河，而建立了馬弗侖那克邦（「渡過河來」的意思）。在第十世紀的時候，這一片土地又遭到蹂躪了，這一次是被土耳其——蒙古人的蹂躪，在最盛的時期，他們的領土向東北一直延伸到葉尼塞流域。後來成吉思汗的蒙古騎兵又從他們的山地上湧入西方來，佔領了撒馬爾罕城，又把它燒去了（在一二二一年）。最後，在一三六九年的時候，帖木兒來了，他建立了一個以撒馬爾罕爲中心的新帝國。帖木兒是一個殘忍的暴君，他的

癱換的右手脚使他得到了波斯人的一個嘲笑的名字——殘廢的帖木耳。但是除了他的殘忍的名聲之外，他在撒馬爾罕遺留下來的雄偉的藍色圓頂的回教堂和尖塔，却使他贏得了最大的聲望。

這座回教堂是帖木耳爲紀念他的妻子碧碧——可汗而建造的，用藍色大理石的細工所堆成。這些豪華的建築物，被人稱爲是構成了一個瓷器時代，而用黃金，青銅，和玫瑰色的赤紅陶土所鑲成，配上藍玉的屋頂。有些建築物上由建築它們的人——印度，中國和波斯的最好的建築師和石匠——刻上文字，說明帖木耳建造它們，使得『地可以向天驕傲』。對於說撒馬爾罕是『地的塑像』這句話，那些古代的人民的心中是沒有什麼懷疑的，而在今天，它和雅典的紫禁城一同作爲表示古代建築師的創作天才的紀念物了。

但是在帖木耳統治了七十年以後，中亞細亞又衰敗下去了。使得烏茲伯克人享有盛名的那些巨大的運河，都充塞了沙土在裏面，水道工程也荒廢了，甚至綠洲也消失在灰色的沙漠中了。到了十八世紀，撒馬爾罕已經是一個人烟絕跡的地方。

然而從帖木耳帝國的廢墟上，又開拓出來甚發，浩罕和布哈拉這些由可汗們和酋長們所統治的領土，這些可汗和酋長一面互相衝突，同時又聯合起來壓迫被蹂躪的人民。在一七九二年，布哈拉的農民們不堪壓迫，曾經起來公開謀叛。但是他們不久就被壓制下去了。爲了紀念他的勝利，那個聲名醜惡的布哈拉的酋長賴基姆——可汗，用他的軍隊所砍下來的謀叛的農民的頭顱，建造了一座高聳的尖塔。

但是可汗們和酋長們是分裂起來互相敵對的，而在對抗沙俄的三十年（一八六三——一八九五）的斷續的戰爭以後，他們就屈服在沙俄的統治之下。到了一八九五年，全部中亞細亞，包括帕米爾山脈在內，都正式併入俄羅斯帝國，稱爲俄羅斯土耳其斯坦。撒馬爾罕被俄國人很得意地喚作『土耳其斯坦的莫斯科』。

在遙遠的莫斯科的『小皇帝』，對於把這裏的地方行政交給布哈拉酋長，基發和浩罕的可汗的手裏，感覺到相當的滿意。人民的叛變還在繼續着，但是並不能支持多久，因爲當地的世傳的統治者現在得到了俄國的將領們的幫助，比先前還要殘忍得多。例如在一八七三年，當高夫曼將軍命令地方當局『把遊牧人民和他們的家庭完全消滅掉』的時候，這個命令被他們執行得空前的澈底。中亞細亞的人民變成了帝俄的奴隸。雖然歐洲俄羅斯在一八六一年已經廢除了農奴的制度，但是直到一八九〇年在布哈拉的公開市場上仍然可以拿一百一十五個銀盧布，五根劍，或者兩枝鎗去把奴隸買來。

中亞細亞的現代的歷史開始於一九二〇年，那時人民的叛變推翻了布哈拉和基發的可汗，而蘇維埃政權在這全部的國土上建立了起來。於是開墾荒地的時期開始了。人民把對於鄰居的仇敵的戰爭，轉變成爲對於沙漠的戰爭，到了一九四〇年，已經從這個『敵人』的手裏奪得了一百二十五萬畝的土地。然而較多的土地是在一九四二年這一年中開墾出來的。

但是中亞細亞又再度受到侵略的威脅。這是日本和德國計劃在中亞細亞和毗鄰的印度，伊朗，阿

富汗等地會師的一種威脅，因此在抵抗軸心國家可能從近東，印度洋和中國西南部的夾攻中，中亞細亞已經成爲蘇聯的保護者了。

日本佔領了緬甸和緬甸路的中斷，使中亞細亞變成對於中國，印度和伊朗供應包括武器在內的軍需物資的唯一基地，幸好有與伊朗，阿富汗和中國的邊界平行的鐵路，使得各種軍需物資都可以從蘇聯運到這些國家去。土爾克曼尼亞共和國連接經過伊朗到俾路支和印度去的公路。在過去三年中建造和改進的另外幾條路，把吉爾吉斯亞和中國連接在一起，也把塔吉斯坦，烏茲伯克斯坦和阿富汗連接在一起。不僅在獲得聯合國的勝利上，就是在南亞細亞以後的經濟復興上，中亞細亞的諸蘇維埃共和國都必定佔據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蘇德戰事的第一年，伊朗和阿富汗的公路的發展特別具有重要的戰略的價值，而在這些工程上面，英美的工程師擔任了主要的腳色。

中亞細亞的人民是天生地勇敢的。他們都是優秀的能騎善射的人民。現在有幾個中亞細亞人民在紅軍中服役。蘇聯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中間在東線的進攻，吉爾吉斯和其他的中亞細亞國家的軍隊，特別是騎兵，表現出無比的英勇，就是柏林也不得不承認他們的大無畏的精神。在一九四一年，蘇聯的報紙報導了二十八位吉爾吉斯的軍人的驚人的勇敢，他們用手榴彈和汽油瓶抵抗進攻到莫斯科附近的坦克，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誓不讓出蘇聯的一寸土地，直到援兵來把德國坦克車消滅的時候。

烏茲伯克斯坦

烏茲伯克共和國被人稱爲『白金的土地』或是『富豪的國家』。在人口的密度上和在經濟的富源上，它都居於中亞細亞的四個共和國中的首位。它的六百五十萬人民居住的面積，還沒有加利弗尼亞那麼大（一四六，〇〇〇方哩）但是在 一九四〇年開，它的工業和農業的生產量就值一，一一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烏茲伯克的農田有二百五十萬畝，大部分都是灌溉的田地，供給了全蘇百分之六十的棉花。在一九三八年，平均每畝產棉一，五〇〇磅；但是也有高到每畝產棉一二，五〇〇磅的紀錄。在一九四二年，沒有減少種棉的田地，而種植十七萬畝的甜菜，同時種糧食的田地也增加了一百萬畝。在一年之中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顯然是在計劃彌補烏克蘭麥田的損失。然而無論如何，產棉仍然是主要的工作。概括地說，在蘇聯有八百個『富豪的』集體農莊（每一個農莊每年收入超過一百萬盧布），其中有五百個都在烏茲伯克斯坦。

烏茲伯克的集體農莊的農民的收入，反映了這個共和國的一般的富庶的生活。一九四〇年，平均每人每天收入二十五個盧布的現金，再加上農產品的收入。許多人收入還要多些，有些人因爲成績好，他們的名字傳遍了全蘇聯。例如，阿克·阿爾亭集體農莊裏一個組長狄察里洛夫，在一九四一年收入了四萬二千個盧布（合八千四百元），伊思邁·拉索洛夫，另外一個農民，收入了三萬五千盧布。

(合七千元)。

在烏茲伯克的大半的土地上，灌溉系統的擴充和維持是一件重大的必需的事情。近年來完成的計劃，包括迪茲凱特堪運河，這是一條可以航行的河道，可以灌溉將近十七萬五千畝的土地；由十六萬名集體農莊上的農民自動合作完成的一條一百七十哩長的伏爾干納運河；還有在色堪——達爾亞河上的一個丹姆——克爾干運河。在卡達——克爾干流域，一個堤堰也將要完成，這個堤堰將要貯入約有五千五百八十萬畝的水，而構成已經被人稱為『烏茲伯克海』的一個湖泊，這一個人造的湖泊在將來要比普爾德堤堰的米德湖要大十倍。在一九四二年建造了北塔什干運河，這個運河要灌溉十二萬畝的肥沃的土地。這個計劃的目的，不僅是在供給烏茲伯克諸城市的食糧，同時也在供給前方軍隊的食糧。

農莊的人民瞭解到灌溉的重要性，一致地參加在整理舊運河和建造新運河的工作上面。農民從周圍好多哩遠的地方前來，男人們穿着蓋在褲子外面的襯衫，女人們穿着華麗的衣服。年輕的先鋒隊走上前來，手裏揮着旗子，前面一個音樂隊在奏着當地的樂具。附近城市的職工會也把它們的會員動員起來了。一個人至少要參加一天的工作，不然的話，就被認為是反常的舉動。正規的人員們在建築工程上幫助組織志願人員，教他們使用汽錘和其它的開鑿的機器。但是常常沒有充分的機器能够分配的，於是實際上幾個男人們，女人們，孩子們擁擠在溝地裏，開始用手錘子把泥土錘去，如同他們的祖先過去所作的一樣。建造伏爾干納運河的時候，有好多天，十萬人民貢獻出自由的勞動，甚至把鍋

也架在野外，跳着舞，唱着歌，用野餐的方式去吃飯，以便節省回家吃飯的時間。這個運河實際上就是在他們的口中成長起來的。「讓一個汽鏟來和我們比賽比賽吧！」一個老一輩的烏茲伯克人自誇地說。只有在戰前這種工作纔是強迫的。

這種挖掘溝渠的方法真是一件驚人的工作。它把沙漠變成了盛開的棉花田，瓜果園，甚至是百花怒放田野。在一切灌溉和挖掘的計劃上，考古學家奉命擔任監督的工作；在建造伏爾干納運河的時候，粗糙的陶器，裝飾品，錢幣（其中之一是紀元前二世紀的東西）都挖掘出來。不值比較不十分重要的遺跡都已經被發現出來，而且當挖掘的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在離這個運河不遠的地方，忽然發現到九十二所埋在地下的住宅來。新石器時代的人類的遺體也從地下翻轉上來，放在蘇聯的博物館裏去展覽，而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但是對於烏茲伯克斯坦的考古學上的研究，除了文化的意義之外，還有實際的意義。古代長期埋在地下的溝渠的遺跡，可以當作對於古代肥沃的田地的認識，而引導去做重要的開墾的工作。

中亞細亞的絲業，在某一點上說，是和棉花的出產相似的，特別在烏茲伯克斯坦是如此。在一九三九年，收集了有一萬二千噸的蠶繭，把它們剖開而織成了絲織品，主要地是做爲降落傘上的布。大的紡絲廠和繅絲廠，是設在馬奇翁，撒馬爾罕，和布哈拉舊城。

在過去四十年中，烏茲伯克斯坦的許多大城市都已經覺醒過來；撒馬爾罕，塔什干，布哈拉，幾

世紀以前馳名的名字現在又卓越起來，但這一次卓越的不是回教堂，尖塔，或是富於色彩的市場，而是工廠，學校，和現代的發明了。

烏茲伯克的首都塔什干，是這些城市中間最大的一個，是烏茲伯克人的生活 and 活動的中心，它的影響一直到達蘇聯的南部邊境以外。

不久以前，在沙皇政權崩潰以前，塔什干還是一個典型的亞細亞式的城市！落後，骯髒，腥臭。這個城市在當時分成兩個部分——舊城和新城。烏茲伯克人住在舊城裏，俄國的官吏和商人住在新城裏。現在這新舊兩個城市只有在名義上還是保持着，然而烏茲伯克人和俄國人在這兩個區域中已經互相生活在一起，而這一個城市（現在有六十萬人口，而二十年前只有二十四萬七千人口）已經是烏茲伯克共和國的文化 and 政治的中心了。

塔什干有斯大林紡織聯合廠，這是蘇聯最大的紡織廠之一。建造這個廠費去七千五百萬元，每年生產六千五百萬碼的布疋，假若用作軍服的料子，可以供給一千三百萬紅軍的軍服。在戰前這個廠僱用了五千七百二十八名工人。

伏洛希洛夫農業機器廠是在塔什干的另外一個企業，製造收穫機，摘棉機，軋棉機等；最近又有製造武器的新工廠，特別是製造坦克車和大砲。

在烏茲伯克斯坦也開闢了許多鑛。在塔什干附近的阿爾克摩立克，一個鍊銅廠正在開工，每年要提鍊七萬五千噸的銅。在靠近色拉普地方，據估計有幾千萬噸的質料很好的錫炭的鑛床，也正在動手

開採中。在色拉夫山煤鑛的鑛脈，據說有七十五呎深，煤的儲藏量有一萬五千萬噸。在喀吉泰和梭爾蘇兩地也正在開採煤鑛。烏茲伯克的煤炭在目前主要是用在鐵路上，但是據最近的報告，鼓風爐和鍊鋼廠都在建造中，這是在中亞細亞第一個鍊鋼廠。這一個冶金廠將要利用新近發現的鐵和非鐵的金屬。

當統計的報導最後得到發表的時候（一九三七年），高達克的油井年產石油七十萬噸，供給了中亞細亞的大部分的需要。此後產額增加，在察爾庫爾干，在烏茨克維爾，和在賀瓦巴得區的塞達瓦爾的新油鑛已經發現出來。現在的產額一定比一九三七年高得多，因為一九四二年的產額據估計就有一九四一年的二十一又二分之一倍。

烏茲伯克斯坦的工業的發展，在電力產量的增加上也可以反應出來。在烏茲伯克斯坦的六個電力廠中，大部分都是在一九二九年以後建造起來的。一九三九年的產量是二七六，二〇〇，〇〇〇旺時。一九三七年以後，至少有四個新計劃已經在開始。在色爾契克河的一個新的電力廠，單獨就有二十七萬旺的容量，或者在馬達轉動以前的三倍以上的電力。色爾契克河的電力供應附近的淡氣工廠，在那個工廠裏出產了很多的肥料以適應全部產棉區域的需要。像蘇聯的其他許多工廠一樣，這一個廠已經從事於戰時的生產，目前正在製造炸藥。

以古老的哈什干為中心的烏茲伯克斯坦的工業，在一九三八年時候的全部產額，已經超過了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聯合起來的一切工業的產額，雖然這幾個國家聯合起來的人口要比烏茲伯克的人

口超過好多倍。在一九四二年，烏茲伯克斯坦已經和蘇聯的其他國家一樣地高度工業化。東方和西方合在一體了。

在烏茲伯克斯坦，不僅工業已經飛速地進展，文化的進步也是非常驚人的。帝俄時代，教育只是為特權階級而設。現在是任何人都可以進學校了，一百三十三萬學生，進了幾百個初等學校，一百三十四個高等學校，和四十四個大學。和烏茲伯克斯坦的人口相等的瑞典，學生和教育團體都比烏茲伯克斯坦要少得多。烏茲伯克斯坦現在有四十多個戲院，七百個電影院，一千二百個俱樂部，和一千三百個圖書館。它的文化的空氣和先前也不同了。在過去布哈拉以回教的宗教學校馳名於阿拉伯的國家。古老的宗教的布哈拉，便是中亞細亞的回教阿衡（註）們的屏藩，每年要訓練出一萬六千多名年輕的阿衡來。在今天，回教徒還能享有和其他宗教的同樣的權利。雖然回教還能够做一個自由信仰的宗教，但它已經沒有支配文化的勢力了，對於這一點，中亞細亞的婦女們是感覺到欣慰的。

在過去，中亞細亞的富有的回教徒，他們的多妻制是由於對於婦女的貶抑而來的，他們把婦女看做比畜生差不多。婦女們不僅是男人們的合法的奴隸，被當做得來的財產，而且她們也沒有任何社會的權利。她們被看成一種不潔的東西，實際上完全和社會隔開了來的。中亞細亞的阿衡告訴人們；

（註）回教的阿衡，即等於基督教的牧師。

『假若你要和人商量什麼事情，首先去請教阿衡。假若他不幫助你，就去請教你的父親。假若你認為他的意見不好，再去請教你的伯叔和其他人。等到請教什麼人都沒有成功，甚至連你的馬也問過了，最後纔去問問女人們，但是不管他們和你說什麼，你只是照她們所說的相反的一面去做就對了。』女人被稱做『巫婆』，『魔鬼』，『有翅膀的女妖』等。

過去中亞細亞的回教徒的態度，可以用被叫做 Parandja 的，一個討厭的黑色的面幕做爲象徵，這件東西從頭到腳遮在女人們的身上，每一個女人出門去都是要戴上的。Parandja 並不像埃及的回教婦女所戴的那種很精巧的馬鬃的面幕，而它却違反了每一個女性對於美的表現的本能。

關於婦女對男人的服從，烏茲伯克流行了一個諺語；

『如果你向深井裏投下一塊石頭去，

這一塊石頭就要沉下井底了，親愛的母親！

如果你要讓你的女兒許給陌生的人們，

她便痛哭而死了，親愛的母親，』

這便是當年年輕的女孩子們對於婚姻的態度，當她們的父母替她們安排這些事情的時候。現在一個十六歲的女孩子就有這樣的表示；『我把面幕當做一所監牢，一個過時的風俗。爲什麼我要尊敬面幕呢？如果還有戴面幕的女人們，我就把她們當做無知。我現在已經覺悟了，我只想受到教育，把阿衡丟到一邊去！』

因爲中亞細亞的婦女們在過去的舊制度下面確是一無所得，所以今天對於降臨到她們身上的自由和新的生活，她們都變成爲熱誠的擁護者了。但她們並沒有立刻就站起來。在一九二八年以後集體化的日子裏，當外面的世界開始向她們招手，而她們也開始發覺到世界並不是局限於她們的家庭範圍以內的時候，工廠的汽笛的聲音和集體農莊的農民們的快樂的笑聲，在她們聽來都是很奇怪的。但是成年地過去以後，最初幾百婦女，然後幾千婦女都走進農莊和工廠了。

她們最初是胆怯的，躊躇的，害怕她們的丈夫和親戚。雖然有蘇聯法律上的平等權利的鼓勵和保障，她們還是害怕那些暴虐的男人們的憤怒。使這些遲疑不前的脚步走向解放的路上去，曾經用了很大的精神上甚至實際上的鼓勵；而且有許多婦女被無情地鞭撻甚至被暗殺的故事，當她們的丈夫聽到她們到工廠找工作或者參加積極的社會工作的時候。

最初婦女們不能理解到爲什麼蘇聯政府要使女人們參加各種的公共生活。她們默默無言地聽着演講，而不能領會演講的意義，過了很久的時間，她們還不能相信婦女也和男子有同等的地位和同樣的任務。一位觀察家說，她們奇怪在她們一生中還是第一次能够呼喚她們丈夫的親屬的名字，這件事本來很簡單，但卻是違反舊習慣的行爲。在工廠裏，公共汽車裏，或是馬車裏，她們也可以和男人坐在一起了；在會議室裏，她們也能够隨意坐在什麼地方，不再坐在門旁邊或者黑暗中了。她們終於擺脫了加在她們身上的無數的禁忌，而開始過慣了新的生活。她們學習字母，開始進了學校，並且參加了婦女俱樂部。到了一九三八年的時候，有四萬多烏茲伯克的婦女，在工廠裏，在辦公室裏，和在集體

農莊上工作着。面幕已經不見了，在一個住宅區裏，婦女們在一次莊嚴的會議以後，走到公共場所去，把她們的醜惡的面幕放在一大堆烟火中燒去。只有遠方的隔絕的村莊裏，有些婦女還保留着舊日的風俗。現在蘇聯的最高蘇維埃會議的代表中，有六個烏茲伯克的婦女，其中有著名的女航空員斯瑪琴娜，建築師黛洛娃，和人民裁判官卡辛娃。在蘇維埃政權下面，烏茲伯克的婦女是這樣的，中亞細亞的所有的婦女也都是這樣的。

婦女地位的低落，是沙皇統治時期烏茲伯克斯坦的人口衰弱的原因。然而目前的統計數字卻向上昇了。一九三〇年烏茲伯克斯坦的人口是四百二十萬，一九三八年是五百二十二萬二千人，一九三九年則在六百三十萬以上。較好的健康服務，有保障的收入，和提高的生活標準所造成的生殖率的提高和嬰兒死亡率的減少，部分地說明了人口增加的原因。此外，在蘇聯被反猶太人的納粹所佔領的區域內，大部分的人民都是猶太人，這些人曾經大量地遷移到烏茲伯克斯坦來。從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從比塞拉比亞和北布哥維那，有一百萬人都逃到烏茲伯克斯坦來了。

逃到烏茲伯克斯坦來的難民不盡是猶太人，其中有些是各民族的孤兒。在塔什干，有六百個機關職員和工廠工人的家庭收容了陣亡將士的遺孤。當地幼稚園的一位教師，收容了叫做柯立亞的一個烏克蘭的孩子。從烏克蘭來的一個叫做瑪麗的希臘的孤女，在另外一位教師的家中安下了身。塔什干農業機器廠的全體人員收容了十五個孩子，鐵路工人協會收容了六個孩子。也有整個團體逃到烏茲伯克斯坦來的。例如基輔工業學會現在就在哈什干工作起來。

多半的猶太難民都是工匠和在業的工人，但是也有『航空人員』——他們過去都是小販，小經紀人等等。他們也漸漸地適應了東方的生活。在做爲難民住宅區的文化中心的塔什干，最近舉行了一次白俄羅斯科學院的常會。烏茲伯克作家協會，也在這裏成立了猶太人部門，其中職員有著名的蘇聯猶太藝術劇院院長密柯爾，有著名的猶太作家柏格爾生，他現在即將完成一部描寫在紅軍中和在農民別動隊中的猶太英雄的電影劇本。著名的猶太劇院，有猶太藝術劇院，有從列寧格勒來的猶太歌劇院，和從基輔來的猶太游藝場，這些在他們的亞洲住地都有很大的成績。以前華沙猶太合唱團的領隊著名的歌唱家庫雪維茨基，現在正爲有欣賞力的聽衆舉行了一次合唱。

烏茲伯克斯坦如同在中亞細亞的別處一樣，是各種宗教文化的匯合處。回教徒和猶太人都享有他們的共同的土地，而在全面支持蘇聯作戰的努力之下團結了起來。從烏茲伯克共和國拍給蘇聯真理報的一個電訊中報告道：『國防經費的徵募又繼續得到很大的成功。到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爲止，烏茲伯克的人民已經捐獻了五千二百萬盧布（合一千萬元）的現金，三百噸糧食，二百一十九噸的肉，兩噸羊毛，差不多一萬九千張羊皮，和許多其他的東西。在一月底的時候，一百八十八卡車的獻給將士的禮品都送到前方去了。』（註）

土爾克曼尼亞

下面我們所要敘述的中亞細亞的其餘三個共和國——土爾克曼尼亞，塔吉克斯坦，吉爾吉西亞——其總合起來的人口還不及烏茲別克斯坦一個國家之多。但是它們都是在蘇聯的邊境上，所以它們具有更重要的戰略意義。內運的貨物從伊朗的供應線經過它們的邊境運到國內來，而在必要的時候，外運的貨物也可以由此間的鐵路運到阿富汗的邊界，再由迂迴的汽車公路經阿富汗運到印度去。因為它們是邊境上的共和國，所以除了軍事當局特殊允可之外是謝絕外人的遊歷的。近年來到過中亞細亞的這些地方的外國人是很少的。我們也沒有能夠去，但我們聽到去過的人說過。

土爾克曼尼亞的面積有一七一，二五〇方哩，差不多和德國一般大，但它是沙漠的低地，因此發生了一個尖銳的經濟上的問題。全部人口是一百三十萬人，大部分住在阿姆河，梯然河，和麥加布河等肥沃的流域，以及裏海的沿岸和邊境諸山的北邊山麓下；大部分在伊朗北部的柯碧達格山和連接柯碧達格山與興都庫斯山的巴拉帕米茲山。

急劇的流水從這些山脈中湧出，大部分在流到沙漠的時候就消失在非常酷熱的沙中（溫度經常有華氏一百六十度）。土爾克曼尼亞的人民不斷遭遇到的問題，便是必需把實際上是天然的一片焦土變成有收成的土地。『是水教我們活着的，而不是土地，』一個土爾克曼尼亞的人說。

在這些給人生活的河流中，最大的是梯然河和麥加布河。麥加布河在沒有消失在沙漠裏面以前，

就灌溉了那著名的麥爾美的綠洲，古代羅馬作家普林尼（Pliny）寫到肥沃的瑪爾吉安那的時候就會經提起過它，說是因爲四周都環繞沙漠的緣故，幾乎是不能到達的地方。第九和第十世紀的阿拉伯作家們也寫到麥加布河是消失在沙漠裏面的一個河流。所以在歷史的長程中，土爾克曼尼亞的基本的地勢已經稍微變遷了。

在被俄羅斯於一八八〇年征服了以前，在二十年的艱苦鬥爭以後，土爾克曼尼亞人已經能够建造幾百哩長的灌溉的河渠，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大部分的河渠都毀壞了，直到一九二四年纔重新開始對於沙漠的鬥爭。後來土爾克曼尼亞共和國成立，窩流夫和巴達格——克爾戈爾河渠也建造起來，舊日的考什特——盆茨基河系也修建了。不久以後，塔什克普魯魯海峽建造成功，用機器力代替了手搖抽水機。耕種的面積，從一九二五年的六十萬畝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九十萬畝。棉田在一九二四年是十五萬五千畝，到了一九三七年是三十八萬畝。一九三八年棉花的產量一共是十一萬六千噸，在那一年間有四千多架拖拉機用在土爾克曼尼亞的田地上。

築迴在土爾克曼尼亞的建造者的幻想裏面的，還有那廣袤無垠的卡拉干沙漠。地質學上的發掘顯示出阿姆河曾經一度泛濫，越過這一個沙漠的土壤而入克拉斯諾服斯克附近的裏海。阿姆河現在已經完全傾瀉到鹹海裏面。剩下來的一切流入裏海的舊河道，現在只是一個乾枯的河床，叫做烏斯博伊。但是土爾克曼尼亞的人民卻在認真地企圖把阿姆河的一部分（希臘人叫它做奧克薩斯）改道入以前的河床，這樣就可以使卡拉干荒野上的幾千畝地都變成有用的農田。

這還只是將來的一個計劃。但是即使在現在，人民還在使用新的方法去改換沙漠的面貌。對於在卡拉干土壤上已經開發出來的那種在溝裏種植的方法，我們美國西南部的農業家們一定會感覺興趣的。土爾克曼的農業經濟學者已經發現在卡拉干沙漠下面幾呎地方，有充分的濕度可以維持植物的生存。沙漠上的耕種者把土壤掘成相當深的溝，直到兩邊構成了坡度。然後在底上安放著幾層薄薄的肥土，就在這上面種下五穀。兩邊的坡度防止了積沙和崩陷，而它的深度則保護不受過分的灼熱和寒氣，就在這樣的「溝」田中，教人難以相信的蔬菜和甜菜等都有了收穫了。除了適應土壤以外，他們同時也在研究沙漠的園藝，以便找到在這半乾燥的地面上可以茲生的各種植物。這些植物都是在一些農業實驗所裏生長起來的，如在雷倍茲克，契爾卡拉，以及伊奧洛坦等地的實驗所。

開發土爾克曼尼亞的天然資源的工作，和開墾沙漠是同樣的有趣。七千方哩的卡拉——博加志高爾灣，是硫酸鈉（芒硝）的天然藏蘊。這一個灣被土地環繞着，只有一個到裏海的出口——一個狹而淺的水道，長有六百五十呎，幾乎沒有水經過這裏。結果這一個灣有比裏海的水多二十倍的鹽分。在這個灣裏沒有動物可以生存，但是它的鹽可以用在染料，製玻璃，和造紙上面，同時可以產生作為硫酸的很便易的代用品。

在一九一八年的時候，列寧就建議把這種天然的鹽蘊利用在工業上，但是一直到一九三十多年的時候，這種化合物纔被開發出來使用在工業的上面。在由蒸發而產生出來鹽的沙灘上，用龐大的汽鏟把鹽鏟到卡車上去。現在已經設立了一個化學工廠，把鹽變成可以利用的東西，而這一個卡拉——博

加志高爾城，也出現在沙漠對岸的灣邊沙崗上。在今天這一塊地方是擁有五千居民的活動的巢穴了。

另外一個化學工廠，是設在卡拉干沙漠的硫酸廠，這個廠在什伊克井附近，一度是駱駝商隊到哈薩克斯坦去經過這裏休息的地方。這一個硫酸廠由到阿什哈巴德城去的一條一百五十五哩的汽車公路連接着。其他有軍事價值的硫化物的鑛正在土爾克曼尼亞南部開採中。

爲要促進土爾克曼尼亞國家的發展，蘇聯政府在最初兩個五年計劃中（一九二八——一九三七）投放了十億盧布的資本。其他的企業，在阿姆河的察爾周口岸，和在裏海的克拉斯諾服斯克口岸，都建造了大船塢。此外便是在土爾克曼尼亞的首都阿什哈巴德建立了絲織廠和棉織廠，這裏是中亞細亞鐵路（一度叫做外裏海鐵路）上的一個繁華的地方。

連接土爾克曼尼亞和伊朗的新鐵路也在建造中，同時聽說又開始建造了從察爾周到開伊的一條一千〇八十五哩長的新鐵路線。土爾克曼共和國有了這些條鐵路，和在裏海上來往於克拉斯諾服斯克，巴庫，阿斯特拉罕之間的定期的航線之海，已經成爲從美國把軍需品運到蘇聯的一條主要的路線，再加上首都阿什哈巴德是經過俾路支和伊朗到印度去的一條重要的鐵路的聯接點。

隨着土爾克曼尼亞的經濟上的進步，也有了文化上的進步。在沙皇時代，每一千人口中只有七個人能讀能寫；當時也只有五十八個學校。目前土爾克曼尼亞一百萬人口中有四分之一是學生，有一千五百個初高等學校，有二十五個專門學校，有四個大學。此外有許多戲院，電影院，和工人俱樂部。再者，近年以來，又恢復了土爾克曼尼亞的民間工藝；織毛毯和染料。

俄國的地質學家尼古拉·米哈洛夫說：『土爾克曼尼亞的毛毯是聞名於全世界的。毛毯的深紅顏色是柔和的，樣式是精巧而美麗的。以前有三萬工人各自地在做毛毯，現在他們大部分都聯合在大的織造合作社裏，有些人則參加在手織的勞動組合裏。在這次世界大戰以前，土爾克曼人爲了競爭的緣故，不得不用化學的公式去代替植物的染料。現在產生染料的植物又大量地出產起來，所以古代的工藝又恢復了。現在已經在阿什哈巴德創立了一個國營毛毯廠，從盆汀的綠洲搜集了大批的光滑而顏色鮮艷的毛毯，從契爾基鎮搜集了大批的粗毛毯，從馬利搜集了大批的設計精緻的毛氈。』

塔吉克斯坦

所有中亞細亞的共和國都共同享有着阿姆河和錫爾河，這兩條河流經它們的地面上，使沙漠的土壤復蘇，並且使它們適宜於種植棉花。然而土爾克曼尼亞和烏茲伯克斯坦居於沿着這兩條河的中段地勢較低的地方，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西亞卻佔據着較高的地勢，這兩條河就是從那裏往下流的。一個人從土爾克曼尼亞或烏茲伯克斯坦到塔吉克斯坦或吉爾吉亞的時候，必須從山麓到中亞細亞的河流所發源的一個在世界上最高的分水嶺的山上。

『我們的南方就是我們的北方，』塔吉克人向遊覽者說出這樣恍惚的話。在他們看來，有着溫暖的氣候和茂盛的菜蔬的最低的地帶，是在他們國家的北部，著名的長纖維的棉花便是在那裏種植的。但是如果往南或往東向塔吉克斯坦或吉爾吉西亞境內任何河流移動的時候，我們就到達了那壯麗的帕

米爾高原，有時被人稱爲「世界的屋頂」的地方，這因爲甚至它的谷底也在離海面一萬三千呎以上。這裏的氣候是近於北極的，有些地理學家把這沙漠的高地稱爲「西藏的縮影」。橫梗在這高原地帶的山峯，平均拔海一萬八千呎。最高的一個是蘇維埃艾佛勒斯山的斯大林峯，這是蘇聯最高的一個山嶺，有二萬四千五百九十呎之高。另外一個覆蓋着雪的高峯便是列寧峯，高二萬三千三百九十呎。在高度和壯麗方面和以上兩個山峯差可比擬的，是汗騰格里峯，當我們在哈薩克斯坦遊歷的時候，中亞細亞的爬山隊正在攀登那一個山峯，他們的爬山已經攝成了新聞電影。帕米爾山脈的另外一個著名的山峯，便是穆斯塔格峯（又名喀喇崑崙山），高二萬四千三百六十呎，這座山發脈於中國，而越過蘇聯的邊境，在一百哩開外的地方都是可以看得見的。

帕米爾山脈以及阿爾泰山和天山，是一種很複雜的山系，甚至地理學家都難以形容；然而這一個山系依舊是全部中亞細亞的分水嶺。阿姆河，錫爾河，麥加布河，以及薩刺夫什安河，都在那裏從帕米爾高原上導出冰河來，其中有世界上最長的費得飲科冰河——四十二哩的長度。在彼得洛冰河附近，蘇聯政府設立了一個設備很好的氣象台。給人以生活的那些河流就從這些冰河裏流下去，灌溉了中亞細亞的北部。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河流都從山上流下來。有些河流注入密閉的湖中，例如世界上第二個大湖，高出水面二哩長的迦拉海。最大的一個湖是在吉爾吉西亞境內靠近中國邊境的伊斯庫爾湖，這個湖差不多有半哩深，而有二百五十方哩的面積。這個湖周圍有高山屏障着，而在離海面一哩高的地方，所以它的水從不凍結，並且有鹹海一半的鹽質。有七十條澗水流到伊斯庫爾湖裏，但是沒

有一條水從湖裏流出來。

蔬菜種植在這些山脈的北邊很高的山坡上。在薩刺夫什安流域，稻子種在拔海四千呎的地方，玉蜀黍種在拔海四千三百呎的地方，桃子種在拔海四千六百呎的地方，葡萄種在拔海五千九百呎的地方。在瑞士的阿爾卑斯山，拔海六千二百呎的地方就不能夠種糧食，然而在薩刺夫什安流域，拔海六千四百呎的地方仍然可以種黍稷，六千九百呎的地方種杏樹，八千呎的地方種大麥，在北邊山坡上的雪路有一萬二千呎，比阿爾卑斯山的雪路要高三千呎。從山麓到帕米爾高原中間的山上，遮滿了杏樹，扁桃樹，胡桃樹，梨樹，蘋果樹，櫻桃樹，無花果樹，以及棗園，葡萄園等。天山上莊嚴的無花果樹，有時候長到六百呎的直徑和二百呎的高度，在沒有種植其他果樹的時候，往往地遮滿了北邊的山坡。

在這些無可比擬的美麗的山中，野獸是非常多的。野豬，羚羊，雪豹，斑虎，野貓，狗，熊，狐狸等，暗自在森林裏走來走去，或者從這個山巖跳到那個山巖去。在衆山的中間，有一個明庫斯谷，或者被稱爲「千島之谷」的。老鷹營巢在巖穴裏，而每一種野禽都在歡欣地飛翔着。山居的人們打獵的時候還是用放老鷹的方法，隨身帶着訓練過的老鷹。鷹的兩眼蒙着一層布，靜靜地坐在獵人的肩膀上，直到一隻狐狸，一隻野兔，或者一隻山羊出現的時候。獵人把老鷹的眼睛上蒙着的布一旦揭去，老鷹便飛翔到天空，察看出捕獲物之後，馬上撲了下來，用她落地的力量一下把那個捕獲物殺死。於是獵人跑上前去把野物取回，又把老鷹的眼睛蒙上，牠又馴服地休息在獵人的肩膀上了。一隻訓練過

的老鷹的代價是很高的——比一百隻羊的代價還要高。

這些山給與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西亞一種最美麗的風景，但是它們的無跡可尋和難以到達，在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西亞的全部的經濟發展上，差不多是一種不能克服的障礙。我們以高爾諾——巴達哈山自治省為例。這一個自治省的人口約有五萬，面積二萬五千八百方哩。恰如環繞鹹海的卡拉——卡爾帕克是烏茲伯克共和國的一個行政區域一樣，這一個自治省也是塔吉克共和國的一個附屬的部分。但是有一個時期，這一省的省會賀洛格（位於通往阿富汗的山谷的邊緣）因為無路可通的緣故而完全和塔吉克斯坦的其他部分隔絕。多年以來，回教領袖阿哈汗就利用了這一省的孤立狀態，每年擄取當地山居人民的「宗教」稅。

但是憑藉着充分的機器的力量，由一條被稱為世界上最高的汽車路的四百六十八哩長的公路，把賀洛格和斯大林納巴德以及塔吉克斯坦的其餘的部分都聯接了起來，這條路穿過帕米爾高原，向北經賀洛格，而在吉爾吉西亞的奧什地方接上了鐵路。這一條公路和阿富汗東部的邊境平行着，沿着阿富汗的邊境在庫什克，克爾基，和塔爾米斯等地的彼此距離很遠的關卡，便是通達阿富汗的唯一的路徑。

高爾諾——巴達哈山自治省差不多是整個塔吉克斯坦的典型，它們的邊疆森林地帶的居民，甚至遭受烏茲伯克人的輕視，特別受到那些盲目排外的人們的輕視。這因為塔吉克斯坦雖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就變成了一個自治共和國，但它是在烏茲伯克共和國的統治之下，直到一九二九年十月十六日，

纔變成一個聯盟共和國。這一個國家覺醒之遲，真可以稱爲世界上最年輕的一個國家。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國家的山脈，公路，和人民的敘述，在這裏已經到達了頂點。沒有其他文法可以再描寫這一部分的世界了。

在國家完全成立以前，塔吉克人在邊境上對於反革命的巴馬匪徒的戰爭，一天也沒有停止過。

在塔吉克人民看來，「巴馬」這個名字就是戰爭的號角，因爲巴馬之於塔吉克人，猶如帝俄的自衛軍之於蘇聯紅軍的一樣。革命以後，塔吉克的地方官和地主們都被趕走了，於是酋長就越過邊境跑到阿富汗去，在安維爾·帕夏將軍的幫助之下，組織了一個反革命的匪黨。帕夏自稱爲「回教全軍總司令，回教國王的女婿，以及回教國的副攝政」。但是由年輕的紅軍所支持的塔吉克的軍隊終於把這些匪徒擊敗，而把他們的領袖殺去。不過有十多年的光景，在伊普拉金可汗領導之下的殘餘的巴馬匪徒，仍然經常騷擾着塔吉克的國土。

在巴馬匪徒們最後被擊潰之後，前塔吉克斯坦人民委員會的一位主席於一九三一年在斯大林納巴德演講，他說道：

『我們現代的山村已經看到廣大的變遷了。對於我們，每一種變遷比帕米爾的最高峯還要偉大些。但是我們還要做更多的事情。我們的農民們決不能放鬆我們的警戒，而須要勇往直前，直到每一個人都有一所歐洲式的房屋，都能够穿上好皮靴，都受到教育，都在集體生活中工作着，而且我們還要有通達每一個村莊的很好的公路。』

蘇聯詩人烏拉地米爾·魯高烏斯基(Vladimir Lugovskiy)便是在紅軍中幫助消滅巴斯馬匪徒的一人。他曾經把他的最感動人的詩歌獻給了和他并肩作戰的中亞細的人民。下面便是一首詩中的幾行：

『你乾燥的沙漠，水，和土地上的人們，

爲了你們每一個人，我願意犧牲去我的生命。

我們有，我們全體都有一片最優美的土地

在這遼闊的世界上，在這千萬人追求的地方。』

我們曾經會見魯高烏斯基，並且聽他背誦他的動人的詩句。他目前正在紅軍中做一個上校。

在一九三一年，當帶輪子的車輛從遼遠的工廠裏用飛機運到塔吉克斯坦的時候，塔吉克人走入一個新的時代了。沒有交通的方法，塔吉克斯坦是永遠不能夠發展國家任何有意義的生活的。在共和國成立以前，在塔吉克斯坦的五萬五千方哩的全部土地上，幾乎沒有公路，自然也沒有運輸的飛機。在今天，一條新築的鐵路已經把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斯大林納巴德和烏茲伯克斯坦的塔什干連接在一起，同時經過這一條鐵路又和蘇聯的其他地方連接在一起。狹軌的鐵道也敷設在肥沃的瓦喀斯河流域，這是一個剛要完成的費了二千五百萬元的灌溉計劃的地方。大部分從堅硬的山石上開闢出來的公路，把賀洛格與斯大林納巴德以及列寧納巴德兩個地方連接在一起，定期的航空也開始了。在塔吉克斯坦的國土上，現在只有很少的地方還缺乏交通的便利。全境已經有了五千多哩長的公路，這些公路都是通到塔吉克斯坦的鑛產區域的。在帕米爾高原的卡拉——穆爾薩山脈，甚至在阿拉伯人入侵以前，就已

經開出金，銀，和鉛鑛來。在當時，卡拉——穆爾薩山被稱為世界金鑛和銀鑛的中心。在今天，舊有的和新開的鑛，又出產了鈹，碑，鎢，和錳。鑛坑一直挖到薩刺夫山河上面的坡度上，而產出鈾，錳，螢石，錳，銀等。

在倫庫爾湖附近的帕米爾高原西北部的河流裏，可以沖洗出砂金來。這是世界上最高的金田。在基薩爾山脈的山麓，已經發現了豐富的磷酸鹽，足敷中亞細亞未來多年的肥料之用，基薩爾山和阿斯特拉罕山所養的羊，羊毛都是很細膩的。沿着鄂畢河一帶，多金屬的鑛也開採出來了。

在塔吉克斯坦，從少共油田和納夫第巴德油田裏也掘出石油來。少共油田在一九三八年出產了石油三萬噸。

雖然在公路或鐵路所不能到達的遙遠的山地裏，勘察鑛苗的工作仍然在繼續進行中。牧羊的人夜晚看守着他們的羊羣，在閒散的白晝就去找尋鑛苗所在的地方。蘇聯的地質學家認真地訓練過他們，教他們踏在鑛苗上的時候就能够把它辨認出來。最近塔吉克的牧羊人在帕米爾高原的最高地方已經發現出豐富的非鐵的鑛物來。於是來了幾百農民，冒着山上的風雪，去開始採鑛的工作。他們在十天內設立了一個帳幕，由飛機上和駱駝背上帶了開鑛的機器來，於是立刻開始了他們的工作。在這時已經有一條鐵路的支線從幹線上接到鑛上來。塔吉克的山地的居民就用這種方法貢獻給蘇聯戰時的工作。

在已經發現而在開採了埋藏在地下的鑛物的時候，塔吉克人同時也在他們的田地上生產出『白色

的「金子」來。

五年以前（一九三八年）棉花種在二十七萬五千畝的灌溉的土地上，同年就有十八萬噸的品質最好的棉花交付給政府的收購的機關。種棉是四千多集體農莊的主要的職業。在伏爾干那流域，其他的農產品是瓜菓，米，和甜菜。紫苜蓿一年收成七次，有二百二十多萬頭牛羊遊蕩在這肥沃的土地上。

在一九三八年，政府撥出二千萬元建造一個紡織廠，一個水泥廠，兩個軋棉廠（在庫爾干——趙省地方的中亞細亞最大的軋棉廠），一個肉類打包廠，和一些水電廠。到了一九三九年的時候，已經有了二十七個水電廠，每年產生三千萬瓩時的電力。在一九三九年，塔吉克斯坦的大企業公司有九十二個，工業生產的力量比一九一三年要大一百九十五倍。

最初塔吉克人是最落後的民族。雖然也有一種民族文字，可是在一百萬人口中，幾乎沒有一個人可以認得一個字。今天已經有了四千七百所初等學校，四十所高等學校，二十四所專門學校，和四所大學，在這些學校裏一共有將近二十九萬名學生。此外有四百二十五個圖書館，一百六十個俱樂部，和十七種報紙。

塔吉克人有一種很好的民間藝術，這一種藝術在鼓勵之下，正在向更進步的音樂，舞蹈，和文學的形式上去發展。已經建造了二十二座戲院，此外還有一座歌劇院。最近莎士比亞的「奧賽羅」曾經用當地的語言在塔吉克的首都上演過。

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塔吉克藝術節在莫斯科連續舉行了十天。這些在不久以前幾乎完全是文盲的

人民在藝術上所獲得的成就，深深地感動了全體的觀衆，於是蘇聯人民委員會通過了一個褒獎塔吉克斯坦的決議，撥一百二十萬元在斯大林納巴德的一座劇院，撥七十萬元在列寧納巴德的一座劇院，賀洛格，蘇洛亞，庫列勃，各撥五十萬元作爲建造劇院的經費，撥二十四萬元作爲完成塔吉克國家歌舞院的經費，撥六十萬元作爲建造斯大林納巴德的藝術工作者的住所。最後，塔吉克的藝術陳列館得到三十萬元的獎金。

塔吉克斯坦在文化上對於勝利的貢獻之一，便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它的著名的演員和音樂家到伊朗各地的巡迴表演。這是正當英蘇兩國和這個據有戰略地位的國家談判條約的時候，塔吉克人就在藝術上宣揚了睦鄰的善意。

新興的塔吉克斯坦在東方和中國接壤，在南方和伊朗交界。在斯大林納巴德，列寧納巴德，康爾干——趙賓洛格等地所製造的貨物，源源不絕地經過蘇聯的邊境運到阿富汗和中國去，所以塔吉克出產的貨物在中國的喀斯噶爾和在阿富汗的卡布爾都可以買到。西藏人購買的紡織品，是在中亞細亞最大的城市列寧納巴德製造的。

吉爾吉西亞

和塔吉克接壤的吉爾吉西亞，被許多科學家認爲是人類的發源地，而吉爾吉西亞民間的故事又支持着這一種說法。在遊牧人民的冬天的家庭裏，都在娓娓不倦地講說着這一個故事。據說亞當被上帝

逐出伊甸樂園以後，就建立了吉爾吉西亞的奧什（Osh）城，世界上最早的一個居住的地方。亞當幸運地帶來了十個蠶，這十個蠶吐出絲來遮蔽了他的赤裸的身體，因而產生了奧什的絲業。

這一個故事無疑地是向着來到奧什城的香客們說的，這一個城市曾經被當作回教的聖地，吸引遊客們到俄國的土耳其斯坦來。蠶絲自然是奧什城的出產，並且用的是異於尋常的手工的方法，在虔誠的香客們看來，這一種方法和出售的紀念物與護符沒有不相稱地方。奧什的婦女們把蠶繭放在懸掛在她們的胸間的一個小袋子中去孵化。在這種方式之下，過了十二天就可以孵出蠶來，但是這個故事又說，如果把蠶繭的袋子放在腋下或者放在搖籃裏的嬰兒的身邊，只要八天就可以孵化了。這一種孵蠶的東西從初春用到暮秋。於是婦女們便賣去她們的「收穫」以增加她們的微薄的收入。在今天，這種風俗已經成爲歷史的傳說。現在的奧什已經成爲和先前截然不同的一個城市了。

但是在古老的日子裏，從東方的世界各地來到的回教的香客們，把奧什看做僅次於麥加的一個聖地。在麥加，他們看見了穆罕默德的聖山，看見了上帝；在奧什的聖山中，他們看見了所羅門聖龜的莊嚴的幻景，一條虹霓掛在懸崖的上面。在布哈拉舊城的回教學校裏上過學的任何一個阿衡，如果沒有到過奧什，就等於不知道回教的文化。當他朝拜奧什回來以後，他被人歡呼爲上帝的兒女，不歡呼他的只是那些借錢幫助他前往的人們。

但是假若真如故事中所說，所羅門曾經從耶路撒冷來到亞當出生的地方，而人類是在吉爾吉西亞發源的話，那麼人類馬上就已被迫離開最初的故鄉了。因爲過去若干世紀以來，這裏的人民的歷

史，都是爲征服和宗教而戰爭的，土著領袖和封建諸候之間的戰爭的，劫盜的，暗殺的，謀叛的等等連續的記載。人民對於現代的知識是完全茫然的。

古代的商隊經過吉爾吉西亞折入山麓，沿着河澗上下，然後又穿越山隘。因此吉爾吉西亞就常常爲外來的侵略者所有。甚至在今天也可以找出歷史上的紀念物來，藉以說明吉爾吉西亞於一千五百年以前在波斯帝國統治之下的情形。在從奧什騎馬走一天就可以到達的烏志金地方，也發現了斷殘的遺跡。在第六到第七世紀的時候，吉爾吉西亞是東土耳其帝國的一部分，這從在塔拉斯流域所發現的土耳其的書稿中可以得到證明的。在那裏同時也發現了當中國的侵略者在第八世紀毀滅了很大的商業中心蘇雅畢城的時候一位中國藝術家所雕刻的一座佛像。在第十世紀的時候，中國人把現在的吉爾吉西亞喚作乞里吉思，統治着這塊土地，作爲中國唐代的一部分。在一二一六年的時候，這個國家被成吉思汗所佔領，後來又被帖木兒所佔領，帖木兒的戰士們一手拿着可蘭經一手拿着一把劍，把這些不信宗教的山居的人民都變成了回教徒。

隨着時間的進展，吉爾吉西亞變成了柯岡王國的一部分領土，這也便是在沙俄東進以前中亞細亞所失去的最後的一個地方。但是吉爾吉西亞人是一種高傲而酷愛自由的人民，永遠沒有完全投降於沙俄。在一九一六年，他們仍然繼續他們的抵抗，在烏松阿加地方，幾乎吉爾吉西亞人都被柯爾巴科夫斯少校統率下的軍隊屠殺了。屠殺贖下來的人都逃到中國西部的山裏去了。

現今的吉爾吉斯共和國如同過去一樣，居於沿着從蘇聯通往中國的一條商路上。這個共和國在東

方和中國接壤，在西方和塔吉克斯坦及烏茲伯克接壤，在北方和哈薩克斯坦接壤。它的最近的發展，在性質上和中亞細亞的其他幾個共和國的發展是相同的。

在吉爾吉斯共和國的山裏，已給開出鹽，油，汞，錫，鎳，鉛和金礦來。在很少的地方可以買到的稀有的金屬銅礦，也在麥里蘇地方開採出來。另外的包含鎳和鎂等稀有金屬的鑛苗在強格爾迪什地方也開採出來。在孫庫爾湖有鎢礦。在九十二種已知的元素中，在吉爾吉西亞發現了有六十種。近年設立了一個汞和鎳的聯合廠，供給了蘇聯戰時的需要。

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二年間，蘇聯在發展吉爾吉西亞的工業上已經用去了六千萬元。奧什的著名的絲業，依照現代的方法恢復了起來。在奧什中間的懸崖之下，建造了一個很大的絲廠，先前的孵蠶的人，現在已經變成使用現代方法的專家了。一種新的工業也建立起來：就是採煤的工業。吉爾吉西亞的煤的資源極其豐富，有時被人稱爲『中亞細亞的火船』。新煤礦不斷地被發現，舊有的煤礦的產量也不斷地增加着。一九三六年在蘇霍克塔，柯克揚賈克，克志爾契希，拿林等地，一共開採了一百萬噸的煤炭。目前每年的產量超過了二百萬噸。現一九四〇年底，有一百四十七呎深和一百五十呎到二百二十呎厚的三個新的鑛脈位於塞揚——色雅河口附近安格倫，一千個鑛工正在那裏工作着。大部分的煤都是運到工業區的塔什干去，在先前中亞細亞還要從烏克蘭運進煤來。

如同中亞細亞的一般的情形一樣，在吉爾吉西亞的發展上，一個重要的關鍵便是合適的運輸。一九一七年以前，吉爾吉西亞根本沒有鐵路。現在土西鐵路和中亞細亞鐵路的支線已經延長到伏爾干那

河流域的奧什和耶拉爾——阿巴德，從堪特到里巴希有一條鐵路，便利了開採吉爾吉斯的煤，鉛和鋅等礦，並且可以通達到伊什克——庫爾湖。一些公路也建築起來，最重要的一條公路是大吉爾吉斯公路，這條路把吉爾吉斯共和國的首都伏龍芝和中國的喀斯噶爾及吉爾吉西亞南部的奧什，連接在一起。

由於運輸的進步，所以纔能够設立十七個水電廠，每年生出三千萬瓩時，用在製造軋棉機和一個棉花紡織廠上面，這一個廠有十萬紡錘，每年出產五千一百萬碼的布。此外有一個紡織物工廠，每年可以紡織九百三十萬件東西，一個價值五百萬元的製衣廠，一個有一萬一千個紡錘的製毛廠，一個鞋廠，兩個每年可以製造十五萬張大牛皮和六十萬張小牛皮的製革廠。這些工業所消費的都是本國的農業的原料和本國出產的牲畜。

吉爾吉人最近送了一系列火車的禮物——製造品和農產品——到列寧格勒去，作為他們對蘇聯戰時捐獻的一部分。這是在紅軍楔入德軍的防線而恢復到列寧格勒的鐵路交通以後第一次通過的火車。

伏爾干那流域之肥沃，從它的濃密的胡桃樹和阿月渾子樹的森林，它的蘋果園，三萬七千畝的甜菜和十六萬畝的棉花上就可以表現出來。一九三七年在楚河流域附近的兩個大工廠製煉了一萬萬磅的甜菜糖。苜蓿的纖維是永不透水的，也生長在楚河流域；苜蓿做的囊袋在製糖工業上和在某種軍專用途上幾乎是無價之寶。絲麻是另外一種土產的植物，用以製造人造絲，運貨的帶子，羊皮紙，橡皮，火藥，火酒，焦油，某些酸類，並且賤下來的髓質可以製造混凝土和火磚。

由於擴充了灌溉的遶河的緣故，適於耕種的面積不斷地向上增加着。在楚河流域，楚米什水堰所供給的水力，灌溉了十萬畝以上的荒蕪的土地。在集體農莊上已經有五千具拖拉機和六百具收穫機了。

吉爾吉西亞貢獻給蘇聯很多的牲畜。牲畜的數目空前增加了好多倍，最近計算總共有三百萬頭。吉爾吉斯的小馬可以在乾燥的路上，越過沙漠，或者沿着一個狹窄的山路，沒有疲倦地走上一百哩，因此這種馬曾經受到蘇聯騎兵的大大的讚揚。現在這種馬和英國馬以及頓河的馬交配了以後，在種質上又改進了許多。

牧養牲畜的最好的地方是在吉爾吉西亞的南，而最大的屠宰場是在北部，中間隔着天山的山脈。戰前牲畜由鐵路運到牲畜場裏，不僅加重了鐵路的負擔，而且一路豢養的用費也非常浩大。爲了減輕鐵路戰時的運輸，一九四一年在吉爾吉西亞實行了一次最大規模的趕牛，幾百個趕牛的人和屠宰的人隨着牛羣在陸地上走着。我們美國西部的放牛的孩子們，知道了這越過天山山脈中部的五個月的牛車旅行，一定是非常高興的，據說一個趕牛的人率領五千頭牛，越過平均在拔海一萬二千五百呎的六個山隘，而走了五百哩遠的路。他的牛蹄子的重量增加了十七萬磅。（註）

直到最近幾年，吉爾吉斯人的語言纔有寫下來的文字；大部分的人民都是不識字的。現在吉爾吉

燕人已經有了一種文字，在一九三九年吉爾吉西亞有二十八萬學生，有一千五百所初等學校，一百一十九所高等學校，和三個大學。有二萬多教員在教授用新文字印的中國語言的書籍。

蘇聯的政策，自始就確定了必須尊重和鼓勵土著的語言，風俗，和文化。這些都是人民和民族的元氣，一個民族的定義，便是那些佔有一個共同的土地，說一種共同的語言，而在歷史上粘結着民族的熱誠的人民。然而並不是所有的民族都站在同樣的經濟發展的水準上，而中亞細亞的弱小民族分明是落後的，被沙俄陷於卑賤的效忠的狀態。如何纔能够不僥倖他們的民族的熱望同時也朝着更進步的經濟生活的方式把這些人民引導向前呢？這便是蘇維埃取得政權的時候所面臨的一個問題。斯大林在一九二一年說：

『事實是一些人民，主要地是土耳其人民——共約三千萬人——並沒有經過，也沒有時間經過工業資本主義的時期，因此就沒有工業的無產階級，實際上根本也沒有工業的無產階級，結果不得不從原始經濟的方式不經過工業資本主義的階段而直接過渡到蘇維埃經濟的階段。爲要產生這種困難的但絕不是不可能的效果，我們必須考慮到這些民族的經濟生活的特質，甚至他們的歷史，社會生活和文化。把我們在這裏，在俄國的中心的有效而重要的方法移植到他們的國土上，將要是一件荒謬而危險的事情。很明顯的，當我們實行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政策的時候，我們必須認真地考慮到邊疆省份的經濟生活，階級構成，以及過去歷史等等一切的特質。對於取消這種不調和的地方，我要提起的，例如，糧食人民委員會關於糧食部分，要求吉爾吉西亞交出豬來，而那裏的回教人民是

從來沒有豬的。』(註一)

幾年後，斯大林更進一步說道：『吉爾吉西亞一部分傾向於中國的土耳其斯坦，一部分俯敵着與都盧斯而入印度的地方，從傳播蘇維埃的思想到東方去的觀點上說來，吉爾吉西亞佔據了一個特別重要的地位。吉爾吉西亞的工人們的任務，在於把這個國家的勞苦大眾都吸引過來，幫助他們建立民族的經濟，加強蘇維埃，改善政府的方法，提高民族文化的水準，使蘇維埃政權和人民緊密而親愛地聯繫在一起，因而向鄰近的民族在事實上表現了蘇維埃制度優於較長的，封建的，和布爾喬亞的制度。』(註二)

吉爾吉西亞正在照這樣做去，這可以從下面的事實證明：在吉爾吉西亞現在除了許多學校以外，有十七座戲院，五十種報紙，三種雜誌，一千三百五十所圖書館，二百五十座電影院，和三百個俱樂部。工程師們，經濟學家們，教育家們和建築師們，都向着一個目標在工作：提高吉爾吉斯人民的生括標準，直到和蘇聯其他地方一樣地高。

上述的一切，便是中亞細亞的幾個共和國的情形。它們在經濟上的迅速的擴張，最初招致了在枝

(註一) 斯大林著「馬克思主義和民族與殖民地問題」。

(註二)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莫斯科真理報

工方面的嚴重的缺乏。然而漸漸地千萬游牧人民和半游牧人民都變成了產業工人，數目同樣多的人民變成集體農莊的莊員。爲要教導他們和增加他們的用處，成千的工程師、織工、機匠、拖拉機駕駛者以及農業專家都從蘇聯各處來到這裏。例如，在這次大戰爆發以後不久，黨納粹德國佔領了波蘭西部和蘇聯的波蘭東部，而接着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三個聯盟共和國加入蘇聯以後，大量失業的技工都遷移到中亞細亞的工業中心來。再往後來，由於納粹佔領了蘇聯西部邊境的幾個共和國的緣故，遷移到中亞細亞來的技工更加多了。

在蘇維埃政權之下，中亞細亞是值得許多書籍去敘述的一個迷人的題目。如果我們所寫的這一章，這在今天爲聯合國的許多供應物品所經過的一個文化上的十字路口，曾經幫助把它做爲聯合國防禦前哨的重要性告訴了讀者們的話，那麼我們的目的也達到了。我們必須從中亞細亞學習的一個重大的課程，便是：在工業進步的友好民族的幫助之下，一個在經濟上落後的民族可以直接而飛速地進步到機器、無線電、和飛機的時代。

第七章 雅庫第亞——黃金和馴鹿的共和國

假若我們在若干世紀以前寫一本關於中亞細亞的書，我們就必須把雅庫特人包括在中亞細亞的人民的裏面，他們所牧放的牛羊當時都排列在鹹海附近的草坪上。在今天，雅庫特人不再住在中亞細亞，而住在西伯利亞東北部的勒拿河流域，在那裏他們有自己的共和國了。

雅庫特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的一部分。它的領土從貝加爾湖往東北伸展一千五百多哩，沿着北極海岸而到下科里木斯克；南部和赤塔省接壤，西部邊界上是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和伊爾庫次克省，東部邊界上是遠東邊區。在東部和東北部，有非常高的山脈，有些山嶺將近二哩路高。雅庫特共和國的面積雖然有日本和滿州五倍那麼大，可是它的人口只有四十萬。這差不多是蘇聯亞洲人口最少的一個共和國。

勒拿河流域以金礦著名，但是直到不久以前，金礦還是用手工的方法開採的。在炎熱的夏季，勘察金礦的人來往在卑濕的松林地帶，去爲自己尋找地下的財富。這便是「發見物的所有者」的一種情形。但是當蘇聯公民塔拉布金於一九二三年夏季來到這「理想的黃金國」的時候，他並沒有把金礦據爲己有，相反的他把他的重要的發現報告給蘇聯當局，於是馬上就有一隊國家的鑛師來到勒拿河的支流的上阿勒丹河。幾月以內，在塔拉布金發現的地方開起鑛來，到第二年的夏天，就僱用了一千二百

工人。於是真正的「黃金熱」開始了。鑛工們像潮一樣地湧進阿勒丹的鑛田裏，在一九二五年終，已經僱用了一萬三千工人。在雅庫第亞如同在蘇聯別處一樣，黃金的出產是在國營黃金託辣斯的管理之下，關於黃金的產額只公佈了很少數的官方的數字，然而阿勒丹金鑛的產量一定是很高的，因為新興的鑛業市鎮已經有五萬人口了。

在氣候上，在地勢上，同樣在金鑛上，雅庫第亞都可以和坎拿大的西北部領土相比。像坎拿大西北部的馬更些阿（Macenzie River）一樣，勒拿河排除了雅庫第亞內部的水，而在北冰洋中產生了曲折的三角洲。氣候是近於北極圈的，在地面下的土壤永遠是凍結的；不是堅硬的土塊，而是被冰塊粘結着的夾雜着許多巖石的土壤，在這種土壤下面，這裏那裏都有一些泉水，由於流動着的緣故而能夠保持不凍。這些地下的泉水，大部分是從沿着河流的地方或是靠近內陸的其他大股的流水處發見的。

在西伯利亞的冬季，雖然幾乎所有的河流都要凍結了，但是散在各處的地下的流水，仍然在不斷增加的壓力之下繼續流着，直等到它們在某一點上沖破了凍結的地面，而變為成塊的冰凍，這些冰凍繼續被下面湧出來的水所漲大，在冬天的時候可以高到十呎或十二呎。同時靠近這一種裂口的地方，到處都有充滿了冰凍的空屋子，使得這一所房屋會突然裂開，而騰下一個冰凍的模型。口朝地的桶也同樣地充塞着冰凍，裂開以後就像雪人的肚皮一樣。

蘇聯的公路上的工程師，不得不從事於特殊的研究工作，以對抗冰凍在冬天的這種特殊的形態和

在夏天融解後的影響。表面上的土壤只融解幾呎深，地面下的土壤依然在凍着，除了幾處地下有流水的地方。有一種叫做「冷藏的方法」，可以解決這一個問題。躲開了或者隔絕了地下流動着的水，在永遠凍結着的土地的堅固的基礎上，用一種特殊的敷沙的方法避免受夏天的酷熱的影響，以防止冷氣的逃走。

把自來水的總管敷在凍結的地下的時候，必須把蒸汽管放在旁邊，以免這些水管凍結起來。假若把汽鍋和火爐設在和凍結的土壤沒有完全隔絕的地方，那麼熱氣就要融化了。在地下似乎是堅硬的土壤，而地基就要陷落下去，牆壁也要陷落下去了。在鑿的豎坑裏，例如在阿姆得馬地方的螢石鑛裏，抽水機必須晝夜不停地抽去從地下浸上來的和從地面上所融化的水。

在炎熱的夏季，當地面融化的時候，融化了的水很少是被地下凍結的土壤所吸收的，因此水就浸潤着上層的土壤。結果在已經砍伐去樹木的地面上，有一層卑濕的土壤在滋潤着繁茂的樹根和豐美的五穀，菜蔬，甚至瓜果一類的東西。雅庫第亞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覆蓋着沒有砍伐過的森林，其中最有價值的一種樹便是那著名的西伯利亞的落葉松，一種非常堅硬而又不致腐爛的木材，在製造鐵路的枕木和飛機上，以及在建造水堰上，都是非常具有價值的。在已經砍去森林的地方，有二十五萬畝田地正在耕種中。由於發展一種特殊形態的穀類的緣故，已經可以收穫豐美的小麥和裸麥了。在一九三八年，雅庫第亞已經有了很多的農業機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極圈上的佛科揚斯克地方，已經生長出番薯，甘藍，甜菜，葱，胡蘿蔔，以及其他的菜蔬。在雅庫第亞每一個住宅區的附近，都提倡

着市場的菜圃。假若沒有凍結的地下的土壤，那麼不落雨的夏季就要創造出「灰鉢」的狀態和典型的哈薩克斯坦中部的沙漠的植物了。

在位於寒極地帶的佛科揚斯克區域內，冬天的溫度有時降低到零下九十四度，在露天裏從玻璃瓶內濺出來的水，落在地上就變成了冰凍。當寒暑表只在零下四十五度的時候，當地的人民就說天氣是「非常溫暖」了。然而冬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延長到七八個月的光景。

自然第十四世紀以來，這一個共和國的土地上就被雅庫特人居住着了。他們都是亞洲的土著民族，據說他們是被成吉思汗部下的蒙古人從沿着鹹海東部溫暖的海岸的茂盛的草地上驅逐到北方來的。在他們居住在現今叫做雅庫第亞的土地上以前，這些雅庫特人又趕走了這裏其他的民族，例如通古斯人和那木人，一直把他們趕到遼遠的地方的北極圈去，在那裏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他們。

在十七世紀初葉，當俄羅斯人來到勒拿河流域的時候，他們發覺到雅庫特人已經佔有了這整個的流域，但是當他們沿着威呂河下游往北去的時候，他們就碰到了通古斯人 (The Tungus)，他們相信這種人民是滿洲人在北方的一個支派。雖然通古斯人只是無數不同的民族——埃文契人，奧洛章人，羅拉維倫人，奧杜爾人等等——中間的一個民族，可是最初的發現者常常把通古斯人這一個名稱沒有區別地應用在這些民族上，只是依照他們所有的牲畜去區別他們。因此，他們就把他們叫做「狗的通古斯人」，「馴鹿的通古斯人」，「馬的通古斯人」，把沒有獸類的通古斯人喚作「森林的瓦古斯人」。所謂「馬的通古斯人」顯然就是雅庫特人，他們的馬是從中亞細亞帶來的。羅拉維倫人像極北

方的民族一樣，靠着牧養馴鹿生活。大凡這些人民，都是過着部落生活的游牧民族，在許多方面都和美國的印第安人一樣。

俄羅斯人對於雅庫第亞的征服，是驅使這些種族的人民向北去的一個附加的因素。過去人數很多的奧杜爾人，在一九一四年只有四百人還活着。雅庫特人的命運也沒有改善，雖然這一種有生殖力的人民在整個國土上數目是很多的（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沙皇的侵佔並沒有為他們改善生活的方式；他們還是繼續靠着牧畜和打獵為生。在許多季節裏，當瘟疫侵襲着牲畜而打獵又沒有收穫的時候，他們就沒有新鮮的熊肉和鹿肉可吃。在雅庫第亞的傳說中，有很多關於「飢荒」的故事，敘述雅庫特人吃腐爛的魚，空心小樹和樹根。農藝是他們所不知道的。雅庫特人只是住在一個烟氣薰人的小皮屋子裏，屋子的一半還是被家畜所佔據。砂眼和肺病是他們的可怕的災難，所以直到不久以前，雅庫特人還是一種垂死的民族。

爲了加重雅庫特人爲生存而奮鬥的負擔，沙俄的征服者們又向他們抽取一種叫做「牙煞克」(Yasak)的皮稅。根據一六七五年的報告，在雅庫特的三十五個住宅區的一萬〇六百八十六人，繳納了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一個黑貂，四十九個貂背，十個黑狐，五十二個花狐，六千二百八十四個紅狐，兩個褐狐，一個紅褐色的狐，和一張紅狐皮。雅庫特人不僅被迫繳納「牙煞克」的統稅，而且每殺死十個獸類，就要繳納一張獸皮給官吏或機關——軍事長官或教會。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中，許多天真的雅庫特人，特別是那些想尋找新的生活途徑的市民，參加

了被沙皇尤軍到雅庫第亞來的革命黨人中，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當一種爲建立君主立憲制度的宮庭革命被沙皇的衛兵鎮壓下去以後，那些十二月黨人就被放逐到雅庫第亞來。後來，在一八七五年，著名的俄國革命哲學家契爾尼雪夫斯基，作家柯洛倫科（Korolenko）以及其他的人們，都被放逐到雅庫第亞來。

在放逐到雅庫第亞來的榮譽的名單中，另外一個著名的姓名便是已故的舍歇·奧芝揚尼基斯（Sergo Ordjonikidze），他後來做了蘇聯重工業委員長，是古柏上校（Colonel Hugh Cooper）的上司。古柏上校是一位美國的工程師，那座巨大的聶伯水堰就是他建築的，那座水堰於一九四一年德寇侵入的時候就被蘇聯破壞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消息傳到奧芝揚尼基斯的耳邊的時候，他還在他被放逐的地方，雅庫次克南部的一个住有十六家的住宅區裏。他在那裏不僅是一個流犯，而且是在周圍二百五十多哩以內的當地人民的醫生。在這一方面他是很像斯大林的。斯大林差不多在同時被放逐到葉尼塞河上庫里卡地方，在現今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省附近。我們在庫里卡曾經會見當地人民，並且和他們談過話，他們告訴我們關於斯大林的急救藥箱的故事。這件東西是在這個小村子裏面僅有的一個，常常不論日夜地在任何時間內去救治病人。庫里卡的人民也告訴我們關於斯大林的菜園的事情，說他把種菜當做一種嗜好，他所種植的胡瓜和蘿蔔，在當地人民還是第一次看見過的東西。

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後，雅庫第亞和西伯利亞的全部囚犯都恢復自由了。和斯大林及奧芝揚尼基斯一樣，他們中間的大多數人都立刻到彼得格勒去，在當時彼得格勒是政治生活的中心，新的政

權就從那裏反射到從前帝俄的最遼遠的地方。一九一七年四月，以前在雅庫第亞流放過的雅洛斯拉夫斯基曾經寄出向雅庫特農民第一次會議的祝詞。

祝詞上說：『我們相信，雅庫特的人民將要用他們新發現的自由，用他們的全部力量和俄羅斯人民在一起去發展一個友愛的，兄弟的聯盟。從現在起，雅庫特人不是一個外國人；今後他是一個自由的公民了。』

雅庫第亞的革命的過程，和在西伯利亞內戰時期以及外國干涉時期的革命過程，一般地都是相彷彿的。在反革命背後的政治力量，是當地的上流人物，正教的牧師，商人，和以前沙皇的官吏。雖然在一九一七年春季雅庫第亞工人和士兵代表的蘇維埃已經組織起來，但是以後還有五年以上的內亂，一直繼續到新政府牢固建立的時為止。雅庫次克城曾經換過好多次的手。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中間，這一個城市有好多月都在高爾察克海軍上將所任命的軍事長官的統治之下。

『高爾察克的統治者們認為他們是可以消滅布爾塞維克的傳染的，』一位俄國歷史家寫道。『但是他們估計錯誤了。一個地下的共產黨運動仍然在雅庫次克城裏繼續執行他們的任務；和在囚牢裏面的同志保持着聯繫，而且繼續煽動着工人們，農民們，士兵們和學生們。』

這一個運動在已經得到當地警衛部隊的士兵們的支持以後，於是便爆發了公開的叛變。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在西伯利亞的嚴冬的時候，雅庫次克的工人階級在城裏重新建立起蘇維埃政權來，解放了被囚的同志們，趕走了白衛軍的官吏。這一次鬥爭一直繼續到反革命份子所逃往的遼遠的村

莊。到了一九二二年纔算最後奠定了一地方的和平，就在那一年雅庫特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算是建造成功了。

這一個共和國固定不移地進步着。一九二七年有八個小工廠，僱用了大約一百人。到了一九三九年，很多的工業都興辦起來（一共有七十種），其中包括木材廠，煤礦，電力廠，水泥工廠，糧食工廠等。在一切糧食工廠中，最著名的是一隻冷藏船，這隻船在一九四一年開始航行於勒拿河，從每年捕到的六千萬多磅的魚中，集聚了一些來，把牠們配置好，並且裝上了罐頭。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計劃中，在雅庫第亞的工業上一共投資了二萬萬元。

雖然阿勒丹金礦仍然是最重要的企業，但是一九三二年以後，在阿爾克——因地方，沿着英的格加河北部，在位於雅庫第亞內部的威呂河流域，也可以開採出黃金來。沿着雅拿河一帶，在佛科揚斯克地方，正在開發大量的錫礦，西佛科揚斯克採錫聯合廠供給了蘇聯大部份的需要。其他的出產是鎳、鉬、鋅、鉛和銀等。在這新的產錫區域內，聽說一九三八年只有五百人，到了一九四一年已經增加十倍多。

阿勒丹工人日報曾經敘述到這些新的市鎮說：

『不能通過的森林，已經被工人們變成一個文化和休息公園，在周圍花園的中間，有黃金色的沙鋪成的路徑，隊球場，打靶場，跳舞場，和一個集體的運動場。所有這一切使得每一個參觀者都覺得非常的愉快，在那裏有一班莫斯科的演員來爲我們演出了現代的戲劇。』

由於沿着勒拿河和雅拿河的交通便利的緣故，在佛科揚斯克區域，建築工程非常興隆。汽船公司是和北海的航線連接起來的。在勒拿河的支流吐爾巴河流域，已經發現到不很深的油礦，正在着手開採中。科色夫尼科夫灣附近的諾得維克區域，現在也出產石油了。這是在北冰洋沿岸所發現的最豐富的油礦，可以供應燃料給北極的飛行和海河的交通。在同一區域內的庫斯格——吐斯地方，也開發出鹽礦來，出產可以經過北海的航線運到俄羅斯東部和西部去，以供應漁業上的使用。那裏的礦藏據估計有五千萬噸。到一九三六年，只發現了百分之二十二土地，但是却已經發現不下於三百五十種有價值的礦物，其中包括五十座煤礦和鐵礦。雖然在被沙俄佔領以前雅庫特人就已經知道怎樣去鑛鐵，但在被佔領以後，他們幾乎失去了這種技術了。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從巴統鐵礦裏鑛出鐵來，用作建造白令海峽探險的船隻；其後巴統鐵礦停了工，直到最近二十年內纔恢復過來，現在每年出產二十五萬噸的銑鐵。

雅庫特共和國煤礦的全部儲藏量，據估計有五百萬萬噸。雅庫第亞的主要產煤的地方桑加爾卡煤礦，現在每年要運出五萬多噸煤炭，但是這還不够供應北海的航線以及在勒拿河和它的支流的運輸之用。在首都雅庫次克附近的堪加拉西煤礦，每年出產一萬噸煤，供給當地工業上的用途。另外的煤礦則供應阿勒丹的金礦。

有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是科學化的養育馴鹿。集體的和國營的馴鹿農場都已經建立起來，儘一切可能去擴充馴鹿產量，使得馴鹿能够做爲基本的主要食物和皮革的主要來源。

然而馴鹿在那裏並不是唯一的家畜，在一九三八年，雅庫特人有三十九萬二千頭牛和十六萬二千七百匹馬。

自從在貝加爾到黑龍江的已經完成的一段航線上部份的運輸已經開始以後，雅庫特和西伯利亞的交通也改善了，這一條航線相去西伯利亞鐵路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以東二百七十哩的塔什特地方。現在鐵路從塔什特開往勒拿河上的轉運口岸烏斯特——庫特，從烏斯古特有一條航線可以沿着勒拿河流域最後駛往雅庫次克。

當鐵路正在建造中的時候，雅庫次克就倚賴着在勒拿河和它的支流的水面上的運輸——從內陸到北冰洋供給六千二百五十哩可以航行的水路。夏季汽船由雅庫次克駛出，沿勒拿河上游到吉倫斯克，一共一千一百哩的距離。吉倫斯克是在陸上由鐵路運輸的轉運碼頭。另外的船隻溯阿勒丹河上行到托木特，或往下游行九百二十二哩到提什克灣，在那裏和北冰洋的汽船相會。

從一九三三年起，從摩曼斯克和阿堪遮駛來的船隻就開始在提什克灣卸下從蘇聯歐洲部份運來的貨物，駛回的時候裝運雅庫第亞的出產，特別是木料。提什克灣現在已經成爲一個設備很好的海洋口岸，給與雅庫第亞到歐洲俄羅斯或者經白令海峽到太平洋沿岸的地方。

一九二九年，阿穆爾——雅庫次克公路建築成功，把阿勒丹河上的托木特和在赤塔附近的波爾什伊·尼維爾地方的西伯利亞鐵路的車站連接在一起。這一條經過產金區域中心的具有各種氣候的路線，現在已經延伸到雅庫次克。另外一條安加拉河公路，也把勒拿河的吉倫斯克口岸和伊爾庫次克城

連接在一起。雅庫第亞境內公路的全部長度，已經超過二萬哩了。

航空的乘客和郵件，在從伊爾庫斯克到雅庫次克的一千七百哩的航線上，已經來往了有十多年。一九二九年以後，飛機就在勒拿河的航空線上飛行於雅庫次克和提克什濟之間，那裏也是沿着亞洲蘇聯整個北方海岸從阿堪遮到白令海峽的大北方航空線的一個起訖點。在夏天通常是使用海上飛機和飛機，冬天則用裝有滑雪輪窗的陸上飛機。雅庫次克蘇維埃有一中隊飛機，如同在北坎拿大一樣，專門用以維持在這廣大領土上的行政上的接觸。同時設立了幾十個無線電站服務於航空方面，在雅庫次克有一個強大的新無線電站和莫斯科保持直接的接觸。

雅庫特共和國在交通方面已經有了進步，而在文化方面也有了更大的進步。在沙皇時代，雖然也有一百四十一個學校，但在學校裏面求學的四千學生，主要的都是沙皇的官吏們的子弟。在雅庫特人中，識字的人還不到百分之二，也沒有雅庫特的文字。在共和國建立以後，這種情況就馬上改變過來。到了一九四〇年，有四百二十五個學校，六萬六千多學生。幾十個專門學校在訓練着工業上的技術工人。如同在蘇聯的所有的學校中一樣，俄國語言和當地民族的語言是同時教授的。雅庫特的文字已經發明出來，所以學生們現在可以讀用雅庫特文字印成的書籍了。在遠隔的社會裏面，教員們都是當地人民的領袖，正如在先前被放逐的犯人往往是地方上的教員和醫生，因為他們是那個社會中教育程度最深的人們。雅庫特共和國現在却有了本國的教員和醫生了。目前有二百多醫生，許多醫院，療養所，甚至有假日休養的地方。

在娛樂方面，雅庫特人自誇有二十三座電影院，五十九個旅行電影隊，和四座劇院，其中一個劇院是由雅庫特的年輕的戲劇家所演出的雅庫特語的戲劇，這個第一次出現在雅庫第亞的雅庫特語的劇院，沒有雅庫第亞的首都雅庫次克。雅庫次克在過去二十年中已經從六千人口增加到四萬二千人口，目前還在增加中。

雅庫第亞在過去四十年中所遭遇的變換，由下面一位年老的集體農莊的婦人的口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

『我現在已經九十歲了，』她說。『我已經度過一個很悠長的時光，但是只有在革命以後，特別是在我參加集體農莊以後，我纔第一次過到真正的生活。我和我的全家先前都是官吏們，公爵們，和富農們的奴隸。這些寄生蟲們把在他們的懶惰的生活中所需要的一切，都從我們的手裏奪去了。我們的孩子們都在我們的眼前死去，但是我們也不能救他們。在我十六個孩子中，現在只有三個孩子還活着。其他的十三個孩子都在飢餓，寒冷，和骯髒不潔中死去了。我的丈夫和我也都沒有時間照顧我們的孩子們。我們一切的時間和精力都被有錢的人們奪去了。最初我的丈夫由於工作過度而損害了他的健康，接着便死去，而把我和孩子們丟在一種可怖的情況裏。於是我不得不忍受一連串的痛苦和災難，在他人的面前盡力降低我的身份。我歷盡了很大的困難纔挽救了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我現在已經是索幾特集體農莊的一個莊員了。我的兒子也是一個莊員，我們母子倆住在一起，而且生活得很好。集體農莊一年比一年地興盛，我們私人的收入也是一年比一年地增加着。』

那些在二十年前人口逐漸減少的雅庫特的人民，就在這種狀態之下發現了復興民族的道路。他們在克服落後和愚昧方面還要下很大的功夫，但是『時代的進步』已經開始了。

第八章 西伯利亞的北極

一個海岸線，在極夜的冬天飄着雪覆着冰，在極晝的夏天籠着霧生長着苔蘚的——那便是西伯利亞的北極的海岸線。西伯利亞的北極包括北緯六十度以北的勒拿河，葉尼塞河，鄂畢河等低窪流域的廣大的土地，同時綿延到亞洲蘇聯以北從雅瑪爾半島到楚克特峽的地方，這一片遼闊的地域，在不久以前還只是北方的游牧人民，北極的熊，荒涼的平原上的狼，以及北極的狐狸等等的巢穴，文明的人類在那裏只是一個極稀奇的遊歷者。

在探險家們前去遊歷以後，北極的地圖上纔出現了記載他們所發現的新的地名：白令海峽是紀念俄國所僱用的一個丹麥人維杜斯·白令（Vitus Bering）的；在亞洲東北陸地邊緣的德什尼夫角（Cape Dezhnev）是紀念一個戈薩克的發現者的；亞洲極北部的車留斯肯角（Chelyushkin），最初被俄國波羅的海的一個海軍練習生所發現，但是以後的一百四十年都沒有人去過；德龍島（De Long Island）被一個美國人喬治·華盛頓·德龍上尉所發現，在五十六年以後又有人去過；迪克遜島（Dickson Island）在葉尼塞河口以北，是瑞典人歐斯卡·迪克遜（Oscar Dickson）的名字；法蘭士·約瑟·地（Franz Josef Land）羣島，由它的發現者威勃立特和倍爾二人所命名，是用以紀念鼓勵他們探險的女皇的。探險家們來了去了，而北極仍然沒有改變，仍然是凍結的，颳着暴風的，幾

乎沒有人跡的苔原。

以後，在十五年以前，在西伯利亞的一些河口，或者靠近這些河口的沿岸，新的鎮市開始建立起來了，飛機，無線電，和碎冰船，也把北極開闢爲商業和工業的地方了。永遠的北極研究所設立了起來，海道也開放了，並且也建造了容納船隻的港口。北極已經開始充塞着人類的活動了。我們是親眼看見到的。

我們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乘汽船沿葉尼塞河下游經過六天的航程，然後到達伊加爾卡新口岸。選擇這一個海港的位置，是因爲它供給小河的汽船運貨到海洋的大輪上或是從大輪上運貨來的一個便利的地方，這些大輪是從離此以北四百二十哩的卡拉海沿着葉尼塞河行駛的。當我們抵達的時候，在這個海港裏已經有八艘大運貨船；有幾艘是從英國開來的，有一艘是從南非洲開來的，其餘的幾艘都是從斯堪的那維亞的國家開來的。這些船隻都是經過北海的航路到伊加爾卡來：從摩曼斯克在碎冰船護航之下是一星期的航程，從倫敦是十一天的航程。

『每年，每當最初瞥見汽船上冒出來的烟飄浮在寬廣的河上的時候，』我們的一位旅伴，一個伊加爾卡的居民說，『我們的心頭就生出一陣顫動的愉快來。北極被冰凍封鎖着有九個月的光景，我們看不見任何一艘大船。在那九個月內，我們把鋸下的木材堆在船塢裏。然後在初夏的時候，船隻一艘接着一艘地來到了；那是多麼大的騷亂和激動啊！每一個人都要跑下碼頭去看看……』

遠遠地我們可以看出見美國俄勒岡的搬運木材的人走上木頭鋪成的道路，到木材廠這邊來，然後把

最好的西伯利亞的松樹一網一網地滾下去，裝滿了在那裏等待着的船隻。在船塢裏面的人們非常的忙碌。

『這個鎮市必定是很大的，』我們說，我們豔羨着那沿着有遮蓬的海港蜿蜒了四哩路的城市。

『是的，但是你們決不會在裏面迷失了路，』那個伊加爾卡人笑着說。『不過這個城市却有二萬人口，坎拿大的道遜城在極盛的時代也只有二萬人哪。伊加爾卡是三百哩路以內的最大的城市。可是我們和什麼地方離得都很近。我們可以飛去呀！』

那便是伊加爾卡的速度，一種飛快地成長起來的速度。建築這一個口岸，初步是在一九二八年開始的。在當時地面上還覆滿了矮樹和苔原的叢藪，狗熊，狼，北極狐等，就從中間走來走去。當建造這個鎮市的時候，在現在的碼頭附近的一個山澗中殺死了兩隻狗熊，於是就把那個澗，喚作「熊澗」；後來又殺死幾匹狼在另外的山溝中，於是又把那個山溝喚作「狼溝」。

鋸木廠和電力廠也設立了。供給新來的住戶居住的堅固的木頭房屋完全建造成功，自來水設備也裝置好。在苔原上面鋪就了鋸屑和木板，在沿着木板鋪就的街道上和公園裏栽了幾千顆的花木。

我們不能責備伊加爾卡人的自誇。做爲一個海港，伊加爾卡可能發展葉尼塞河盆地的整個北部和中部，但是這個港口却不容易建造，如里翁拿多·瑪特斯(Leonard Matters)——當時英國國會議員——於一九三一年遊歷伊加爾卡回去時所寫的：

『決定了選擇伊加爾卡這一個地方的航運的便利——深而有遮蓬的海港——並不是沒有缺點的。』

供應船隻停泊的便利與否乃是最大的問題。離岸近處的河水之深，使得工程師們簡直不可能建造一個永遠的碼頭。最長的木頭樁永遠也打不到底，實際上停航的碼頭離開水底有三十五呎到四十呎的光景。即使碼頭能够打到水底裏，到了春天的時候，冰塊的移動和洪水的衝過，不能够讓一個打木樁的碼頭照樣留在原處，還是一個疑問。一個鐵做成的，實在的，或者木頭做成的浮起的碼頭，纔能够解決這一個問題。伊加爾卡的蘇聯當局，對於建造這樣一種浮起來的碼頭，感覺得非常的滿意……這個浮起的碼頭每一季都需要去掉一次，因為當洪水趕着一堆碎冰流下來的時候，擋在前面的所有的東西都要被它沖走的。」（註）

但是一個永遠的碼頭終於建成功了。爲了完成這一項工作，河裏面的水和河床上的土壤都會經過調查過。在八九月的航運的季節和在春天洪水的季節裏，把水的平均高度都記錄了下來。河下面的土壤證明了是永遠會不凍結的。

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冬天，當寒暑表降到零下四十多度的時候，工人們每天在運用着打樁機，把表面上的冰塊挖去，把汽針鑽入凍結的河岸十五呎深的地方，去融化地下的土壤，然後就打樁安上碼頭路道進口處的木頭支架。碼頭本身的樁是最長而又最結實的西伯利亞的木頭，一直打到沒有凍結的河底有二十五呎深的地方，去把碼頭釘住。於是再用碎石頭把樁

（註）里翁拿多·瑪特斯著「在卡拉海上」。

抵緊，再鋪上沉重的木板。這一種工作是在冬天做成的，因為那時水平是最低的。在預定的日期十天以前——一九三六年二月——一座有半哩長的七個停泊所的永遠的碼頭是建造成功了。

那一年六月間春天來的時候，葉尼塞河和往常一樣，從通常的水平上升起了有六十一呎高，當一堆碎冰流下來的時候，並沒有浮起來的碼頭被它沖走，相反的在洪水的浪頭下面四十五呎深的地方，安放了釘住的碼頭，準備在七月間洪水退去水平又恢復到夏季的平常狀態的時候，再從新出現。

我們上岸以後，在港口管理處的四層樓的木頭房屋中找到了我們的住所，那一所房屋兼做民航飛機駕駛員的招待所。我們經介紹認識了一位駕駛員，他是從伊加爾卡以北二百五十哩的都丁斯克地方飛來的。另外我們又認識了一位駕駛員，是從伊加爾卡以南一千二百哩的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地方剛纔到達這裏的。從後一位駕駛員的口口，我們聽到了關於伊加爾卡的航空的故事。

他告訴我們說：『在一九三一年的時候，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只有一架飛機，就是我駕駛的這一架。現在航空線把伊加爾卡和國土的中心連接起來，每年有幾十架飛機沿着這一條航空線運輸幾百乘客和幾百噸的貨物與郵件。冬天用牲畜運到這裏，要走四十天，船也要走六天，我們的飛機在六個鐘頭以內就可以飛到了。伊加爾卡是在北極圈以內，但是在我們看來，不過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郊外吧了。』

在那一個傍晚，我們和幾位醫生走到國際海員工會去，那裏正在舉行一個會議，一個年輕的俄國人說完話以後，一個英國的海員提出一個問題來：

『爲什麼婦女們要在船塢裏工作呢？』他想知道這一件事情。『一個英國人是不願意看見婦女們做這項工作的。』

『我們並不是被迫纔做這件事情，』一個女的經過了翻譯回答道。『因爲我們婦女們要幫助建設我們的國家，使它富強起來，所以都願意在工業上工作。婦女們在工廠裏和船塢裏工作，是因爲船隻要裝運貨物。她們和男人做同樣的工作，也和男人有同樣的薪資。』

另外又有一個女子說話，她說她是到北方去，在北冰洋的一個島嶼的前哨上做一個無線電人員的。』

『我要在那裏過兩年，』她說，『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希望我能够用英語和你們談話。在那裏我將要利用我的空閒的時間去學習英語。』

散會已經是半夜的時候，我們和大家一一握手以後就走出門，以爲一定要在黑暗中摸索回來。這是在夏季的夜半，每晚上都得黑上兩三個鐘頭。出乎我們意外的，就是當時已經是陽光照眼的早晨了。因爲伊加爾卡是依照莫斯科的時間，爲要使工人們可以聽到如同在莫斯科同時間內聽到的廣播，所以把時間提早了四個鐘頭。因此我們是在傍晚出來的，回去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第二天下午，我們看見了這一個城市的真正偉大的視野，這便是在葉尼塞河的一個島上的伊加爾卡實驗農場。我們的團體中有從港口的船上來的海員，我們的嚮導是一位女農學家。首先我們到馬鈴薯田裏，那裏一共有五個馬鈴薯田。

『我們在找尋在這裏生長的最好的馬鈴薯，它的生長的時期要延長七十五天到九十天，』我們的嚮導說。『在一塊田裏，我們交換了馬鈴薯的不同的種子；在另一塊田裏，我們更換了肥料；在第三塊田裏，我們更換了種植的方法；在第四塊田裏，我們更換了種植的深度；在第五塊田裏，我們實驗各種馬鈴薯的抵抗霜露的品質。對於五穀和其他的植物，我們也進行同樣的實驗。』

我們看見了馬鈴薯田，葱田，蘿蔔田，甜菜田，小麥田，大麥田，燕麥田——這一切都生長在以前從來沒有耕種過的土地上。我們看見了在屋外搭了架子的萵苣，甘藍，波菜和芹菜，看見了整年生長着的胡瓜和蕃茄的溫室。當我們在農場上走着的時候，我們的嚮導告訴我們，她的一個學生已經是狄克遜島的一位農業家了，那裏是在伊加爾卡以北五百哩遠的地方。

她說：『在那裏夏季的時候，他們把油布蓋在室外搭着的架子上，每天要過八個鐘頭，沒有這樣人造的「夜」，根類植物就要無休止地生長，沒有機會去發展它的塊根。在冬天，農作物生長在裏——狄克遜島的溫室裏。那些溫室是被電把它們弄的熱起來亮起來的，而電力又是被狂風轉動的發電機產生出來的。』

『有溫室的園藝的只是狄克遜島一個地方嗎？』我們的一位同伴問道。

『不，在我們北極地方通常都是可以發現得到的，』她回答說。『北極的定風——有南方的風兩倍那樣強——使溫室能夠存在，所以這一類的花園已經在新的永久的中心地帶建立了起來，例如上帝灣（Providence Bay），維倫角（Cape Wellen），蘭幾爾島（Wrangel Island），提什克灣，

車留斯肯角，和法蘭約瑟地島的平安灣 (Tranquillity Bay) 等。那些地方是我們最北部的一個站，在北緯八十一度。這也是世界上最北的一個地方。』

『你們在那裏怎樣得到建築材料的呢？』

她解釋說：『溫室的骨架是事先用碎鐵做成，碎鐵是在夏天行船的季节運到北方來的。在有些石頭島上，甚至土壤也要從外邊運進去，站上的農藝家就是在伊加爾卡訓練出來的，有的是在摩曼斯克附近的基賓國營北極農場裏訓練出來的。那一個國營農場創辦在伊加爾卡之先，我便是在那裏訓練出來的。』

這時我們走到了畜棚裏，因為伊加爾卡農場也有一個牛奶場和成羣的牛，豬，馬等。

『這些牲畜，在夏天就牽到沿河的草坪上放着，』她告訴我們。『在冬天就用夏天長出來的草去喂牠們。牲畜是很寶貴的，不僅有牛奶和肉類，並且牠們還可以供給肥料。單獨礦物質的肥料是不够的。』

當我們到達漿果的田裏和初發芽的菓樹園裏面的時候，我們看見了農場裏面的一個最有趣味的實驗。這一個菓樹園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這些菓樹——主要的是蘋果樹——却是變種的小樹，長在離開苔蘚覆着的土壤很近的地面。事實上這些樹很像農場裏面的漿果樹，像是紅莓，洋莓，覆盆子和越橘。直立的菓樹在北極的冬天是不能生存的，覆在雪地裏就死去了。北極的漿菓的變種已經和南方的植物交了種，而產生出含有很多維他命的堅實而耐霜的漿菓來。

『假若沒有北極的漿菓和北極的鳥蛋的話，』我們的嚮導說，『孩子們就要生出軟骨病來，特別是在北極的黑暗的冬天。』

我們看見從飛機上運來的一羣蜂巢，這一簇蜜蜂從天上降落到地上來，真是一件不平常的方法。蜂蜜我們也嘗到一些了，剛纔我們被邀吃飯的時候曾經吃過，味道非常甜美，真是一件開胃的東西。

『嘗嘗看，吃我們北極農場的產物吧，』我們的女主人笑着說，於是我們就坐在那個四方桌子上吃起飯來了。

首先我們吃的是涼拌的番茄，萵苣和胡瓜，其次吃了和青菜在一起的大盤的豬排，飯後的點心吃的是塗着乳酪的像李子一般大的草莓。

在英國的海員中有一位是印度的回教徒，他婉辭把豬肉謝絕了。女主人依然大膽地給他額外一份可口的點心。

我們的參觀就算到農場為止。

西伯利亞的北極的各族人民，一共有五千萬人，然而他們却分成三十個不同的種族，自稱為南特西人，埃及契人，多爾干人，通古斯人，羅拉維倫人等等（這些名字一般都是每一個種族用來代替「人民」或「男人」的當地的語言），有的種族只有一千人，也沒有一個種族超過一萬五千人的。在有些地方，例如在伊加爾卡東北的泰米爾半島（Taimyr Peninsula），一萬一千人口住在新英格蘭諸

州全部面積一般大的土地上。這裏現今已經組織成泰米爾民族州，和埃及民族州都是克拉斯諾雅爾斯克邊區的一部份。此外和它們相似的民族州，有在阿拉斯加對岸楚克特半島上的楚克什民族州，有白海沿岸的尼尼次（Nentsi）民族州，有在下鄂畢河盆地的奧斯夏克——伏古爾（Ostiak-Yogul）民族州。

在過去，距離是社會改變和進步的一個有力的障礙。然而今天土著的人民已經開始覺悟到一個事實，就是在苔原以外還有一個世界。我們在伊加爾卡曾經參觀過一個學校，這個學校正在幫助北方的游牧人民去發現他們自己是處於現代的世界上。在那裏我們開始去研究當地人民的智力。

『畫一個火車頭給我們看看，』在埃及，當我們獲得一個學生的信任之後，我們就問他這一句話。他默默無言地拿起他的鉛筆來，彷彿是在集中爲他熟悉的物像，而把它們放在一個新的模型裏面似的。他從來也沒有看見過一節火車。最後他擡起他的嘴唇，開始畫出一個北方的藝術家想像中的一個火車頭來。這是安在雪撬滑竿上面的一個有外輪的汽船。

這是不必驚訝的。外輪是他在港口中曾經看見過的東西，而一個良好的雪撬便是他這一族人的光榮。我們這位年輕的埃及朋友，他的觀念完全符合着他所幻想的一個火車頭的物像，在他的幻想中，一個火車頭便是一個雪撬和一艘汽船的混合體。不久以前，他這一族的另一個人發明了一種用海象的皮做成的外胎，去代替一輛蹣跚的卡車，因爲卡車的橡皮外胎被北極的霜蝕爛了。另外又有一個人發明了一種十噸重的拖車的雪撬，有三個滑竿，中間的一個滑竿就用作牽引卡車的竿子。

人種學者們證明了住在西伯利亞苔原西北部的尼尼次人就是在青銅時代住在上葉尼塞河的密紐辛斯克盆地的爾戈——薩摩耶人 (The Urgo-Samoyeds)。他們會耕田，而且精於鍊銅。他們的銅器一直流傳到東方的中國和西方的匈牙利。在第五世紀的時候，土耳其韃靼人侵入，把他們趕到北方去。在十九世紀下半期，爲了研究芬蘭民族的起原，著名的芬蘭人種學者卡斯特倫氏 (M. Castrén) 曾經訪問過薩摩耶人。他在碧佐拉河，鄂畢河，和葉尼塞河下游，在薩摩耶人中間，曾經作過廣泛的旅行，他在那裏發現他們率領廣大的鹿羣流浪在苔原上面，單獨下碧佐拉盆地這一個地方，據估計就有四萬頭馴鹿。他們已經忘去鍊銅和耕地的技術了。在西伯利亞的冬天，當卡斯特倫感覺着非常寒冷的時候，他們却說：『天氣很溫暖，因爲沒有烏鴉凍死。』

在血統上和滿洲人一系的通古斯人，比起滿洲人來他們是不幸的。當第一位滿洲皇帝於一六四四年登上大清帝國的皇位，建立了一個著名的王朝的時候，通古斯人却被戈薩克人征服了。哈特威格博士 (Dr. Hartwig) 曾經把一八七七年前的滿洲人和通古斯人作過一個比較，他寫着：『二百五十年前，滿洲人還是遊牧的民族，和他們的北方的血親一樣，他們不能讀也不能寫，然而他們現今却有豐富的文學，他們的語言却在北京的宮庭裏被人說着；至於通古斯人呢，他們是被壓迫的，極端窮苦的人民，到現在還過一種沒有知識的生活，如同他們最初遭遇到戈薩克人的時候一樣。』 (註)

(註) 哈特威格博士著：『寒帶和熱帶的世界』。

古代的亞洲人，有些似乎已經渡過白令海峽或者經亞留申羣島到北美洲去了。赫立克博士相信美洲的印第安人就是這樣來到美洲的；他說，今天的蒙古人極像美洲的印第安人，假若他們穿上同樣的衣服，即使一位人種學者也不能夠單純從外表上辨別他們。（註）現在的愛斯基摩人是住在白令海峽的兩岸的。

苔原的游牧民族對於馴鹿的養育，正如草原的游牧民族養育牛馬的一樣。中國有可靠的記載，說是在第五世紀的時候，中國北部養育馴鹿的事情是非常普通的。此外還有一件歷史的記載，說是在第九世紀的下半期，英國的亞佛烈德國王曾經養過挪威的馴鹿。有些權威學者認為養育馴鹿起原於亞洲北部的中間一段。無論養育馴鹿的起原在什麼地方，總之，住在亞洲北部的人民，曾經擁有馴鹿差不多一千年的光景，這是可以確信的。舉出西伯利亞人民的一個例子來說，楚克什人的真正的定義，就是『富有馴鹿的人民』的意思。但是我們遇見過一個楚克什人，他却說他『喜歡牛』，問他為什麼喜歡牛，他回答道：『牛可以擠出更多的奶，而且一年生出一個牛犢來。』

在整個亞洲北部的那些北方人民，好多世紀以來都過着牧養馴鹿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但是他們彼此都隔絕了開來，分成許多相離很遠的種族的小集團，和目前瞬息萬變的世界簡直相去有幾世紀的光景。

在苔原上，牧放馴鹿是一種自然的經濟。美國得到阿拉斯加以後，內政部很早就看出馴鹿的價值來。阿拉斯加的土人並沒有馴鹿，一八九二年美國向俄國政府簽訂了購買馴鹿的合同，以後就把馴鹿運到阿拉斯加去。從一八九二年以後的二十年間買進的一千二百八十頭鹿，現在已經蕃殖到幾十萬頭，輔助了阿拉斯加土人的生活。在適當的照料之下，馴鹿的蕃殖是非常之快的。在一九四〇年西伯利亞的北極的土著人民差不多已經有了二百萬頭的馴鹿。

「四季帶着馴鹿旅行，就是遊牧的人民，」當我們去參觀伊加爾卡的一個醫院的時候，一位蘇聯的女獸醫這樣告訴我們說。她和她的丈夫都在泰米爾半島的馴鹿服務所工作，在那裏她從一個病鹿的身上傳染了癩症。於是她就來到伊加爾卡就醫。

她繼續說道：「在春天，馴鹿旅行到北方來，在空曠的苔原上牧放着，這一片苔原是生着苔蘚而沒有樹木的，從森林一直延伸到北冰洋。在夏天的旅行中，人民就跟着他們的馴鹿往北方來，他們每一個人有五十頭到二百頭的馴鹿。苔原長起來是很慢的，等到長得非常茂盛能够牧放馴鹿的時候，須要幾年的光景，馴鹿經過這裏以後，可能直到牧場上又長滿了苔蘚的時候纔回轉來。牠們的旅行每年都走着新的路徑，但是夏天總是往北去。在秋天，馴鹿回到南方的森林裏來，在那裏着柔雪的樹下，牠們用蹄子爬着地，用鼻子把雪挖掉，然後去吃下面的苔蘚。在冬天，人民也跟着牠們的鹿宿營在森林裏面，在那裏他們同時也掘出捕獸的陷阱來，因此遊牧的人民一季一季地移動着，年復一年地總是在北極圈的裏面，總是跟隨着牠們的鹿羣。但是我們正在想法改變他們這一種生活的方式，而且已經

得到很大的成功了。」

『怎麼改變呢？』我們問。

『是這樣的，』她回答道。『在我們伏洛昌卡縣裏，鹿羣是爲公衆所有的。養育馴鹿的人民有三個集團；不是每一個人每年的旅行中都跟着馴鹿前去，只是要最精幹的牧人前去的。我們獸醫往往也跟着他們去；但是婦女和孩子們一定要留在住宅區裏。打獵也是和這一樣。最幹練的獵人安放陷阱，這也是大家共同經營的。在這種方式之下，人民就易於住在他們所稱爲遊牧的帳幕的裏面了。在這些中心地點替孩子們設立了讀書的學校，過去他們都是在路途上生下來的，從小到老都跟在鹿後面，死了也就埋在無邊的曠野裏。在今天，孩子們到夏天就去露營，像其他地方的孩子們一樣。多爾干的孩子的第一個「先鋒營」於一九三八年設立在泰米爾，這一團孩子們坐着一列木船旅行到營裏去，木船是由汽油引擎所推動的一個大捕鯨船拖着的。在較大的中心，像伊加爾卡這裏，已經設立了醫院，婦女們在分娩的時候就到產科醫院裏來了。』

『醫藥的服務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一九一三年在全部西伯利亞只有五十三個醫院，多半都不收容土著的人民。但是今天單獨在西伯利亞的北極我們已經有了四百多醫院，對於任何人都可以收容。我們也看見了這一種收穫。例如尼尼次人在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三五年這三十五年內，人口減少了百分之七十，現在却增加了百分之五。其他種族的人民也都是這樣的情形。』

我們猛然回憶起來，於是說：『南生 (Fridtjof Nansen) 在他的那部著作「西伯利亞，未來的

國土」中，對於以前的吐魯罕斯克（Turkhanak）邊區有一番駭人聽聞的敘述，據說在差不多有挪威那般大的面積上，只有一個醫生。當天花盛行的時候，如他的敘述，結果是非常可怕的。」

『是的，我也讀過南生寫的那部書，從親身的經驗中我也知道了這些人民是怎樣地害怕生病，同時他們害怕他們的馴鹿生病，比害怕自己生病還要來得厲害，因為沒有馴鹿也就沒有他們了，但是現在我們的馴鹿服務所已經幫助人民在旅途上照顧他們的馴鹿。我們也設立了三個飼養馴鹿的農場，一個設在伏洛昌卡，一個設在波托波瓦，一個設在阿那地爾。在伊加爾卡這裏有一個訓練服務馴鹿的人員的地方，是由政府撥款創辦的。』

這時一個值班的醫生走了進來，那位女獸醫笑着說：『我怕談話太多了，你知道，一個人是要聽從醫生的囑咐的。』

『沒有關係，你不久就會痊愈的，』我們說，向她道謝了以後就辭別出來。

後來我們聽說游牧的人民不再完全倚靠馴鹿為食物了。雜貨，菓類，和五穀都從南方運進來。鹿皮也不再是他們的唯一的衣服了。他們已經有了布料，而且許多人都穿上皮和羊毛的短外衣。在改良飲食的習慣上，鐵爐子也佔據了一個重要的地位；因為人民也開始知道怎樣去烹他們的食物了。打獵的和牧養馴鹿的人民，把他們賣獸皮給政府所換來的現款，去購買這些貨物，一個專門打獵的人每年可以收入一萬三千盧布的光景。分配給四千多合作站和宿站的北方的全部商業，在一九三九年要值十六萬萬盧布，在這人口稀少的面積上自然也不是一個小數目。

在伊加爾卡過了一個月之後，我們溯河上行了二百五十哩，到古代西伯利亞的一個叫做吐番罕斯克的住宅區，這是由戈薩克侵略者於一六一〇年在葉尼塞河上建造的第一個鎮市。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這裏一向是警衛森嚴的崗哨，當地人民是非常害怕這種警衛的，因為如果人民不交出貢物來，警衛就把人民的首領們捉去勒贖，直等到把獸皮交出以後纔把他們放回去。後來黑狐皮被他們掠奪罄盡，纔把警衛撤去。探險家諾登司克得氏在一八七五年遊歷這裏以後，他寫道：

『這裏看來像是一座荒涼的村莊。周圍泥濘不堪，並且有死水的池潭。一所小教堂和一座寂靜的塔是唯一值得提起的建築物。此外就是被人遺忘的荒涼的小茅屋。然而這一座村莊却有郵政局，商店和酒店等。』

當我們到達吐魯罕斯的時候，我們並不感覺到怎樣的荒涼。這裏的人口已經從二百人增加到一千六百人，並且還有一個地方劇院（在一座廢教堂裏），北方的人民都在那裏表演民間舞蹈和音樂。這裏也有一個圖書館，我們在圖書館裏出乎意外地發現了一本密爾頓的「失樂園」，這是作者在建造這一個城市的那一世紀裏所寫的一部詩。

『這裏是密爾頓說到關於鄂畢河的地方，』那位圖書館員說，他是一個能够說英語的兩眼含着熱情的年輕的孩子。在我們想，他也許要把密爾頓所知道的關於建造吐魯罕斯的事情告訴了我們，不料他却指着書中的一段給我們看，那一段是敘述魔鬼撒旦被逐出天國的情形：

『……然後就去尋找一個掩藏的地方；

他找遍了大海，找遍了地上，

從伊甸園經過了本都國和瑪提的池潭，

溯流而上走到鄂畢河的對岸；

下游一直走到南極的地方……」（註）

於是他告訴我們，在密爾頓的時候，英國和荷蘭的水手們曾經去尋找鄂畢河的隱藏着的河口，據傳說所敘述，鄂畢河確是從中國西部一個湖中發源的一條河。雖然西歐的水手們沒有找到鄂畢河，但是戈薩克人却找到了，因此他們走到了曼加西亞，他們於十七世紀初葉就在那裏和中國人通商。從曼加西亞他們就到吐魯罕斯克來。

『那裏便是下通古斯卡河，』那位圖書館員說，他手指着窗外葉尼賽河對岸像是一個寬廣的海灣似的一個地方。『最初的戈薩克商人溯河東上，在進入勒拿河流域的分水嶺處找到了他們的路向。吐魯罕斯克一度是西伯利亞的中心，但是當雅庫次克城建立在勒拿河上的時候，整個西伯利亞的東北部都歸那裏統治了。戈薩克人又從吐魯罕斯克到葉尼塞河，在一九二八年左右建造了葉尼塞斯克和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兩個地方。你們可以沿着西伯利亞的河道到達整個內地和每一個居住區去。但是我們現今却坐飛機了。坐飛機要快些，任何地方也不會有山頭擋着航路，我們只是飛過山頭就行了。』

我們從圖書館裏走向戲院去，因為此刻正是戲要開演的時候。我們看的是「北極旅行劇院」主持的一個電影和一個由當地人扮演的獨幕劇。電影上一切的說明和錄音都是使用當地的語言。然而在放映完畢以後，一個人忽然走到幕前往幕後偷看着。

「他在看什麼？」我們問導演。

「他去看一看是不是有一個沙門在幕後拉繩子把影子移動着。許多老年的土人都相信一個靈魂的世界。他們相信鬼神能够帶給人類吉凶禍福，只有沙門可以控制他們。所以在人生病的時候，就請沙門來替他們醫治。」

這時上演由一個牧人所寫的叫作「沙門」的一個戲劇。這個戲劇是由一首民歌改作的，戲裏面有四個人物，僱工西洛和他的妻子，他們兩人的主人——一個叫做顏庫特的大量馴鹿的所有者，此外還有一個沙門。西洛夫夫婦爲他們的主人看管肥胖的鹿羣，但是他們得到的食物只是主人丟掉的沒有肉的骨頭。西洛爲他的沒有快樂的生活煩惱着，想離開了顏庫特去參加苔原上的人民的集體養鹿的生活。不幸西洛在這時候生了病，請求他的主人爲他請一位醫生來。顏庫特却瞞着他爲他請來了一個沙門，沙門就告訴西洛說，要想把病治好，必須送給他三頭馴鹿，一張狐狸皮，和一雙氈靴。這差不多是西洛的全部的所有物，所以他拒絕了他，而他的病也加重了。於是他的妻子走進門來，她聽了一個集體養鹿場的人們的勸告，跑去請一位蘇聯的醫生來。這位醫生是坐飛機來的，恰當其時他把西洛的病治好了。那個騙人的沙門也被趕走了。

晚間的節目單裏還有音樂：一架鋼琴和幾個絃樂器。通常和當地音樂連在一起的大鼓，只是沙門所用的樂器。指導員告訴我們說，許多音樂器具都運到西伯利亞的北極來了。我們後來從商業的統計上，纔知道單獨在一九三八這一年，運到北方來的就有十八架鋼琴，七十七具梵娥鈴，一千四百五十七具吉他，五百具曼陀林，六付銅絲的樂具和四千二百七十九具留聲機。

『這些人民是非常愛好音樂和戲劇的，』指導員告訴我們說，『我們的旅行劇院，每年來往於西伯利亞諸河的上下游，在每一個鎮市上都要停下來演出一次。有時候我們在船上或在無線電廣播上舉行合奏，在一九三七年的一次，我們從從狄克遜島上廣播一個節目到北極的站上去。我們在莫斯科劇院受過訓練的人們，幫助着當地的藝員去表演他們的戲劇。我自己就是從莫斯科的邁利戲院，一個最古老的戲院出來的。當北極開放的時候，北海航線管理局就請一團演員來，組織了北極的旅行劇院。我有一個關於現代戲劇和古典戲劇的目錄，其中有奧斯托洛夫斯基，郭戈里，莫里哀，和許多其他劇作者的戲劇。最受歡迎的一個戲劇是莫里哀的「偽君子」。當地的人民看過以後馬上就領悟到劇中的主題，而開始去嘲笑他們自己的沙門。』

我們向他說：『在伊爾卡我們已經看見了你們在市立劇院中上演的戲劇。不過我們對於你們在這裏和在極北方上演的戲劇更要感覺興味些。』

『是的，我們幫助在伊加爾卡和在這裏分別建立了一個劇院，』指導員說。『但是我們在北方人民中間所做的一切，却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故事哩。假若你們耐聽的話，我可以簡單地告訴了你們。當

我們的探險家們帶着寒暑表，晴雨表，無液氣壓計第一次往北方去測量氣候的時候，他們發覺到他們是處在和楚克什的獵人一般的一羣人民的中間。那些人民爲要增加每季的獵物，豎起來一塊施魔法的牌子，上面畫着海象和豹子的形象。那些人民本身幾乎就像是博物院的陳列品，他們的帳幕和嶄新的北極站並列在一起，站上的方向測量器，無線電的信號，測驗氣候的圖表，以及其他的科學器具，都是標準的設備，給與了在石器時代和航空時代中間的一個鮮明的對照。

『於是一九二六年在列寧格勒設立了一所北方人民的學院。最初從北極各地來到的學生，都穿着鹿皮的衣服。從楚克特半島來的游牧人民，第一次會見了從泰米爾半島和科拉半島來的游牧人民。他們發覺到他們有共同的興趣，但是他們却說着不同的語言，沒有一個地方有一種文字的。這些最初來到的學生幫助着用十六種字母印成啓蒙的書籍，在沒有文字表示汽船，火車頭，飛機，煤礦，工廠這些意思的時候，就用各種語言把這些字發明出來。啓蒙的書籍用在苔原上的游牧人民的初等學校裏，而在以後十年或十二年的學校中，就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在一九三八年，入列寧格勒學院的二百人一級的每一個學生，至少已經在初等學校讀過了四年。列寧格勒學院現在被北方人民喚作『神秘的帳幕』。

據我們後來所知，在這個『神秘的帳幕』裏，學生們被鼓勵着寫下流傳在人民中間的他們自己的詩人的口頭的民歌。和古代的傳說在一道，許多新歌也自動地產生了，在這些新歌中，混合着舊時代和新時代的人民生活的目的。搜集和印出這些民歌的工作，由旅行在北方人民中間的民俗學者和教員

們去担任。有一首民歌叫做『太陽歸來歌』，是首先被薩阿姆族（The Same）人民中間的一位年輕的教員記錄下來的。據人種學上所說，薩阿姆族就是芬蘭人，他們的酋長就是英國詩人朗法羅的「哈瓦沙」（Hiawatha）一首詩中的來源。（註）這個歌的第一部敘述一個狡詐的騙子用烈酒和玩物使酋長契開洛墮落下去，使他賭博，不僅輸去了他這一族的獸皮，並且把太陽也輸去了，結果長期的黑暗降臨在他的被毀滅了的人民的身上。第二部和第三部告訴了太陽歸來的故事。沙俄制度象徵了長期的冬夜，而蘇維埃政權則象徵了回到苔原上來的悠長的夏日。最後幾段歌是這樣寫着：

『你一生都在渴望着陽光，』

斯大林向薩阿姆人說，

『拿去吧，這是我給你們的太陽，

今後它將要擁抱着這苔原，

一天一度地帶給你們陽光，

溫暖你們的露營，你們鹿皮的幕帳。』

然後他動身回到莫斯科去，

（註）Hiawatha 是朗法羅詩中的主人翁。

經過了苔原和高山，
他經過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的脚印，
每一個脚印變成了一座新城，
這裏一座橋，那裏一條鐵道。
在草木葱鬱的赫賓山，
寂寞地矗立着的苔原，
在可愛的伊曼特拉湖邊，
現在有一座偉大的城市了。

他便是這樣地走遍了蘇維埃的國土，
這一位各族人民的朋友和領袖，
凡是有他的腳跡的地方，
都有了城市和那巍然高聳的建築物。

對於我們的朋友和領袖，斯大林，
我們集體牧場的牧人們，

要爲你唱一個快樂的勞動的歌兒，

歌頌那草原上的新生的太陽。

在老年人中，仍然有人在問：『爲什麼要學習讀和寫呢？難道我們沒有舌頭了嗎？我們已經忘記說話了嗎？』但是如果告訴他們讓孩子們進學校讀書是一件好事，並不難說服他們。有些青年人雖然依舊有點疑惑，但都熱心地採用現代的習慣。尼古拉，塔布金，一個埃及契族的詩人，就很驚奇地問道：『難道我真的變成一隻鳥雀了嗎？』因爲他說：

『我像一隻鷹飛到開闊的天空。

從高處向地面發出我的歡呼。

我在我的雪橇上趕着我的馴鹿，

我也在空中趕着我的馴鹿，

因爲我現在已經變成雲彩的兒子了。』

在列寧格勒的『神秘的帳幕』裏讀書的時候，他是第一個被鼓勵着去寫字的。在列寧格勒的學院裏，人們仍然可以找到表現從原始時代到工業文明的轉捩期中的人民的其他藝術的作品。北方的土著人民和一切打獵的民族一樣，都精於繪畫藝術，猶如美洲的印第安人之愛好繪畫。在列寧格勒學院裏，他們學着畫油畫，但是他們的最好的題目還是草原上的風景。有一幅標着這樣題目的畫懸掛在學院的會客室裏。

石質和象牙質的彫刻差不多是北方藝術最典型的表現。鼻烟盒，梳妝台，棋子，酒杯，花瓶等，都被俄國北方的工匠刻上了精細的花紋，在十八世紀歐洲從俄國和西伯利亞輸入一切象牙的時候就受到很大的讚美。很多的象牙是從鑛裏掘出來的化石質的象牙；已經滅絕的古代巨象的牙就埋在亞洲北部的凍結的地下。最有名的地下的象牙，是於一八〇六年在勒拿三角洲以北的新西伯利亞島發現出來的。從一個記載中我們知道，單獨在一八一二這一年，就發掘出來二萬磅化石質的象牙。然而古代巨象的牙並不是彫刻骨頭的人們所有的材料的唯一的來源。他們使用海象的牙的時候也很多。當地彫刻骨頭的人們所用的工具自然比他們的祖先的工具要好些，然而並不是美國的鋼銼，楚克什人把美國的鋼銼看得非常貴重，他們把『美國人』這個字就代替『有鋼銼的人』的意思。他們的最好的彫刻品便是馴鹿和雪橇的畫。

用山羊皮做的有色彩的女紅，用鹿頸下面的白毛鑲邊，是婦女們最擅長的一種民間技藝，自從她們過得較少的游牧生活，在她們較固定的住宅裏有較多的做針線的時間以後，她們的這種技藝比較以前更普遍了。

然而這些土著的人民並不只是精於民間的技藝；許多人都受了機械技術的訓練：氣象學者，無線電管理員，卡車司機，飛機機械士，商店的書記，甚至飛機駕駛員。

離開吐魯罕斯克的戲院不遠的地方，是一座舊式的木頭房屋，牆上釘了一個木頭牌子，牌子上的

字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第一任主席斯佛得洛夫先生曾在這裏流放過。』屋裏面是斯佛得洛夫先生的紀念物，更有趣的是一個現代氣象台的設備。

『氣象員今天是怎樣說的，』我們問一位負責的年輕的氣象學者。

『晴朗而又溫暖，』便是他的愉快的回答。『我剛纔已經給飛行員拍出一個向前駛行的信號，他們正在那裏等待一陣暴風颳過這一條線。在飛行離開伊加爾卡和狄克遜島以前，他們常常來詢問我們。這使得無線電人員感覺得非常的忙碌。』

『關於你們在西伯利亞的氣象的服務，我們已經聽到一些了，』我們說。『甚至阿拉斯加都利用你們的報告，你們的報告也幫助預測了在大西洋北部的飛行氣候。你們的這些器具使得我們好像是迷在森林裏面的小孩子一樣。』

『其實這些東西是非常簡單的，』他說。

『沒有疑問的是你的日常工作吧？』

『哦，自然囉。我們測量溫度，風速，雲的形成，和太陽的輻射，同時還要經常派遣輕汽球去測量上層的空气，因為高氣量的觀測對於在北極高空的飛行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每天固定地測量六個鐘頭，並且向狄克遜島的大氣象台用無線電報告當地的氣候，狄克遜島的大氣象台搜集葉尼塞區域裏所有的氣象台的報告，它是五個主要的氣象台中的一個。其他四個地方的氣象台是提克什灣的，車留斯肯角的，阿那的爾灣的，和阿得瑪的。經過這五個主要的氣象台，預報員們和觀測員們把聚集起來

的氣候報告每天用無線電呈報給莫斯科的中央氣象台。

『你們也爲碎冰船服務嗎？』

『不是直接爲碎冰船服務的，因爲吐魯罕斯克是離開北冰洋相當遠的內地。但是冰塊的移動也要正確地研究出來，正如研究空氣的一樣。固定的研究水性的人員們，住在沿着全部北方海岸和在北極海的遼遠的羣島上的六個常設的極地研究站裏。在飄流着的浮冰的方向和速度上，風向要佔一個重要的地位。我們曾經發現過，由伊凡·巴倍寧氏所領導的四位著名的探險家，在從北極飄流到格林蘭海的一塊浮冰上生活了有九個月。假若你看一看這一個地圖，你就可以看見他們長期飄流的一條鋸齒形的線路了。』

『極地的浮冰向西北飄流，經過整個兩極的流域，從白令海峽到格林蘭海，然後又到大西洋的北部，在那裏融化在溫暖的水中。南生氏曾經在整個兩極的流域內飄流過，因爲他的三年的飄流生活都是朝着西北的方向，飄流的路線畫在地圖上的時候，就顯出許多鋸齒形的彎曲的形狀來，像我們北極浮冰的形狀一樣。浮冰的移動決定一般飄流的方向，但是風的壓力却會把浮冰改變成一種驚人的狀態。所以我們研究風向就幫助了那些預測浮冰移動的人們。我們也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幫助他們。』

『葉尼塞河每年要把幾十億立方碼的新鮮的暖水傾入北冰洋內。有時候在記錄下當春季的時候傾出來的水量以後，我們便可以斷定在七月間浮冰將要飄到卡拉海的什麼地方。我們研究春季的洪泛，對於夏天來到海中的最初的船隻會在什麼地方和浮冰相會，可以有一個相差不遠的預測。這種預測一

要比一年地正確，因為我們研究起伏不定的水平，是和測量水度的船上的探險家們的測驗互相校正過的，他們把葉尼塞河，鄂畢河和勒拿河在夏天逼使冰塊從西伯利亞沿岸退到北方的限度，和它們在北冰洋中激起的潮流，都畫在海圖的上面。

『老探險家們都把卡拉海稱作「冰窖」，因為冰塊彷彿都聚集在那裏，而攔住了船隻的通路。我們已經發現冰塊何以攔在那裏的原因，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冰塊移動的形狀了。

『再者，我們當地氣候的報告，對於飛在前面引導碎冰船的巡查冰塊的飛行員們也是有用處的。那些飛行員們每天在巡查冰塊，尋找船隻易於通過的水道。有一個夏天，一些飛行員在海面的冰上飛行了有二萬哩。在以前的時候是沒有空中的巡邏的，因此船隻有時就被冰塊包圍着，當時在它們的航線十哩以外的地方就須要有一個容易通行的敞開着的水道，假若船長知道有這條水道的存在而能及時趕到的話。

『像北極的其他氣象台一樣，我們送出所有的報告，是利用電風扇所發出來的電力。例如在狄克遜島的無線電台上，每年可以發出一百五十萬字。無線電使我們可以忍受下一個「冬蟄」(Zimovka)的時期，當我們只有兩三個人一個電台上的時候，我們從來沒有感覺到寂寞過。我記得有一個「冬蟄」的時期，我是在瑪托欽·薩爾度過的，這是在東面被海峽把新地島切成兩個島嶼的一個島。在一個寒冷的風雪之夜裏，氣象人員走出門去，在一個棚子下面做他的日常的氣候測驗的工作，我們的器具都放在那個棚子下面，那裏離開我們的茅屋只有十二碼遠。他出去以後就沒有回來。我們也找不到

他，這盲目的雪風一連續颳了有六天。後來我們從一個雪堆裏把他挖出來，都凍得僵硬了。自從那次以後，每一個人都在雪風中走出去，都要首先把一根繩子繫住他自己而把另一端繫在門柱上。

『「冬蟄」是什麼意思？』我們問道。

『「冬蟄」？』他說。『一個「冬蟄」的意思，就是說在北極度過這一個冬天。這像是熊的冬眠，不過熊是把這個冬天睡過去，而我們是在冬天工作度過去。極站上的管理員很多都是老手，都在北方至少度過一個以上的「冬蟄」。厄恩斯特·克倫克爾在北方度過十五個「冬蟄」，做北海航線的極站部的主任。』

『你們是怎樣把「冬蟄」度過的呢？』我們問。

『不是在埃斯基摩人的雪屋裏面度過的。我們住在骨架建造得很堅固的房屋裏。這是預先精巧設計出來的一種樣式，由碎冰船運來，建造在荒涼的北極島上。有些站只有一所房屋，建造在嚴寒的岩石頭環繞的海岸上，夏天籠着霧，冬天飄着雪而天色又是一片的黑暗。其他的站有許多建築物。蘭幾爾島有容納十六個職員的住所，一個無線電台，學校，浴室，和爲園藝而設的一個金屬骨架的溫室。車留斯肯角也是和這相似的地方，但是狄克遜島要大些，有幾十座建築物，還有一些新的正在建造中。極站的職員住所住下三個人到六十人不等。在像狄克遜島和提克什灣這樣地方，都有港埠，所以人口要多得多。』

『這一定是一種淒涼的生活啊！』

「不然，因為我們從來沒有和外界失去接觸的。例如，我剛纔接到一個朋友的來信，是從那荒涼的泰米爾海岸以外的羅斯基島寄來的。他告訴我說：『我們的大宿舍現在已經完成，每一個人住着都感覺得很滿意。這所宿舍有十間屋子；一個無線電棚，氣象室，機器房，五個私人的住屋，一個吃飯和娛樂的士官室，另外還有一間廚房。我們的浴室可以容納十二個人。我們這裏只有六個人，所以每人可以隔開一個浴盆把熱水放出來去洗澡，我們有一個大家聚在一起洗澡的晚上哩』。」

「一個很好的舊式的禮拜六夜晚啊！」我們說。

「浴室在北方是一個真正的學院，保管你會相信的。當北方的土人們從我們送去的可以搬動的浴盆中出來的時候，他們渾身冒出熱氣來，在拭去肥皂沫之後，他們從晶瑩的眼光中看到了他們周圍的一個新的世界。現在還是繼續把我的朋友的來信告訴你們吧。他說：『在我們的士官室裏，我們有一個留聲機，一個無線電收音機，一個吉他，兩個曼陀林，兩個吉卜西人的二絃琴，一個罩着一塊乾淨的白布的餐桌，一個寫字檯，和兩千本左右的書。在兩個「冬蟄」內，我們已經把新鮮的花和棕櫚樹栽在門內，點綴着我們的臥室。我們有幾個照像機和一間沖洗相片的黑屋子。我希望你能够看見我們的相片啊！前一天我們替波雷照了一張像。她在站上已經過了三個「冬蟄」了，似乎還不在乎北方的天氣。我們的無線電是從一個直流發電機裏生出電來的。」

「閑暇的時候，我們就出去打獵。過去的一個冬天，我們獵到了三十七隻北極狐，並且殺死了六個極熊。我們不能不把極熊殺死，因為牠們一聞到我們的食物的氣味，就爬進我們的帳幕來，有一隻

熊甚至走進了我們的儲藏室。極熊自然是一種不好的食物，但是新鮮的熊肉也很可口。

『去年五月初間，烏雀向北方飛來了。第一隻烏雀，那春天的使者，便是雪雀。接着飛來的是象牙鷗，海燕，海鳩，鵝，棉鬼。我們最喜歡棉鬼，把牠們的毛窠都無情地取了下來。你會責備我們嗎？那些棉鬼的絨毛是非常有用處的，是最溫暖的一種質料。所有這些烏雀都在島上營巢，生出牠們的雛鳥。多半都營着單獨的窠巢，只有象牙鷗集中了六十隻到一百隻鳥的小巢。現在夏天快要過去，有些烏雀已經飛往南方去了。象牙鷗是最後離開這裏的一種鳥。最後的花也要隨着牠們凋謝了——北極的罌粟花和紫蘿蘭，這兩種最初融雪的時候就出現的花。這些花常常是在最初結凍的時候凋謝的。我們不容易看到它們凋謝，也不容易馬上知道它們凋謝的消息，因為當時的雪都覆蓋了石頭，我們的島看來就像是帕米爾山的嵯峨不平的山頂一樣。』

『那彷彿不是怎樣動人的景物。處在這種情況下是必須有耐心的。』

『那自然是沒有疑問的，不過我們太忙，沒有功夫去思考那些事情。』

『你的朋友所說的波蕾是誰？』

『哦，』那個氣象員笑了。『告訴你，在我們的極站上也有女人。在一個極站上，女人們百分之百地完成了她們的計畫，而男人們只完成了百分之四十。你覺得懷疑嗎？是這樣的：這一個站上有兩個女人和五十個男人。在一個「冬蟄」期間，兩個女人都結婚了。在另外一個站上，有兩個男人和一個女人，還有一個孩子。在兩個「冬蟄」期間，那個孩子已經長過了他的搖床，於是又用浮木替他做

了一個新的搖床。在這健康的沒有病原的北極，他長得非常強壯了。但是——波雷並不是女人，而是一個黃羽毛的反舌鳥，那一個站上的寵物。許多站上都有這一類的寵物，但寵物通常是那瘦削的埃斯基摩人的狗。在一個站上，「冬螿」一開始的時候有十隻狗，「冬螿」完結的時候却有二十隻狗了。隨着巴倍寧和他的三個同伴在浮冰上的，是一個叫做「約蕾」的狹犬，這一個狗作了一個「冬螿」的惡作劇。有些站上甚至連豬都養着，雖然豬並不是一種令人寵愛的東西。」

「那真像是在我們自己的後院裏面的生活，」我們笑着說，「却不像是我們過慣的北極。」

「你們的意思是說你們曾經在北極住過嗎？」

「哦，不是的！我們失言了。我們的意思是說，我們常常認為北極是世界上最不好的地方，最不適於人類居住的地方。但是你們住在這裏似乎是非常享受的。」

「是的，我們喜歡這一個新的北極。現在和先前已經有很大的不同，使得我們都難以想到過去的一切，在那一個住着稀少的探險家的寂寞的地方。我們現在忙得一點也不感覺到寂寞了。啊，現在已經八下鐘了——到了我該要出去看測量表上數字的時候。在十分鐘以內我還要拍出一個關於氣候報告的無線電報給狄克遜島。請你們原諒我。」

「啊，沒有關係。我們很抱歉打擾了你們的工作。」

「不要客氣。我們常常喜歡會見新來的人們，看見新的面孔的。」

於是我們辭別出來，通過了鎮市回到碼頭上。我們上了載我們從葉尼賽河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去

的船，從那裏我們又開始了沿着西伯利亞鐵道的旅行。我們在葉尼塞河的汽船上過了十天的光景，在這一條長河裏慢慢地駛到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碼頭。在船上，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去回憶在吐魯罕斯克就攔了一天和在伊加爾卡住了一個月的時候的經過。我們曾經看見西伯利亞的北極的新的前哨，也在那裏工作的人民交談過，但是我們所經歷的全部的情況，直到我們回到美國來幾天以後，纔在我們的心中清醒過來。我們這時纔想起北海航線管理局的局長斯契米特教授所說的話：『俄羅斯北部的開關是和美洲的開關同樣重要的。』

驅使這些北極的開拓者們在充滿陽光的簡短的夏天和在整個黑夜的北極的「冬蟄」中能够住在北方的最大的推動力，便是越過世界頂端的北方海道的開關。沒有這些開拓者們的勇猛不停的勞動，那一個環繞歐亞北部連結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北方的海道，仍然不過是一個夢想吧了。然而這一個夢想現在却已經成爲一個具體的事實了。

第九章 繞過世界頂端的海道

『你要知道，冰凍就是我們的朋友，』克拉辛號碎冰船瑪卡洛夫船長向我們說，這一隻船從白海以北的大西洋的水中航行到太平洋以後，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停泊在西雅圖的船塢裏。『假若沒有其他東西可以躲藏，我們可以躲藏在冰凍裏面。沒有一個艦長敢於跟隨我們到冰凍裏面去的。』

克拉辛號碎冰船經北海的航綫，越過世界的頂端繞到達西雅圖，這一條航綫在聯合國的戰略上是極端重要的。船集在碎冰船的護衛之下，可以從北大西洋經過這一條航綫駛往北太平洋，經過這一條航綫也同樣可以從北太平洋駛往北大西洋，這樣便可以把太平洋和歐洲的前綫連接在一起。由這一條航綫，通過『友誼的冰凍，』從西雅圖到阿堪遮，或者從摩曼斯克到海參威，只有六千哩的距離，而在來年的整個夏季，運軍需物品到前綫上去的船隻和從蘇聯運原料到美國與坎拿大去的船隻，都要通過這裏。

使用北方的海道是預先已經看見到的。『現在似乎是沒有理由可說了，』著名的探險家史特芬生氏於一九三七年曾經寫着，『在緊急之時，譬如一旦太平洋上發生了戰事，要像去年（一九三六）繞過亞洲的北方沿岸運去二萬四千噸的東西一樣，下一年（一九三八）也由同樣的路徑運二千四百萬噸的東西，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克拉辛號抵達西雅圖的前一個月左右，英國的無線電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短波收音台所記錄的）報告，在西雅圖和阿堪遮中間將要創辦整個冬天的航運。當克拉辛已經真的停船在西雅圖的時候，紐約時報評論道：『環繞世界然後回到歐洲的西北航綫事實上常常存在着。但是三個世紀以來，失敗的探險家們却沒有找到這一條路徑。凱白特，赫得生，弗洛墨塞，都認為從北大西洋上一定有一個出口，可是命運之神却偏要和他們作對。唯一的可以航行的路綫，是通過一個大陸的另一邊的另外一個海洋的。當科克艦長（Captain Cook）在我們美國獨立的那一年駛入太平洋而向白令海峽推進的時候，他在向這一條航綫搜尋着，但是直到俄國人在我們這一時代裏纔把它開闢出來。蘇聯的克拉辛號碎冰船剛巧通過這一條航綫，從北海經過西伯利亞以北的偏僻的水道，而現在是停在西雅圖的船塢裏了。這一隻碎冰船在美國港口的出現，表明了只要有堅固的船，好的領港者和正確的海圖，北極的亞洲水道是可以航行的。假若這隻船不能把供應品帶回蘇聯去，那纔是怪事哩。』

為蘇聯北極的諸海所經過的通路，對於西伯利亞沿岸的航運是負責保護的。商船在碎冰船的護衛之下經過這裏，可以一步一步地環繞世界，一路上裝滿貨物。

亞洲蘇聯的北極航運的發展，隨着全蘇工業的擴張而完整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五年計劃中的北極部分，便是北海航綫管理局，這是在一九三二年設立的一個龐大的機構，在包括北緯六十二度以北的全部蘇聯的領土內，或者在蘇聯全部面積的五分之二的領土內，有處理國家事務的權力，這一個領土的首長便是史契密特教授（Professor Otto Y. Schmidt），被新聞記者們稱為『冰凍委員長』或是

『冰凍海軍上將』的；那些新聞記者從這位滿臉鬚鬚的可敬的探險家的身上，發現了他的動人的儀表，而他現在也是科學院的會員了。在從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的長期的投資裏，將近一萬萬元是用在促進管理局的工作上，這一個管理局有將近四萬僱員，這一件事是曾經被史莫卡(H. P. Smolka)在他的『對抗北極的四萬人』(40,000 Against the Arctic)一書中戲劇化了的。

這一個管理局監督着探險，海運，航空，商業，工業，漁業，教育以及醫藥的工作，簡單地說，在蘇聯的極北方的每一項工作。

在設立了北海航運管理局以後的時期中，就有了很大的擴張，一般地是有秩序的，但在瑣細的事情上面也不都是管理得很好。大企業有北極的探險，從美洲的飛行，設立五十多極站，開闢西伯利亞河道，振興北極的工業，建造許多海港等等。這些事情引起了全世界的敬慕，但却忽略了重大的缺點，例如被冰包圍的船隻救濟出來要耗去龐大的經費，航運管理的不善，以及運費過高等等。

但是人們在當時已經懷疑到一定有人在管理局裏面從事故意的破壞，雖然直到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公審叛國案的時候纔把這件事情證實和暴露出來，在那個案件中暴露了管理局政治部主任柏卡維諾夫(S. Bergavinov)和卡瑪尼克將軍(General Gamarnik)同謀暗殺斯大林，做爲一個有計劃的『克姆林宮政變』的行動，而使得高級的紅軍將領能够奪取克姆林宮的政權。一九三七年六月，幾個將領被處死刑，這個陰謀根本歸於失敗；直到一九三八年公審的時候，這個陰謀的全部內幕纔暴露出來。

在一九三七年夏季，管理局獲得了顯著成就。四位探險家——巴倍寧，克倫克爾，瑟索夫和費得洛夫——踏上了北極的浮冰，想飄流到格林蘭海去。兩次橫越兩極的飛行已經成功，但第三次的飛行却失敗了，飛行員和飛機在北極和阿拉斯加之間失了蹤，此後就沒有聽到關於他們的消息。在一九三八年審訊一個無線電接綫員的怠工案時，證實是他企圖故意破壞了那一次的飛行。

這樣一種教人憎恨的事情，再加上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冬天碎冰船的全隊都被包圍在冰塊的裏面，所以使得一九三八年的航運計畫陷入於危險的狀況，結果不得不把管理局重新改組。到北極去探險的四個人都得到了很高的新位置。伊凡·巴倍寧做了北海航運管理局的局長，這一個管理局也重新改組過了。

據公布的第三次五年計劃（一九三七——一九四二），改組管理局的任務，是在歐洲俄羅斯和遠東西伯利亞之間的定期的航運中，使得北海航綫成爲一個可以依賴的水道。管理局所屬的行政工作被劃出了，所以它主要地成爲一個運輸的機構，負責指揮北海護航的安全，而不再監督教育、醫務、商業和地方工業，除非這些事情成爲海上工作的附屬部分。因此，管理局仍然繼續控制北方的探險工作，並且促進北極區的煤礦的開發，以供應船隻的燃料，但它的行政職務只及於北極諸島，楚克特和雅庫，第亞的極北部，而且只限於商業和皮革經濟的範圍以內。在歐洲俄羅斯，鄂畢河盆地和葉尼塞河盆地等的極北部，除了海洋運輸以外，一切企業的管理權或則歸地方蘇維埃或則歸各聯邦的委員會。

蘇聯從來沒有計劃永遠保持一個和蘇聯其他各處隔離的北極的領土。蘇聯的目的一向是想收回這些廣大的荒地，使它們儘可能和蘇聯其他地方一樣。依照這一種政策，和航運無關的一切企業，例如教育和醫務，都於一九三八年改隸於教育委員會和衛生委員會。在同年北極航空綫差不多有三分之二都改隸於國家組織的民航管理局。

以前指定運到雅庫第亞北部的貨物，都從莫斯科經西伯利亞鐵路運到伊爾庫次克去，再由卡車運到勒拿河的上游，然後裝在木筏和駁船上沿河而下。其他的貨運由鐵路經伊爾庫次克直達海參威，在那裏再把貨物裝在貨船上，向北經白令海峽向西沿海道而達科林馬，雅拿，英的格加，勒拿等河的河口。現在貨物直接從歐洲俄羅斯的摩曼斯克和阿堪遮向東經北海航綫到達雅庫第亞，比起先前要走六個月來，現在走兩個月就可以到達目的地，而且用費也要少些。這樣每年可以減輕西伯利亞鐵路的幾千噸貨物的負擔。

在一個時期，勒拿河口的提克什灣是一個轉運口，貨物交託那裏再向東運往雅拿河和英格的加河的區域。從摩曼斯克的二千〇五十哩路的長距離的貨運，每噸納運費二百三十盧布，從提克什灣到雅拿河口的一百八十哩路的短距離的貨運，每噸納運費二百盧布。此外還有從提克什灣到英的格加河，雅拿河和安那帕（Anabar）河等河口的高價的轉運稅。因此必需要從摩曼斯克直接運到這些河口去。這種直接運輸的辦法已經確定，但是只有在當地可以一次賣完大宗貨物的時候，這種辦法纔可以實行得很好。

對於轉運貨物不到一百噸的各站，已經想出不同的配貨計劃來。例如在新地島，貨物運到二十一個站，其中有五個站是相當大的。以前運輸一千二百噸貨物的船開到每一站，有時卸下幾噸來需要幾天的功夫。現在較大的中心都作為轉運港，從這些港口開出只有二百噸和三百噸容量的船隻。當地沿海的貨物都用小船運送。在楚克特沿岸有許多漁村的地方，一隻五百噸容量的沿海航行的帆船，在一百天的航運季節內，可以經營五千噸貨物，需費較一個五千噸容量的貨船要少些，因此這樣的大貨船便可以立刻運回木材，鐵物和獸皮了。船隻經過北極海中必須迅速開行，因為航行的季節是只限於夏季的短短的幾個月。

主要的幾個港口——狄克遜島，科夫斯灣，提克什灣，阿巴契克，上帝灣——都已經機械化，以便加快北極船隻的來回的航程。船塢搬運器，煤倉的木柵，港內的狹軌鐵道，以及旅行的裝貨帶都已經設備了。為了減少耽擱的時間，在港口的船隻以外又加上油船，小划船，煤炭駁船等等。這一些設備，是要船隻在港內只停留四天到五天的光景，而不要像過去那樣停上十天或十二天。

以前北極的艦隊大部分是由頓巴斯煤礦供給燃料，這一種情況如果在一九四一年還是如此的話，已破壞了航運計劃。但是在一九四〇年巴倍寧氏就宣稱北極的艦隊完全仰賴北極煤礦的煤了。北極煤礦在一九四二年產煤一百五十萬噸。

由於在採煤上，船塢上，和交貨上的這些新的辦法的結果，貨物的運送量增加得非常之多，例如在一九三二——一九三七這五年間，沿科林馬河運交的貨物就增加到百分之二千七百，此後還有不斷

的增加。在一九三三年，兩隻貨船從摩曼斯克駛往提克什灣的勒拿三角洲，但是不得不在提克什灣度過一個冬天。七年以後（一九四〇年），十隻貨船在護航之下到達了勒拿河，交貨的手續非常迅速，所有的船隻都能够在被凍結以前離開了北極。此外又有一隻「狄克遜」號的新船在她的處女航中到達了提克什灣，然後又回到摩曼斯克去，在同一季節裏又向東到伊加爾卡作來回的航行。所有這些船隻都在碎冰船的護航之下，並且有空中的巡邏。

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八年間運輸的貨物一共在一百萬噸以上。一九三八年，在卡拉海中運送了二十四萬噸的貨物，比較在一八七六——一九一九的十四年中間在卡拉海運輸的全部噸數，有五倍之多。一九三九年運輸的貨物有一九三八年的兩倍。

在蘇聯北極艦隊的一百隻船中，有四十隻是碎冰船，有些被列為碎冰的汽船，因為這些船隻是用往北極的貨船，而且可以不需要碎冰船的護航。這條綫上的船隻都是很大的碎冰船，像這樣的船隻一共有十隻以上，其中包括舊有的一萬噸的克拉辛號，新造的一萬一千噸的斯大林號（於一九三八年訂造，而於一九三九年航運季節中開始護航），卡干諾維契號，和莫洛托夫號。

除了這些新的碎冰船以外，蘇聯的造船廠正在建造一萬多噸的在北極運貨的貨船。這些新船如有兩個七千二百匹馬力的煤氣機，便可以從摩曼斯克到白令海中的上帝灣來回各一次，而不需要增添煤炭。在戰爭爆發以前，甚至設計了巡邏半徑到七千五百哩的一萬六千噸的大貨船。同時又在計劃有五萬匹馬力和二萬四千噸排水量的超級碎冰船，以針對在蘇聯的遠東到歐洲俄羅斯和在美國，坎拿大與

俄國之間的戰時運輸的需要。

據葉尼塞河一帶的人們所說，在北方海道裏面的商業的航運，很久以前就開始了。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便是『拂曉號』船的下水，這是於一九〇〇年建造克拉斯諾雅爾斯克橋樑若干年前建造的一隻小汽油划子。西伯利亞的土著人民建造了拂曉號這一隻船，並且希望這一隻能夠和她的名稱一樣，在葉尼塞河開闢一個新的時代。那些勇敢的夢想者們把這一隻船駛入卡拉海裏，經過隈甲亦海峽 (Vaigach Strait) 到白倫文海 (Barents Sea)，繞斯干的納維亞半島，真正的經由波羅的海而到達了聖彼得堡，對於他們親手建造的船隻所獲得的成就感到了無限的快樂。但是却有一個冷酷的招待在等候着他們。兩個水手被喀倫斯達特要塞的衛兵捉去當作逃亡的流犯了。他們的這一種成就引起了挪威和英國的感動，可是彼得堡的官方對於西伯利亞和從卡拉海到葉尼塞河的通路却感到非常的不高興。

於是就有了波羅的海艦隊的海軍中將兼喀倫斯達特海軍學校的教官馬卡洛夫 (Stepan O. Makarov) 的故事。在他私邸的會客室裏，他向一羣貴族發表他的談話，他已經設計了一隻碎冰船，需要有人幫助他建造這一隻船。

『因為大自然已經把港口都封在冰凍裏面，』他說，『所以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再能比俄國得到碎冰船的益處了。有了碎冰船我們就可以航行在卡拉海中，到達鄂畢河葉尼塞河，而不會有被冰塊把船撞碎的危險。甚至我們可以衝到北極去！』

當保守的報紙提到他的最後的聲明的時候，就立刻攻擊他這一個計劃。這些報紙說，馬卡洛夫是一位優秀的海軍將領，但他却是一個夢想家。沙俄對於有天才的人們一向是非常的殘酷，特別是莫斯科和彼得堡的那一羣商人，他們認為假若馬卡洛夫的計劃成功，他們的沿鐵路上的利益就要受到威脅了。甚至海軍官吏們也聽商人們的話，而不相信馬卡洛夫的話。

所以馬卡洛夫就請准了假到英國去，在那裏他發現英國的理論家們倒相信他的見解。在一八九七年十二月，他把他的圖樣送到紐卡斯爾城的阿姆斯特朗造船廠，在一位傑出的西伯利亞商人和英國的一些企業家們的支持之下，就開始建造起他的船隻來。這便是爲什麼俄國第一隻強大的碎冰船雅馬克號（The Yermak）於一八九八年九月在英國下水的原因。

雅馬克號（採用征服西伯利亞的一個戈薩克人的名字）是有八千噸排水量的一隻船。北極探險家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樣大的一隻船。維卡號，江乃特號，佛拉姆號——比較起來都只是不滿五百噸的小汽艇。甚至建造在雅馬克號之後而被稱爲「碎冰鐵嘴艦」的柏雷（Perry）北極探險隊的羅斯福號碎冰船，其排水量也不過一千五百噸。但是雅馬克號却依舊是一隻無名的碎冰船。夏天在北極海上的試驗，已經表示出對於打開塞滿了冰凍的水道，雅馬克號大大地勝過了先前一切的船隻。但是這隻船從來沒有得到允許去做一隻有用的碎冰船，只被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留下來在波羅的海的一些港口裏忙碌不堪地使用着，使她在特殊的幾個月的航運中做打開這些港口的工作，有時護送艦隊到沒有冰凍的海上去。

然而在一九〇一年冬季雅馬克號却執行了一件非常顯著的任務。一隻裝甲巡洋艦在波羅的海的霍格蘭島外觸礁了。在她還沒有能够脫險以前，冬天已經來到，於是她就被凍結得結結實實地在波羅的海的冰凍裏。在冬天就得把她救出來，因為到了春天冰凍融化的時候，就要把這隻船毀壞了。在討論了許多建議救出這隻船的計劃以後，就決定用雅馬克號運救生船的水手和沉重的裝備到霍格蘭外的這隻觸礁的船上去工作。雅馬克號行駛在波羅的海的冰上，像一次愉快的巡邏一樣，並且爲工作人員運來事先設計好的房子，食物，煤炭，和一切必需的工具。當救護工作正在進行的時候，俄國的發明家波頗夫氏（Alexander S. Popov）也在附近的科特卡（Kotka）島上架起了無線電天綫來，在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不要利用電綫他已經收到從很遠的地方發來的第一次無線電報。這是一個磁力的電信，電碼是從設在霍格蘭島上的一個傳報機上拍出來的。電報上說，在巡洋艦船頭下面的一塊石頭已經移去，船底也修理好了。不久雅馬克號開到，從冰凍上開闢出一條水道來，把以前撞破的巡洋艦帶回科倫斯特達海軍根據地去。

馬卡洛夫海軍上將在這一次成功以後，再建議建造第二隻雅馬克號，作爲她的一個姊妹船。於是他說，可以護送一個戰鬥艦隊經過北冰洋到白令海峽和太平洋去，他認爲這一條北方的航綫完全沒有被攻擊的危險，再者，從列寧格勒經過蘇彝士運河到海參威是一萬二千六百二十八哩，但從摩曼斯克經過北極到海參威只有五千六百七十一哩。然而這時西伯利亞鐵路已經往東延長到滿洲，所以沒有再建造第二隻雅馬克號。反之，在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後，俄國的戰鬥艦隊駛往，繞着歐亞非三

洲，當最後駛抵朝鮮的對馬海峽的時候，日本人却出其不意地把這些戰艦都消滅了。

在這次戰役中，有十三隻戰艦被擊沉或者被擊毀，四隻戰艦被俘擄，當一九〇五年這一次不幸的事件過去以後，化學原子週期表的發明人，俄國的科學家曼得里也夫（Mendelejev）宣稱：『假若我們在對馬海峽所損失的戰艦有十分之一用在開發北極上，我們的艦隊也許早已到達海參威，而撇開外國的對馬海峽了。』

這時纔提出更多的碎冰船的要求，去開闢北方的海道『衝到北極去』，因此建造了兩隻一千二百噸的碎冰船，以代替另一隻大的雅馬克號。一隻命名泰米爾，依照亞洲極北端一個岬的名字；另一隻命名隈甲赤，是依照在巴倫支海和迦拉海中間的一個海峽的名字。

雅馬克號還留在波羅的海，但是泰米爾號和隈甲赤號却駛入南方的海洋，繞歐非亞三洲而達海參威。它們在一九一一年從太平洋中的這一個基地駛入在白令海峽地方的北極的海裏，並且沿着西伯利亞海岸往西行駛，預期在一季內能够環繞泰米爾岬經過隈甲赤海峽而入白海。它們並沒有在一個夏季完成了這一次航行，相反地却耗去了三個夏季。它們兩次回到海參威過冬，並且添上從西伯利亞鐵路運到東方來的煤炭。在一九一五年，在軍留斯肯角（泰米爾半島的極北角）外被包圍在冰凍裏面過了一個冬天之後，隈甲赤號觸在靠近葉尼塞河河口的一個暗礁上沉沒了。然而泰米爾號却終於到達了阿地遮。

泰米爾號和隈甲赤號的航海，主要是受了俄國軍事當局的鼓勵。他們盼望有一條海道，戰艦可以

經過那裏由北方從波羅的海到太平洋。由海上運輸貨物到西伯利亞去還是次一步的考慮。然而西伯利亞的商人却喜歡運費便宜的海道，所以他們想使用雅馬克號，結果是沒有能够如願。雅馬克號正在忙於保持波羅的海港口的開放哩。到了一九一四年，這隻碎冰船服務的記錄，是有一千條船隻在她的安全的護航之下從波羅的海的冰上通過。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的進攻一步一步地加緊着，因而俄國經過波羅的海和黑海到大西洋的出口是關閉了。運軍火到俄國來的英國的運輸艦，不得不經過北方到摩曼斯克的不凍港，或者到阿堪遮。但是當英國的貨物到達這些口岸的時候，並沒有鐵路把貨物運到列寧格勒去。一直到那時，在這些口岸與莫斯科或彼得格勒中間，唯一的交通仍然只是四輪車的路。突然間沙俄的政府覺悟到甚至只限於在歐洲的戰事，北方的海道也是非常重要的。於是立刻撥款建造從俄羅斯中部的鐵道到摩曼斯克和阿堪遮口岸的支綫。但是大部分的官吏仍然把北極看作對於俄羅斯帝國是一個荒涼而無用的附屬品。當沙俄的一員官吏在一個促進北極航運的計劃書中讀到「摩曼斯克是一個不凍港，憑藉了灣流溫暖着斯于的納維亞沿岸」的時候，他就馬上在紙的上端亂寫起他的批評來，說：『在北極從來沒有一道灣流，也絕對不會有的。真是胡說！』

然而自從在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戰事吃緊的期間建造了鐵路支綫以後，俄國政府終於撥了幾百萬盧布給英國的造船廠，為建造碎冰船之用，那在平時建造一隻第二號的大碎冰船都是不可能的。在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一七年的冬天，英國為俄國建造了七隻碎冰船，有兩隻是一萬匹馬力的，想用以

擊碎在白海中的冬天的冰凍，開闢阿堪遮港口以便運輸軍事供應品。

但是隨着俄國的革命，便是東綫的崩潰。新造的船隻在敗北的時候丟棄在白海裏，被協約國所得。有幾艘船被協約國當作戰利品，後來又以高價賣給蘇聯。

一萬噸的碎冰船克拉辛號，原來就是白海艦隊的聖山號。一九二〇年她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的第一次航行，護送了十二隻船經卡拉海到鄂畢河和葉尼塞河，帶回西伯利亞的糧食去救濟伏爾加河一帶的災荒。初期蘇聯的另外一艘碎冰船便是列寧號，一艘載重五千噸的船隻，這一隻船最初出來護航，是在一九二一年當她攜帶八隻船通過被冰凍堵塞的卡拉海到鄂畢河和葉尼塞河去的時候。現代北海的航綫，實際上是從克拉辛號和列寧號最初幾次的護航開始的。

當像克拉辛號和列寧號這樣的大船用在護航上面的時候，另外馬里金號，西多夫號以及其他的小船（都是在戰時緊張的艦隊中救出來的）被用在封閉港口和北極探險的工作上面。然而直等一九二八年，當克拉辛號和馬里金號被蘇聯政府派出作救生船的使用的時候，全世界纔在一種戲劇化的狀態中覺悟到在北極所做的一切。

烏伯特·諾比爾的輕氣球飛在北極的上空毀壞了，氣球上的人們降落在碎冰上，想向世界報告他們蹤跡，但沒有成功，一直到住在白海沿岸的一個收聽無線電收音機的人聽到了關於他們的災難的微弱的信號的時候。不久以後，諾比爾的冰上的帳幕就安置在斯匹茲伯爾根羣島的西北方了。許多國家的航空人員和海員們都參加了這次救護的工作，然而只有克拉辛號衝破了冰塊開到那些人們所在的地

方，把他們帶回到大陸去。這一次使命的成功總鼓勵起大胆地使用碎冰船的計劃。北極探險變成工業化的第一次五年計劃中的一個主要的部門了。

在北極碎冰艦隊的幫助之下，蘇聯的探險家們目前已在大陸的北極各地設立了永遠的研究站。法蘭士約瑟地島的極站便是在一九二九年設立的，此後它就是世界上的一個極北部的北極站，在一九三七年作為運載巴倍寧探險隊到北極碎冰上的飄浮站的蘇聯飛機的一個起點。其他的極站都設在西伯利亞的北極的沿岸，到了一九三二年，卡拉海的航綫就定期地駛往葉尼塞河和鄂畢河，吸收那裏的資源，但是當時還沒有一隻船在同一個航海季節裏一直從阿堪遮駛往白令海峽。再者，自從諾爾敦士克約得號在一八七九年航行一次以後，還沒有船隻在護航之下從西方一直開到勒拿河口。

於是在一九三二年有了西伯利亞科夫號的開航。這一艘船是蘇格蘭的一千三百八十三噸的捕鯨船改造的，船上有二千匹馬力的引擎，於格拉斯哥城建造，先前的名字叫做「比拉文求勒號」。現在更換的名稱，是爲了紀念一個叫做西伯利亞科夫的商人，他曾經從他的私人財產中投了大宗的資本去發展北方的海道。西伯利亞科夫號在兩個月零四天以內從阿堪遮城一直航行到白令海峽，因此證明了航海的船隻是不需要在北方過冬的。

在下一年有三艘貨船由列寧號的碎冰船護航從阿堪遮城繞泰米爾半島而達提克什灣，這是第一次從西方開到那裏的蘇聯的運貨船。

不久發生了一個悲劇。在丹麥建造的一隻運輸船「車留斯肯號」沉沒在阿拉斯加西北端對面的楚

克什海中了。車留斯肯號於一九三三年夏季從列寧格勒繞歐亞兩洲的北部到海威參去，到了秋天駛近白令海峽的時候，忽然被包圍在冰塊裏面，於是這隻船就隨着冰塊飄流而去，直到一九三四年二月被冰塊撞毀的時候，她纔沉沒到海裏去。於是俄國的飛機從楚克特半島起飛，美國的飛機從阿拉斯加起飛，一同去搶救這隻船上的人員。結果車留斯肯號船上所有的海員都被救出，而這一次救生的成功，遂鼓勵了蘇聯於一九三七年飛到美國去的橫越北極的飛行。

在一九三四年的航海季節裏，另外一個重要的計劃，便是把里特基號從海參威開往摩曼斯克去。泰米爾號和隈甲赤號想在一個航海季節內達到航行的目的，已經歸於失敗，而被迫在北極的冰上度過一個冬天。里特基號的航海日誌却告訴了我們一個有趣的故事，里特基號原來的名字叫做「格雷伯爵號」，於一九〇九年在英國建造，專供在魁北克和愛德華親王島之間的郵政和民航的用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這一隻船爲俄國所購買，改名爲「坎拿大號」，服務於白海預備艦隊。以後在列強干涉蘇聯革命的期間，她又被英國海軍部所得，作來往於阿堪遜和摩曼斯克之間的郵政和民航之用。當列強干涉的軍隊撤退的時候，這隻船又落到俄國人手裏，在蘇聯的旗幟下航行了。

蘇聯政府把這隻船重新命名爲「費多·里特基號」(Fedor Lite)，以紀念在十九世紀初葉發現新地島的俄國的一位著名的海軍上將。里特基號和雅馬克號碎冰的方法是不同的。後者是把沈重的船頭去撞冰塊的頂端，前者是用她的很小的斧尖似的船頭把冰塊裂碎，是一種「鋤冰」的方式，被稱爲北極艦隊的「白天鵝」。在蘇維埃政權之下，里特基號第一次在北極服務，是於一九二〇年在卡拉

海中救出被冰塊包圍的馬里金號。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九年中間，她被使用在黑海裏面，爲通往亞述海的運輸船在冰凍上打開了一條水道。在一九二九年，她以海參威爲根據地，從海參威的口岸作過無數次的航行，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夏季經過北冰洋向西開往摩曼斯克去的一次長程的航行。

在一九三五年，兩隻運輸艦又在碎冰船的護航之下走了和里特基號相同的一些航程。她們於同一年從海參威向西經北方的海道，在駛入列寧格勒的船塢以前，又去訪問過倫敦和安特衛普。第二年夏季又有十四隻船在護航下從海參威經北方的海道抵達了列寧格勒。

『十年以前，我們的探險家們就已經說過，要平均兩三年有一次以上的完成環繞亞洲的北方的航行，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維亞穆爾·史迪藩生寫着。史迪藩生評論這一個偉大的歷史事件，又補充說：『現在大多數人覺得，如果想要一試，大多數船隻，大多數年頭都會成功的。』

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却來到了一個低潮，當時多數碎冰船和將近二十隻運輸艦，因爲冬天煤艙裏缺煤的緣故，而被凍結起來。龐大的克拉辛號，列寧號，里特基號，西多夫號，薩得柯號，馬里金號——都被冰包圍着而沒有辦法——都不得不在西伯利亞以北的北冰洋中度過這一個冬天。西伯利亞科夫號也殘破了。當時就有人在想，假若敵人向蘇聯的遠東邊境上進攻，大量的航運都要停止了。

當時莫斯科正在審訊叛國的案件，在審訊中間，提出了充分的事實，證明北海航運管理局的高級官吏們的腐敗。在一九三七年，航運是被故意地阻撓着的。船隻被派遣去從事不必要的使命，在離開

供應基地很遠的地方已經把用煤耗盡。在北冰洋中從事護航任務的航海官吏所發出的命令，爲完成航行的任務所必需的命令，都被上級撤消了。結果許多船隻在冬天被凍結起來而變成無用，這樣一直到來年的夏季。然而在那一個事件以前，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就由巴倍寧浮冰研究營裏發出了求救的信號，這個研究營在一九三七年五月抵達北極以後，便向格林蘭島飄流而去。這一哩見方的浮冰在一陣暴風中被吹裂了開去，探險家們就登在一塊六十呎見方的浮冰上。他們正在迫切地需要碎冰船去救出他們，但是這一個碎冰艦隊已經被包圍在北極的浮冰中間了。結果兩艘創痕纍纍的老碎冰船，雅馬克號和泰米爾號，纔駛去把他們救了出來。

自從雅馬克號下水以後，四十年已經過去了。這隻碎冰船的發明人馬卡洛夫將軍，在俄國海軍被日本在旅順港突襲的戰役中死去。在這四十年中，雅馬克號已經担任了許多次有價值的任務，但是比起她在一九三八年的成就，這一切都不算得什麼。不僅她和泰米爾號在一起救出了四位科學家，同時她又獨自從浮冰裏面救出了列寧號，里特基號，和她們所護送的十五隻船，使得她們仍然能夠立刻開到太平洋去。克拉辛號也被自己的水手救了出來，這些水手們發覺靠近泰米爾沿岸的煤鑽，就在被冰塊包圍着的冬天盡力挖煤，想在航行季節一旦開始的時候把船開到提什克灣的加煤站去。

雅馬克號於一九三八年八月救出大量的北極艦隊以後，她就往北開到北極的盆地，在那一月終到達了北緯八十三度零六秒，這是在北冰洋中隨時可以自由航行的一個新記錄。她可能再開上前去『衝進北極裏面』，但是她的任務是救出碎冰船薩得柯號，馬里金號，西多夫號，這幾隻船當時是被包圍

在浮冰裏面，正經過北極盆地向西方飄流而去。如同在波羅的海上一樣，雅馬克號衝破了浮冰，把薩得科號和馬里金號救了出來；這兩隻碎冰船加上燃料以後，又跟在她的後面駛出。但是西多夫號的舵在被冰包圍的冬天已經毀壞，而不得不逸出原來的航綫，駛入了爲雅馬克號所開關的一個狹窄的水道裏。這時她不得不被雅馬克號拋棄，而繼續漂過北極的盆地。她的機器也壞了，但仍然繼續漂流着，在幹部海員操持之下，於一九三九年三月抵達北緯八十六度以內，比先前或以後的任何一隻船駛到離開北極的地方都要近些。在三十個月的飄流以後，西多夫號終於被從斯匹次北爾根羣島以北的浮冰中救了出來，重新回到北極艦隊裏服務去了。

雅馬克號在夏季的任務完成以後，於九月初間駛往車留斯肯角外的海峽裏去，在她的橋樑上掛起蘇聯的國旗來，表示對她的敬意，這時初次在北極的海水中航行的斯大林號，也向她鳴起致敬的禮砲。表現在這隻新碎冰船上面的設計，正如她的姊妹艦卡干諾維契號，莫洛托夫號，里凡尼夫斯基號等最近建造的碎冰艦一樣，都是俄國人在雅馬克號建造以後的四十年中所得到的經驗。恰當其時的，在亞洲極北部的土地以外，雅馬克號歡迎着她的繼承者做爲北極艦隊的旗艦，這一個艦隊現在已經是一列著名的船隻，定期地維持着北方海道上面的商運了。

在一九三九年，斯大林號完成了從她在摩曼斯克的基地到白令海峽的航程，在一個月之內航行了三千八百哩，而在下一個月又回到摩曼斯克去。自從那時以後，在一個航海季節內橫過北冰洋的來往各一次的航行已經成爲一件可能的事情了。

其後一艘新型的運輸艦狄克遜號於一九四〇年下水，她的第一次的開航是從摩曼斯克到勒拿河口的提克什灣。她不僅完成了這一次的航行，安全地回到摩曼斯克，並且在同年的夏天又作第二次的航行，通過卡拉海到達葉尼塞河的伊加爾卡港，在那裏她裝上了一船的木材。然後她駛出了葉尼塞河的河口，在冬天上凍以前就回到摩曼斯克去。在這兩次的航行中，狄克遜號都是由碎冰船護航的。

我們親眼看到北方的海道已經大大地開闢出來了。

在沿西伯利亞河道一帶的船長們的房艙中，都懸掛着龐大無比的碎冰船的照片。很難說出那一艘船是最受人擁戴的：雅馬克號，斯大林號，克拉辛號，或者其他任何一艘，因為如果沒有這些碎冰船，西伯利亞的航運只能限於和西伯利亞鐵路交接的勒拿河，鄂畢河，和葉尼塞河等的中段有限制的地區以及有公路的地方。然而有了這些碎冰船，從美國西部海岸運來的海上的貨物，就可以由河道的汽船上運往蒙古和中國去。

第十章 布里亞特——蒙古

亞洲蘇聯的真正的東方是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東部開始的，在那裏，伊爾庫次克省和布里亞特蒙古都是蒙古人民的傳統的故土的鄰居。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以東的人民，當他們還沒有真正地抵抗日本的侵略的時候，已經有十二年以上的時間在建造他們的防線，因為日本侵略者的不斷的威脅控制了居住在亞洲的東部和中部的一切人民的生活。因此，伊爾庫次克省和布里亞特蒙古蘇維埃共和國的人民，在政府的形式上雖然和蒙古與吐瓦人民共和國有所不同，但是它們彼此之間不僅是非常的友好，而且對於制止日本軍閥的前進也負荷着共同的使命。

我們在一九四〇年春天，沿西伯利亞鐵路旅行，經過了伊爾庫次克省和布里亞特蒙古。我們在這裏證實了給人深刻印象的經濟上的發展，這一種發展是計劃使這一區域成爲遠東前線的強大的後方。三年以前，我們曾經來這一個區域遊歷過，當時這裏的鐵道還只是單軌的；現在完全是雙軌了，許多車站都是新的，其餘的車站也都是重新建造的，大部分都很清潔，牆上也都刷洗一新。在鐵道兩邊不遠的距離內，可以看到忙碌的工廠和鋸木廠。當我們的特別快車駛過一座很高的橋梁的時候，我們看見在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地方的依舊凍結的葉尼塞河上，成列的馬車和卡車打冰凍上面渡過了河。雖然時候是在春天，那一條寬廣的河卻是白色而靜止着的，彷彿粘合在兩座陡崖中間的一樣。滑冰的人們

就從河的右岸的懸崖的高聳的坡度上馳了下來，造成了蘇聯滑冰的最高紀錄。我們當時所看見的便是西伯利亞滑冰隊裏的『有翅膀的天空滑冰者』的一個訓練場。

在離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的第一個晚上，我們經過了玻洛維那——在我們從莫斯科到海參威的旅程中的中途，過此不久，我們就到達了塔什特（Tasht）的小交叉站，鐵路從那裏轉到東北方去，構成了西伯利亞鐵路的北方的支線，這一條現在正在建造的鐵路線穿過了雅庫第亞的凍結的荒原和蘇聯的遠東區。別人告訴我們，這一條線跨過勒拿河，向貝加爾湖以北，經吉倫斯克和波達伊波城（Bodaho）而達少共城（Komsomolsk），再往太平洋上的蘇維埃港去。這一條鐵道的正確的路線和它的完成的狀況，是蘇聯保守的很好的一個秘密，但是據我們聽權威方面說，建造的工作進展得非常迅速，已經到了快要完成的地步。合衆社的記者赫爾曼·哈必特氏在我們之後經過亞洲蘇聯，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拍出海底電報說：『爲少共城的俄國軍事上和經濟上的主要的基地服務的西伯利亞鐵路的完全新的一段，據說快要完成了。』這一條鐵路叫做貝加爾——黑龍江幹線，在經濟上和戰略上都有重大的價值。它將是穿過容易防禦的地帶的一條路線，假若敵人企圖切斷蘇聯的遠東區和其他部分的聯絡，而佔領了沿黑龍江邊境的西伯利亞的幹線的話，這一條鐵路可以做爲從太平洋岸運輸供應品進來和從內地運輸供應品到太平洋岸去的主要的路線。

過了塔什特以後，我們次一個重要的停留的地方，便是伊蘭庫次克，那是西伯利亞的一個古老的城市，在西伯利亞鐵道建築以前由商隊的獸車路上從蒙古和中國來到北方的商人們都是學習這一個地

方的。伊爾庫次克人口二十五萬，是伊爾庫次克省（全省人口一百三十萬）的省會，它有一個不確實的名譽，就是被人稱為最近開始有現代設備的蘇聯的一個大城市。當我們於一九三八年停留在伊爾庫次克的時候，這一個城裏沒有自來水設備，沒有溝渠，沒有電車，然而當美國的一位著名的旅行家喬治·肯南氏於十九世紀末葉旅行到這裏的時候，他還把這個城市列為全西伯利亞「最文明」的中心之一。甚至在今天，伊爾庫次克可能仍然缺乏這些生活上的享受；但是已經有九個高等教育的學校了（在肯南去那裏的時候只有一個學校）。

伊爾庫次克是伊爾庫次克省的行政中心，由於兩個產金的區域，波達伊波金礦和勒拿金礦而著名。後一個金礦所在地是一九一二年大屠殺的場所，這一次屠殺的結果，是招致了全俄的抗議的大罷工，使沙俄的政權動搖。『冰凍被打開了，』當時的一個革命黨人寫着，而跟在一九一二年的大動亂的後面的便是一九一六年的沙皇的崩潰。

我們從伊爾庫次克沿着安加拉河（Angara River）到它的上游貝加爾湖地方，這個湖有三百七十五哩長，二十哩到四十哩寬，並且有一哩路的深度，是世界上一個著名的大湖。雅庫第亞就在貝加爾湖以北，和貝加爾湖相隔只有伊爾庫次克省的一個狹長的地帶。像一個半月形似的環繞着貝加爾湖的東南岸的地方，便是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再往南去是蒙古人民共和國，往東去便是赤塔省。從貝加爾以東到太平洋的西伯利亞邊區，一般的稱為蘇聯的遠東區。

人們相信，有一個時期貝加爾是連接着北冰洋，而和陸上的騷亂隔離了的。

有三十道河流流入貝加爾湖，其中就有色楞格河，但是只有安加拉河從貝加爾湖向外面流。安加拉河從它的發源處流得非常快，盡是一些急流，所以直到十二月底或正月初以前都不凍結，只有在西伯利亞的嚴冬的兩三個月內纔被凍結起來。然而它的下游卻是經常地凍着，結果在秋深的時候從上游流下的水，都被凍結的下游儲積了起來，泛濫在冰凍上面，在伊爾庫次克城造成了嚴重的洪水。可是寒冷的天氣對於控制洪水是有幫助的；伊爾庫次克的市民鏟雪在河邊堆成了雪堆，這些雪堆凍結了以後，就成爲抵制那波濤洶湧的河水的天然的凍堤了。

安加拉河是只有秋汛而沒有春汛的一條河，有一些故事反映出她的無比的力量來。

『就在安加拉河從貝加爾湖裏流出的地方的河床裏，有一個龐大的圓石，』一位和我們同車的紅軍官告訴我們。『當河水清澈的時候，一旦那雄偉的安加拉的水流繞在它的周圍或則經過它的上面，你差不多就可以看見它在那裏轉動。萬一沒有這塊圓石在那裏，安加拉河的水就要大量地狂奔出來，而泛濫了葉尼塞河左岸對面的西伯利亞的低地，降低了貝加爾湖的水平。』

布里亞特蒙古人有一個關於安加拉河的傳奇。據說先前有一個時候，在那裏住着一個老年人和他的年輕的妻子。老年人叫做貝加爾，他的妻子叫做安加拉。好嫉妒的貝加爾爲要藏着他的妻子不讓陌生人看見的緣故，在他的住宅周圍各方面都豎起高山來。然而安加拉是好動的，心裏就想着逃走。在她的姊妹們幫助之下，她計劃騙過了貝加爾的監視。在一個黑夜裏，當那個老年人睡熟的時候，安加拉和她的姊妹們衝出了高山而泛濫到外面的平原上去。貝加爾醒來以後，纔知道他的不忠實的妻

子逃跑了。他氣得面色蒼白，就捉住附近的一個懸崖向她後面摔去。懸崖落在安加拉前面的地上，碎裂了變成一些大圓石擋住了安加拉的去路。她仍然飛快地在跑着，打圓石上面跑過，從圓石上面流下瀑布來，而把紛亂的急流丟在後面；她跑着跑着，一直跑到老貝加爾趕不到的地方，最後她的力氣耗盡，投入那在前面等待着她的勇敢而年輕的巨人華尼塞的懷抱裏去了。

關於安加拉河，仍然有其他許多故事，但是關於她的將來的故事比起關於她的發源的故事來更要迷人些。有一個故事，是設爲了計劃控制安加拉河的無限制的力量，而在她的急流的地方建造一個西伯利亞最大的水電廠，供電力和電燈給幾十萬方哩的土地上的工廠和人民。在安加拉河，色楞格河，巴古興河（Barguzin），志高伊（Chikoi）河，以及布里亞特蒙古的其他諸河，有充分的水力儲備，每年可以產生五百萬其羅瓦特的電力，比較美國的 F. V. A. 要多五倍的電力。這便是安加拉的『夢想』；但是烏拉爾的工業過去也是這樣產生的。現在安加拉河已經用盡了她的無限制的力量，把她的粗野而難以馴服的急流讓給華尼塞河了。

西伯利亞鐵路沿着被沙皇時代的做苦工的流犯們從巖石上切開的一條道路，繞過了貝加爾湖的東南岸。我們從車窗裏伸出頸子來，看見巨石的絕壁高聳着，幾乎筆直地伸在我們的頭上。太陽照在凍結的湖面上的反光，從車窗的左邊映射過來，教人的眼睛都暈眩了。然後我們突然投入黑暗的隧道中，一個接着一個，一共有三十六個隧道，每兩個隧道中間有時隔着懸崖，有時隔着湖。『這裏的風景更要美麗些，』一個在高加索度過假期現在回到遠東去的乘客這樣評論道。『這裏的風景是不平凡

的；鄉間比較野曠而又崎嶇」。另一個曾經住在黑海的里維耶拉區域的醫生，也點頭表示同意。『在這裏的山比較高加索的山更要雄偉些，』他說。我們能夠看出他說話的用意。

過了一會兒，懸崖退去，東薩顏山脈的白雪皚皚的山峯又呈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乘車經過貝加爾湖的沿岸，有八個鐘頭都看到這些山脈出現在地平線上。

向晚的時候，在我們渡過那往蒙古和中國去的舊水道，凍結的色楞加河以後，我們就到達了布里亞特蒙古自治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烏蘭——烏特，它的位置是從貝加爾湖的北部到南部和沿着湖的東岸的一個半月形。

在沙俄的政權下面，布里亞特蒙古的廣大的天然富源是完全荒廢了的；它的工業上的發展只限於一個造酒廠；人民是以游牧為生的，坐在他們的圓形天幕的馬車裏面流浪在鄉野間。在每三個成年的布里亞特人中間就有一個喇嘛。宗教的教條是禁止人民洗碟子洗衣服的。

沙俄的官吏們完全不關心於改善這樣的情況，事實上他們彷彿是盡了最大的能力把布里亞特人的做人的資格消滅了。據俄國地理學者佛雷丁氏所說，布里亞特人民當時生活在可怕的貧苦和污穢的裏面，肺病和梅毒像傷風感冒一樣的普遍。在革命以前的三十年中間，布里亞特人的數目減少了三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布里亞特人既不被招募也不被強使服務於後方的工作，而只是被當做牛馬一樣的徵用了去。『徵用』纔是一九一六年官方命令中的一個正確的名詞。

帝俄征服布里亞特蒙古人民的歷史，很正確地表示出俄國在建立廣大的沙俄帝國中間征服其他一

切地方的方法。

『布里亞特人』這個名稱，最初出現在一九一六年俄國的檔案中，當時記載着西伯利亞的阿拉尼族 (Arani) 已經臣服於俄國。(註) 在這不久以前，阿拉尼族曾經受過布里亞特人的進攻。在一六二二年，差不多有三千布里亞特人在葉尼塞河出現。他們和俄國人第一次接觸，是在一六二七年，這一年，俄國人馬格辛姆·帕費力夫 (Maxim Pertrieb) 率領了四十戈薩克人順通古斯卡河而下 (上通古斯卡河有時是指安加拉河)，到達了布里亞特人的居留地。他想使他們變成沙皇的屬民，但是他們拒絕了。在同年，戈薩克的酋長彼得·帕克托夫 (Peter Baketoff) 在通古斯卡河上的吉朋斯克雅地方建起了要塞，而把俄卡河的布里亞特人征服了。

戈薩克人這屢次的遠征，並不是單獨爲了尋找土地，謠言傳到俄國人的耳裏，聽說布里亞特人有很多的黃金。在一六二八年，關於這種財富的故事吸引了雅哥夫·克里勃諾夫旅行到布里亞特人的地方去，他在俄卡河遇見了布里亞特人，但是他並沒有找到黃金。然而他卻帶走了二十一個布里亞特人做奴隸去了。

在一六三一年，俄國人在俄卡河口的附近建造了一座要塞，而叫它做布拉次柯雅 (即現在的布拉次克)。於是他們想和布里亞特人和解，被俘虜的奴隸是放回了，可是派遣去的兩位使者卻遭遇了不

愉快的命運，一個被殺死，一個被驅逐回來。以後帕費力夫帶了十五個戈薩克人再度到布里亞特人那裏去。布里亞特人給他和跟隨他的人每人一張黑貂皮，但是不承認這是納貢。布里亞特人同時又勸誘通古斯人也停止向俄國人繳納獸皮的貢禮。

在一六三五年，布里亞特人殺掉布拉次柯雅要塞的全體的衛兵，而把槍砲子彈都奪了過去。於是俄國人派遣了討伐的遠征軍，把這叛變的部落打敗，到了一六八九年，俄國人統治了一直到俄卡河為止的全部區域。

據歷史上記載，這時戈薩克人也前進到勒拿河的沿岸。那裏的通古斯人在當時是布里亞特人的屬民，布里亞特人禁止他們向俄國人納貢。戈薩克的指揮官梭特尼克·帕克托夫 (Sotnik Paketoff) 因此就去懲罰他們。當時在他身邊的只有三十人，其中有十個人還被他丟在烏什——古特。他和剩下來的這些人們前進到庫倫卡河，這是一六三一年的事情。在五天的行軍之後，他遇到了二百個布里亞特人，看見他們來都逃跑了。這些戈薩克人佈防以後，就派人去要求布里亞特人一定要變成俄國的屬民。布里亞特人答應他們在兩天內送一些獸皮來，作為他們的貢禮。因此布里亞特人的兩個酋長和六個隨從就到戈薩克人這邊來。戈薩克人要他們把弓箭放在外邊，然後進入營房裏面，於是他們獻出了五張不好的夏天的黑貂皮和一張幾乎連毛也沒有的壞去的生皮。

俄國人知道受騙了。這時布里亞特人已經拔出刀劍來，但是俄國人已經事先作好了準備。他們殺死了四十個布里亞特人，贖下來的也都受傷。布里亞特人集合了大批人馬預備來報復，可是俄國人已

經走了。

在一六四〇年，瓦西里·維特塞夫來到了布里亞特人的地方，在勒拿河的支流昂加河口。但是布里亞特人仍然拒絕納貢，理由是他們已經納貢給貝加湖以南的蒙古人了。在一六四一年，俄國派遣一枝軍隊去討伐那些抗命的人，在三星期以內將他們征服。但是他們的酋長車普楚闊還在繼續抵抗着，在他用他的弓箭射傷了許多俄國人以後，他的帳幕着了火，他自己也被火燒死了。車普楚闊的兄弟庫蘇姆爲了替他的哥哥報仇，集合了二千名布里亞特人去進攻俄國人，在殺死了許多俄國人以後，他也終於失敗了。此後有將近三年的和平時期。

在一六四四年，戈薩克的副酋長庫巴特·伊凡諾夫突然進攻在安加拉河草原上的布里亞特人，帶回了許多戰利品。結果布里亞特人的許多部落都聯合起來對抗俄國人，他們前進到佛科倫斯克的要塞，奪走了許多牲畜，而把這個要塞包圍起來。他們一共有二千人，都攜帶弓箭，刀箭和戈矛，很多人都披上鎧甲。雖然俄國人只有五十人，但是他們卻有槍砲，所以使得布里亞特人不能近前。要塞被圍攻了有一年多，直到從伊林斯克來了一百三十個戈薩克人纔解圍下來。

在一六四六年，俄國人在戈薩克人亞雷西·彼達列夫的領導之下，去進攻其他的布里亞特部落。這時布里亞特人的不平之氣爆發出來，形成了空前團結的精神，他們全體聯合在一起，在以後的幾年圍攻了俄國人的許多地方的要塞。然而俄國人的槍砲終於獲得了勝利，到了一六五五年，在勒拿河區域的布里亞特人完全被征服了。

在這個期間，俄國人逼近了貝加爾湖，這裏是布里亞特人的『聖海』。在貝加爾湖裏航行的第一個俄國人，便是庫巴特·伊凡諾夫，他在一六四三年率領了不過七十五個人來到了這裏。他在俄康島登陸，擊潰了住在島上的一千多布里亞特人。在一六四七年，另外一個戈薩克人科列斯尼科夫到了上安加拉河，在那裏建築了一個要塞。科列斯尼科夫聽說住在貝加爾湖以南的蒙古人收藏的白銀是很多的，他派遣了四個戈薩克人和通古斯族的一個酋長去搜尋，他們遇見了蒙古的酋長吐魯開——塔本，他殷勤地接待着他們，並且給了他們一些黃金和兩個銀碗。他告訴他們，他的這些寶貴的金銀是從中國人那裏來的。

但是俄國人並沒有放棄了在貝加爾湖一帶搜尋金銀的念頭。他們聽說安加拉河區域的布里亞特人的白銀，是從吐魯開——塔本的岳父，蒙古的統治者，喀爾卡斯族的賽臣可汗那裏得來的。於是他們要求吐魯開派遣嚮導人員帶他們到他的岳父的帳幕那裏去。吐魯開知道他們要到那裏去的用意，他也知道到蒙古去找尋金銀是沒有希望的。但是他卻不能說服那些黃金狂的俄國人。於是他派人帶他們走一條迂迴的道路，這條路本來應該至多兩個星期就可以到達，可是他們卻走了兩個月。俄國人同時又聽到賽臣可汗說，他和他的人民所有的金銀，都是和中國人通商換來的。在回去的時候，俄國人在貝加爾湖的巴古辛地方建築了一座要塞，這一座要塞就變成了他們向東擴張的一座主要的堡壘。在一六六一年，他們又在伊爾庫特河建築了一座要塞，後來就變成了伊爾庫次克城。到這時所有的布里亞特人都被征服了。於是布里亞特人開始了一個衰落的時期，一直繼續到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為止。

然而如要使布里亞特蒙古人轉入現代生活的途徑，只有給與他們平等的權利，自治的政府和土地，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纔算是把這些都給與了他們了。可是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離開俄國的中心是如此之遼遠，而它的人民又是如此之落後，所以直到一九二八年的時候，纔開始致力去利用它的天然的資源。在過去五六年間，布里亞特蒙古在工業上已經有了驚人的擴張，最顯明的跡象是從它的首都烏蘭——烏特表現了出來。

當我們到達烏蘭——烏特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可是街道上仍然擁擠着來往的行人。我們過去曾經到過那裏，這一次我們決定在那裏再停留一兩天。使我們驚奇的是，當我們離開車站的時候，我們意外地看見了新起的四層樓的房屋，現代的學校，和沿着街市中心區的工廠建築物，在鮮艷奪目的街道上夾雜着擁擠的市民，還有從鎮上買了貨物放在馬和駱駝背上馱回家去的蒙古農民。和馬，駱駝等並列走在在一起的，是倍克牌汽車，道奇牌卡車，以及蘇聯製造的各種車輛。

因為烏蘭——烏特佔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全部五十四萬二千人口的將近四分之一，所以它是這一共和國的中心。城內的工廠是非常之大，主要的一個工廠，便是價值五千萬元的機關車和汽車的製造與修理廠，這是整個蘇聯遠東部分的一個最重要的軍事工廠。這一個工廠製造供給遠東紅軍使用的鐵甲火車和重坦克車，由最近改善的經過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公路，這一個工廠所製造出來的武器，可以很便利地運到中國去。這一個工廠的位置離開日本人佔領的滿洲非常遙遠，可以不致於受到意外的進

攻。烏蘭——烏特還有一個大玻璃工廠，每年出產將近二萬五千噸的玻璃，一個打包房，在一九四〇年製出二千五百萬聽罐頭肉，此外還有幾個麵粉廠。

但是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的工業，是不限於它的首都一個地方的。在烏蘭——烏特西南，就有一個很少被人知道而非常重要的都丁斯克鎢鑛聯合廠，位於世界上最大的金屬鑛的地方。這裏的鎢，黃金，白銀，和鉬等生產的數量非常之多，因而在最近三年間靠近煤鑛和工廠的地方建立了一個有三萬人口的城市。在斯留丁斯卡雅開出了雲母鑛，在薩顏山以南也開出了石棉鑛，在貝加爾湖的俄康島有錳鑛，這是軍火生產所必需的一種金屬，在美國是非常缺乏的。俄國人並不急於要顯示在俄康島所掘出的錳的數量，但是據說錳的儲藏量是廣大無比的。在別的地方，自從第三次五年計劃開始以後，一個大的化學聯合廠已經建立起來，此外有一個大冶金廠，在基爾塔克有一個打包房，在北貝加爾區域有一個鍊銅廠，在烏什——巴古辛有一個罐頭魚廠。

布里亞特蒙古的最有趣的工業，便是在古辛諾湖（鵝湖）的一個地下煤氣廠。用一種除了蘇聯以外其他國家很少使用過的方法，煤炭不需要發掘出來就可以在地下直接變成了煤氣。把煤鑛變成煤氣的方法第一次在莫斯科和頓內次流域的煤鑛中舉行實驗的時候，證明了在每一個鑛的上面和鑛裏面可以省去八百到兩千工人，使他們能够從事於其他工業方面的工作。煤氣用管子接到地面上，然後通到工廠裏面去，比起掘煤和運煤所耗費的金錢，只佔極少的一部分。從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中間，在布里亞特蒙古的工廠裏面的工人，從一萬四千人增加到三萬人，而一九四〇年的工業生產比一九二

○年要多四十四倍。在第一次五年計劃期間，用在擴充工業上面的經費只有一千萬元；在第二次五年計劃間便增加到兩萬萬元了。

在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的土地上，有百分之七十八以上都是濃密的森林。在貝加爾湖的東岸，有世界上最稀少的黑貂，在巴古辛的獵物畜養所，黑貂是用科學的方法繁殖着的。布里亞特蒙古也是亞洲蘇聯的主要繁殖牲畜的區域。在全部三百五十萬頭牲畜中，多半都是用集體的方式在畜牧着的，有些牧場多至一萬頭牲畜。爲要刺殺肉類，牛奶和羊毛的生產，政府也允許私人家庭養五頭到八頭駱駝，八頭到十頭牛，十匹馬，和一百隻到一百五十隻羊。私人家庭可以任意把自己的牲畜賣給國營農莊或集體農莊，無論國營農莊或集體農莊，都得畜養牲畜，其範圍依照牧場的大小而定。二十年前，布里亞特蒙古人大半都是流浪的牧人，但是最近他們已經轉變到農業方面和一種安定的生活方式了。在著名的什爾加侖都流域（Zhergalantui Valley），以前喇嘛寺院的廣大的地產都變成了集體農莊，先前那裏的游牧人民，已經從流動的帳幕遷移到茅屋的家庭裏面，設置了鏤板的床，維也納的彎木椅子，鏡子和衣櫥。布里亞特蒙古的廣大的農場，在一九三八年有一一五〇架拖拉機，到了一九四〇年便有了兩千架拖拉機。

在一九三〇年以前，布里亞特蒙古的運輸差不多完全倚靠在西伯利亞鐵路上面。然而自從一九三〇年以後，特別因爲這個國家是通往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大門的緣故，一種充分的鐵路和公路的建築計劃已經開始了。從烏爾——烏特沿色楞格河到蒙古邊境的那個古老的恰克圖城，已經建造了一條一百

五十四哩長的鐵路。這一條鐵路對於防禦亞洲蘇聯特別重要，因為可以利用這一條鐵路運兵到蒙古去。在邁俄爾斯克的碼頭上建造的汽船，定期航行於色楞格河，而且有許多艘船把貨物帶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去。有一條在任何天氣下面都可使用的公路，把烏蘭——烏特和恰克圖以及蒙古的庫倫連接在一起；其他的公路把烏蘭——烏特和諾佛色楞基爾斯克 (Novo-Selengirsk) 以及扎喀爾 (Tskhir) 連接在一起。民航的飛機連接烏蘭——烏特，莫斯科，海參威和庫倫。

過去是不識字的布里亞特蒙古的人民，現在已經有五百所初等和中等學校，四十所高等和專門學校，共計有四萬學生。有十七種報紙，一百三十四所圖書館和一百四十七個電影院。

布里亞特蒙古的人民還記得在過去被異族侵略的歷史，最近的過去便是在俄國革命以後數年中日本人的入侵。對於殘暴的敵人記憶猶新，他們會再度把侵略者拒於門外的。

第十一章 蘇維埃遠東——永久準備着的地帶

蘇維埃遠東包括了亞洲東北的大部分。從它的東北白令海峽到它的西南端的貝加爾湖，它的航空線的距離是三千四百五十哩，而它的蜿蜒着的太平洋的海岸線，卻將近有三倍那樣的長度，因為在這條海岸線上有三個大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

在東北端是楚克特半島，伸出在亞洲大陸的一角，離阿拉斯加只在幾哩路以內。海岸線向南環繞着那狹長的鮭魚形的堪察加半島，這一個半島向南突入太平洋裏，幾乎伸到日本的千島羣島的極北端。這些羣島封鎖了從美洲經北太平洋到沿海邊區和海參威的自由通路。它們圍繞着蘇聯的濱海沿岸，在這海岸以外的便是蘇聯和日本共同佔有的庫頁島。蘇聯的庫頁島包括島的北緯五十度以上的北部，日本的庫頁島包括南半部。在庫頁島和朝鮮的邊境上，蘇聯和日本有共同的陸上的邊界。

在亞洲大陸上，蘇維埃遠東沿烏蘇里江和黑龍江與日本控制下的滿洲接壤，這一個接壤的地方，有在歐洲的從比薩模 (Potsdam) 到亞速海的全部東方邊境那樣的長度。黑龍江本身，包括額爾古納河在內，共長二千八百哩，而它的上游的大部分構成了蘇維埃遠東的南方邊境。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交流的地方伯力邊區，有一條向北流的河流構成了沿海邊區的西方的邊界，而向東流的黑龍江則折往北流，經過伯力邊區傾入鄂霍次克海裏。

我們使用蘇維埃遠東這一個名詞，它的廣泛的意義，就是包括所有的東部西伯利亞，然而將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和雅庫第亞共和國除外，雖然有時候甚至這兩個地方和伊爾庫次克省都包括在內，被當作遠東前線的後方。可是我們在這裏也把塔省，伯力，和沿海邊區包括在蘇聯的遠東部分裏面。在三年以前，伯力和沿海邊區還是所謂遠東邊區以內的幾個部分，在今日它們已經是各個行政單位了。反轉過來，伯力邊區卻分成猶太自治省，阿穆爾省，下阿穆爾省，沙哈林斯克省 (Sakhalinsk) 和堪察加省等，在堪察加省裏面還有柯列克 (Korik) 民族州及楚克什民族州。伯力行政委員會對於在鄂霍次克海以北的科林瑪 (Kolyma) 河流域的工業，有直接控制的權力，那裏的金礦是由一種叫做達爾斯屈洛 (Dalstroi) 的特別管理機關所開發的。伯力邊區的行政機關設在伯力城，沿海邊區包括烏蘇里省和沿海省，行政機關設在海參威。在東邊它和日本海接連，在西方和滿洲與朝鮮交界。

蘇維埃遠東的面積有一，〇八一，〇〇〇方哩，等於日本全國面積的七倍，但它的人口還不到日本全國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在一九三九年，在貝加爾湖以東的全部區域。只有四百五十萬人口。在莫斯科的集合中，我們常常能够辨認出從蘇維埃遠東來的演講者。不論他們說什麼，或者討論什麼，講演末尾差不多是一致地要求有多量的人口。他們所要求的不是特別受過訓練的人民，或者專家們，或者工程師們，而只是能够勞動，建築，和耕地的健康的男女。『給我們較多的人民，』遠東的人們說，『我們就可以讓你們知道怎樣建設一個新的世界了。』第三次五年計劃已經企圖在一種現實主義的方式中去解決這一個問題，因而派遣了六萬產業工人到蘇維埃遠東去。到了一九四〇年，新的居民

一共有八十萬人，還有許多新來的人們都住在農莊上面。從中部俄羅斯的集體農莊上遷來的人民，不是一家一家地分開居住着，所有的家庭都是集體地居住在一起，在這種方式之下，這些新來的人民在到達以後都可以免除了孤單的寂寞，這卻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幾年以來，這一種移民至今還在繼續進行中；但是在一九四〇年據說『幾百萬畝牧場的優良的土地還在廢棄着，等待從蘇聯的各處移來大量的農民以後纔能够使用。』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以後，從納粹佔領的地方撤出的人民，又有好多次成千里遷移到遠東來了。

在一九三九年，蘇維埃遠東的人口包括八十多個不同的種族，多半都受着自己語言的教育。因此朝鮮語的學校有三萬二千學生，烏克蘭語的學校有三萬五千學生，此外還有猶太語，中國語，日耳曼語，韃靼語，楚克什語，科列克語，阿留申語，和其他種族的學校，再加上俄羅斯語學校。學生的名冊上一共有一百萬人左右。同時也有猶太的，中國的，和朝鮮的民族的劇院，都因為具有高度的戲劇文化而馳名。

假若蘇維埃遠東有二千萬萬人口，而不是現在的六百萬人口，那麼日本若要進攻蘇聯，一定要更加放慮一次。

蘇維埃遠東的工業的擴張，是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開始，而在第二第三兩次五年計劃中增加的，它的成長的速率，超過了蘇聯的所有其他的地方。蘇聯作家梭寧（M. Sonin）在一九四〇年寫道：『在第三次五年計劃告終的時候（一九四二年），遠東區域將要變成足以加強蘇聯在東方的經濟和軍

事力量的一個在經濟上平衡的頭等的工業區域。』(註一)在一九四二年以前的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全部投資的百分之十是規定用在遠東的財政建設上面的。到了一九三八年，當蘇聯的大規模的工業一般的都表示出比一九一三年要增加九倍的時候，遠東的工業卻表示出增加了十倍。在遠東的新工業中每人的生產比蘇聯一般的平均數要高些。美國作家威廉·曼德爾(William Mandel)在過細研究一番以後，他寫道：『爲要適應遠東在建築材料，金屬，和燃料上的特殊的需要，無論爲了國防或者爲了開發這一塊處女地，都使人感覺得必需創立起基本的工業來，生產出全國普通每人生產量的兩倍或三倍的東西。』(註二)

蘇維埃遠東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差不多在每一個行政區域，都倚靠着它的天然資源而建立了龐大的工業機構。然而蘇維埃遠東的大部分的地帶，都是沒有邊際的曠野，在冬天，甚至沿着滿洲的邊境，溫度都降到零下五十度或六十度；在南方環繞海參威一帶卻是例外，那裏的寒氣被濕潤的太平洋的風調節過來。海參威在夏天的溫度常常上升到九十多度。苔原從被極風掠過的北極沿岸，向極南方伸入堪察加。幾乎不斷都是白晝的夏天，使得馴鹿的苔蘚繁茂地滋長起來，蘇維埃亞洲三分之一的馴鹿都是放在這些苔原的牧場上。在苔原以南的亞洲大陸，是松林地帶的沼澤，向南直伸到北緯五十

(註一) 梭甯：『第三次五年計劃中人口之移殖』，經濟問題，一九四〇年第三期。

(註二) W. Mandel, "The Soviet Far East."

度。只有在黑龍江和烏蘇里江的肥沃流域，纔有華麗的寬葉的樹木和柏樹，橡樹，石樟樹，以及西伯利亞的軟木樹的森林。在南烏蘇里或上烏蘇里流域，草木是屬於亞熱帶的，在那裏可以找到稀少的蓮花，桑樹和葡萄園。但是在這荒野的森林裏，也有很多的狗熊，狐狸，羊，和屬於孟加拉種的殘忍的烏蘇里的老虎，樵夫們可以活捉到牠們，把牠們賣給全世界的動物園裏去展覽。在蘇維埃遠東，養育可以供給獸皮的獸類——黑貂，狐，海狸——已經成爲一種重要的工業。養育斑鹿是利用牠們的角，在春天的時候，把牠們的角割下運到中國去，中國人把這些東西當做貴重的藥品。然而森林的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天然資源，被人砍伐下來作爲出口的木材工業。

蘇維埃遠東有無數的山脈，作爲許多曲折的河流的分水線。除了堪察加那裏的活火山昇高到一萬六千呎以外，其餘山脈都是在海拔六千五百呎到八千二百呎之間。這些山對於外來的侵略是很少有保障的。從朝鮮，滿洲和海上三處可以進攻海參威和伏洛希洛夫。在其他各處，居住的地點或者沿着海岸；或者沿着在外興安嶺（Yablonoi）和斯塔諾尼嶺以南的鐵路，如赤塔省和伯力邊區。這些山脈向東北伸展，和環繞貝加爾湖的薩顏山脈連結在一起。河流吸收了北至勒拿河流域南至黑龍江流域的高地的水，蘇維埃遠東的大部分重要工業都集中在這裏。赤塔省和伯力邊區隔着一條黑龍江和滿洲相對。

黑龍江除了作爲一個邊境以外，在一九一六年西伯利亞（烏蘇里）鐵路完成以前，它是交通的一條主要的水道。甚至在今天，在蘇維埃遠東一共三千一百五十哩長的內河航綫的中間，它也是一條主

要的航綫，這一條航綫在一年中有五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可以開航。烏蘇里江是沿海邊區的一條最重要的江，它也保持着定期的貨運和客運。小河的輪船在下游的口岸廟街或者少共城地方，可以和太平洋的海船連結在一起。

假若河道的交通容易有被攻擊的危險，那麼和黑龍江及烏蘇里江平行的西伯利亞幹綫（一度被稱爲黑龍江——烏蘇里綫，以示與中東路有別）也同樣地容易受到攻擊，因爲假若在貝加爾湖和伯力中間的任何一點上被切斷，那麼遠東和西伯利亞內地的鐵路交通就要斷絕了，幾個主要的城市——伯力，海參威，少共城——就要孤立起來了。現在需要向東經過沿着這些山脈的可以屏障的北面有一條直達的鐵路，這一條鐵路就是已經設計好的貝加爾——黑龍江幹綫。我們曾經說到這一條綫在伊爾庫次克以西的塔什特地方的終點；東邊的終點便是黑龍江下游的少共城。貝加爾——黑龍江幹綫完成以後，可以在山的背後和在目前西伯利亞鐵路以北幾百多哩的一條鐵路上，把遠東的所有主要的城市和中部與西部西伯利亞連結在一起。

在這條新鐵路綫完成以前，西伯利亞直到海參威都是雙軌的鐵路，有雙倍的橋樑，轉轍器，區劃的信號和水塔，作爲預防轟炸的用處。車軌下面都鋪上了很厚的砂石。

除了貝加爾——黑龍江幹綫以外，另外一條從少共城沿鄂霍次克海岸向北駛行的軍用的鐵路，在一九二八年就已經設計。謠傳這一條路綫確實已經開始建築了。一九四一年八月間，美國新聞記者路德（Peter Rhodes）從蘇聯回來的時候，他引證了和他同車的一名俄國共產黨青年團員的話說，

『另外一條更要往北的鐵路綫正在建造中，這一條鐵路直到鄂霍次克的口岸，最後伸入堪察加半島再繞着白令海沿岸。』路德說，『這一個說話的人是自動參加建設大西伯利亞計劃的幾千個青年之一，所以我料想他所說的話是實在的。』（註）

少共城可能已經被鐵路把它和太平洋沿岸的新口岸蘇維埃港連結了起來，這一個港是位於海參威極北的沿海邊區以內。一些新的軍用公路也已經建築完成，主要的一條便是從海參威到伯力的五百哩長的公路，這一條路在一九三六年建築成功的時候，客車十八小時可達，貨車需要三十小時。和這類似的一些公路，則連接着伯力和少共城，蘇維埃港，以及其他的城市。當我們在蘇維埃遠東的時候，一條從伯力往西去的公路正在建築中，連接了從太平洋沿岸到莫斯科的一條六千哩長的西伯利亞的公路。多半的公路都和鐵路平行着，而用做短距離的貨運，這些公路連接着每一個重要的城市，對於城市間的運輸給予莫大的便利。

航空綫從伯力幅射到各方面。依照航空的時間表，從伯力到莫斯科只要四十八小時，從伯力到堪察加半島的彼得羅巴夫洛夫斯克只有一千哩的航空綫；其他的航空綫可以到達科林瑪的金鑛以及阿拉斯加對岸的白金海上安那的爾（Anadyr）口岸。航空站的所在地是一種秘密，但是我們知道每天有經常的飛行往幾十處為我們所不能到達的地方去。這些航空站對於在蘇維埃遠東和阿拉斯加，坎拿

（註）下午報，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

大，以及美國大陸之間的迅速的貨運，都是很便利的降落的地帶。威爾基在一九四二年便是由這條航空線上飛過的。

赤塔省

在一九四〇年春天，我們沿着西伯利亞鐵路東行，遍歷了蘇維埃遠東；這一條鐵路是從貝加爾湖到太平洋岸的唯一的一直達綫。經過布里亞特蒙古共和國以後，我們就進入了赤塔省的境內。

雖然河床依舊凍結，但雪是很少的。甚至公路也是乾燥的，我們有時可以看見汽車在遠遠的牧場的道路上揚起了春天的灰塵來。赤塔周圍的區域就具有這樣的一種特質，雖然寒暑表是和亞洲北部的其他地方一樣的無情，然而冬天的雨雪是很少的，暴風能够保持着土地上沒有雪，因此在整個冬天都可以使用帶輪子的車輛，而不必要雪橇。我們從車窗裏面可以看見廣闊的農田，從外興安嶺蜿蜒南向到黑龍江，在黑龍江對岸便是滿洲。這種起伏不平的鄉野使我們想起了美國的伊利諾斯州。

赤塔省的農場，在蘇聯大概要算是最大的了。每一座集體農莊有二萬二千畝田地，這在美國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鄉鎮。到了一九四〇年十月，在這些農莊上面有二千六百一十六架拖拉機，一千二百二十六架收穫聯合機，有幾千架播種的，收割的，和細柴的機器。耕種的面積自從一九一三年以後已經增加到兩倍多；在一九三九年一共有二百五十多萬畝。

在蘇維埃遠東的全部土地上，農業是非常茂盛的，這些土地都是拓荒的移民們最近開墾出來的，

他們在這上面種植了小麥，裸麥，燕麥，稻子，大豆，甜菜和其他的穀類。一九〇四年整個俄羅斯遠東只有七十六萬五千畝耕地，在一九三七年已經有了二百九十七萬畝耕地。一九三八年單獨在阿穆爾省就有兩千架收割聯合機，但在一九三三年只有四百個。多半小麥都是生長在海蘭泡（Blagovesche）周圍的流域內，這裏是位於滿洲邊境的黑龍江上的，在遠東是最大的麵粉廠的中心。據俄國經濟學者梭聶氏於一九四〇年的報告，遠東耕種的土地差不多是百分之百地集體化了，平均每一座集體農莊的面積是一萬一千五百畝，這裏農業機械化的標準在蘇聯全國要算是最高的。實際上每一個集體農莊都有一個機器拖拉機站，在主要的農業工作中，百分之九十都是使用拖拉機和收割聯合機的。

當我們的火車馳過赤塔省的時候，時時有一座繁盛的村莊和村莊上的一個古式的俄國教堂從我們車窗前掠過，在鐵道以外的一個地方，我們又看見了一列舊式的裝運流犯來的車尾，便是這樣的車尾，把最初移居到此地的人在警衛之下裝到這曠野上來的。當我們抵達省會赤塔（在一九三九年這裏的人口是一〇二，五五五人）的時候，我們纔知道這一個城市是於一八二五年被沙俄從彼得堡放逐到這裏的十二月黨人所建築的，我們在沿鐵路的各地都看到有在警衛看守之下的倉庫，這些倉庫裏無疑地是放着軍用的物品，因為除了地面上的衛兵以外，還有偵察機來往地飛翔在上空。使人一看便知，赤塔省對於蘇聯的防禦，保護亞洲蘇聯去抵抗敵人從兩側的進攻，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地方。在赤塔城附近，可以看見有一條鐵路的支綫折向南去。『這是往滿洲去的，』售票員說。『這一條綫在滿洲和中東路接連在一起。』差不多正對赤塔城以南的地方，就是邊疆的地帶，那裏是一九三九年邊境衝突

的場合，在這一次衝突中，日滿的軍隊被蘇蒙的軍隊打败了。

赤塔省最近已經加強了工業化；它現今有八個大企業。哈普契命加製錫聯合廠是最大的一個，據說出產的錫佔全蘇聯的產量百分之六十五。赤塔省也是亞洲蘇聯的最大的產金的地方。在契爾諾夫，阿巴加，和其他的地方，也可以開出煤鑛來。此外有錫鐵鑛，鉬鑛，碑鑛，雲母鑛，以及其他寶貴的天然資源，有松樹，落葉松，西洋杉，和樅樹等的森林，遮滿了將近一半的地面。

我們沒有時間下車，就經過了彼得洛夫斯克——薩巴卡爾斯克，在那裏有一所完全重新建造過的鋼鐵廠，有兩個鼓風爐和一個煤氣廠。幾年以前，這些廠裏出產了在貝加爾湖區域是最好的鋼鐵。

出了赤塔，我們經過斯科佛洛丁諾 (Skovorodins)，這是一個無名的鎮市，蘇聯的科學家們一向就在這裏研究永遠凍結的地下水。一位同車的旅客告訴我們：『假若你掘下去一呎深，你就會掘出自從冰河時代以來沒有融化的冰塊。從試驗坑裏的凍結的土壤中掘出來的龍蝦，牠們在那裏已經躺下一千年，放在實驗室裏還可以復活。地下的土壤造成了水的嚴重的缺乏；在沒有凍結的土壤裏面很不容易找出水來。先前在鐵路上遭遇到這個問題，就用水槽車廂去供給火車頭使用，現在已經使用新的蓄水機器，可以行七百哩路不要停下來添水。』

在斯科佛洛丁諾鎮附近的是波爾什奧——尼維爾鎮，從那裏有一條在任何天氣下面可以通行的汽車路往北經過山脈到雅庫第亞去。

猶太自治省

在我們由赤塔東行一千二百五十多哩以後，在沒有到達伯力城以前，我們經過了猶太自治省，這一個省份是伯力邊區的一部分。在它的省會畢羅比莊 (Birbidjan)，我們看見了一個新的火車站，這一座巨大的建築物上面很清晰地刻着猶太的文字，正面用花壇裝飾着，使得這一個火車站在貝加爾湖以東的西伯利亞沿綫的許多舊車站中，顯出非常的特色。在這一現代化的車站的地方，過去有一個時期就是那個可憐的梯航卡雅車站。

在一九二八年猶太自治省組織成立以後，成千的猶太人從蘇聯的西部遷移到這裏來（這裏時常被叫做畢洛比莊）。最初他們的困難是很多的。裁縫們，小商人們，鞋匠們，都過不慣勞苦的工作，覺得砍伐森林和開闢處女地的勞苦幾乎是一種不能忍受的事情。然而到了一九三八年，二萬多猶太的工人住在這新的故國的土地上（這一塊土地在一九三四年就成爲一省），開始種植了五萬畝的土地。工業也開始繁榮起來。接着在欽千山發現到鐵礦，採金和伐木也開始了。在畢洛比莊，五個磚瓦窯，一個石灰廠，木工廠，織布廠等都在開了工。

『爲什麼在畢洛比莊沒有更多的猶太人呢？』我們問一位教員，他也是到海參威去的。

『爲什麼他們要到這裏來呢？』他反駁我。『在蘇聯，猶太人在無論哪一方面都不會受到歧視。他們有絕對的平等權。連我在內，大多數人都覺得沒有離開我們家鄉的理由，他們什麼地方都可以』

去，要來畢洛比莊也可以。」

『那麼爲什麼還要有畢洛比莊呢？』

『有些猶太人希望有機會在他們自己的國土上去發展他們的民族，』他說。『還有其他的人們，因爲當私人的商業消滅以後失去了生活的憑藉，所以需要開始一種新的生活。』

他於是告訴我們此地的居民預備在一九四〇年接待五萬移民。自然他不知道成千的猶太人被納粹從波蘭和其他的地方驅逐出去，很多人要在烏茲伯克斯坦和猶太自治省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的。

伯力邊區

當我們經過猶太自治省以後，我們就到達到了伯力邊區，這是蘇維埃遠東的一個最大的行政區域。在這裏我們注意到在民間事業和軍事工作上沒有絲毫的界限，正如蘇維埃遠東的其他各處一樣。甚至沿着邊界的農場都由紅軍在工作，他們在完成他們義務的軍事訓練以後，就永遠住在農場上，準備一奉命令，便馬上把鋤頭放下而換上了刀槍，我們注意到我們的火車也是由紅軍駕駛的。

『真是好傢伙，』我們的售票員說，他把大拇指向火車頭伸着。『他們知道他們是在做什麼，他們將要打擊進犯我們國土的任何敵人。』他是一個烏克蘭人，以前是一個車軌巡查員，一基羅瓦特長的鐵軌都在他的管轄的範圍以內。在他的東西兩面是其他的車軌巡查員，每一個人都要看守一基羅瓦特長的鐵軌，橫貫亞洲蘇聯的全綫，一共有八千基羅瓦特的長度，因此就有八千個車軌巡查員。現在

他已經升爲售票員，要從蘇聯的那一端坐車到另一端，他來往的時間要走二十五天，然後有二十五天的休息。

在每一個火車站上，在每一座橋樑和每一條溝裏，都有衛兵警戒着。在我們的火車經過尼布楚以後，衛兵的數目加多起來，出了尼布楚境外，一直到海參威，一路車軌都是靠近滿洲的邊境的。當我們的火車蜿蜒地經過那些美麗的山谷的時候，我們在餐車裏可以聽到無線電廣播的音樂，那是從莫斯科廣播出來而由火車裏的收音機收聽的。在早餐時刻，我們聽到夜半的演奏，因爲旅行到東方來我們的時辰離開天明要提早了八個小時。莫斯科雖然遠了，然而在人民的心中決不會忘去的。

當我們渡過黑龍江的時候，還沒有走進伯力以前，在那遙長的橋樑上面就看見無窮盡的木筏向黑龍江下游的鋸木廠那邊飄去。我們後來纔知道，這裏木材工業的成長是從一九二九年以後開始的，那時一共有七十個鋸木廠。到了一九三七年鋸木廠的數目增加到一百六十個，有先前的兩倍多。

伯力城離開畢洛比莊只有一天火車的路程，但是却在莫斯科以東五千多哩開外的地方。火車停下的時候，我們下車舒展一下我們的兩條腿，就信步走到車站上去。一個壁畫畫着三個有鬍子的騎兵出現在遼闊的肥沃的平原上。壁畫上面寫着：『葉洛非，巴夫洛維契，哈巴洛夫』(Yerofei Pavlovich Khabarov) 這幾個字。哈巴洛夫第一次率領戈薩克騎兵隊發現了黑龍江口，於一六五一年到達那裏，傳言他在這個城市附近的一個帳幕裏過了一個冬天，因此他的名字流傳至今。

在伯力(一九三九年那裏的人口是一九九,三六四人)有一個煉油廠，也有一個碾壓廠，把庫頁

島的原油變成汽車油，飛機油和燃料用的油。伯力也有遠東農業工具托辣斯的工廠，如同在美國一樣，每一個這樣的工廠都出產大砲，坦克，和其他的軍用物品，伯力的一切工廠都是這樣的。最近在伯力又建造了一個大機器廠。

鐵路的一條支綫從伯力沿黑龍江往北去，便到了新建的少共城，這是蘇維埃遠東的最重要的工業中心。這一個城市被人稱為青年的城市，比烏拉爾以東的任何其他城市都足以代表新亞洲蘇聯的典型。據最近的報告（註），這一個城市裏有三十萬人口。這一個城市完全是由共產黨青年團員建造的，百分之六十的人口都不到三十歲的年齡。一九三九年夏季俄國人在遠東下水的最初幾艘軍艦（大概是驅逐艦），也是在少共城建造的。據說在少共城的阿穆爾鍊鋼廠每年要鍊成六十多萬噸鋼。

在建造阿穆爾鍊鋼廠時，從列寧格勒，高爾基城，馬格尼多高爾斯克城等地運來的蘇聯製造的機器，去建造鼓風爐，焦煤爐，軋軋，和一個電力廠。這些廠位於黑龍江的兩岸，出產捲鋼和鋼塊，焦煤，化學原料等。鼓風爐用的煤是布利亞煤鑛出產的。布利亞的煤鑛據估計有十萬萬噸焦煤的儲藏量，位於布利亞河的上游，從少共城有一條鐵路支綫可以到達。這一條支綫可能接連着現在正在建造的黑龍江——貝加爾幹綫。

從少共城沿黑龍江下游往北去，就到達了廟街，這一個城市靠近黑龍江口，是古代俄國一個著名

(註) William Mandel, "The Soviet Far East", 1942.

的城市，但是一個次等的海軍根據地。這裏有附屬於海軍建設的工廠，一個煉油廠，和一條油管的終點，把煉成的汽油帶到上游少共城去。原油是用油船從庫頁島經過韃靼海峽運來的。廟街也有製魚的罐頭工廠，都是從遠東的海裏得到的鮭魚和其他的魚類。

由伯力的行政中樞所指揮的最有趣的工業發展公司之一，是在廟街以北的地方，事實上要從廟街的港口渡過鄂霍次克海往北去。這一個公司便叫做「達爾斯特羅」（遠東建設公司）。它所管轄的土地的面積，比英國，法國，德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合併起來的面積還要大些。達爾斯特羅的發展倚靠於上科林瑪河流域；從鄂霍次克海口的諾加也佛港（Nogaiev）附近的瑪加丹（Magadan）新城，經過山路有三百哩長的公路便可以到達那裏。這一條公路到達上科林瑪河流域，也可以伸展到英的格加流域。當鄂霍次克海凍結的時候，在冬天爲要供應陸上的運輸，必須舖上一條公路，把從靠近斯科佛洛丁諾的鐵路上向北往雅庫第亞去的公路和瑪加丹連結在一起。

所以從事於這一切建設的理由，便是因爲科林瑪盆地是蘇聯出產黃金最多的地方，現在掘出來的黃金，已經佔蘇聯全部黃金產量的三分之一，據一般的估計，要值三萬萬元到四萬萬元之譜。因爲使用挖金的機器和水力開鑿的方法，黃金的產量不斷地增加着，在黑龍江的上游，沿着薩河（The Zeya River）的松林地帶，甚至在堪察加的死火山的火坑裏，都可以發掘出黃金來。

沿海邊區

離開伯力城以後，火車向南再走西伯利亞鐵路的最後五百哩，便到了海參威。

『我們走進沿海邊區了，』當我們和一位紅軍指揮官從車窗內向外面看望的時候，他向我們這樣地說。『這是我常住的地方，』他補充說。『我住在這裏已經有十七年了，對於這一個國土我非常地熱愛着。常常，在我不值班的日子，我提着釣竿到烏蘇里江去釣魚，自然，那是在我們不去追蹤日本間諜的時候。』

我們注視着農田遠遠地向鐵路旁邊的野外伸展了開去；在農田上可以看見拖拉機在拖着成排的犁耙，作春天播種的準備。此刻正是四月，這裏的播種季節比莫斯科要開始的早些，因為從沿海邊區直到南邊的克里半亞都是在緯綫以內。又因為靠近太平洋的緣故，這裏還有雨季的氣候。

『愉快的鄉間啊，』我們說道。

『而且也是肥沃的，』那位紅軍指揮官說。『在南部一年可以有兩次的收成。過了這裏，我們把烏蘇里江盆地叫做我們『沿海的穀倉。』穀物，大豆，米，和甜菜等都有出產。如果我們有更多的人民，我們可以出產更多的糧食。我們最近創辦了一個大煉糖廠，但是只能煉出這個廠的容量的一半。甜菜生長就並不多，我們的廠是為將來而設的。』

『也是爲了國防的緣故嗎？』

『國防，當然的囉！』他回答道。『我們在少共城創辦大鍊鋼廠和其他的新工業，都是爲了國防的緣故，那些都是國防工業，那些廠在將來會比現在更要大些。我們在西伯利亞鐵路上鋪上了雙軌，

在沒有完成以前，我們已經要鋪上四條鐵軌了。這裏是我們的國土，我們一定要保衛它，我們甚至已經準備好被敵人圍攻的時候。我們工業上所使用的資源都是當地的出產。你們看見往東去的那些山嗎？」

我們朝太平洋那邊望去，在遠遠的地方看見了烟霧騰騰的山峯。

『那是老爺嶺（The Sikhota-Alin Mountain）的山脈，』他接着說。『我們叫它做「太平洋上的烏拉山，」它從沿海邊區的北邊一直貫串到南邊，雖然我們的地質學家只發掘出它的百分之八的鑛藏來，可是他們所發現的地下富源要一本書纔能够寫得完。我們的新鍊鋼廠的鐵和錳都是從那裏發掘出來的，我們的工廠和鐵路所用的煤也都是從那裏發掘出來的。我們從那裏發掘出錫，鉛，鋅，黃金，白銀，汞，鉬和白金，我們掘出美麗的大理石和石墨來。我們很久就知道那裏有幾種稀少的鑛物了。』

『是的，我們已經聽說在提丘克灣（Jelutcha Bay）附近有鋅鑛和鉛鑛了，』我們回答道，『我們也聽說在辛那欽（Sinachin）和烏瑪爾丁（Umatin）地方有錫鑛和鉬鑛。』

『它們如今不僅是地下的鑛藏了，』他反駁我們道。『我們已經設法去發掘它們，建廠去鍊製它們。在提丘克灣的老爺嶺聯合廠便是這些的一個工廠。但是你會想像到嗎？地下有這麼多的富源，一直到最近幾年以前，不僅沿海邊區，就是整個遠東也是常常從外邊輸入煤鑛的。實際上我們行路的時候就走在煤床上啊！我記得在哈桑湖，就是在你們所說的張鼓峯一帶作戰的時候，有一天一個紅軍的

廚子把行軍爐竈的煤炭用完了。這是在波舍次克縣，那裏的煤炭都露出地面上來，他只需要叫人從地上把煤挖出來就行了。現在煤礦的出產，足夠所有當地的需要——我們自然不會讓我們的鐵藏荒棄的。我們已經儲藏起多量的煤，防備着遭遇敵人包圍時候的需用。現在不能再談下去，我要去收拾我的行李了——下一站我就要下車了。』

火車駛行得漸漸地慢起來，前面停下來的一站是伏洛希羅夫斯克城（這個城在一九三九年的人口是七〇，六二八人）。那位紅軍指揮官就從這裏走下車去，在和我們分別以前，他又告訴我們一些關於煤和鐵的事情。

『到了一九四一年的時候，』他興奮地結束他的話，『我們便可以出產大量的煤炭，不再需要從西方輸進來，鐵路也可以空下來運別的東西了。至於我們的鐵礦呢！在黑龍江口附近，在俄卡灣（Olga Bay）和在瑪利——欽千山，我們的鐵礦約計有六萬萬噸哩！我們一定會使用得相當長的時間，是不是？』他問，露着牙齒向我們笑着。然後他用力和我們握了一下手，重新檢起了他的行李，走下車站的月台那邊去了。

快要到海海參威的時候，我們經過了斯巴斯克城（Spassk）。這裏是水泥廠所在的地方，直到最近為止，這裏出產蘇維埃遠東所消費的大部分的水泥。一九三七年這裏出產十六萬四千噸水泥，但是在一九四二年出產的五十二萬五千噸中，大部分却是伯力，少共城，以及猶太自治省的倫多柯城（Londoko）的一些新廠出產的。

當地出產的水泥，消耗在遠東的建設上面，但沒有絲毫是用作建造邊境的營防和三合土的砲台的。沿海邊區的地形，天然適合於作邊疆的堡壘。當日本人襲擊海參威以南一百多哩的張鼓峯的時候，據說他們在搜尋這一個高處，因為它可以俯瞰直到海參威的海岸綫。在經過沿海邊區的時候，我們注意到許多天然構成的丘岡似的小山；在這些小山上設防去控制周圍廣大的平原，聽起來一點也不是為奇的。

臨近海參威的時候，火車走下一個廣闊的港灣的北岸，這裏郊外有無數的別墅和村莊，因此我們可以看出這裏一定是夏天避暑的地方。靠近海參威城的鐵道，繞着廣大的造船廠，這些造船廠據說是設置了用作建造軍艦的。然而最大的海軍造船廠並不設在這裏，因為海參威區域比較黑龍江上的少共城容易受到進攻的危險。然而建造商船，漁船和海軍的軍艦，確是海參威的最重要的工業之一。

當我們走近城邊的時候，夜已經降臨了，天色黑得什麼東西也看不出來，直到我們從小山走進去，纔看見城內的燈光。在這一天下午九點鐘，我們完成了從莫斯科沿鐵道橫貫西伯利亞的全程二百一十六小時的旅行。我們看見在車站上出現的第一件東西，和出租的汽車並列在一起的，便是一個巨大的列寧的塑像，它所射出的明亮的反光，現出了非常明晰的輪廓來。在幾分鐘內，我們坐上一部出租的汽車，到離車站不遠的一個旅館裏去。這一個旅館的設備是非常優良的，我們便把這個旅館作了十天的家庭，等待半月一次的汽船把我們帶到日本然後纔由日本乘船回到美國來。

在一九四〇年，海參威的人口超過了二十萬，陸海軍的衛戍部隊還不計算在內。這一個城市自從

！一九二六年以後就長大起來，在一九二六年的人口只有現今一半的數目。從許多新的五六層的房屋和許多大工廠看來，便可證明它的迅速的成長了。

我們原來以爲我們在城市周圍的活動一定會受限制的，然而我們却得到許可自由地來去。當我們向當地的一個居民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他說道：『你在海參威山上可以看見到的一切，有什麼日本人不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呢？你認爲他們不會知道這些山有好多高，一共有好多山，並且哪一座山最適合於設防嗎？自從一九一八年以後，他們用軍隊佔領了這一個城市差不多有四年的光景。其他的外國軍事專家們也到過此地的。不，關於海參威的地勢他們是沒有不知道的呀！』

所以我們在這一個城裏來往並沒有受到任何的阻撓，只有緊在無數的山頂上的那些鐵絲網，我們纔不能夠通過。我們設想那些鐵絲網一定是設置了重砲的砲台，以便保護港口不受海上的侵略，和保護這個城市不受空襲的威脅。設在蘇維埃遠東的一些砲台，據說不僅裝置了長程的海岸大砲，而且裝置了反坦克的砲和高射砲。

那周圍變成臺子的山腰和那美麗的港灣，從山頂上看去是非常壯觀的。在黃金角灣有許多通路，設置了幽深而有掩蔽的停泊軍艦的地方，當我們在海參威的時候，有許多美國的船隻開進港口來。前面有海軍的領港人引導着，爲的是港口最近已經佈上水雷了。

在城市中我們不由而然地要注意到那在茶館裏面端出的或者在食品店售票的一些豐富的海味。我們嚐過太平洋的鮮蟹，那些東西被活捉了來，煎成深紅的顏色，此外還有各種標上名稱的罐頭魚，這

些證明了漁業是蘇維埃遠東的主要工業之一，而且也是蘇日在商業上爭執的一個主要的目標。

在太平洋沿岸的海水中，在黑龍江，烏蘇里江，康加湖（Lake Khabarka）——這是亞洲蘇聯的第五個大湖，一，五三八方哩的面積，是鮭魚繁殖的地方——可以吃的魚非常豐富，而百分之六十都是鮭魚。五十個沿海罐頭廠和二十個水上罐頭廠，每年要製就二十萬噸的魚類；堪察加的螃蟹和蝦都裝好了罐頭運到美國來。

在一九三八年，遠東魚業公司的捕魚量佔全蘇的捕魚量四分之一，那一年蘇聯出產的全部漁類是一百五十萬噸，等於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捕魚量。在一九四〇年，蘇聯市場上全部魚量，有百分之三十是從遠東去的，遠東的魚業遠超過當地的需要，而構成這一區域的主要的出口貿易。

但是這些遠東的漁業，包括使用母艦在深海裏捕魚的技術，發展沿海機械化的大罐頭廠等這一切和現代阿拉斯加捕鮭魚所使用的類似的方法，在蘇聯都還是最近的創舉。在過去日本人控制着這一個區域，他們也沒有遇到什麼競爭，因為沙俄政府只滿足於抽取漁稅，對於由俄國人去發展漁業，並沒有盡了多大的力量。

在當時，被俄國政府所認可的西伯利亞沿岸領海十二哩以內的大部分捕魚場，每年都租給了日本人，而俄國人所辦的漁業，也由日本人幫助經費和設備，日本人有靠近市場的便利，可以利用勞工和低廉的運費。到了一九二〇年，在列強軍事干涉的時期，日本人便實際上控制了西伯利亞沿岸和堪察加半島以外的領海中的所有的漁業，同時開辦了無數的沿海的漁廠。

直到一九二五年蘇日的外交關係建立了以後，這種情況纔改變了過來。於是蘇日兩國都在擴充變萬的漁業。蘇聯擴充了十倍，到了一九三九年，已經有四百三十六個漁場。日本人在一九二五年有二百二十九個漁場，到了一九三九年便有三百五十九個漁場。但是在一九二五年日本人所得的漁場要佔百分之八十八，到了一九三九年只有百分之四十四了。蘇聯既否認日本人在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和白令海等處捕魚的權利，於是便擴充蘇聯本國的漁業，而漸漸地從它的沿海的領水以內把日本人排斥出去了。在多次外交的折衝以後，蘇聯便決定和日本恢復以一年為期的漁業協定，而自從一九二八年以後，蘇聯在太平洋沿岸的漁業上已經完全不需要日本的勞工了。在一九三二年，日本人在四季裏的勞工只佔全部的百分之四·四，但在一九二八年却佔百分之五三·三。這一個百分比不成問題地是減少了許多，蘇聯爲了抵銷這種勞工的損失，遂執行了一種重新移民的計劃，就是說把從裏海上的阿斯特拉罕和從黑海沿岸來的全部漁民，都移到堪察加半島的永久居留地去。自從一九三八年夏季日本人進攻蘇聯的邊境以後，蘇聯又實行了另一種相反的計劃，把一切有同情日本帝國主義野心的亞洲人都遷移到中亞細亞的內地去了。

除了擴充漁業以外，在一九二八年以後，蘇聯又把先前在許可的協定之下讓與挪威人在白令海捕鯨的權利接收了過來。他們現在用一個大艦隊去捕鯨，艦隊裏面包括着有在海上處理鯨魚的油和皮的設備的阿留申號母艦，還有幾艘沒有魚叉和砲的追擊艇。蘇聯的捕鯨業現在已經是非常繁榮的一種工業，但是日本人對於這件事並不怎樣的高興，因爲他們也派遣出捕鯨的船隻。

海參威是沿海岸的一個主要的海軍根據地，但是其他的港口也都發展了起來；其中之一便是在海參威以北五百哩左右的蘇維埃港，這裏可能便是黑龍江——貝加爾幹綫在東方的終點。先前不過是一個漁村的蘇維埃港，現在已經有了船舶修理廠，和一個每年出產二百一十萬罐頭（每天十噸）的製魚罐頭廠。在這裏的捕魚艦隊叫做「網漁船」，一共有七艘，罐頭廠也有自己的電力廠，冷藏廠，和副產品廠。在一九四〇年蘇維埃港的人口是一萬人。從沿海岸渡過狹窄的韃靼海峽，便是庫頁島。汽船從海參威定期地往庫頁島，堪察加，科林瑪，楚克特，和北極沿岸的北部去。像堪察加半島的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一樣，海參威是北海航綫在東方一個最後的港口。

蘇聯的庫頁島

庫頁島的面積，在有些地方還不到二十哩寬，它是蘇聯和日本共同佔有的地方。蘇聯的庫頁島包括北緯五十度以上的北半部；日本的庫頁島在南半部。依照一九〇四年所締結的日俄樸資茅斯條約，日本應該歸還庫頁島的北半部給俄國。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對於俄國遠東的軍事干涉的時期，日本把整個庫頁島都置於軍事佔領之下。在一九二五年她退出北部所得的代價，便是庫頁島油產的一半，而一半仍然是運到日本去的。在庫頁島的有些地方，日本人控制的油井和蘇聯開發的油井並排地列在一起。

在一九四一年，蘇維埃遠東全部石油的產量是七十萬噸，大部分是庫頁島出產的。一九二九年蘇

聯在庫頁島的石油的產量是一萬七千六百噸，依照最近可靠的數字在一九三八年已經增加到三十六萬九百噸。庫頁島的石油儲藏量，據估計有三萬萬噸。幾年以前，爲要廢除從俄卡河東面敞開的口岸運輸石油，蘇聯就安置一個油管，從產油的井經過庫頁島到有遮蔽的西岸莫斯科爾弗港口。油船在這裏裝上石油，經過韃靼海峽和黑龍江運到伯力去。但是韃靼海峽在一年中有六個月都要被冰封鎖，所以據最近的報告，油管已經經過韃靼海峽延長到黑龍江的廟街，供給了四季都可以運油的便利。

爲要不致於過分依賴庫頁島的石油，蘇聯已經設法開發在堪察加半島和沿黑龍江下游的其他的油礦，這便是遠東全部石油產量的百分比所以增加的原因。此外爲了預防起見，蘇聯已經計劃在一九四二年完成人造燃料工廠，這些工廠將要用在遠東的豐富的煤礦的上面。

然後蘇聯並不完全倚賴石油去開動他們的汽車。他們已經有配置了產生煤氣的汽車，使用木材，焦炭和泥炭等就可以把車開動。一九四〇年在西伯利亞曾經實驗過一次，證明這種汽車不僅節省金錢，並且可以駛行於沒有道路也沒有足夠的車站的鄉間。一噸半的卡車走六十五哩路，只需要兩袋乾燥的木柴細子，一細木柴約等於小孩積木玩具的大小，而木柴在遠東是非常豐富的。目前蘇聯正在大量製造產生煤氣的汽車。

除了石油以外，庫頁島出產爲遠東航運使用的煤炭。一條狹軌的鐵道和汽車公路連接到德賓斯科伊和斯科夫斯基的煤礦，在韃靼海峽並且設了一個煤站。在一九四〇年，庫頁島煤炭的產量較以前的十二年間增加了四十倍。在一九三一年的產量是二十一萬五千四百噸。

連接庫頁島內地的公路通過山地，當汽車經過這裏的時候，必須放慢了往上爬着，由落葉松和西洋杉的森林中穿過去。這些森林現在已經伐去，供當地木材工業的使用了。這條公路同時也經過肥沃的提姆河（The Tym River）流域，那裏的牛奶，牲畜，和穀田等，出產新鮮的食料，為城的人口使用。在這些新農場上，先前只靠捕魚為生的尼夫基人（Nivki），如今也從事於耕種了。當地的人民，包括格里雅基人（Gillaki）和奧洛章人（Orochans）在內，現今一共有六千人。在古時他們歌唱出他們的家鄉道：

『周圍是海，裏邊是山；

周圍是水，裏邊是苦難。』

在沙俄統治之下，庫頁島是帝俄的『魔窟』，一個著名的執行刑法的殖民地，在那裏的囚犯很少能够生還的。當蘇聯於一九二五年最初管轄這一個地方的時候，全部的人口約計只有一萬人，到了一九三六年便增加了十倍，大部分是由於在石油，煤炭，木材，和捕魚等工業上的工人的輸入。東部海港俄卡的石油中心，在一九三三年人口為一萬七千人；它的省會亞歷山得洛夫斯克（Alexandrovsk）是西方的一個海港，在一九三七年的人口為一萬八千人。一般說來，蘇聯的庫頁島的人口比阿拉斯加的七萬三千人要多些；如同阿拉斯加一樣，這裏的許多人民都從事於漁業。

隨着捕魚的袋網和母艦的興起，庫頁島捕魚的土人開始用汽艇代替他們舊日的帆船和划船了。在一九三九——一九四〇的冬天，一個造船廠出產了二十艘現代的船隻。

關於和大陸上的交通，庫頁島的一個鑛工最近在莫斯科說道：『庫頁島上有一個大無綫電台，飛機每天從庫頁島飛到伯力和海參威去。』

堪察加

日本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把遠東的一部分土地造成了一個嚴重的局面，這一部分為蘇聯所控制的土地，主要地是要倚靠阿留申沿岸的安全上面的。這一部分土地便是堪察加半島，它的面積有二十五萬多方哩，位於北緯五十一度和六十度之間。

堪察加半島的地勢是多山的，有兩條平行的山脈向北部和東北部伸展開去，中間有一條山谷，堪察加河就從環繞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的高山中它的發源的地方，經過這一條山谷向北流往海裏去，構成了這一區域的最肥沃的農田。亞洲蘇聯的最高的山峯是在東部堪察加的山脈，它的莊嚴的克留赤夫火山（Kluchev Volcano）高至一萬六千尺，赤熱的熔巖從那裏噴出來，把山頂上永遠不消的雪都給融化了。這一座火山只有在最近（一九三六年）纔被人攀登過。當時蘇聯科學家們組織了一個探險隊走入那個噴火口的裏面。當地人把這一座火山叫做『燒着的山』，從堪察加沿岸幾百里遠的地方都可以看得見的。此外在堪察加有十八座活火山，其中有著名阿瓦欽（Avachin）火山，這座山高達九千呎，離阿瓦欽灣的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只有二十哩路。

堪察加雖然很早就有俄國人去過，但是直到不久以前，還是一個遼遠而荒野的地方。最初的探險

家之一克拉斯尼柯夫教授說。『獸類住在這裏比人類住在這裏還要適合些。』然而在今天，以它的粗野而崎嶇不平的景物，以及豐富的噴泉和溫泉，它快要變成一個快樂的消閒的地方了。這裏的主要實業是捕魚，漁業佔據了堪察加的大多數的居民，在一九三三年是二萬八千人，其中有七千五百人住在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這一個城市是堪察加的省會，同時也是蘇聯在北太平洋的一個最大的港口。

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之被發現並且最初有俄國人居住在那裏，是在二百多年以前。它的名稱的來源，是由彼得（Peter）和保羅（Paul）兩隻船的名字變化來的。一七四一年白令艦長（Captain Vitus Bering）曾經率領這兩隻船航行到美洲的西北部去。彼得洛夫巴夫洛夫斯克現今已經是蘇聯的海空軍根據地，設備有可以容納五千噸船隻的浮動船塢。有新的造船廠，一個罐頭製造廠，一個電力廠，冷藏廠和醃魚廠，還有一個高度機械化的製魚罐頭廠。它的強大的無線電台和八千哩外的莫斯科保持着密切的接觸；整列的新房屋建造起來了，也有汽車在街道上馳過了。

蘇聯要沿着鄂霍次克海岸建築一條鐵路的第一個理由，就是這一條鐵路可以把堪察加和西伯利亞鐵路連接在一起，以便給與西方沿岸的無數的捕魚區域一個便利的陸上交通，使得漁民們可以把他們的捕魚季節多延長幾個月。在秋天，西方沿海的風浪，使得行船變成了非常危險的事情，如果捕魚區域只能單獨倚賴海上的交通，那麼他們的捕魚時期只能限於一個短短的夏天。另外有一個理由，在今天促使着建築這一條鐵道，就是因為日本海的暖流的緣故，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港是不上凍的，因此從美國運輸軍用物品到蘇聯去，這裏可以做為一個接收的港口。這一條鐵道的路線和它進行的情形，

到今天還沒有宣佈出來；但是已經知道有一條汽車路從彼得洛夫斯克內陸經過山脈到堪察加半島的西方海岸去。這樣一來，這條公路已經供給西方海岸的捕魚區域去使用了。在堪察加半島，除了漁業以外，還可以發掘出黃金和石油來。油鑛是在一九二二年發現的，但是直到最近纔掘了油井。

有一個時期，在整個堪察加半島上只有一個醫生；現在已經有一百多醫務中心區了。過去也沒有
一個學校，現在各民族的兒童——堪察加人，科列克人，楚克什人，雅卡基爾人，愛斯基摩人，喇嘛人和阿留申人——都進了初等和中等的學校。

堪察加是伯力邊區的一個行政區域，轉過來它又是北太平洋上的佛科杜洛夫 (Verkhoturrov)，卡拉金斯基 (Karaginski) 和科曼特 (Kommander) 羣島等的行政中心。這些島嶼現在都被蘇聯人用作獵取黑貂，堪察加青狐，和其他稀有動物的地方；科曼特島特別以出產太平洋上稀有的海獺和海狗著名。

在戰略上科曼特羣島可以比於附近的阿留申羣島。但是科曼特羣島在一年中有一百五十天都被霧遮住，人民（在一九三六年只有三百五十二人，大部分是恩南干人）幾乎看不見一次晴朗的天空。科曼特羣島包括兩個島嶼；一個叫做銅島，因為被人認為有重要的銅鑛；一個叫做白令島，是紀念發現美洲西北部的白令艦長的。白令於一七四一年死在這一個島上，他的墓前豎立了一個簡單的木頭十字架。

爲要供給當地人民的生活，在一九二七年輸入了三十隻馴鹿到這兩個島上去。這兩個島都有學

校，白令島還有一個醫院。除了獸皮以外，科曼特羣島的重要的出產還有一種海藻，這種草在沿海一帶長得非常茂盛，收集起來可以製造碘素和海藻。

楚克什民族州

伯力邊區的另外一個行政單位便是楚克什民族州。這塊地方位於亞洲的東北端，面積和埃及一般大，但居民却不到一萬五千人。地勢是多山的，安那迪爾山脈高達六千五百呎，南邊連接堪察加的山地帶，西邊和複雜的斯塔諾尼——科林瑪山系連接在一起。

幾年以前，美國的飛行員吉米·馬騰（Jimmy Matern）作他的寂寞的環繞世界的飛行的時候，曾經飛過這一個遼遠的地帶，在安那迪爾河沿岸強迫降落下來。這裏的人口非常稀少，過了一個禮拜，他纔被人發覺，把他送到那安那迪爾，在那裏有一架蘇聯的飛機，由列文尼夫斯基（L. V. Murd Lovanovsky）駕駛這一架飛機把他送到阿拉斯加去。

由於開闢北海航綫的結果，楚克什的人民也享有了北方一般的發展，並且有一位選舉出來的代表提夫梁托（Tyvlianto）在蘇聯的最高蘇維埃會議裏。

我們已經走到亞洲蘇聯的大陸上的終點了。從這裏渡過白令海峽，在五十六哩以外的地方，就是阿拉斯加。整個西伯利亞在我們的背後，向西一直伸展到烏拉山我們長程旅行開始的地方。我們在叙

述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之後，在敘述伯力之後，最後纔來敘述到楚克什民族州。但是在歷史上，早期征服西伯利亞的戈薩克，從雅庫次克找到勒拿河，然後又到雅拿，英的格加，科林瑪，安那迪爾諸河的流域，在發現了堪察加或者黑龍江流域之前就到達了這裏。他們於白令船長建築了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城的一世紀以前，在一六四八年和西蒙·德什尼夫（Semeon Dezhnev）一同來到安那迪爾河，但他們却不知道渡過這一條狹窄的水道就是整個一片的大陸。

我們中間有許多人也同樣地不知道那一片遼闊的西伯利亞大陸是離開我們的海岸很近的。然而在今天，西伯利亞甚至在我們的想像中也不再是一片遼遠而荒僻的地方了。但是爲要瞭解西伯利亞在今天的北太平洋防禦上的重要性，我們却不得不繼續作一次歷史上的遊程。

第十二章 世界事件中之西伯利亞

俄國是經過西伯利亞出現在西伯利亞的海岸上的，取得了西伯利亞之後，俄國纔成爲亞細亞事件中的一個強國。俄國在太平洋的勢力由西伯利亞所操縱，而且每當北太平洋的問題引起全世界的注意的時候，西伯利亞的問題總是被放在最前綫上。但是西伯利亞在世界事件中所處的地位，往往是隨着不同的時期而變化着的。

俄國成爲太平洋上一個強國的歷史的過程，可以約略地分成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一六〇〇年到一八五〇年，是由整個亞洲北部擴張到美洲大陸的西北部，而主要的目的是爲了獵取獸皮。第二個時期從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是從北美洲撤退而向南擴張到亞洲大陸，這一時期的主要動機是尋找溫水的港口，特別是在遠東的地方。第三個時期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七年，這是一個削弱的時期，這一時期的特質是開發沿鐵路的領土和沙俄海權的衰落。第四個時期從一九一七年直至今日，這是一個時期是充分開發西伯利亞的，蘇維埃遠東的內部的自然的富源。在這四個時期中的每一個時期，爲一般所公認的蘇聯遠東領土的西伯利亞，都在世界事件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在一六四八年俄國的戈薩克人西蒙·德什尼夫到達安那迪爾河的時候，整個亞洲的北部都在沙俄

的統治之下，但是俄國那時却沒有一個通到海上的不凍的港口。她的整個北海沿岸都是向着北冰洋開放的。差不多和這同時，戈薩克人哈巴洛夫深入黑龍江流域，在一六五一年到達了黑龍江口。但是滿洲人是當時中國的統治者，他們最終證明了遠非戈薩克小部落的敵手。俄國人雖然不得不退出了黑龍江流域，可是他們却和中國建立了外交的關係，這便是西方第一個國家和中國簽訂的一六八九年的尼布楚條約。在佔領了西伯利亞將近一百年以後，沙俄只是滿足於在它的亞洲土地上開發獸皮的財富。然後纔開始了經北太平洋向西北美洲的海上擴張的時期。

在一七四一年，彼得大帝的海軍艦隊的一位艦長維特斯·白令氏，向堪察加以東航行到靠近現在西特卡 (Sitka) 和阿拉斯加等地的美洲大陸，在那裏建立了俄國的立腳點。這一次特別的航行之後，白令又接着率領多次的探險到亞洲全部的北方海岸去。他的目標之一，就是想勘察出在美洲大陸和亞洲北部大陸之間是不是有一塊地峽把它們連接起來。他的另外一個目標，便在尋找從白海到太平洋的一個出口。

俄國在美洲西北部建立了立腳點之後，便創辦了一個俄美獸皮公司，在一七九九年給與這一個公司在美洲的獸皮的專業權。到了一八三九年，這一個公司在千島羣島，阿留申羣島，阿拉斯加，布里斯托爾灣，科克灣，和諾爾登角等地已經有了三十六個獵戶區；在阿拉斯加以東和美洲的太平洋沿岸，英國的赫得遜灣公司差不多也有同樣的勢力。

在一八二〇年巴魯諾夫 (Baranoff) 做阿拉斯加的總督的時候，俄國在太平洋上的領域達到了最

大的擴張。在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西伯利亞，西特卡，阿拉斯加，以及加利弗尼亞的羅斯要塞等地，俄國都有海軍的前哨。夏威夷羣島有時也被俄國的船隻使用着。在加利弗尼亞的布得加灣也有俄國的農場，有一個時期那裏有一千五百隻羊，三千頭牛和許多匹馬，原來是計劃利用這個農場供給阿拉斯加殖民地的食物的，因為獸皮貿易發展的緣故，所以農場就變成無用了。而且開辦這個農場的費用也太貴，所以阿拉斯加的總督就建議以三萬元賣給赫得遜灣公司。但是他的建議並沒有被接受，所以最終把這個農場賣給一個瑞士的居民了。

爲了供應太平洋上的前哨，赫得遜灣公司和俄美獸皮公司就採取了由海路環繞世界的航運的辦法。從波羅的海來的俄國海員，最先於一八〇三年到一八〇五年間作環繞世界的航行，建立了這樣一條供應的航線。然而俄國總督這時已經和赫得遜灣公司成立了一個協定，依照這個協定，赫得遜灣公司在普蓋特角和潘威爾瑪提沙與哥倫比亞河兩岸的農場，得以供應食物與俄美兩國的居留地。

到了十九世紀的初葉，俄國在北太平洋已經成爲凌駕一切的強國，主要地只有英國一個國家和她競爭。爲了恐懼英國勢力的侵入，沙皇於一八二一年頒佈了一條敕諭，要將爭執中的俄勒岡 (Oregon) 的一部分土地歸於俄國所有，而把白令海定爲一個『封閉的海』。但是年輕的北美共和國對於海洋的自由和對於俄國向美洲西北部所提出的要求，也有它自己的意見。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二日孟羅總統向國會的演說，即後來稱爲孟羅主義的一篇演詞，很明白的宣稱：『依照美國人所認爲和擁護的自由獨立的條件』，美洲大陸今後不能被外國認爲是『任何歐洲列強將來殖民的屬地』。

兩年以後，俄英兩國的不睦（英國的要塞一年一年地朝着俄屬阿拉斯加的西岸前進），在一八二五年的英俄條約中求得了解決，這一個條約給與赫得遜灣公司經俄國在美洲的領地到北方英屬哥倫比亞內地的一條自由的航路。

但是俄國在阿拉斯加的地位却是一天天地衰落了。俄國的總督們都是對於獸皮貿易只有極少知識的海軍官吏。然而在西伯利亞，一位有進取心的總督穆拉甫耶夫將軍（General Muravyev），却於一八四七年開始探險到黑龍江流域，找到比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或西特卡離開俄國還要近的一個太平洋上的暖水港口。後來變成俄國海軍根據地的廟街，便建立在黑龍江口上。然而俄國人在這裏却被封鎖着了，因為依照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在黑龍江左岸或北岸的這一片土地是屬於中國的。

在一八五四年，俄土兩國的克里米亞戰爭爆發，英法兩國的混合艦隊進攻俄國在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的海軍根據地，幾乎把它奪過來。雖這二十年以前，英國就已經猛烈地發動了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並參加以後的鎮壓太平天國的革命運動，利用了這兩次的戰爭去擴張英國在中國的勢力範圍。英國的砲艦出現在中國的江河上護航，而且英國的海權在香港的皇家殖民地已經鞏固了起來。帝俄這時也想利用那些江河。西伯利亞的總督強調黑龍江下游有受英國海軍進攻的危險，於一八五八年五月引誘中國和他簽訂了璦琿條約，俄國在這個條約中獲得控制黑龍江左岸直到烏蘇里江的權力，中俄兩國共管轄從烏蘇里江直到海上的兩岸。這證明了是非常不能實行的，因此在

一八六〇年七月二十日俄國的一個團體佔據了靠近朝鮮邊界的彼得大帝灣的一個地方，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城市，就叫它做海參威（「東方的權力」的意思）。這些佔領的地方後來已由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二日的北京條約加以承認。這樣縱使俄國沒有得到一個完全不凍的港口，至少在海參威地方的黃金角灣也得到一個優良的港口。

在這一時期，俄國人的恐懼逐漸增加起來，他們恐懼萬一英國把阿拉斯加奪在手裏，那麼大英帝國在坎拿大西北部的擴張，可能就使白令海峽成爲在北太平洋中唯一隔開兩個敵對的帝國的地方。美亞兩洲是否被一個地峽隔開或者連在一起的這一個理論上的問題，早已得到解決了。目前的問題便是如何防止在北太平洋爲擴張帝國而發生的一個迎頭的衝突。

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美國是對俄國有友誼的一個中立國家。一個自然的結果，便是俄美兩國成立了一個協議，於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派遣柯林斯 (Percy McDonough Collins) 爲美國駐黑龍江的商務代表。柯林斯是一個大幻想家，在他的回憶錄上寫道：

「在誦讀了海軍大尉蘭幾爾遠征北極海的一篇故事以後，我的注意首先轉到西伯利亞去。回憶到那遼闊的國土，巨大的河川，莊嚴而無邊際的森林，和取之不盡的鑛藏，假若它能够得到海洋的一條容易的出口，那麼它那廣大的自然資源和它在世界貿易上的價值，簡直太教人吃驚了。在一八五五年以前的幾年，當我住在加利弗尼亞的時候，我對於美國在太平洋一邊的商業價值，特別關於亞洲對岸的，曾經下了許多工夫去研究。」

「一八五五年，當我聽說俄國人已經佔據了阿穆爾省並且在黑龍江口設立了一個居民區的時候，我心裏就已經想到黑龍江是美國商業企業深入亞洲北部而在商業上和文化上開闢一個新的世界的一條注定的水路。我對於這件事抱着極大的關切，而我的先前的思致也使我充分了解到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就到華盛頓去搜集關於這一個題目的正確的情報……」

『在華盛頓，我曾經和皮爾斯總統 (President Pierce)，馬西國務卿 (Secretary Marcy) 和俄國的大使等商量，結果於一八五六年三月四日派我為美國駐黑龍江的商務代表。』

為要達到他的目的地，科林斯經過大西洋到俄國去，然後再從陸上經西伯利亞旅行到黑龍江的上游尼布楚附近的地方，從那裏再順黑龍江而下，到達了廟衙，這是除了俄國人以外第一個西方人所到達的地方。

在尼布楚有銀鑛，在鄂嫩河有金鑛，在靠近貝加爾湖的彼得洛夫斯基、沙弗得 (Petrovsky Zavod) 地方，有一個大鑄鐵廠，熔鐵鼓風爐，大槌，軋床，以及在山麓下所翻砂，磨光，以及鑄造的銅鑛，從那些山頂上可以看見黑龍江，一輛馬車在幾天內便可以到達那裏。這些工廠是在彼得大帝時代創辦的，是屬於王室的財產，在工廠裏面作工的人大半都是囚犯們。在當時，彼得洛夫斯基——沙弗得甚至可以製造出在黑龍江上行駛的汽船的機器來。

柯林斯在廟衙看見了美國的六個公司所開辦的商店。庇爾斯公司曾經帶去了一座有屋頂板的木框房屋，這是那裏第一次有的。俄國人也有圓木頭的房屋，但他們認為一個只有薄薄的四邊の木框的房

屋，是不會抵抗得住寒冷的。其他的美國公司住在圓木頭的房屋內，房屋裏面設備着舊金山的木器。在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有最近在舊金山的亨特和白爾林兩君，他們在那裏設了一所郵站。

從一八四七年到一八七一年，美國的捕鯨人在北太平洋中得到了價值八千七百五十萬元的鯨油和鯨骨，柯林斯在俄國太平洋港口看到了從檳香山，舊金山，和波斯頓去的汽船和帆船。在一八五七年進入黑龍江的七個商人中，三個人是從舊金山去的，兩個人是從香港去的，另外兩個人是從波斯頓去的。小火輪就在黑龍江上行駛。一八六〇年到那裏的十二艘汽船——每一艘船從十五匹馬力到七十匹馬力——中，四艘是在美國建造的，五艘是在漢堡建造的，兩艘是在彼得洛夫斯克建造的，一艘是在廟街建造的。沿黑龍江一帶的工商業方面的發展，必然會有一個非常有希望的遠景。

柯林斯向沙俄政府建議建築一條『從赤塔到伊爾庫次克的黑龍江鐵路』，把黑龍江的汽船和安加拉河的汽船連接在一起。他說，這樣一來，西伯利亞就可以把從太平洋直到內地的汽船和鐵道的交通連接在一起了，鑛廠也可以開辦起來了。可是他的建議沒有一件得到了成功，幾種因素造成了他的失敗。第一件事實是從英國表現出來的，由海道從倫敦運輸一噸重的貨物到廟街去，一百磅的貨物只需要五先令的運費，如果從歐洲由陸路經西伯利亞運輸貨物到伊爾庫次克去，一百磅的貨物就得花上二十六先令的運費。柯林斯的鐵路計劃，比較當時實行的便宜的陸上運輸計劃，耗費還要多些。就是說，從中國由海道把貨物運到黑龍江，比較由陸路經過蒙古草原運到恰克圖去，運費要便宜些。一個郵差在陸地上走路，從赤塔到伊爾庫次克（這是柯林斯所建議的鐵路的路線），一共五百二十哩的票

程，這同路上的耽擱在內，在六十五小時內便可以到達。這些都是用來反對柯林斯的計劃的理由。

柯林斯的另一種幻想，便是阿拉斯加——西伯利亞電綫。他確實已經得到沙皇的允許，架設了通到黑龍江的這樣一條電綫，和經過白令海峽往北去的美國的電綫連結在一起。在一八六四年三月，西部聯邦電報公司籌畫了三百萬元，架設一條從溫哥華到黑龍江的四千哩長的電綫，一八六五年又於舊金山在柏克雷上校領導下組織了一個大探險隊。這一個探險隊分成三組：英屬哥倫比亞組，俄美兩國組，西伯利亞組。西伯利亞組的一個組員喬治·甘南 (George Kennan)，是內戰時期的一個電報員，在那裏成功為一個作家。他這一組人在西伯利亞和堪察加過了兩年，勘察出一條從安那迪爾灣到黑龍江口的一千六百哩長的航綫。在希列士·菲而特的第一次海底無線電失敗了以後，柯林斯的計劃在一八六七年放棄了。以後柯林斯的活動就很少，只有那行駛於舊金山和遠東之間的太平洋郵船號（這一艘汽船是行駛在這一條航線上的先驅），還時常和他的名字發生聯繫。

當俄國人在西伯利亞活動的這一個時期中，阿拉斯加逐漸變成了非常困難而又耗費很大錢能保持住的一個地方，所以到了一八六七年，俄國人就決定把他們在北美大陸上的土地賣了出去，最後得到國務卿希維德 (Seward) 的幫助，把阿拉斯加以七百二十萬元的代價賣給了美國。這一種購買在美國被人叫做『希維德的愚蠢』，因此阿拉斯加有好多年都變成了一種政治上的足球戲。希維德自己並不想從阿拉斯加得到報酬，但是在一八六七年以後的上一半世紀中，阿拉斯加的黃金的產量，總共的價值已經有三萬萬元左右，希維德的冒險事業，單獨在黃金方面得到的回償，就超過了本錢的四十

四倍。

這些發展不是一八六七年所能預料到的事情，那時俄國的沙皇嘲笑似的把阿拉斯加稱做『冰箱』，而寧願把他的軍隊移動到中亞細亞的有陽光的平原上去。塔什干在一八六四年落到沙俄的軍隊的手裏，成爲俄屬土耳其斯坦的首都。在一八六七年，阿爾瑪——阿爾它也被俄國佔有，而變成沙俄在中國西部邊界上的哈薩克斯坦的前哨。到了一八八八年，外裏海路從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延長到撒馬爾罕，一九〇五年奧倫堡——塔斯干鐵路把中亞細亞各省和歐洲俄羅斯連接在一起。沙皇把阿拉斯加賣去，放棄了在北美洲大陸上的海外的領土，但同時在亞洲大陸的心臟却得到了更廣大的土地。俄國的交通綫此後只限於通到亞洲大陸的陸上和內地的路線了。

和美國與坎拿大一樣，西伯利亞有它的開拓者，也有它的浪漫史。但是在十九世紀的時候，一切的進步都停止了，因爲當時的西伯利亞已經是一個著名的『流放的地方』。沙俄把西伯利亞當做在實際軍事佔領之下的一個殖民的腹地，當需要工人去開發已經發現的金銀鑛的時候，便把各種流犯派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包括政治犯在內。普式庚對這些流犯唱出歌道：『在西伯利亞的深深的鑛裏，高傲地保持着你們的忍耐啊！』朶斯陀也夫斯基也把尋找靈魂的「罪與罰」獻給他們了。

黑暗和壓迫掩蔽了這一片富饒的土地，和它的北方的廣大的馴鹿羣，它的西方草地上的衆多的牲畜，以及它在一切繁榮的城市，如斯佛得洛夫斯克，克拉斯諾雅爾斯克，和葉尼塞克等地的金鑛。在

一八八一年，當美國海軍工兵軍官喬治·麥爾維烈（在不幸的北極探險中幾個生還的人中的一個人）到達當時一個流放的地方佛科揚斯克的時候，在伊爾庫次克便有一個相距很近的電話局。當時並沒有鐵路，在巴統和彼得洛夫斯基·沙佛得等地的鋼鐵廠很久就在荒廢的狀態中。唯一能够懂得他的話的人是一個政治犯，麥爾維烈和他用英語談話，向他訴說他的痛苦，告訴那一個政治犯，他是怎樣被一個昏庸的警官逮捕，把他當做一個走私的人，給他加上了鐐銬，而他是逃跑到佛科揚斯克來的。麥爾維烈因為對於流放的殖民地感覺興趣，於是經過他的翻譯者請求讓他去訪問那些流犯們。那位警官向他看了一眼，然後回答道：『沒有什麼人會反對你去看他們，那些虛無主義者是不會傷害共和黨人的；他們和你們完全是一樣的呀！』在專制主義的俄國官吏的腦筋中，甚至和林肯同黨的共和黨人也被看成爲革命黨徒的。

俄羅斯帝國在遠東第一次向前踏上的一大步，便是從一八九一年到一九〇〇年間所建築的西伯利亞鐵路。這一個計劃的實現，大大地刺激了鋼鐵的生產，除了其他新企業以外，在斯弗得洛夫斯克以北的那迪什丁斯克（Nadezhdinsk）設立了一個鋼軌製造廠。這一個步驟拖延的時間過久，當俄羅斯帝國向黃海方面擴張的企圖——把這條新鐵道和已經建築成功的（一八九六——一九〇三）中東鐵路聯接在一起——已經非常顯明的時候，在亞洲有商業利益的其他國家對於這種企圖都懷着不好的感情。經過滿洲到海參威去的中東路，有一條支線從哈爾濱到旅順去，旅順是一個暖水的港口，中國政府於一八九八年租借給俄國，以二十五年爲期。這時美國的砲艦已經在揚子江上出現，担任巡邏的任

務，這些砲艦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人襲擊珍珠港的前幾天，纔從中國撤退。

俄國人在中國領土上的活動，使得英日兩國都感覺到驚惶，因此在一九〇二年英日兩國就簽訂了一個防守同盟的條約。一九〇四年日俄戰爭爆發，俄國慘敗。在這一戰中，俄國和日本同是侵略者，因為雙方都爲了瓜分中國的利益而戰，其目的是要經過鐵路讓與權而控制住商業。英美兩國爲了阻止俄國的過分強大，同時也想得到中國鐵路的讓與權，所以就支持着日本。

從美國外交家勞合·C·格里斯康 (Lloyd C. Griscom) 最近發表的回憶錄中所載關於他的活動上看來，美國的商業利益遭遇到危險是很明顯的事情。杜弗斯 (R. L. Dufus) 評論他的書道：『在日本，他巧妙地利用了日本在對俄戰爭中需要美國的同情，而解決了一些爭執點。哈立曼 (E. H. Harriman) 的聯接美日兩國的航線，從俄國人手中買過中東路，取得西伯利亞的鐵道線而到達波羅的海等等的偉大的計劃，幾乎要被完成了。』(註)

在旅順口打了敗仗以後，沙俄的帝國只是一個陸上的強國了，可是仍舊沒有通到海上的便利的出口，這是在一個海權時代的一種嚴重的缺陷。沿着已經建立好的海道一天天地強大起來的大英帝國，已經統治了七個海和全世界的商業，而沙俄帝國本身幾乎變成英法德比四國的半殖民地了。

在遠東，沙皇把海參威變成太平洋上的直布羅陀，一個設置七十二個砲位，安放了五百八十尊口

(註) 紐約時報書評，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三日。

徑不同的大砲，而有八萬警備部隊守衛的要塞。在和平條款之下，繼續用武力把持着中東路，並且沿着這一條鐵路線把大量的貨物運到海參威的要塞上去，在以後的二十年間，滿洲和華北的出產品有百分之九十都經過海參威的港口運走了。在這個時期內，沙皇和日本的天皇共同掠奪了滿洲的財富。

在布爾塞維克革命過程中，俄國在遠東比較在歐洲俄羅斯採取了稍微不同的途徑，主要是由於列強軍事干涉的武力在遠東能够施行壓力的緣故。主要的革命領袖之一，是一位在俄國出生的美國的移民，亞歷山大·克拉斯諾什契可夫（Alexander Krasnoshekov），他的真名字叫托布爾遜（Tobelson）。

克拉斯諾什契可夫是在基輔省的一個寒微的家庭裏面生長的。在十八歲的時候，他已經在革命運動中非常活躍，曾經被捕過，在監獄裏過了六個月，此後他就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太平洋岸去。在西伯利亞，他認識了許多和他思想相同的人，熟悉了遠東的政治情況。他的哥哥在一九〇五年被處絞刑，他就把他的一生獻給了推翻沙俄的事業上面。在他第一次放逐期滿以後，他回到家裏去，又被捕入獄。最後他從他的故鄉逃出，到美洲找到了一個隱蔽的地方，在那裏他做過裁縫和裱糊匠，後來入芝加哥大學求學，得到了學士的學位。

一九一七年二月，克拉斯諾什契可夫得到俄國革命的消息以後，便動身回到俄國去，於八月間在海參威上岸。兩個月以後，他做了在遠東舉行的第一次工人大會的副主席。十一月（一九一七年）革命以後，克拉斯諾什契可夫從事於建立蘇聯在遠東的政權，被選為遠東人民委員會的主席，這一個機

構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開始管理遠東的事情。

到了那時，協約國對於俄國在東亞傳播布爾塞維克主義開始驚惶起來，於是決定採取干涉的舉動，而需要運一批由捷克囚犯組成的軍隊經西伯利亞到法國的西線去為藉口。

一九一七年美國全部作戰努力都集中在法國。遠東彷彿是很遼遠，和對德作戰沒有關連似的。日本是西方列強的一個同盟國家。然而當俄國在東歐的前線於一九一七年崩潰了以後，協約國還要重新把它支持起來。結果便是協約國對俄國革命的干涉，目的要推翻蘇維埃政權，去挽救列強在俄國工業上的投資。

因此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間，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土只限於莫斯科和列寧格勒幾省。大部分的西伯利亞，烏克蘭，克里米亞，以及高加索等，都被在以前沙俄將領指揮之下的白軍佔據着。他們允許捷克的俘虜經西伯利亞鐵路離開俄國，表面上是在海參威搭兵船運到歐洲戰線上去，實際上却是佔領烏拉爾山到貝加爾湖之間的鐵路，使得反蘇的將領之一高爾察克上將於協約國的支持下而在西部西伯利亞建立起一個政府來。日本，加拿大，以及美國的軍隊佔據了東部西伯利亞，和高爾察克上將有着某種程度的合作，高爾察克上將和日本的兩個傀儡將軍——戈薩克的阿塔曼·斯米爾諾夫 (Ataman Semionoff) 和他的助手卡爾半柯夫 (Kalmukoff) ——一樣，他們的行為都得不到美國派遣到西伯利亞去的遠征軍司令克雷夫斯 (W. S. Graves) 將軍的讚許。

第一次到西伯利亞去的美國遠征軍的艦隊，是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三日乘運輪艦「湯姆斯」號從

舊金山出發的。這一隊人包括四十個軍官和一千八百八十九名入伍的士兵。到了一九一八年九月，在西伯利亞的美國遠征軍官兵的總數已經超過七千人，他們的任務是在三個區域守衛着西伯利亞鐵路：（一）在上烏丁斯克（現在的烏蘭烏得）和貝加爾湖之間；（二）在蘇臣（Suchan）和海參威之間；（三）從伊曼（Iman）到斯巴斯克的一小段，這是從伯力到海參威中間的一段路。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簽訂休戰條約以後，克雷夫斯將軍的部隊從貝加爾湖區域撤退，集中在海參威附近。控制這一條鐵路的除了美國軍隊以外，有坎拿大軍八百名，英軍八百二十九名，意軍一千四百名，法軍一萬〇七十六名和日軍六萬名。

美軍的活動只限於護衛這一條鐵路線的範圍以內。當時一般的行動，據美國駐華公使雷恩契（Paul S. Reinsch）說：

『盟軍在西伯利亞和滿洲的行動，以控制中東路爲最主要的問題……經過滿洲建築這一條線的權利，已於一八九六年由中國政府讓與了一個鐵路公司，這個公司名義上是私人的，而實際上是在俄國財政部控制之下，並且依照俄國的法律和政府機關同化。』

『在九月中旬，美國政府建議把整個西伯利亞鐵道系統，包括中東路在內，一併放在史蒂芬斯和俄國鐵道服務團的管理之下，作爲俄國政府的代理人和委託人，這一種建議使得中國外交當局非常地感激。』

控制着鐵路線，對於軍事佔領那一個區域是一件必要的事情，但是當執行這種控制時，在列強中

間却生出國際的對立來：主要是日本和美國之間的對立，最顯著的是兩國的將領之間的爭執。美國和日本兩國的利益是並不一致的。

在一九一七年，日本人認爲俄國的革命給與了他們一個機會去把遠東邊區奪過來，在那裏建立一個偽組織。當英法日三國同意干涉俄國在亞洲的事件，並且得到美國的支持的時候，日本就派遣了七萬人以上的大軍到俄國的遠東去，和美軍共同佔領了西伯利亞鐵路到中國西部的地帶。日本的行動是由恐懼和私利所促成的。

歷史學者喬治·斯圖渥特（George Stewart）寫道：『日本人的腦裏常常縈迴着共產主義的陰森的魔影……她同時也有許多目標，日本的許多領袖們，以爲這些目標是做爲一個太平洋的強國的安全所必需的，如取得爲樸登茅斯條約所否認的庫頁島的那一部分，擴展她的領土到朝鮮以外，和在滿洲鐵路上的較大的便利。』

爲要裝點一副俄國的面孔去參加在干涉裏面，日本就支持一大部分白軍的領袖，並且在經濟上幫助他們，幾乎白軍的每一個領袖都是墮落的兇手，而甘願把自身和自己的祖國出賣給最高的命令者。關於阿塔曼·斯米爾諾夫的助手卡爾米柯夫，克雷夫斯將軍說道：『他是我從來沒有看過也沒有聽過的最卑鄙的惡棍，我極端懷疑，有沒有一個人能够找遍了一部標準字典去找出能够形容出他的罪惡的詞彙來，能够找出卡爾米柯夫沒有犯過的罪惡來。他由日本武裝起來，並且得到日本的經濟的援助，和日本共同努力去『幫助俄國人民』。我這些話是很慎重地說出來的，因爲我有充分的證據，可以使

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人感覺到滿意。卡米爾柯夫用自己的手去殺人，而斯米爾諾夫命令別人去殺人，這就是他們兩人不同的地方。當卡米爾柯夫被驅逐出西伯利亞，想在中國找到一個避難的地方的時候，用一個俄國的名詞說，他是被中國人『清算』了。斯米爾諾夫以後纔被逐出西伯利亞，在日本找到一個躲避的地方，到一九三一年他還活着。』（註）

克雷夫斯將軍在這一種動人的敘述中譴責了日本的傀儡，並且揭露了日美兩國的利益的最初的衝突：『我不明白爲什麼美國不得日本的同意便不能够派遣軍隊到中國或者西伯利亞去，』他說，『因爲我認爲日本人在滿洲和西伯利亞的利益不能比美國的多些。』

克雷夫斯將軍的內心裏並不願參加對於新蘇維埃聯邦的軍事干涉，所以他受到盟軍將領們的猛烈的攻擊，認爲他不和他們合作。他深知這種干涉的背後的目標，他在答覆人們對於他的批評的文章中已經說明了出來。他說：『我以爲沒有一位公正的人士會認爲美國沒有干涉俄國的內政。在這種干涉之下，美國憑藉了軍事的力量幫助去支持一個爲廣大的人民所不承認的有帝王專制傾向的不乎民意的政府……美國已經作爲一分子去參加推翻蘇維埃政府了，而這個政府便是高爾察克將軍斷然和它鬥爭的。』但是克雷夫斯將軍已經堅決拒絕了其他的干涉者要他和他們共同採取的行動。他把在他的指揮下面的軍隊的活動，只限於威爾遜總統在備忘錄的方式下頒佈的訓令中所給與他的任務。陸軍部長柏

(註) W. S. Graves, *America's Siberian Adventure, 1918-1920.*

克 (Newton D. Baker) 在爲克雷夫斯將軍的回憶錄所寫的序言中，曾經提到這一個備忘錄道：

『克雷夫斯將軍在他的回憶錄的第五頁上，曾經記下威爾遜總統私人所寫的備忘錄。這一個備忘錄是我在堪薩斯城的車站上親自交給克雷夫斯將軍的……從那時起，一直到西伯利亞遠征軍回到美國來的時候，克雷夫斯將軍執行政府的政策並沒有絲毫的差誤，雖然常常在使人迷惑和使人激怒的情況之下。在華盛頓，我經常從盟軍武官的口中，有時從國務院裏，聽到批評克雷夫斯將軍和他們不合作的話，但是當我向各方面詳細交察的時候，我總發覺到克雷夫斯將軍被人指摘爲失敗的地方，便是他拒絕去做和威爾遜總統的訓令中的文字和精神不相符合的事情。』

『一九一九年六月，我在巴黎謁見威爾遜總統，他和我談到從法國和英國方面向他陳述的意見，在那些意見中都認爲克雷夫斯將軍是一個剛愎的，頑固的，而又不能和人合作的將領。我向總統提起在他的備忘錄中所確定的政策，說明克雷夫斯將軍拒絕盟軍將領們要他把總統自始就反對的改變西伯利亞遠征爲對於俄國內政的干涉時，總統便相信克雷夫斯將軍對於他的政策是完全忠實的了。在我和總統會談的終結，總統微笑着說：『柏克，我想這已經是一個老故事了；人們常常因爲是永遠正確的，而得到了頑固的聲名。』』

『總統對於克雷夫斯將軍的行爲終於給與了全部的認可，而且，假若這一次西伯利亞的遠征在事實上被認爲不當，假若真的沒有完成有效的結果的話，那麼這也是一個事實！西伯利亞遠征軍由當時的情況去決定它的行動，它節制自己不從事於軍國主義的冒險，同時也防止其他盟軍的冒險，它並且』

造成了一種局勢，使得所有的盟軍在它撤退的時候也同時從俄國的領土上撤退，使得它們不可能攫取俄國的領土。那些國家在遠東的利益，爲了鎮壓俄國的緣故，最後爲了永遠管理殖民地的緣故，很易於引誘它們去奪取俄國在遠東的廣大的區域。」（註）

那麼，在給與克雷夫斯將軍的，同時也分別送給協約國政府的備忘錄的訓命中是些什麼內容呢？

備忘錄

「美國人民的全部心意，是在贏得這一次戰爭。美國政府的指導目標，便是用一切必需而有效的方法去贏得這一次戰爭。美國願意盡一切可以實行的方法和協約國政府合作，毫不吝惜地去合作；因爲美國沒有要滿足自身的目標，而相信只有憑藉共同的協議和最後一致的行動，纔可以贏得這一次戰爭。美國曾經研究其他國家要它參加合作的每一種政策或行動，並且私自得到下面的結論，就是假若美國政府發現它自身不得不拒絕參加任何的任務或行動時，其他的國家就必須瞭解，美國之所以要這樣做，只是因爲它認爲在政策或事實的必須的考慮上礙難參加在裏面。

「爲了和協約國政府採取完全相同的步驟並且遵從最高軍事會議的一致的意見的緣故，美國政府參戰之初，就採取了在西線作戰的計劃，把它的所有的兵力和物資都放到西線上去，並且儘最大的速

（註）W. S. Graves, America's Siberian Adventure.

度，有力而又有效地執行了那一個計劃，一天天加速地向前推進，實際上把國家的全部的力量都放在這一次戰爭裏面了。對於美國自己的軍事顧問和協約國政府的顧問的迅速的裁判，這便是美國政府的回答，它的意願，和它的誠懇的答覆。目前在最高軍事會議的建議之下，美國政府已經考慮到附加在這種龐大計劃的上面的很重要的事情，這一種龐大的計劃如果可行，將要儘最大的可能使用美國的工業力量和整個協約國的運輸上的便利。因此，美國集中了它的所有計劃和資源在單純的絕對必需的目標上。

『在這種情況之下，美國政府覺得義不容辭地要說，在西線的軍事情況仍然處於嚴重局面下的時候，美國就不願分割或者放鬆目前的努力，而把任何一部分兵力抽調到另外地方去。美國離開西線的戰場很遠，離開任何其他戰場更遠。美國處置它的軍隊和供應品所使用的工具，已經以巨大的代價和困難在法國設置起來了。但是這些工具在其他的地方是沒有的。美國在法國盡很大的力量，是可以辦到的事情；如在其他的戰場上做任何重要的或大規模的事情，都是不可能辦得到的。因此，美國政府誠懇地要求它的盟國接受它的慎重的考慮，就是它不願分散它的力量去在其他地方參加重要的戰鬥。

『然而美國政府認為意大利戰場是和西線緊密地連接着的，所以假若依照最高統帥部的判斷和希望一定要它從法國分一部分兵力到意大利去，美國政府也願意這樣做。在這一件事情上面，美國政府願意服從最高統帥的決定，猶如願意服從其他方面的事情一樣。因為美國政府認為這樣互相關連的兩

個戰場，實際上就是一條戰線的兩個部分，同時因為派遣到意大利去的美國任何部分的軍隊，必須是從在法國的美軍的數目上減去的，而且是從現在美軍所使用的港口經過法國的領土運到意大利去的。

『美國政府在再三考慮俄國的全部情況之後，得到了一個明晰而確切的判斷，認為對於俄國的軍事干涉，不但不能治療而且反會增加目前俄國的悲慘的紛亂，不但不能幫助我國，反而會傷害了俄國，而且對於執行我們戰敗德國的主要計劃是沒有絲毫益處的。因此美國政府不能參加這一種軍事干涉。或則在原則上同意這一種行動。根據美國政府的判斷，即使假設對於從東方夾擊德國的這一個公開的目標是一種有效的辦法，但也只是利用俄國的一種辦法，而不是為俄國服務的一種辦法。俄國的人民是得不到利益的，縱使他們能脫離從目前的災難中挽救出來，他們的物質也只是被用來維持外國的軍隊，而不是被用做建設他們自己的國家。據美國政府看來，只有幫助捷克人民整理他們的武力，使他們和他們的斯拉夫親族取得有效的合作，加強為俄國人自己所願意接受的對於自治和自衛的一切努力，在這些條件之下，纔准許在俄國有軍事的行動。』

『美國政府認為，無論從海參威，從摩曼斯克，或則從阿堪遮，美國和盟軍所能使用的唯一正當的方法，便是守護着以後為俄國軍隊所需要的軍事物品，並且在俄國人組織他們的自衛力量時給與為他們所願意接收的幫助。幫助捷克的人民，在目前有迫切的需要和充分的理由。最近的發展已經顯示出，那是為俄國人本身所願望的利益，而美國政府也樂於為了一個目標分配出一小部分兵力來。美

國政府也遵從了最高統帥部的判斷，在摩曼斯克安置一小部分兵力，去守護科拉地方的軍需品，以便俄國有組織的軍隊從北方來到。但是美國政府却不得不接受坦白的忠告，就是美國除了這些溫和而實驗性的計劃之外，不能再前進一步了。美國政府不能夠，也不希望能夠無論從海參威，從摩曼斯克或阿堪遮，用適當的兵力去參加在這一組織的干涉裏面。美國政府覺得更應該補充一句，就是爲了上述的這些目標，它可以自由使用它所節省下來的少數兵力，同時覺得也不得不撤退它的軍隊，假若目前爲合作而執行的計劃發展到與美國政府約束自己的政策相違背的一方面的話。

『同時美國政府願意以最大的誠懇和善意，說明在這裏所下的結論，決沒有意思去批評對德作戰的其他國家所樂於採取的政策。美國政府決不願阻礙它們所選擇的政策。美國政府的意向，是對於美國政府本身所採取的和使用美國軍隊的政策的一種極端坦白而確切的聲明。美國政府不願它的約束自己的活動被認爲是限制協約國的行動或者是範圍協約國的政策。』

『美國政府希望執行它的計劃，是爲了保護從海參威運走的捷克人的後方，它希望從日本開來以及必要時從協約國開來的與它相等的一小部分兵力在那裏取得密切的合作，並且保證誠懇的一致；同時在採取行動的中間，美國向所有的協約國建議，大家要一致地用一種最坦白而莊嚴的態度向俄國的人民保證，無論在西伯利亞或者在俄羅斯北部的共同行動中，無論在目前或在將來，沒有任何一國政府企圖用任何一種方式妨礙俄國政治的主權，干涉俄國的內政，或者破壞俄國領土的完整，而協約國中每一個國家都只有一個單獨的目標，就是在俄國人民致力於重新管理他們自己的內政，他們自己的』

領土和他們自己的命運的時候，給與以爲他們所願意接受的援助。

『美國政府的希望和目的，在利用最早的機會，派遣能够傳播有益的情報和供給教育上的適當的幫助的，一個包括青年會的代表，紅十字會的代表，勞動顧問，農業專家，以及商人等的委員會到西伯利亞去，當機會到來的時候，在一種有計劃的方式中從多方面去救濟俄國人民的經濟上的迫切的窮困。執行這一種計劃，將是在捷克軍隊向西移動以後的事情，並且不能妨礙對於捷克軍隊後方的軍事的援助。』

國務院。

華盛頓，一九一八，七，十七。』

以上是克雷夫斯將軍從陸軍部長柏克手中所接受過來的一般的訓令，當美國遠征軍駐紮在西伯利亞的一年半的時間中，克雷夫斯將軍便是依照這個訓令去執行他的任務的。一九二〇年春天，美國的軍隊從西伯利亞撤去。關於美國的西伯利亞遠征軍以及當時一般的情況，美國國務卿休士(Hughes)於一九二一年十一月華盛頓裁軍會議上說道：『美國政府當時停止參加在遠征軍的裏面，但是對於東部西伯利亞的事件仍然保留一個密切的觀察者的地位，並在這一個問題上和日本取得廣泛的外交上的聯繫。我們要坦白地承認，這種外交上的聯繫，在美日兩國的政府間並不是常常顯示着一致的意見的！美國堅決地相信，在聯合遠征開始時兩國政府所給與的公開的保證，就需要日本軍隊從所有的俄

國領土上全部的撤退……美國政府的一般的態度，在一九二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給與日本的照會中已經說明了。在那一個照會中有以下的聲明：

『美國政府必須坦白向日本政府說明它的態度，無論在現在或將來，對於從前的佔領中所生出的任何要求或權利，美國政府都不認爲是有效的，同時對於日本政府可能損害俄國現存的條約的權利，政治上或者領土上的完整所採取的任何行動，美國政府都不能予以承認。』

當一九二二年在華盛頓舉行裁軍會議的時候，列寧正是蘇維埃政府的領袖。當時各國都還沒有承認蘇維埃政府，所以在美國和蘇俄中間並沒有交換意見。然而到了一九三三年，美國終於給與蘇聯以全部的承認，蘇聯外長李維諾夫從華盛頓回到莫斯科去以後，不久就在報紙上發表了一個公開的聲明。李維諾夫說：

『沒有等到相互要求的最後的解決，我們就決定撤銷對於美國的要求之一，這是和美國西伯利亞遠征軍有關的事情，我們所以這樣做，因爲我們考慮到我從美國國務院知道的美國在當時的某一些行動。』(註)

這些『行動』無疑地是克雷夫斯將軍遵照他所接受的訓令的精神而採取的步驟，去阻止日本人永遠佔領東部西伯利亞而把它變成日本的一個殖民地的企圖。

(註) 消息報。

一九二〇年一月，在美國軍隊從西伯利亞撤退以前不久的時候，美國國務院通知日本：『對於一些俄國人推翻俄國自治政府的進一步的軍事上的援助，在目前的情勢下，要引起足以造成相反的結果的糾紛來。』（註）但是日本人毫不重視美國官方的意見認為和反布爾塞維克的軍隊的合作去採取攻勢是辦不到的事情，而仍然用他們的軍隊去干涉在東部西伯利亞建立的蘇維埃政府。

當第一次干涉的軍隊於一九一八年登陸的時候，布爾塞維克的行政當局被迫逃走，克拉斯諾什契柯夫也僅以身免，他一直到一九二〇年纔回到遠東去。當他回去的時候，他覺得要在協約國武裝干涉的面前建立起一個蘇維埃政府來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他向西伯利亞的蘇維埃軍事指揮部建議，在那裏設立一個緩衝的政府。於是在一九二〇年三月九日，便在上烏丁斯克建立了一個貝加爾省臨時地方自治政府，克拉斯諾什契柯夫做了蘇俄派駐這個政府的大使。在他積極參加之下，遠東共和國便於四月六日成立了。

在西伯利亞的日本軍事領袖立刻決定企圖利用這一個遠東共和國做爲反對蘇維埃的工具。在五月十一日大井將軍謹慎地支持着這一個新政權，只要它不傾向到蘇維埃方面。

大井將軍向海參威的人民會議說：『我要向你們指出，我已經一再地聲明：在日本軍隊駐紮的區域內，決不容許有一個共產黨的政權。』但是這個共和國是經海參威的當局認可的。同樣的，獨立

（註）「美國外交關係」，一九二〇年，第三卷。

組織的伯力政府，也是認可了並且依附着遠東共和國的。』

從開始的時候，遠東共和國的俄國獨立的布爾塞維克黨人和其他的別動隊，就用他們的勢力去反對日本人和白軍。他們同時也利用美日兩國軍隊意見紛岐，去從一切干涉者的手中恢復他們的國家的自由。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十九日，日本人終於撤退了他們的最後的駐軍，雖然直到一九二五年他們纔從庫頁島的北半部撤去。接着日本人離開大陸以後，遠東共和國便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七日併入蘇聯了。

然而蘇維埃遠東的和平的歲月是非常短暫的。在一九二九年，滿洲和日滿的軍隊接連着進犯蘇維埃的領土。一九三八年八月，日本軍隊越過海參崴以南的蘇聯的領土，企圖奪取戰略地帶的張鼓峯。一年以後，在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哈桑湖，又發生了同樣的事件。戰事擴大到廣闊的面積，包括幾萬軍隊和幾百架飛機，但是在兩次戰爭中，日本人都慘敗了。然而經過十年的談判之後，在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終於和日本簽訂了一個爲不侵犯協定，這個協定一直到現在還是生效的。

蘇聯經常表示出維持遠東和平的願望。亞洲蘇聯不像日本，也不像沙皇統治下面的俄羅斯亞洲，它是沒有把自己擴張到外國領土上面的野心和計劃的。亞洲蘇聯的人民，對於爲他們親身經歷過的，中國在從日本佔領之下求解放的戰爭，曾經給與物質上的援助，對於抗日的蒙古人民也會給與軍事上的積極的援助。甚至在英蘇共同佔領伊朗以防止它作爲納粹進攻同盟國的跳板以前，蘇聯也照樣地援助伊朗，爲它建立工業，如同對於土耳其一般。

蘇聯對於和它毗鄰的國家並沒有侵略的野心，只願維護和平和加強商業的關係。在過去二十年間，蘇聯努力於國內的建設。對於日本，蘇聯人民盡力覓取和平，以便能夠建設自己的國家。爲了避免衝突，蘇聯把中東路賣給了日本，這條路自從俄國政府管轄的一個公司於一九〇三年把它完成以後，就已經是遠東事件中的一個爭端了。蘇聯的這一種舉動，是撤退蘇聯公民的表示，因爲他們在滿洲做鐵路上的僱工是日本人所反對的。蘇日的互不侵犯條約，在平時是不會簽訂的，然而在目前世界大戰的時候，却是似而非地存在着。但是這個條約顯然是很矛盾而又靠不住的。沒有一方面單獨把自己的國防倚賴在這個條約上面。在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時候，蘇聯並沒有放棄自衛的權利；雙方都沒有撤去遠東的防禦。

日本人對於蘇維埃遠東的陰謀，多年以來就已經非常明顯了。一九二二年九月四日，在日本，遠東共和國，和俄羅斯蘇聯之間的長春會議中，日本人已經把他們的計劃片面地宣布出來。當時日本人要求海參威國際化，修改漁業協定，對於日本商業的開放，毀除俄國遠東的領土上的要塞，以及在日本和第三國交戰的時候遠東共和國嚴守中立等等。

十分明顯的，蘇聯決不能答應這些要求，因此也決不放鬆在遠東方面的警戒。從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真理報上所載的一篇社論看來，便可以知道蘇聯是多麼小心地在警戒着日本了。那篇社論上說：『日本人的初步的成功，已經使他們的報紙上的標題變得強硬起來。他們模倣他們德國的夥伴，在沒有把一隻熊打死的時候就在商量怎樣分去和賣去那一隻熊了！我們覺得對於他們的這種無益而

且有害的想頭，必須給他們下一個警告纔好……讓日本的新聞記者們學習別人的經驗，不要認爲初步的成功就一定會有一個快樂的結局的。否則的話，他們將要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中，鑄造最後笑的人纔是笑得最響亮的人啊。』

當歐洲正在多事之秋的時候，蘇聯自然願意在遠東保持着安靜。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在珍珠港事變發生以後不久，李維諾夫在華盛頓招待新聞記者席上說：『我們認爲若沒有蘇聯參加在內，沒有一個國家可以把希特勒擊敗，也沒有一個國家可以代替蘇聯，假若我們目前在這一方面的努力稍一鬆弛，我們對於和我們盟邦共同作戰的任務就很少有貢獻了。』

對於蘇聯人民的英勇的努力，羅斯福總統在向美國人民廣播中曾經兩度表示過敬意。第一次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他說：『這一次的戰爭不僅是一個長期的戰爭，而且也是一個艱苦的戰爭。美國工業的生產，不僅要爲我們的陸軍，海軍，和我們的空軍，也必須要援助全美洲和全世界對納粹和日本軍閥作戰的其他一切國家的陸軍，海軍，和空軍。我們必須知道塞爾維亞或者挪威抗德的游擊戰爭幫助了我們；我們必須知道蘇聯對德抗戰的成功幫助了我們；我們必須知道，英國在世界上任何一個部分，在海上或在陸上的成就，都加強了我們的力量。』

五個月以後，在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又補充說：『在歐洲戰場上，過去一年來最重要的發展，沒有問題的是偉大的俄國軍隊對於強大德軍的毀滅性的反攻。這些俄國軍隊，已經消滅了和正在消滅着比所有聯合國合在一起所消滅的更多的德國的武力——軍隊，飛機，坦克和大砲。』

這一種毀滅的目標，斯太林元帥在一九四二年勞働節的每日命令中已經明晰地宣布出來，他說：『我們這一次是爲了我們的國家，爲了正義和自由而作戰的！我們沒有佔領外國領土或者征服外國人民的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明晰的和光榮的：我們要從德國法西斯野獸的手中恢復我們蘇維埃國土的自由……爲要達到這一個目標，我們必須消滅德國法西斯的軍隊和德國的侵略者，使他們不廢最後一個人，一直到他們放下武器來爲止。此外是沒有別的道路的。我們能够這樣做，我們必須這樣做，無論在什麼情形之下。』

一般觀察家們，如著名的威爾基，都認爲英美沒有和蘇聯完全合作。威爾基在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的廣播中詳論羅邱的卡薩布蘭卡會議的宣言，說道：

『據第一次公報中給與我們的關於會議的報告看來，我們不能抑制我們的情緒。流言和無數過早的消息，使我們相信巨大的事件正在形成中。我們曾經希望斯太林先生和蔣介石委員長能够出席這一次會議，使四位領袖晤對一堂，彼此互相瞭解，如同人們最好在親切地討論一般問題的時候纔能增進彼此間的瞭解的一樣。我們曾經希望設立一個龐大的軍事戰略部，在討論戰時和將來和平時期的問題中蘇聯和中國都能够受到平等的承認；關於那糾紛而醜惡的北非的政治問題，我們曾經希望規定一個合於我們的傳統的明確的政策。』

『我個人久已相信，用紙上的國際會議和經濟的萬應藥去討論戰後的計劃是沒有用處的，除非爲我們作戰的時候想出方法，纔可以生出和平的方法來。同樣的，我曾經想過，在戰爭中已經表現出充

分的技藝來的蘇聯和中國，是不能被我們巧妙地忽略過去的。

「在我與蔣介石委員長及斯太林先生會談過後，我希望總統終於能够會晤這兩位對於擊退現代侵略者的進攻富有經驗的領袖，他們兩位知道戰爭的勝利不是單靠宣傳和演說，而且要靠技術，資源和堅毅的；他們知道敵人加於他們的國家和幾百萬人民的可怕的毀滅，對於這些犧牲的人民，他們負荷着莊嚴的責任。」

「我希望總統能够告訴他們美國在工業上所做的巨大的貢獻，我們的人民對於贏得戰爭和建立將來的世界的貢獻的決心，以及我們對於他們的意見的尊重，如同我曾經企圖要告訴他們的一樣。」

「也許我們以後便會知道，在第一次公報中沒有提起的這些事情，在羅邱會談中已經討論了而且澄清了。關於西方民主國家和亞洲在目前和在將來的關係，也許他們已經擬訂了一個計劃。也許傳說中的龐大的戰略部將要變成實際上的存在了……」

「在目前，我們歡喜英國的首相和我們的總統已經和軍事參謀人員爲促成德意日的無條件的投降而擬訂了一九四三年的計劃。」（註）

（註）紐約時報，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七日。

第十三章 北太平洋的鐵鉗

『日本的侵略的計劃，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就開始了，』一九四二年一月六日羅斯福總統在國會向聯邦委員會演說中這樣說。『這不單是尋覓生存空間的一個政策，這也是包括了征服遠東和太平洋羣島的一切民族，由日本的陸海軍控制北美，中美和南美的西岸而支配太平洋的一個計劃。』

這一個征服計劃的大綱，在一九二九年田中奏摺發表以後，纔第一次暴露在不致置信的世界人士的面前。非常奇怪，田中的奏摺在當時竟被人稱爲『共產黨的發明』。甚至陶西格海軍上將 (Admiral Tausig) 在參院海軍委員會的報告中引用田中奏摺的時候，他也受到了他的上峯的駁斥。然而這個奏摺却給與了關於日本征服世界的計劃的一個巨大的警告。

『我們如要統治中國，』田中首相在他的奏摺上寫道，『我們就必須擊敗美國，猶如過去我們在日俄戰爭中不得不作戰的一樣。但是如要征服中國，我們就先征服滿蒙。如要征服世界，我們就先征服中國。如果我們征服了中國，亞洲和南海的其餘的國家將要畏懼我們而向我們投降了。』

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目標，在這篇奏摺中非常赤裸地暴露了出來，這就是亞洲的統治權。和希特勒合作就是達到這個目標的一個方法。在它實際進攻英國以前很久的時候，它和英國的戰爭就成爲必然的事情了。說它對中國的侵略以及對荷屬東印度的陰謀看來，進攻美國乃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因

此，美國，英國，中國，蘇聯等在亞洲和北太平洋的利益，使得它們合併起來對抗一個共同的敵人。只有它們的合作纔可以把日本打敗。

爲什麼大多數美國人不早知道日本是一個危險的敵人呢？爲什麼許多美國人認爲蘇聯是太平洋上的一個主要的威脅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回憶英美兩國對於日本帝國的興起是有很大的幫助的。羅斯福總統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敘述美日最初的關係說：『在一八五三年，柏雷艦長叩打日本的門戶。以後的幾年中，日本的門戶開始洞開了；於是遠離世界的日本，就開始採用我們西方的文明；在那些早期的年代中，美國使用一切的力量去保護轉變時期中的日本。』

日本的門戶的洞開，證明對於美國是有益的一個步驟。日本開始向美國的船主人和工業家們要求援助，但在日本的國內，也開始了一個發展的時代。在柏雷叩關以前，日本和世界是完全隔絕的，而且對於一切國家都是敵視的。在日本沿岸船隻遇難的水手們，常常被日本當局囚禁起來。日本的港口是拒絕其他國家的船隻停泊的。然而英美兩國人却需要日本的商業和加煤站。『我們要向日本的天皇提出另一個要求，我們請求他要賣給我們的汽船的東西，不是他的手工人的製造品，也不是農人們的勞動的成果。』在柏雷艦長訪問日本以後，國務卿韋勃斯特 (Webster) 這樣說，『而是萬物的創造者爲人類家庭的利益在日本海島的深處所儲藏的上帝的禮物 (煤炭)。』(註)

(註) Tyler Dennet,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在西方的思想最初侵入日本的時候，就發生了一八六七年到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的維新。這一種維新的革命雖然得到農民的支持，然而在本質上依舊是兩種武士道力量的替換，武士道在明治朝代繼續統治着日本，如同先前在幕府時代的一樣。幕府們是封建和軍閥的階級，甚至當他們從事於銀行業，航運業和工商業的時代，依然保留着封建的外貌。封建的習慣被保存了下來，農民是一無所得。直到今天，國內大市場的發展在日本依然受到阻礙，所以就成爲日本的國家經濟上的主要的弱點之一。在政治生活上有權勢的大約有八個家族，如三井，三菱等等，他們統治着國家三分之二的財富，有些家族已經有三百年以上的歷史了。他們掌握着皇帝和軍隊的下面的實際的權力，指揮日本的外交政策，他們的外交政策便是以對外的侵略抵銷國內的不滿。然而無論如何，明治朝代的維新在當時的日本生活上是代表一種進步的傾向，至今廣大的日本人民仍然是懷念着的。

兩種進步的歷史的趨勢會合在一起——美國北部工業力量的崛起和明治朝代的日本人的生活——在美日兩國的關係上是一種支配的特徵。這兩種趨勢基本上是矛盾的，它們在中國有一個主要的衝突，但是它們却被作爲聯繫兩國關係的一個橋樑，經過這一種橋樑，美日兩國在友誼的基礎上有一種廣泛而滿意的交換的餘地。再者，英美兩國便利用日本作爲對於俄國擴張的一個抵抗的力量，以保持太平洋上的勢力的均衡。

美國曾經把日本當作一個小兄弟，這個小兄弟是狡猾的，有時甚至是背叛的，但是美國以爲他決不會長成爲一個重大的敵人的高度。日本是一塊美麗的小國土，遊歷的人們往往會迷戀這個地方，但

是它却注定了不能在世界事件上佔據任何一個特殊的地位。日本的間諜機關就是由於這樣一種便利的狀態而得到活動的方便的。

日本帝國政府很久就知道，日本在亞洲大陸上如能得到更堅固的立腳點，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地位就更不容易動搖。假若日本佔據了亞洲蘇聯的沿海邊區，堪察加，科曼特羣島（Kommander Isla ris），以及楚克特岬——就是說整個太平洋沿岸——的話，那麼不僅實際上除了廣大的優勢的海空軍以外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進攻她，同時她還能夠向阿拉斯加和坎拿大進攻，至少有一個時期會把她的領土擴張到北太平洋甚至到北美洲大陸上。

爲了這個理由，阿拉斯加在北太平洋上的防衛已經加強了。甚至在美國和德日正式宣戰以前，美國不僅在北大西洋，而且在北太平洋加強了防禦的前哨，因此引起了軸心國家的激烈的抗議。這種抗議足以說明在今天爲空軍的防禦和進攻而設的戰略的北極前哨是何等重要了。

這些激烈的抗議，有一次是發生在一九四一年九月，當時兩隻大飛機經過蘇聯北極航空線到阿拉斯加的諾姆（Nome）地方，裝載蘇聯的空軍訪問團到美國去答謝美國對蘇聯抵抗納粹的侵略所允許給與的援助。這一個訪問團在格羅莫夫（Mikhail M. Gromov）將軍率領之下，格羅莫夫曾經和兩位同伴於一九三七年在不滿六十小時內飛過從莫斯科到加利弗尼亞的最短的一條橫斷北極的航空線。在他們曾經降落的地方，現在豎立了一塊尖碑，上面刻着兩句話：『他們來時運輸的世界是圓錐形的，他們去時運輸的世界便是球形的了。』日本的報紙對於從北極兩端的飛行一致提出了抗議。

『爲便利美蘇的接觸而建立的北方根據地，已經顯出嚴重的可能性了，』在一九四一年北極飛行以後，日本外交部的言論機關報知新聞憤慨地這樣說。『當從北方包圍我們的計劃正在形成的時候，我們的國家是不能置之不問的。』據那個報紙編者的意見，在美洲大陸和亞洲大陸之間而越過日本以北的軍用航空的路線，乃是對日本包圍的一部分，另一部分的包圍在南方和西方已經顯示了出來。

現代航空的飛行距離是無遠弗屆的。位於內陸深處的基地，仍然是在敵人的一天以內的航程飛行的目標。蘇聯充分瞭解到這一層；在蘇聯的廣大的國土之內，曾經舉行過幾次有趣味的飛行的表演。

在一九三六年，在已故的瓦賴利·契卡洛夫 (Valery Chkalov) 領導下的一隊紅軍航空人員，從莫斯科經北極到堪察加作了一次中途不停的飛行。他們從莫斯科筆直往北飛到法蘭士·約瑟地羣島，然後又轉向越過北冰洋和東北部西伯利亞，在堪察加以外的一個島上着陸，從起飛到降落共計費去五十六個小時。二百年以前，白令從彼得堡經西伯利亞的內河，費時一年多纔到達堪察加，一百三十年以前，在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海軍根據地的俄國衛戍部隊，簡直是與世隔絕的樣子，在拿破崙劫掠莫斯科過了半年以後，他們纔得到消息，他們也不知道拿破崙的大軍冬天從莫斯科撤退時被消滅了的消息，依舊往當地的正教堂裏去祈禱祖國的獲救。現在無線電和飛機已經把一切都改變過來了。在一九三六年的時候，假若蘇聯的航空人員越過北極圈向正北飛行同樣的里程（約五千哩），他們已經在俄勒岡降落，如同一九三七年契卡洛夫作歷史上第一次友好的飛行，由空中經過北極把美蘇兩國聯繫在一起的一樣。在一九三六年的時候，假若蘇聯的航空人員從堪察加經西南太平洋往正南飛行同樣的

里程，他們已經在澳洲大陸上降落了。有些專家們甚至建議，使用飛機經航空線從事於軍事運輸，由飛行五千哩航程的重運輸機從海參威到達爾文港，在今天是容易辦到的，這一條航線可以不受潛艇的威脅，而且比護航船要快許多倍。

現代的蘇聯飛機在二十四小時內從莫斯科飛到海參威，在一九三八年，蘇聯的飛行員柯克金納基就會經作過這樣一次中途不停的飛行的試驗。同時也作過查勘五十哩寬的西伯利亞軍用航空線的飛行，從此以後，這一條航空線無疑地已經裝置了各種應急的設備了。

有些權威人士相信遠東空軍的進攻的主要基地是在海參威。這是很不可信的，因為海參威市離滿洲太近了。謠傳蘇聯的地下飛機庫和偽裝的航空站已經建造在鐵路幹線的東邊和北邊，倒是比較可信得多，也許就位置在接近海岸的有屏障的山巒的一邊。

在某幾方面說，現代的轟炸機是具有一種大砲的形式（不妨叫它做空中的大砲），而有一種極其遼遠的射程；它能够攜帶它的彈丸到內地或則到海上，把彈丸丟在離開基地一千哩外的目標上。因此，轟炸機的基地的所在是一個戰略上的問題，和限制砲彈射程的陸上砲台或海軍砲台對於位置高度的選擇是完全不同的。東京離開伯力只有不到八百哩路，在伯力內陸幾百哩路遠的任何較好的一個保護點，都適合於對哈爾濱，吉林，大連，或者日本的本島，北海道，以及南庫頁島等地的轟炸。同樣的，在以離開日本佔領的領土的邊界很遠的地方作基地的轟炸機，也仍然在蘇維埃遠東的城市的望得見的距離以內。

日本非常清楚一個強大的蘇聯的空軍所給與她的威脅。但是我們不要以為日本沒有進攻北方，就相信她不會北進了。蘇聯的空軍人員和阿拉斯加及坎拿大航線的開闢者已經在沿着日本以北的地帶建立了內陸的軍用航空隊，這是很好的一件事。久已由空中運輸了大量貨物的蘇聯和阿拉斯加以及坎拿大的航空人員，已經發展了一種合作的傳統，而亞洲蘇聯也準備把她的航空線和北太平洋的一般航空線聯繫在一起。

美蘇兩國在北方的任何一種方式的交通線，都是日本所反對的。她曾經設法阻撓計劃中的阿拉斯加——西伯利亞公路，這是一條經阿拉斯加和西伯利亞，由空中和海上的渡口越過白令海峽的一條汽車路，這條路把坎拿大的埃得蒙吞（Edmonton）以外的坎拿大鐵路的一端和伊爾庫次克以北的西伯利亞鐵路支線連接在一起，同時又把狄特勞伊特兵工廠和滿洲的前線連接在一起。日本對阿留申羣島的進攻，一部分目的就在破壞美蘇兩國在北太平洋的海上和空中的交通。

日本想要侵略亞洲蘇聯的動機，與其說是經濟上的，無寧說是軍事戰略上的亞洲蘇聯的土地，並不像日本所征服過的南太平洋區域那樣的值得豔羨。但是日本人却已經一再地把蘇聯的沿海邊區描寫為指向日本心臟的一枚手槍了。

日本征服亞洲蘇聯的企圖，只是她征服太平洋的龐大計劃中的一個小事件吧了。如果日本侵略西伯利亞成功，那麼她就要進一步去征服中國全部，並且佔領北美洲的西岸。日本幾次企圖不僅要佔領沿海邊區，而且要佔領堪察加和庫頁島，然而却沒有得到蘇聯在太平洋沿岸的任何地方，這便是由於

蘇聯在亞洲的防禦的力量，再加上美國在阿拉斯加的防禦和坎拿大在英屬哥倫比亞的防禦所給與的助力。北美洲的防禦像是伸展到東方的一條堤道一樣——離東京二千三百哩，使得東京成爲在轟炸機往返的航程以內。已故的威廉·密徹爾（William Mitchell）已經預料空軍在現代戰爭中的重要性，有一次說到阿拉斯加：『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戰略地帶。』但是假若蘇聯失去了對它的太平洋沿岸和楚克特岬的控制，以阿拉斯加作爲一個基地就沒有價值了。阿拉斯加在軍事上的長期的重要性，惟有依靠於美國，坎拿大和蘇聯之間的親密的合作。

美國和坎拿大的海岸，和阿留申羣島一樣地突出在太平洋上，而構成一個巨大的鐵鉗的一邊；蘇聯在太平洋的海岸和中國北部的沿岸則是另外的一邊。一旦這鉗子的兩邊合在一起，便要勒緊日本封建軍閥的咽喉，使他們在奄奄一息之中作垂死的痛苦的呻吟了。

日本是覺察到這種危險的；日本高級統帥部知道聯合國在北太平洋上會帶給她的島上的帝國以徹底毀滅的軍事失敗。日本之所以極力避免和蘇聯作戰，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第十四章 亞洲蘇聯的軍力

我們在亞洲蘇聯的無論什麼地方遇到了紅軍士兵的時候，他們提起美國來總是感到莫大的興趣。顯然他們把美國看做是在世界上，特別是在太平洋上的一個強大的國家，把美國看做是他們的一個強有力的盟邦，而不是一個敵人。

當我們往烏拉爾山以東旅行的時候，我們逐漸明瞭到關於軍事準備上的龐大工作都是在亞洲蘇聯進行的。滑冰部隊的集體訓練在全西伯利亞舉行着。在中亞細亞，在西部西伯利亞，和在堪察加等地的許多地方，都在建造航空站。作戰演習在曠野上舉行着，我們有時在鐵路邊上看見裝載步兵，砲兵，和坦克的整列的火車從演習的地方回來，或則到演習的地方去。軍中報紙敘述着轟炸指揮部所作的特別長距離的飛行的訓練。

在一九四一年納粹入侵以後，蘇聯的公報開始一再提到在西伯利亞訓練的滑冰部隊參加東線作戰的事情，和吉爾吉斯及哈薩克的騎兵在莫斯科以西的許多活動。古比雪夫的無線電廣播曾經報導在烏拉山那一邊完全在德國轟炸機和納粹偵察機航程以外的地方，已經訓練了幾十萬新兵。

許多人引證官方所說使用西伯利亞軍隊在歐洲前方的事情，以說明全部師團從蘇維埃遠東移動到歐洲來。這未必是正確的。西部西伯利亞和哈薩克斯坦久已用作訓練歐洲戰線的部隊的地方了。適合

於充分訓練的一切條件，在這裏都是存在的：和大城市的隔離（對抗妨害和偵察的一種保障）；廣大的無人居住的區域（供給砲兵演習和飛行的空間）；各種不同的地勢（給與以逼真的作戰的刺激）。在中亞細亞，東哈薩克斯坦和東部西伯利亞，也具有同樣的條件，利用作訓練遠東戰線的人員。在這種方式中，多年以來，亞洲蘇聯的蘇維埃共和國，各省，各邊區，就已經建立了大軍的體制和核心，隨着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在第二次五年計劃和第三次五年計劃的幾年中，蘇聯的紅軍逐漸強大起來，裝備也更好起來了。

訓 練

在華盛頓蘇聯大使館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四日的新聞公報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描寫亞洲蘇聯在對希特勒作戰中所担负的任務。其中的一部分說道：『在西伯利亞軍區對於紅軍後備隊的訓練工作，正在以全力進行中。士兵和指揮官們熟練新式的武器，學習新的作戰的方法。實際的訓練不分日夜地進行着。夜間的戰鬥也受到特別的注意。』

『西伯利亞軍區在平時被認為是紅軍的最好的訓練溜冰的一個地方。溜冰在目前更為普遍了。所有的騎兵，砲兵，工兵和信號兵們都受到溜冰的訓練。機關槍，大砲和白砲等都裝上了冰鞋。』

莫斯科電台廣播曾經描寫冰展坦克，或裝甲的空中雪橇在俄國冬季裏的作戰行動。西伯利亞的遼闊的覆雪的平原，給這些新武器預備了特殊訓練的場合。

蘇聯政府經常加強着軍用的航空。在烏拉爾區域和亞洲蘇聯的其他地方，建築了很多龐大的飛機製造廠，我們中間的一個人，聽說在一九三五年的時候，在某一飛機製造廠裏就已經使用了搬運器的方法。當一九三八年世界正在走向戰爭的時候，蘇聯的軍用航空被放置在所有執行軍事政策團體的秩序單中的最前列。訓練空軍人員的工作擴展開來，收納了千萬的青年。在足供充分飛行訓練的場所的一切地方，最著名的如哈薩克斯坦，中亞細亞，和西部西伯利亞等地，一個接着一個地建造了訓練的航空站。飛行人員的訓練變成了公開的集體運動。

在一九三九年戰爭爆發的時候蘇聯的航空訓練，英美兩國的航空訓練計劃到現在纔有這樣大的規模。最有趣味的是蘇聯，坎拿大和美國對於訓練學校的所在地，都採取同樣的政策，就是把學校都設立在人口集中的區域的以外的地方。

並非為亞洲蘇聯所獨有，然而表現了過去十年間全蘇在準備上的特質的，便是防空化學建設會（*Osaviakhim*）。這一個團體所做的工作，差不多和紅軍在訓練士兵，騎兵，以及駕駛員方面的工作一樣的多。它的會員散佈在亞洲蘇聯的每一個角落裏，甚至在最荒僻的鄉村。它曾經訓練了幾百萬擔任防空工作的人員，結果在塔什干，阿爾瑪——阿爾它和海參威等地的防空工作，如同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一樣的有組織。這一個團體曾經訓練了幾萬業餘飛行的工人。在十二年以前，防空化學建設會有四千個會員都是專門滑翔機的駕駛員；經過跳傘試驗及格的人數更要多些。在一九三七年，這一個團體着手組織了騎術俱樂部，在以後四年中，它訓練了很多的騎兵分配在無數的騎兵團裏。有一個時

期，當大多數的高級統帥部都拋棄了騎馬而採取機械化的時候，俄國人却決心改進騎兵的任務，作爲對於一切武力的一種重要的補助物。共產黨青年團和少年先鋒隊對於蘇聯青年參加戰爭的準備也有了很大的貢獻。

人力的儲備

在戰前，年屆十九歲的蘇聯公民，都有服兵役的義務，包括人口稀少的北極地帶和近北極圈的大多數的居民。唯一得到豁免的是少數民族的人民，但其中還有許多自動服役的人民去接受紅軍的訓練。在亞洲蘇聯，年輕的人民的比例比較歐洲俄羅斯要高得多，每年應徵入伍的有五十萬人。

軍事的建設

從開始的時候，亞洲蘇聯的軍事建設就是根據兩面作戰甚至三面作戰（東，西，南）的可能性而進行的。爲要對抗這一種可能性，西部亞洲蘇聯的作戰努力就和歐洲戰線的防禦計劃結合在一起，而中部和東部亞洲蘇聯所負擔的任務，是對付一個可能從太平洋方面來進攻的敵人。

從烏拉爾山到太平洋的土地，久已劃分成很多軍區了。在每一軍區之上，是一個三人的軍事委員會，包括軍團指揮官在內。軍區的實際數目和司令部所在的城市都沒有公開。然而我們知道在亞洲蘇聯除了西伯利亞軍區以外，還有中亞細亞軍區，車里雅賓斯克軍區，克拉斯諾雅爾斯克軍區和伊爾庫

次克軍區等。遠東軍區便是指着遠東戰線，也分成赤塔軍區，伯力軍區，海參威軍區，可能還有其他軍區。

因此，亞洲蘇聯在遠東有它自己的軍事設備，獨立於蘇聯一般的防禦計劃之外，供應也是獨立的。它包括有兩個軍，相等的空軍，和太平洋艦隊。

一九二九年八月七日，在蘇聯革命軍事會議的命令之下，建立了『特別紅旗遠東軍』。在一九三〇年的張鼓峯和諾門坎兩役以後，遠東軍分成了兩個軍，就是『第一紅旗遠東軍』和『第二紅旗遠東軍』，這兩個軍總合起來叫做遠東戰線。當我們最後一次在亞洲蘇聯的時候，遠東戰線的總指揮是阿潘納森柯將軍（General Iosif Rodionovich Apanosenko），以前擔任過中亞細亞軍區的職務。在他下面的是第一軍軍長施特恩上將（General Gregory M. Shtern）和第二軍軍長柯涅夫中將（Ivan S. Koneff），前者的司令部設在沿海省某處，後者的司令部設在赤塔省某處。

在納粹侵入烏克蘭以後，柯涅夫被調到歐洲東線去，在那裏建立了勳名，而晉級為上將。施特恩上將據說也被調到歐洲戰線去。由於北太平洋的局勢的嚴重，在蘇聯的七個元帥之中，聽說至少有一個元帥受命擔任遠東的軍事領袖。

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九日，倫敦電訊上引證莫斯科廣播說，大量的西伯利亞和蒙古的軍隊都調到西線去增援保衛莫斯科的紅軍。照我們的意見，這並不足以表示為美國軍事分析家所認為調遣了二十到十三師往歐洲去的意思。裝運一個騎兵師的兵員而不帶供應品，至少也要得十五列火車。經過西伯

利亞走那一段路程，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需要費時九天，那麼移動大量師團所需要的時間，一定不能應付緊急的措施。可是少數訓練過的師團似乎已經漸漸地撤離遠東了，他們的空缺已經由新徵入伍的士兵接替過來。

那麼蘇維埃亞洲的軍力究竟是怎麼樣呢？

空軍 在德國進攻以前，蘇聯有一半的空軍，可以令人相信是駐紮在赤塔，海蘭泡，伯力，少共城和其他的基地。這一種空軍並沒有大量地運到歐洲去。有經驗的駕駛員可能調到歐洲去了，由新近訓練的空軍遞補了他們的空缺，但是我們却有可信的證據，證明蘇維埃亞洲的空軍並沒有減少。

據洛德 (Peter C. Rhodes) 陳述他自己目擊的事實，過去幾年中蘇聯在遠東的航空事業的進步是相當驚人的。洛德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遊歷西伯利亞過後寫道：『我常常看到每天的郵航機在天空經過，並且丟下它所拖曳的滑翔機。俄國人在航空的郵路上拖着八架或九架滑翔機，在每一個鎮市上都要丟下一架滑翔機和郵件來。當滑翔機離開拖曳它們的飛機的時候，它們像鷹一樣，姿態優美而迅速地落了下去。』在克里特島和克里米亞，已經證明滑翔機可以做為一種進攻的武器，而在書上也沒有說出在遠東不能用它們作為反攻的武器。

陸軍 關於蘇聯在遠東的陸軍的力量，有各種不同的估計。一九三八年六月，美國駐蘇大使達維斯氏在他的筆記中寫道：『依據可靠的情報，蘇聯在東方區域的軍隊約有四十五萬到六十萬人之譜。聽說日本人相信日本在滿洲有一個士兵，蘇聯就要在滿洲保持三個士兵。據一般的估計，日本在滿洲

的軍隊有十五萬到二十萬人。這一個數目是和這裏流行的其他情報對過的。』（註）

據一九三九年杜倍少校（Major Ernest Dupuy）所寫，蘇聯的兩個遠東軍是由總共二十二萬五千人的十五個師團構成的，此外有包括五千人和一輛坦克車的坦克兵團，二萬五千人的邊防部隊，約有一萬五千人的十五團防區部隊，再加上大砲和供應部隊。這些合在一起約有二十九萬人。在一九三八年日本人估計蘇維埃遠東的兵力有八十四萬人。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八日，合衆社記者哈必特（Hermann Habicht）在旅行經過西伯利亞以後，從上海發來的電訊說：『在貝加爾湖以東一個新的日俄戰爭可能發生的地帶，蘇聯的守軍據說全部至少有四十個步兵師，有數目不詳的機械化部隊，並且有很多的各種式樣的飛機。這些兵力並不包括蘇聯的盟國——訓練和裝備都是很好的外蒙古在內，外蒙古的行政權是由庫倫管理的。此外蘇聯還有以海參威爲根據地的海軍。』

因爲平均蘇聯一師團將近有兩萬人（比美國和德國的一師的人數都要多），所以哈必特估計蘇聯在遠東的兵力有一百萬人。最近合衆社從重慶拍來的電訊，報告蘇維埃遠東的兵力是六十三萬人，三千架飛機和二千三百輛戰車。此外，聽說蘇聯已經用去二十萬萬盧布，沿蘇滿的邊境建造了四千座碉堡。

（註）達維斯大使一出使莫斯科記一

這些軍隊的力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秘密之一。對於這種力量估計的不同，也正如那些人們所根據的不同一樣。總而言之，根據我們所看見的一切，蘇聯在遠東的軍力是非常大而又非常強的。

陸上防禦 俄國人在東方如同在西方一樣，對於『現代戰爭之神——大砲』的製造和安置，曾經給予很大的注意。甚至日本人也承認，在蘇滿邊境的每一碼地方，都佈滿了從幾千砲台和小木屋裏發射出來的各種口徑的砲彈。海參威，伯力，少共城和赤塔，都由高射砲陣地保護着，一旦任何歷史上大事件要它們採取行動的時候，它們便會和保衛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大砲一樣的有力。

在一位日本軍官井本的一篇文章中，顯示出日本人對於上述這些邊防的砲台是知道一些的。他的那篇文章最初在日本發表，後來譯成英文，登載在一九四〇年九月份的美亞雜誌上，其中有這樣的幾段：

『我們往東走去，到了薩克楚河的上游，靠近第二十三號和第二十四號的邊界線的地方。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一個巨大的蘇聯的砲台，發出來的連射砲彈的聲音清晰可聞，使得我們第一次確實地意識到這一個國界。這一個砲台巍然地屹立在山頭上。……俯瞰着下面的山谷……新建築的兵營一半埋在雪裏，在夕陽下面閃閃地發出光來。在北方有另外五座砲台；在東方有無數的電線桿子，指點着從山下到科米薩斯基的軍用公路。這一條公路有十五基羅米特的長度，甚至在夏季周圍的土地都變成沼澤的時候，卡車也可以通過。在張鼓峯一役的戰鬥中，卡車無間斷地沿着公路向前移動。』

『國界從這裏伸展到平原上去。兵營建築烏薩齊河上游離第二十五號邊界線不遠的地方。在木葉

脫落的森林的深處，掩藏着新建築的兵營，裏面駐紮着四十名到五十名邊防的哨兵。山後是一個打靶場，每晚都聽到槍聲。

『我們時常聽到爆炸藥的聲音。在零下三十度的地下的深處是凍結着的，但是蘇聯的軍隊不顧在一年的這一季裏所遭遇的困難，依然從早到晚在建築他們的防禦工程。』

蘇聯建築這些防禦工事是有很好的理由的。井本所提到的邊防的哨兵，是蘇聯的一種軍隊，關於這種軍隊的情形，人們知道的很少，但是它的戰鬥經驗，在蘇芬戰爭以前，比蘇聯的任何部隊的經驗都要豐富些。邊防的哨兵是沿着蘇聯所有的邊境佈防的，包括蘇維埃亞洲的邊境在內。他們的任務是防止奸細和便衣部隊進入蘇聯的國境，和信差洩漏情報到國外去。邊防的哨兵是蘇聯內政人民委員會最信賴的部隊，他們負責執行特別困難的任務。

太平洋艦隊 假若蘇聯的遠東軍是軍事上的一個謎，那麼蘇聯的太平洋艦隊便是雙倍的謎。自從一九四一年二月二十三日以來，太平洋艦隊的司令至今還是伊瑪舍夫（Ivan S. Imashev）海軍中將。有權威的蘇聯小百科全書裏面，只記載着蘇聯的太平洋艦隊除了小單位以外包括『一百多船隻』。據杜倍少校說，從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三九年，這一個艦隊包括十八艘驅逐艦，九十艘潛水艇，八十艘沿海摩托艇，三十二艘砲艦，七十五艘裝甲摩托艇（小艇），以海參威和少共城為海軍根據地，而以廟街，鄂霍次克，堪察加的彼得洛巴夫洛夫斯克和諾加也佛等地為輔助根據地。

蘇聯一位官方的發言人，蘇聯海軍人民委員會委員長庫茲涅佐夫（N. G. Kuznetsov）海軍中

辦，在一九三九年七月海軍日說：『太平洋艦隊是我們整個海軍的成長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在遠東出現第一艘戰艦只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情。那便是第一艘潛水艇。現在太平洋艦隊的潛水艇和水面船隻的數目，已經有一百多艘了。我還沒有把小單位像魚雷艇一類的東西計算在內。是的，同志們，我們在遠東已經有一百多艘戰艦了。』（註）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九日，紐約時報在上海的記者羅伯遜（Douglas Robertson）發出電訊說：『停在北方海裏的蘇聯的潛水艇艦隊，分成了五個小艇隊，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以前，這五個小艇隊包括六十艘舊式的鯊魚艇和兩三年以前建造的四十二艘新型的船隻。此後這個潛水艇艦隊已經由從歐洲運來的船身和機器加以擴充了，都集合在北方的根據地……』

蘇聯的遠東艦隊包括潛水艇，魚雷艇，砲艦和小而快速的驅逐艦。魚雷艇攜帶兩個魚雷，高射砲，機關槍，無線電和五個水兵。輕型砲艦攜帶魚雷艇和佈雷設備。蘇聯顯然是集中在快速而堅固的水面船隻上，目前在北方根據地每月要建造八艘魚雷艇。』

假若羅伯遜所說兩三年以前建造了四十二艘潛水艇是正確的話——我們很有理由相信他的話——那麼我們便可以假設從那時起至少已經建造了相等數目的船隻，因為遠東的造船廠和製造機器的工業在過去兩年的生產量已經超過了兩倍。

在一九三八年，紅海軍的潛艇和魚雷摩托艇的數目，佔了世界第一。蘇聯所以決定要集中快速的蚊式船隻，是有兩個理由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缺乏建造大戰艦的便利，第二個理由（也和第一個理由同樣的重要），因為在日本海上作戰的區域可以受到日本空軍從兩個方向的襲擊。停在這裏的蘇聯的大戰艦將處於日本空軍的不斷的轟炸之下。蚊式的船隻是不容易受到傷害的。日本的作者三島安雄說：『這些高速度的小魚雷艇恰像可以使牲畜致死的蒼蠅一樣。』假若日本的戰艦能够越過這些海上的牛虻，它們就要走進佈雷的區域，到了海岸重砲的射程以內了。

江河裏面的戰艦是蘇聯戰鬥艦隊的一種重要的附屬物。額爾古納河，黑龍江和烏蘇里江，構成了蘇聯和滿洲的疆界線，蘇聯在這些江河裏保有砲艦，小艇和低舷鐵甲艦的強有力的小艦隊，每一個艦上都裝有重砲。

當日本人說到蘇聯有一枝指向日本心臟的手槍的時候，他們是明白地指着沿海邊區的海空軍的設備。在離東京七百哩航空線的海參威根據地和在沿海其他海軍站的軍用飛機和潛艇，差不多能够把日本的西方海岸完全封鎖了起來，從長崎海岸一直到極北部的千島羣島。至於防禦方面，三島安雄在一九三八年寫道：『無論從陸路或則從水路，都是難以進入海參威的；事實上它已經變成一個堅不可破的地方了。』

在一九三八年第三次五年計劃以前，在西伯利亞鐵路敷上雙軌和擴充遠東的製造工業以前，處於長期鬥爭中的蘇維埃遠東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但是現在就不然了。貝加爾湖以東的工業的發展已經

能够應付長期的防禦戰爭，在貝加爾湖東南的少共城和彼得洛夫斯克——塞巴卡爾斯克的冶金工業，每年可以生產一百萬噸的鋼，而少共城已經變成了在東方的一個苦心經營的軍事根據地，幾乎完全是獨立的，由優良的鐵路和公路把它和蘇維埃遠東的所有軍事位置連接在一起。

在一九三九年蘇聯共產黨第十八次會議上，當時的太平洋艦隊司令庫茲涅佐夫海軍中將向與會的代表們發表演說：『在遠東我們有爲我們所不懼怕的敵人在反對我們，然而如果過低估計了我們的敵人，便是一件危險的事情。你們知道，沙皇時代老將軍們在日本對抗的時候，僅僅用誇大代替了準備，他們說只要用帽子把日本人蓋在雪裏就可以打敗他們了。然而結果如何，你們總都知道了吧。』蘇聯時代的俄國人是不會沒有準備的。在一九三八年的哈桑湖戰役中，在一九三九年的諾門坎戰役中，以及在此後其他許多地方的衝突中，蘇聯人民已經覺察到日本的力量了。在每一次戰鬥中他們都打敗了敵人，但是他們所遭遇的只是日本人的全部力量中的一小部分。所以他們繼續準備着。

在黨的第八次會議中，施特恩上將談到這些準備的情形，他向代表們和外國報紙開着玩笑，而以嚴肅的態度報告下面『詳細的情報』說：『關於我們在遠東的海陸兩方面軍力的發展，我們所要的一切，就是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一年完全不一樣，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四年也完全不一樣，讓我們率直地說吧，在一九三九年紅軍和紅海軍甚至比在一九三八年還要強大些。』

我們所可以補充的一切，就是在一九四二年蘇維埃亞洲的軍力確實比在一九四一年要強大了。

第十五章 明日之亞洲蘇聯

『友好和善意已經是美國和蘇聯人民之間的傳統的關係了，』美國駐蘇大使達維斯先生在將要退職的時候於一九三八年寫給國務院的報告上這樣說。『過去歷史的事件和其他的原因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蘇聯人民對於美國無疑地抱着很大的友誼。』（註）

『這一種友誼，』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六日餞別達維斯大使的餞席上，李維諾夫回答道，『並沒有表現在許多外交的行動上，公文上或是表面的文告上。但我自幸的是，我認爲在我們兩國人民中間，存在着廣大的，潛伏着的，不顯露的，沒有宣明的和沒有寫出的相互的同情和尊敬。沒有言語的愛和友誼時是最真實最誠懇的。』

這些都是四年前所說的話。在今天，這種友好和善意在言語和行動雙方都已經表現出來了。然而對於蘇聯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欽佩的，並不只限於美國一個國家。

自從蘇德發生戰爭以後，坎拿大和蘇聯的關係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直到最近坎拿大和蘇聯纔有外交的關係。在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俄國革命紀念日，坎拿大的曼尼托巴省（Province of Manitoba）

（註）達維斯大使「出使莫斯科記」。

〔註〕的總理約翰·普拉根氏寫給蘇聯駐美大使的信中說：『在重建一個爲一切人民享受到自由和正義的幸福的世界，我們和我們的同盟國都盼望着蘇聯的合作。』

坎拿大總理所表示的意見，在今天不僅是坎拿大人民的意見，也是澳洲人民的意見，因爲後者最近已經宣佈他們覺察到莫斯科和堪培拉（Canberra）〔註〕之間有互換使節的迫切的需要，而且公開承認『蘇聯是太平洋上的一個強大的國家，她在太平洋上的政策，她的安全和她的命運，對於澳洲的將來都是極其重要的。』

在一九四二年三月，當克利浦斯爵士向美國人民講演的時候，他把英國的地位充分地說明了出來：『如果我們也決心面對現實的情勢，我們將要發現到蘇聯人民是我們的最剛強的盟友和幫助者。我們必需瞭解他們的觀點，正如他們必需瞭解我們的觀點一樣，因爲對於所有願意在一起工作的人們，只有從彼此的恐懼心理和目標的相互同情的瞭解上，纔能找出完好解決的辦法。』一九四二年五月簽訂的二十五年英蘇條約，爲歐洲的牢固而永久的和平和爲完成勝利的共同的任務，已經奠定了一個基礎。

自然，中國領袖們也久已承認了與蘇聯在軍事上和經濟上合作的利益，而且曾經一再地宣佈他們和蘇聯的休戚相關。

因此，美蘇中英（包括坎拿大和澳洲在內）的團結一致，不再是一個理論上的問題了。這是從軍事上的迫切的需要所產生的一個事實。爲要擊敗軸心國家，聯合國就必需大大地倚靠蘇聯和中國的數百萬艱苦作戰的戰士。蘇聯必須有英美和坎拿大製造的飛機，坦克，大砲和供應品。軍需物資從我們的海岸運到海參威去（在蘇聯的船塢上），和運到摩曼斯克及阿堪遮去一樣容易，同時也能够以同樣的便利，把原料從蘇聯運到我們的軍火工廠裏來。所以我們的合作是沒有運輸方面的困難的。

在這種合作之下，聯合國不僅可以擊敗歐洲的敵人，同時也可以在阿拉斯加，坎拿大，中國和蘇聯的遠東的邊區建立了堅不可破的防禦和進攻的棧堡，以擊敗在亞洲的軸心國家。

當軸心國家的軍事機器被聯合國的共同力量擊破的時候，全世界所面對的次一個問題，便是經濟的復興。

在這一任務上，顯而易見的蘇聯將要扮演一個重要的腳色。在這一本書裏我們已經把這些理由羅列了出來。我們曾經追溯亞洲的俄國在北太平洋上作爲一個陸上的強國和在北冰洋上作爲一個海上的強國的崛起的歷史。我們曾經指出，蘇聯亞洲部分的工業的繁榮，和以空前的規模開發着的自然的資源。戰後這種工業化如要停止或則甚至減少到任何可以覺察到的程度，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相反地它還要向上增加着。

亞洲蘇聯的穀倉，差不多是必然地要居於生命線的最前線，不僅要施與被蹂躪的歐洲的蘇維埃

共和國，而且要施與普通的飢饉的歐洲。她的煤將要供給人民所需要的熱量，她的森林和工廠將要供給幾千新的家庭和工廠所需要的物質，她的紡織工廠將要供給他們所需要的大部分溫暖的衣服。例如在烏茲別克的首都塔什干，一個紡織廠正在出產大量的布疋，供給八百萬人民每人一套衣服，供應布疋給全部西伯利亞的革命以前的人口。織出這種布疋的棉花也是出產在烏茲伯克共和國，它的出產和蘇聯所出產的棉花中要佔百分之六十，而烏茲伯克的產量也和所有中亞細亞共和國一樣，並沒有接近最大的限度。亞洲蘇聯的其他共和國在原料和工業生產力方面也是這樣的。

我們想起，在海參威有一次，我們站在聚集在一個商店的前面的一長列人們的中間，這一個商店，如俄國人通常所說的，『取出』一雙鞋和幾碼布來給每一個顧客。一批貨物經過西伯利亞鐵路運到了這裏，不待無線電廣播中的廣告就傳遍遠近了。

在等待走進商店去的人羣中，有一個俄國人認出了我們是外國人，便想和我們說話。他走上前來向我們說道：『你們可以和我一道來。我去告訴站在門前的那一個民兵說你們是外國的旅行家，他就會讓你們站在這一系列的前面，那麼你們就可以到裏面看看這裏的生意是多麼繁盛了，』他一半開着玩笑似的又加上一句，『也許你們還可以替我的老婆買得額外的一雙鞋哩。』

我們便跟隨了我們的這一位朋友走到那個民兵站着的地方，剛到那裏就看見那個民兵把一個想側着身子擠上前去的孩子驅逐回來。

『無賴！』人們嘲弄地喊了出來，同時把那個孩子左一推右一推的，一直教他在這一長列中站不

住脚跟。這一個小小的場面，把我們的這位朋友的心理改變了。

『我們倒不如莫要趕到這一系列前面去吧，』他下了最後的決心，於是我們又走了回去。他好像想用誇大去挽回他的高傲似的，向我們說道：『什麼一個商場啊！幾點鐘以內架上貨物就要空了，不過另一批貨物不久就要運到。我們不能像日本人一樣到外國去賣我們的貨物的。在我們本國，就在這裏我們就有一個不飽和的商場。』

我們後來聽說那一疋布已經從塔斯干運來了。

亞洲蘇聯的工業和那幾乎取之不盡的資源所已經開發的程度，便是過去十五年中蘇聯實施周密的工業計劃的成績。在那個計劃的第一個步驟，便是使所有共和國儘快儘可能地自給自足。例如在過去海參威輸入煤炭和裝好的魚類，但在海參威地下就有豐富的煤礦，在西伯利亞沿岸以外的太平洋中就有着豐富的魚類。現今海參威不再輸入魚和煤炭了。在這區域裏已經掘出大量的煤炭，供給當地的消費；漁業也擴充了，每年的捕魚量不僅供應當地全部的需要，而且大量的賸餘可以輸出到其他省分去。

然而已經成就的一切，既沒有如蘇聯的領袖們所願望的那樣多，也沒有如亞洲蘇聯的自然資源所能够產出的那樣多。這是有兩種原因的。第一，在亞洲蘇聯雖然有幾百萬產業工人而又在不斷地訓練着大批的工人，可是仍爲缺乏熟練的工人。第二，雖然已經製造了大量的機器並且還在大量地製造中，可是在機器上仍然感覺到嚴重的缺乏。在戰時合作上基於這些因素，在戰後合作上這些因素也是

同樣的重要，而且將爲亞洲蘇聯在世界事件中的新的重要性上的一種爆炸藥。直到這一次大戰發生以前，亞洲蘇聯的貨物的交換和服務的事項，大部都是和歐洲的蘇維埃共和國的關係。然而當太平洋上戰爭爆發的時候，亞洲蘇聯在歐洲戰場的後方雖然依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供應基地，但是已經像一個炸彈似的被投了出來爆發在世界的舞台上，作爲一個子彈庫一般貢獻出她的一份給亞洲反軸心的軍隊。亞洲蘇聯從西伯利亞的森林裏，從中亞細亞的山麓下，從隔絕的狀態中出現在整個世界上，生產出爲任何一處所缺乏的東西。

在未來的世界上，戰後聯合國之間有兩條合作的道路：一方面，在已經有了較高的生活水準的國家的中間，互相救濟彼此人民的缺乏；另一方面，以全部的合作去幫助中國，馬來亞，印度和伊朗的人民，使他們進步到接近於先進國家的水準。

南亞洲和東南亞洲是將近一半人類的故鄉，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衰敗的區域，那裏的生活標準，低到將近十萬萬人的全部收入，比較美國一萬三千萬人的收入還要少得多。這種不平等存在一天，世界上就難以達到社會的均衡。假若在戰後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征服仍然加於亞洲的落後民族，那麼這只是培植另一次大戰吧了。殖民地存在一天，就要發生重新分割殖民地的鬥爭；殖民地人民存在一天，就要發生解放的戰爭。

先進國家之間的合作，現在已經成爲一個事實了。在蘇聯的外交政策上，並沒有阻止這種合作的障礙力。在蘇聯方面，曾經再三地表示她的政策，是願望和一切友好的國家維持和平的關係並且加強

和她們的聯繫。甚至在戰前，當英美的工程師們儘量幫助蘇聯五年計劃的工業化方案的時候，蘇聯就已經把這種願望表示了出來。自然我們期望這一次戰爭將要指示我們在蘇聯和聯合國之間的不斷的友好合作的智慧——自然也是必需——而把它發展成爲人類進步的經濟上和思想上源泉的一種真誠的合作。

無論如何，在互相交往的範圍內，未來似乎是最光明的。

在戰爭終止的時候，英美兩國將有許多爲他們所用不完的船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告終以後，有幾百艘船隻都放在船塢裏腐爛了。亞洲蘇聯吸收了好幾十艘：爲海外的國際供應線，爲西伯利亞的廣大的內河運輸，爲北海的航線。於是我們不禁回憶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協約國在緊急的時期曾經使用碎冰船經北海的航線通到了亞洲蘇聯。把一切大湖和馬更些河（流入北冰洋的）連接在一起，而建立一條新的水路到美國的世界頂端，這一種可能性也會經討論過。在蘇聯也曾研究出計劃來，用運河把喀馬（Kama），朱索瓦亞（Chusovaya），吐拉（Tura），托波爾（Tobol），額爾齊斯，鄂畢，葉尼塞等河連接在一起，這些河流再轉過來經過下通古斯卡河而和勒拿河一同供給一條經過西伯利亞心臟到亞洲的世界頂端的水路，這一條水路實際上需要船隻的。在完工的時候，商運就可以從亞洲的心臟經過北冰洋，在碎冰船的護航之下到達美洲的心臟了。

雖然幾乎美國和坎拿大的每一哩路現在都是有用的，但戰後依舊會有重複的路線，車輛和無用的支線。因爲重複的緣故，坎拿大和美國將有幾千哩過剩的鐵道。所有剩餘的鐵道，信號旗，信號機，

火車頭，甚至式樣過時的設備等，都可以賣給亞洲蘇聯。

如現在設計的阿拉斯加——西伯利亞公路一類的計劃，可以延展開來，完成從布宜諾斯，阿利斯（Buenos Aires）到巴黎的一條公路，經過全部南美洲，美國，坎拿大，和亞洲蘇聯而達歐洲——這一條二萬五千哩長的公路，可以帶給那人口稀少的區域以新的生命，同時可以建立密切而友誼的聯繫，使得將來自以為『世界的征服者』可以出現。在白令海峽可以設法使用快速而有力的碎冰船作為渡船，如同沿南部海岸的地道沒有建造以前在貝加爾湖所使用的渡船一樣，這些渡船可以載着運貨的火車來往於兩個大陸之間。

最後，關於航空運輸的問題，航空的夢想家們預言將有一條經過美國，坎拿大和蘇聯到巴黎的布宜諾斯——亞里斯航空線，和一條經過北極和亞洲蘇聯的紐約——重慶航空線。為這些計劃而設的航空站，有的已經存在，有的正在建造中，作為坎拿大和蘇聯的戰事計劃的一部分。經過蘇聯和坎拿大的北極而來往於莫斯科和紐約之間的定期的航空運輸，差不多已經成為事實了。

雖然蘇聯有優良的飛機工廠，但是它的商用飛機的生產，還沒有美國所製造的飛機那樣的規模和品質。由於缺乏商用飛機的緣故，亞洲蘇聯有幾千哩沒有開闢的航空線。用亞洲蘇聯的原料去交換美國製造的飛機，也可以發展蘇聯的航空線——有些線路是和世界的航空網連接着的。

為要達到以上我們所列舉的目標，美國和蘇聯的商業關係就需要有一種新的接近，一九四二年六

月十二日的美蘇協定。已經宣告在對軸心作戰中彼此給予不斷的援助，並且表明在戰後平時的合作中的相互的利益。

目前美國的供應品不僅運到作戰的蘇聯去，同時也運到英國，中國，和聯合國中的其他國家去，而以英美和挪威的船隻作主要的渡船。若說這些供應線不能繼續到戰後建設的時期，比較現在要保持更多的便利和更大的速度而且速度又少的話，這是沒有理由可以使人相信的。

美國從民主國家的一個兵工廠，可以變成民主國家的一個工廠，供給蘇聯——特別亞洲蘇聯——以它所需要的機器，去完成對於沙漠和冰的征服。反過來，亞洲蘇聯可以供應美國許多工業上的要素，如區達(Djida)的錫，貝加爾湖區域的錳，哈薩克斯坦的銅，吉爾吉西亞的石煤和絲，塔吉克斯坦的非鐵金屬和雅庫第亞的錫等。

假若蘇聯，美國和坎拿大都發展『同樣的工業民主』如我們會經說過的一樣，那麼國內市場的消費量一定要擴大，而亞洲幾百萬落後的人民將要開始獲得遠超過現在水準的經濟上的生活了。但是關於這種偉大的民主趨勢的科學的方法和它的實踐，只是經過那曾經表現蘇聯五年計劃的特徵的詳細的計劃纔可以出現的。新的計劃和過去五年計劃的差別，主要地是屬於尺度方面的：時間的單位比先前要長些，計劃要有世界的規模。它的成就需要兩個基本的條件：互信和合作。

我們的這一本書就到這裏為止。

我們已經繪出關於亞洲蘇聯的一個客觀的圖畫，它的居民和它的制度。那些制度不可否認地是人民的創造品和他們的選擇。不然的話，亞洲蘇聯在好久以前就已經從歷史的舞台上消滅，或則它的工業化仍然只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夢想吧了。然而現在的亞洲蘇聯卻是非常生氣蓬勃的。亞洲蘇聯的人民已經拿出他們的戰鬥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勝利是不會來到的，同時亞洲蘇聯的土地上又產生製造工具的物資，用這種工具纔能贏得目前的勝利。

當戰事告終的時候，亞洲蘇聯的人民和資源，將要繼續大量地貢獻出來，以保持鞏固的和平時期的經濟。